



纪念版第二十五书

《**洪辩百金方**》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

www.leeyuri.org

《洪澗百金方》¹

清-惠麓酒民²

¹ 《洪澗百金方》是一本中国清代汇辑评论历代战略防御的兵书，主张团结民心，实行兵民联防；是由惠麓酒民编著，一说清袁（吴）宫桂编，皆不可考，共 14 卷，约 14 万字，各种兵器、攻防器械、火炮战船等图 175 幅。本书完成于 1736 年（清乾隆元年），印刷于 1788 年，在道光年间重印时被更名成备豫录，在 19 世纪时曾多次重印。民国初年江西剿匪时，国军周至柔副军长在抚州获得此书，蒋介石改为《自卫新知》并翻印。50 年代李浴日将军以《自卫新知》的影印版，将《洪澗百金方》编入其《中国兵学大系》丛书系列，后由遗孀赖瑶芝女士于 1957 年出版。2023 年，美国“世界兵学社”将《洪澗百金方》重排修订后新版印行；是年中，“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将该书列为《中国兵学大系》纪念版第二十五书，登录于基金会网站。

² 惠麓酒民，生平不详。

弈滌百金方

美国世界兵学社发行

并澥百金方

重排修正版

编辑：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2023-6-10 初版

出版社：美国世界兵学社

出版说明

《洴澂百金方》一书完成于 1736 年（清乾隆元年），印刷于 1788 年，在道光年间重印时被更名为《备豫录》，在 19 世纪时曾多次重印，其中有多种手抄本和刻印本流传至今。这些版本皆无任何种类的标点。民国初年，国军周至柔副军长在抚州获得此书，蒋介石改名为《自卫新知》，并翻印成繁体、直排、只带逗号标点的印刷本。

目前被印刷的或网络电子版的《洴澂百金方》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手抄本的影印本，一类是刻印本的影印本，一类是使用 OCR 自动创建的，可能包含未经校正的错误的电子版本，一类是《自卫新知》的影印本。基本上，今天我们对这些版本都不能进行全文检索。

在李浴日将军编辑，本社 1957 年出版的《中国兵学大系》里，《洴澂百金方》是第十一册，用的是《自卫新知》的影印版。2021 年，李浴日纪念基金会会长李仁缪提议将《中国兵学大系》数字化，重新翻印《洴澂百金方》就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我们这本“重排修定版”的出版缘由。

此“重排修正版”的编辑印刷形式与原书有以下的不同：一、字体：有繁体版和简体版两种。二、文字排列：改为横排。三、标点：改用横排现代常用中文繁体和简体的标点符号。四、修改部分：1. 以《自卫新知》的标点为基础，重新标点。2. 根据不同的版本，改正错别字（极少数）。在内容方面，我们的基本原则是不更改原书所有的文句。五、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增加了一千多个页内脚注，对原文中的字、词、引句等进行解释或提示。

66 年后，能够以一个新的版式再次发行这部中国兵学巨著，编辑组的成员感到非常欣慰。由于人力有限，编辑错误难以避免，尚请各位高明之士不吝指正。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¹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日

World Military Society Publisher © 2023
Website: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ISBN 979-8-88955-055-6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¹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成员 李仁雄。

目录

序.....	i
序.....	v
洪辘百金方卷首.....	1
预备第一.....	3
积贮第二.....	49
选练第三.....	99
制器第四.....	131
清野第五.....	185
险要第六.....	197
方略第七.....	209
号令第八.....	223
禁约第九.....	241
设防第十.....	251
拒御第十一.....	281
营阵第十二.....	307
水战第十三.....	339
制胜第十四.....	377

序

《洪瀋百金方》²者，惠麓酒民之所编也。天下古今之通病多矣，治之必有其方。方固多传于古人，而用之贵得其当，或治未病，或治将病，或治已病。攻补兼施，碱砭膏丹并用，而病乃无不可治。

其首《预备》，何也？絺绤忘裘，狐貉忘葛³；抱薪厝火⁴，不知其燃；比比⁵也：世之病恒在玩⁶，故以《预备》首之。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无粟不守：世之病在贫，故《积贮》次之。卒不可用，以其将与敌也；驱市人而战之，皆走矣：世之病恒在涣，故《选练》又次之。器械不利，以其卒与敌也；乃上以刻减⁷为心，下以苦窳⁸为应：世之病恒在慳⁹，故《制器》又次之。语云：“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此四者皆治于未病之方也。

賚¹⁰之粮，使敌因之以困我；授之材，使敌用之以攻我；智者不为也：世之病恒在愚，故《清野》次之。以战为守则守固，不

² ④**洪瀋百金方**是一部中文兵家丛书，作者为惠麓酒民（一说袁宫桂、吴宫桂），共 14 卷，内有 175 幅军器绘图。洪瀋两字来自于《庄子》一书。本书完成于 1736 年（清乾隆元年），印刷于 1788 年，在道光年间重印时被更名成**备豫录**，在 19 世纪时曾多次重印。民国初年江西剿匪时，国军周至柔副军长在抚州获得此书，蒋介石改为《自卫新知》并翻印。

³ 絺绤[chi1 xi4]：葛布衣服。

⁴ 厝[cuo4]：安置。积薪厝火：将薪柴堆放在火种的上面。

⁵ 比比：到处都是。

⁶ 玩：轻慢、忽略。

⁷ 刻减：削减、克扣。

⁸ 苦窳[yu3]：粗糙质劣。

⁹ 慳[qian1]：1 吝嗇。如：慳吝 2. 缺乏。如：缘慳一面。

¹⁰ 賚[lai4]：赏赐。

泝避百金方

知犄角¹¹，丸泥自封¹²，败道也：世之病恒在怯，故《险要》又次之。学医费人，学将费兵¹³；青山绿水，画本分明：世之病恒在陋，故《方略》又次之。此三者皆于警报既闻，而为可战、可守之计，方之治于将病者也。

令不行，禁不止，其如骄子不可用矣：世之病恒在纵，故《号令》、《禁约》次之。木先腐而后虫生之，己先瑕而后敌入之：世之病恒在疏，故《设防》又次之。攻守相反，其道相师；因敌转化，弄丸¹⁴解之：世之病恒在钝，故《拒御》又次之。盖兵临城下，威信不立则无以靖内，智术不周则无以御外，三者皆治于己病之方也。

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此兵之要术也：世之病恒在废法，故《营阵》、《车攻》次之。长江天堑以限南北，使船如马，南人之长技也：世之病恒在画¹⁵，故《水战》又次之。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世之病恒在致于人，而不能致人，故以《制胜》终焉。

南北异宜，水陆异具，运用之妙，因形用权。故人无同病，病无同方；或攻焉，或补焉，或碱砭焉，或膏丹焉。扁鹊复生，亦不外是，而病无不可治矣。

¹¹ 犄角[ji3 jiao3]：1. 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2. 分兵互相呼应。（原文“犄角”是误用）

¹² 丸泥自封：只需少量兵力就可把守险要。（原文“泥丸自封”是误用。见成语“丸泥封关”）

¹³ “学医费人，学将费兵”：庸医费人，庸将费兵。

¹⁴ 弄丸：比喻顺易或聘其巧辞。

¹⁵ 画：划清界限。

从来膺民社¹⁶者，纽金章，绾墨绶，幸当无事，则循良报最，不数岁而致大官；不幸而小丑跳梁，内讧外乱，则仓皇急遽，束手而不知所为。其平日忠义自许者，不过殉之以身，于国家之事，一无所补；其不才者，怀印微服，妻子不顾，涕泣而逃，泥首¹⁷上官之庭，以求庇覆。苟不脱于宪网¹⁸，则身膏斧钺¹⁹，为人僇笑者，往往而是。苟得是书而读之，则设施有序，可以生智；捍卫有方，可以生勇；何至生为僇臣²⁰，死为愚鬼哉？

酒民幼好兵家者言，以为《七书》虽多，《十三篇》尽之矣。及读诸家之说，大抵夸多斗靡²¹，而精蕴或寡，非揣摩之书也。后于友人处借得钞本城守书二种，至简至明，而可施诸实用者，乃略为删节，合而编之，为一十四卷，名曰《泚澣百金方》。盖取庄子不龟手药之意²²，用之而可封侯者也。

或曰酒民有是方也，何不揆²³之以干卿相，而自安于泚澣为？曰：“酒民无食肉相也，山野之性，不受牢笼。且频年病酒，自治且无其方。则是方亦俟喜用之人尔，酒民非所能也。”或曰：“是编虽兼言战，而实主乎守者居多，未可以为成书也。子安闲多暇，曷不删辑古书之繁者以编战略？”曰：“此固酒民之

¹⁶ 膺：接受、承受、抱有。民社：民间祭祀土神或指人民和社稷。

¹⁷ 泥首：自辱服罪。

¹⁸ 宪网：法网。

¹⁹ 身膏斧钺：极刑。

²⁰ 僇人：当加刑戮的人；后泛指罪人。

²¹ 斗靡：谓以词藻华丽竞胜。

²² 《庄子·逍遥游》：“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泚澣絁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泚澣絁，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泚澣絁，则所用之异也。”

²³ 揆[shan4]：舒展。

泔澣百金方

志，而未逮也。酒民贫病日甚，治生自急，何暇清谈。或有能爰是方而以百金买之者，自当日浮大白²⁴，以作后编。”

岁在柔兆执徐如月初吉惠麓酒民书。

²⁴ 浮大白：饮大杯酒。

序

刘晏有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故医家注意于血气之营卫。营即卫之贯注于血脉，与卫盖二而一者也。卫得其道，岂惟不致于危急，将不难遏其病之源。而攻补针砭，皆有备无患之方术，其为卫乃益巩固于无形矣。

惠麓酒民氏所编《泚澦百金方》，盖鉴于当时之将佐官吏，率皆疲癯²⁵麻木，病征已着，而且憎于攻补针砭之施。故为起死回生，对症下药之计，对于治兵、守土之略，详定方案，凡分十四门。而以治未病、治将病、治已病为次第，皆洞明症结之见，固本培元之方。

余于军务倥偬²⁶之余，详加披览，以为于今世痿痹窒阏之通病，深抉膏肓，躬膺战守之将吏，果人人怨于危急之征象，按其方而切意讲求，其庶有瘳²⁷乎？顾其书罕传本，爰亟付刊印，俾有军事与政治之责者，知所取法。而裨于攻守绥戢之前途，更名曰《自卫新知》。盖仍取医家营卫之指，神明变化，依古法而不背于时宜耳。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蒋中正

²⁵ 疲癯[pi2 long2]：指曲腰高背之疾；指苦难或苦难之人。

²⁶ 倥偬[kong3 zong3]：事情急迫匆忙、繁忙。

²⁷ 瘳[chou1]：疾愈也。

洴澼百金方卷首

凡例六条

《道德经》曰：“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伏读。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籍》内载有：“握奇经一卷、六韬六卷、孙子一卷、吴子一卷、司马法一卷、尉缭子五卷、三略三卷、三略直解三卷、素书一卷、李卫公问对三卷、太白阴经八卷、武经总要四十卷、虎铃经二十卷、何博士备论一卷、守城录四卷、武编十卷、阵记四卷、江南经略八卷、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实纪九卷、杂集六卷，共计二十部一百五十三卷。”仰见。

圣训煌煌原

命天下士大夫抄录诵习，奉为圭臬，并不以兵家言而废之。

是书系明人抄本：一种有十二卷，一种有十三卷，俱不著撰人名氏。²⁸已呈

福大将军鉴定，其中皆节取《左传》、《周礼》及二十一史备御之策编辑而成，或古人已有行之，或今人为增损之，了无一字干碍²⁹。

²⁸ 惠麓酒民将明代的《金汤借箸》和《金汤十二筹》“合而编之，为 14 卷，名曰《洴澼百金方》”。因为《金汤借箸》和《金汤十二筹》有反清倾向，在清代被列为禁书，而所谓“合而编之”，实则以 13 卷本的《金汤借箸》为蓝本，参照《金汤十二筹》，将《预备部》1 卷分为《预备》和《积贮》2 卷，又将其个别文字删繁就简，这样一来，便使它能够通过福康安大将军的审查，在盛行文字狱，大量的明代兵书遭到查禁的乾隆朝，得以刻板印行。

（转载：[可可诗词](#) [洴澼百金方](#)）

²⁹ 干碍[gān1 ai4]：干连、牵连、妨碍。

泚澁百金方

书中有一事而数见者，旨意各有所取，则分别圈点以清眉目，亦有节取于各部而载全文于制胜中者。盖原始要终令读者了然心目，不嫌笔墨之繁也。

古人左图右书，未有读书而废图者。况水陆攻守之具难以言传，今略存制作式样，尚宜商之公输，未可按图索骥也。

是书向无刻本流传，即有藏书家借抄，亦不过数部而已。今用聚珍板限定刷印一百部，聊备留心实学者，因时制宜，随材规画，师其意不师其迹耳。

卷中称玉卮居士、杯月居士重订者，实取玉、杯、湛、露、歌、三、雅、绣、幕、阖、香、读、六、朝十四字编为号数，并无是公³⁰也。

惠麓酒民书

³⁰ 无是公：是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中虚构的人物。后以之泛指虚构的人物。

预备第一

时平宜备	几动宜备
冲要宜备	间道宜备
勿因敌远而忽之宜备	勿因地险而恃之宜备
城宜备	濠宜备
敌台宜备	城堞宜备
城门宜备	内濠宜备
牛马墙宜备	巷战宜备
暗门宜备	保甲宜备
粟宜备	水宜备
薪宜备	刍宜备
盐宜备	贤才宜备
精勇宜备	伎艺宜备
守城必用之人宜备	守城必用之物宜备
京边铙台宜备	

预备

惠麓酒民 编次
玉卮居士 复位

身处太平之世，目不见旌旗，耳不闻金鼓，岂非生民大幸哉。然古人安不忘危，盛必虑衰，是在有心人矣。《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传》曰：“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又曰：“有备无患。”辑预备。

时平宜备

董安于备晋阳

智伯使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与。智伯阴结韩、魏将以伐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今吾安居而可？”孟谈曰：“夫董安于，简子之才臣也，世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政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君曰：“诺。”乃之晋阳。召孟谈曰：“吾城郭已完，府库足用，仓廩实矣，无矢奈何？”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其高至丈余，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箛箛³¹之劲，不能过也。君曰：“矢足矣。吾铜少若何？”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炼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君曰：“善。”备守已具。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³²

酒民曰：“寓矢于墙，寓兵于柱，深心而托之于无心，实用而藏之以不用。”

几动宜备

³¹ 箛箛：一种竹子，细长而无节，可以用来制作弓箭。

³² 见：《战国策·赵策·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

泝澠百金方

顏真卿備平原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³³，真卿度必叛。陽托霖雨，增陴浚隍³⁴，科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俱備。³⁵

沖要宜備

沈璞備盱眙

初守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元謨猶在滑台，江淮無警。璞以郡當沖要，乃繕城浚隍，積財谷，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惟璞城守。魏人肉搏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疾疫，魏主燒攻具退走。

李抱真備澤

唐李抱真兼澤潞節度副使。抱真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³⁶，乘戰伐後，賦重人困，無以贍軍，乃籍戶³⁷，三丁擇一壯丁者，蠲³⁸其徭租，給弓矢，令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為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既不廩于官，而府庫實。故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云。³⁹

³³ 牙孽：妖孽。

³⁴ 陴：從屬的土牆。隍：本義：城牆。轉義：沒有水的護城壕。

³⁵ 見：《新唐書·顏真卿傳》

³⁶ 走集：邊界要塞；交通要沖。

³⁷ 籍戶：着籍的人戶。

³⁸ 蠲[juan1]：免除。

³⁹ 見：《新唐書》·卷一百三十八 列傳第六十三。

赵犨⁴⁰备陈州

唐黄巢在长安。陈州刺史赵犨谓将佐曰：“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州其冲也。且巢素与忠武为仇，不可不为之备。”（巢自初起与李威、张勉等战皆忠武兵也）乃完城堑⁴¹，缮甲兵，积刍粟。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将之。巢下蔡州，果移兵击陈。掘堑五重，百道攻之，陈人大恐。犨数引锐兵，开门击贼，破之。攻围三百日乃解决。

按《江南经略》云：“一城也，有关系一方之利害者，守令事也。关系数千里、数百里之利害者，将帅事也。须提重兵以镇之，合师以授之。其城无恙，敌不敢越此而他攻，是一城而庇百城者也。”

间道⁴²宜备

总 论

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⁴³，袭我无备。故善攻者，攻敌所不守；善守者，守敌所不攻。

攻者有三道焉：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垣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攻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攻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金，不挝鼓，突出乎不意，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可

⁴⁰ 赵犨[chou1]（824-889年），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人。唐末名将。

⁴¹ 堑[qian4]：防御用的壕沟。

⁴² 间道：偏僻的小路。

⁴³ 间行：潜行，走小路；

泝避百金方

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坚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亦木偶人也。

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尝攻函谷矣，而秦将败之；曹操尝攻长江矣，而周瑜败之；钟会尝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⁴⁴也。

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人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岑彭攻公孙述，自江州、沂都江，径拔武阳，遶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兵以拒李光颜，而不备愬，愬自文城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济。此用奇道也。

汉武攻南越，唐蒙请发夜郎兵，浮船牂牁⁴⁵，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磴，鱼贯而进，遂降刘禅；田令孜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夹攻关而关溃。此用伏道也。

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耶？⁴⁶故曰：“间道宜备也，善守者如环。”

⁴⁷ 其谓是欤！

清流关间道

⁴⁴ 素：原始；根本；本质。

⁴⁵ 牂牁：指汉代的牂牁郡，遗址位于今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

⁴⁶ 参考：《权书》由宋代苏洵所撰。

⁴⁷ 《虎铃经》卷三分守第二十三：“守备不可不讲。善守者如环，使敌不得其间而入焉。”

南唐皇甫暉，提兵十万，控扼滁阳，以援寿州。宋太祖与暉遇于清流关，大为暉所败。是暉夜整全师，入憩滁阳。太祖兵聚清流，虑暉再至，闻诸村人云，有赵学究，在村中教书，多智计。太祖乃微服往访之。学究曰：“皇甫威名冠东北，太尉自量。与暉如何？”曰：“非敌也。”学究曰：“今两军胜负如何？”曰：“彼方胜而我败，所以问计于君尔。”学究曰：“然。使彼来日整兵出战，师绝归路，不复有噍类⁴⁸矣。”太祖曰：“当奈何？”学究曰：“我有一计，可以因败为胜。今关背有径路，人无行者，虽牌军⁴⁹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涧水大涨之时，彼必谓既败之余，无敢蹶其后者。诚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涧，径至城下，彼方解甲休众，不为备，斩关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誓师夜出，跨马浮西涧以迫城。暉果不为备，夺门以入，擒之，遂下滁州。

饶风岭间道

吴玠与金人，大战饶风岭。金人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玠军弓弩乱发，大石摧压。如是者六昼夜，死者山积。会玠小校⁵⁰有得罪奔金者，道以祖溪间路出关背。乘高以阡⁵¹饶风，诸军不支，遂溃。⁵²

勿因敌远而忽之宜备

弦恃远不备而灭

⁴⁸ 噍类：活着的人或动物。

⁴⁹ 牌军：衙门的差役。

⁵⁰ 小校：低级武官名。

⁵¹ 阡：临近、靠近。

⁵² 参考：饶风关之战。

泝澗百金方

春秋，江、黃、道、柏，皆弦姻也，而睦于齊。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曰：“郢去我九百里，安能害我？”楚卒滅弦。

勿因地險而恃之宜備

蜀恃陰平不備而滅

姜維列營守險，鍾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又乏，欲引還。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山谷高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濒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邕降。

陈恃长江不备而灭

隋命晋王广出六合，用秦王俊出襄阳，杨素出永安，韩擒虎出庐州，贺若弼出广陵，帅师伐陈。舟舳被江，旌旗曜日，陈将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防备，奏请再三。”陈主从容谓待臣曰：“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耶？”孔范曰：“长江天堑，限隔南北，今日虜军岂能飞渡耶？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定作太尉公矣。”陈主以为然，故不为深备，奏技纵酒，赋诗不辍。隋开皇九年正月朔，陈主会朝，大雾四塞，陈主昏睡，至晡时乃寤。是日，贺若弼自广陵引兵济江，韩擒虎将五百人自横江宵济，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于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并进，缘江诸戍，望风尽走。陈主惟昼夜啼哭。擒虎军直入朱雀门。陈主曰：“吾自有计。”乃从宫人十余，出景阳殿，将自投于井。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陈遂灭。

卜漏恃轮圉不备而灭

政和中，晏州夸酋卜漏反。漏据轮圉，其山崛起数百仞，林箐深密，垒石为城，外树木栅，当道穿坑阱，仆巨栢⁵³，布渠答⁵⁴，夹以守障，官军不能进。时赵遹为招讨使，环按其旁，有崖壁峭绝处，贼恃险不设备。又山多生猱，乃遣壮丁捕猱数十头，束麻作炬，傅以膏蜡，缚之猱背。于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战，羸靡之，而阴遣奇兵从险绝处负梯衔枚⁵⁵，引猱上，即及贼栅，出火燃炬，猱热狂跳，贼庐舍皆茅竹，猱窜其上，辄发火。贼号呼奔扑，猱益惊，火益炽。官军鼓噪⁵⁶破栅，遹望见火，直前迫之，前后夹攻，贼赴火坠崖死者无算。卜漏突围走，追获之。晏州平。⁵⁷

酒民曰：“扼险者固，恃险者亡，言此三者可鉴矣。”

城宜备

城，所以卫民也。城之坚脆，民之生死系之。孟子策滕，不过曰筑斯城也⁵⁸。宜备。

城论

守城之法，从攻城之谋而生。于是虞仰攻，则高垒以卫之；虞直攻，则厚筑以卫之；虞其迫于垣而隳靡⁵⁹也，复开隍池为卫；

⁵³ 栢[nie4]：树木砍去后留下的树桩子。

⁵⁴ 渠答：守城御敌的战具。

⁵⁵ 枚[mei2]：形如筷子，古代行军、埋伏、偷袭时衔在口中的器具，主要是为防止士兵喧哗而暴露。衔枚：是古代行军时口中衔着枚，以防出声。

⁵⁶ 噪[zao4]：1. 同“噪”，叫嚷；喧闹。2. 欢呼，

⁵⁷ 见：《宋史》卷三百四十八 列传第一百七 赵遹。

⁵⁸ 《孟子·梁惠王下》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泝澼百金方

虞其远于垣而凭陵也，复加陴郛⁶⁰为卫。卫尽善，守斯尽善。故欲善守，必明善攻；预知患端，方能扞患。试观古者公输、墨翟，相反而恒相师。

城基

筑城先贵定基，譬犹树木之根：其植深，其本大，其土实；斯人力拔之不动，颿风撼之不摇。故善工必于定基之始，务令根深土实而本斯固焉。

所谓根深者，或开土丈许得石，或类石，或自然之尘土，皆可为负重之本。所谓土实者，取成块之土沉于水渍之，经昼夜不稍弛解，斯为实土。若其地为松沙，为浮泥，必开垦令尽，方可定基。盖沙泥不经水渍，风雨日久，倾圯必矣。或云松沙浮泥之下，未必有本然实土。试观掘井者，一层沙一层泥，最下一层，始为黄土。此必然之理，故知开垦可尽焉。

至于基址广厚，必较其上所载者倍之始妙。如筑基不实；上下厚薄相等；不设敌台，少犄角⁶¹顾盼之势，但利速就；土未蒸筛，掺入瓦砾；四者筑城所忌也，故不久而倾。

城制

凡大城除堞⁶²，城身必高四丈，或三丈五尺，至下亦三丈，面阔必二丈五尺，底阔六丈。次城除堞，城身高二丈五尺，面阔二丈，底阔五丈。小城除堞，城身高二丈，面阔一丈五尺，底阔

⁵⁹ 隳靡[hui1 man4]：隳慢；怠惰；怠慢。隳，通“惰”。

⁶⁰ 陴倪[pi2 ni2]：城上矮墙；城上女墙。

⁶¹ 犄角[ji1 jiao3]：墙边角落。

⁶² 堞[duo3]：用泥土、砖石垒成的掩蔽物。

四丈。此其大较，若再加宽阔益善，势不可再减。但底加面不加可也，面加底不加不可也。底不加而加面，断然倾覆。

凡城身第一石，第二砖，第三土。若除垛外城身只高丈五者，则不可守。此戚南塘确论也。故城有三宜有八忌，详之如下：

一宜高

王晏球议定州城不可攻

后唐明宗，以义武节度使王都篡父位，恶之。诏王晏球发兵会讨定州。唐主遣使者促晏球攻城。晏球与使者联骑巡城，谓之曰：“城体峻如此，借使主人使外兵登城，亦非梯冲所及，徒多杀精兵，无损于贼。不若食三州之租，爱民养兵以俟之，彼必内溃。”从之。定州将马让，果开门纳官军，（王）都举族自焚。初晏球知州城高峻未易急攻，朱宏昭、张虔钊宣言大将畏怯，有诏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杀伤将士三千人。

（由是诸将不敢复言攻）

《五代史》：“王都非勇智之将也，城高则难犯如此，形胜之所以为要也。”

二宜坚

统万城

夏王勃勃，蒸土筑统万城，以利锥试之，若锥针入一寸许，即斩蒸土者，于是坚如铁石。

周世宗京城

金父老所传，周世宗筑京城，取虎牢土为之，坚密如铁。及蒙古攻汴，受炮所击，唯凹而已。

泝澼百金方

三宜厚

夫人城

晋朱序镇襄阳，符丕围序。序母韩氏，谓西北角当先受敌（西北角必疏薄故也）领百余婢，并城中女丁，于其角斜筑二十余丈。贼攻西北溃，便固守新城。襄人谓之“夫人城”。

按《左传》：〈成公八年〉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假道于莒，与渠邱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恶！”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对曰：“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国蔑有？……勇夫重闭，况国乎？”……〈成公九年〉楚子重自陈伐莒，围渠邱，渠邱城恶，众溃，奔莒。戊申，楚入渠邱丘，……楚师围莒，莒城亦恶。庚申，莒溃，楚遂入郚，莒无备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备，罪之大者也。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间，而楚克其三都，无备也夫！《诗》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匮。”⁶³言备之不可以己也。⁶⁴

源高于城，可灌而沉：一忌。

智伯灌晋阳

赵襄子走晋阳，三家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⁶⁵，沈灶产蛙，民无叛意。⁶⁶

曹操决漳水灌邺

⁶³ 菅蒯[jian1 kuai3]：比喻微贱人物。蕉萃：指卑贱低下之人。

⁶⁴ 参考：《春秋左氏传·成公八/九年》

⁶⁵ 版：是古代筑墙、坟所用的板，每块高二尺，三版为六尺。

⁶⁶ 译文：三家一时攻打不下来，便引水灌城。城墙头只剩六尺露出水面，锅灶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但百姓都没有叛变之心。

曹操攻邺⁶⁷，决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饥死者过半。

章叡堰淝水灌合肥

梁韦叡讨合肥，案行山川廩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顷之，堰城水通，舟舰继至，因战破之。

吴明彻导淝水灌寿阳

陈吴明彻进逼寿阳，导淝水灌城，城中苦湿，多腹疾，手足皆肿，死者十六七。

丁会壅汴水灌宿州

梁朱全忠，遣丁会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会乃于州东筑堤，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

宋太祖壅汾水灌太原

宋太祖征太原，命筑长堤，壅汾水灌其城，其后师退。北汉主决城下水，注之台骀泽，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韩知璠犹在太原，叹曰：“王师引之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后涸，则并⁶⁸人无类矣。

高岳堰洧水灌颍川

魏王思政守颍川，东魏高岳攻之，堰洧水以灌城。时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亦多崩坏。堰成，水大至。城中悬釜而炊，粮力俱竭，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

⁶⁷ 邺[ye4]：邺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由南北两座相连的城池组成（即邺北城、邺南城）。邺北城自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由曹操在旧城基础上开始营造。是为曹魏五都之一。

⁶⁸ 并：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事物平排着。

汧澌百金方

居士曰：“明季贼李自成攻开封，决黄河水灌城，亦此类也。”

山高于城，可俯而瞰⁶⁹：二忌。

魏胜围孤山

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敌至登山，瞰城中，虚实立见，故西南受敌最剧。胜筑重城，围山在内，寇至则先据之，不能害。

李庭芝包平山堂

李庭芝兼知扬州，始年山堂瞰扬城。敌至则构望楼其上，张弓箭以射城中。庭芝大筑城包之，募汧南流民二万余人以实之，号“武锐军”。

流泉不供，可坐而困：三忌。（以上天为灾也）

匈奴壅绝涧水

汉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因，乃引兵据之。匈奴复来攻恭，遂于城下壅绝涧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榨马粪汁而饮之。

陈泰断流水

汉姜维攻雍州，依曲山筑二城，使勾安、李歆守之。魏陈泰围曲城，断其运道，反城外流水。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维救不及，安等孤绝，遂降。

北魏作地道泄虎牢井

⁶⁹ 瞰[jian4]：窥探。

北魏攻宋虎牢，不能拔，乃作地道，以泄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势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遂破之。

高欢移汾

高欢攻玉壁，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汾，一夕而毕。

西川乏水

西川民闻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时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

城大人少，可乘其疏：四忌。

睢阳六百人而陷

睢阳士卒，死伤之余，纔六百人。贼登城，将士病不能战，城遂陷。张巡、许远俱不屈死。

按孙武子“地生称，称生胜”，正谓量人数多寡以称地形广狭也。睢阳之陷，固由食绝，亦由人尽。

人众粮少，可待其溃：五忌。

司马懿困襄平

魏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贼保襄平，司马懿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水数尺。贼恃水，樵牧自若，诸将欲取之，懿皆不听。司马陈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懿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文懿将士四倍于达，而粮不淹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以四击一，正令失半，犹常为之，是以不计死伤，与粮竞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亦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贼攻，但恐

泝澦百金方

贼走。今贼粮罄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⁷⁰其樵采，此故驱其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未肯束手，当示无能以安之。取小利以惊之，非计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楯橧钩冲，昼夜攻之，城中震惧。文懿大惧，攻南围突出，懿纵兵击破之，斩于梁水之上。⁷¹

蓄货外积，可因其资：六忌。

牟驼冈

鞞漓不军抵都城西北，据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匹，刍豆如山。盖郭药师熟知其地，故导金兵先据之。

军旅单弱，可夺其气：七忌。

诸葛亮万人守阳平

蜀诸葛亮军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万人守城。司马懿率二十万众来，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亮欲前赴延军，而相去远，将士皆失色。亮意气自若，勅军中卧旗息鼓⁷²，不得妄出庵幔⁷³，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却洒。懿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弱勢，疑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趋山。

萧承之数百人守济南

魏兵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帅数百人拒之。魏众大集，承之便偃兵，开城门。众曰：“贼众我寡，奈何轻敌之甚。”承之曰：“今悬守穷城，事已危急，若复示弱，必为所屠。唯当见强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⁷⁰ 抄[chao1]：掠取。抢掠。

⁷¹ 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三 魏纪五。

⁷² 卧旗息鼓：放倒旗子，停止敲鼓。指隐蔽行军，不暴露目标。

⁷³ 庵[an1]，古同“庵”。庵幔：关门。

强伸溃卒三四千、忠孝军百余守洛城

蒙古立炮攻洛，洛城中唯三峯溃卒三四千及忠孝军百余守御而已。蒙古兵围其三面，强伸括衣帛为帜，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战，以壮士数百往来救应大呼，以“憨子军”为号，亦声势与万众无异。兵器已尽，以钱为镞。得蒙古兵一箭，截而为四，以筒鞭发之。又剗⁷⁴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千百步外，所击无不中。伸奔走四应，所至必捷。蒙古益兵力攻，凡三月余，不能拔乃退。

酒民曰：“诸葛亮万人，萧承之数百人，强伸止溃卒三四千及忠孝军百余人。亮示弱幸而退懿，承之示强幸而退魏，至于蒙古则攻围至三月矣，而强伸竟以力战破之，为功更难。则所云‘单弱夺气者’，特为庸将言耳。”

豪强梗命⁷⁵，可破其城：八忌（以上人事失也）

总 引

兵临城下，而高贵乡绅藐视有司⁷⁶，不行其命；谕以积穀，不听；谕以出丁，不听；高屋傅城，恐贼乘之而上，又不听焚拆；困廩在外，恐贼因粮于我，又不听徙藏；坐视而城破、而家亡、而身殉，脐可噬乎⁷⁷！虽然，亦有司之过耳。国容不入军，既膺专城之责，则倔强者，在所必绳。

西域城制附

⁷⁴ 剗[chuang4]：造，意思同“创”。

⁷⁵ 梗命[geng3 ming4]：抗命。

⁷⁶ 有司：指主管某部门的官吏；泛指官吏。

⁷⁷ 噬脐 [shi4 qi2]：指因遭受极大损失而后悔不及。亦作“噬齐”。自啮腹脐。喻后悔不及。

併避百金方

古之为军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一阵破，则诸阵尚全；一营破，则诸营尚全；为其曲尽分合变化之妙，所以再无全军覆没之理。西域造城，即仿其意，而为大城包小城之制焉；或界而为四，或界而为六，或界而为九；四复为四，则有一十六城焉；六复为六，则有三十六城焉；九复为九，则有九九八十一城焉；深合古人营阵之法。视中国数万烟井，止恃一墙，一隙疎虞而全墙屠戮者，万万不同，是可师也，今存其式。

圖 城 四 界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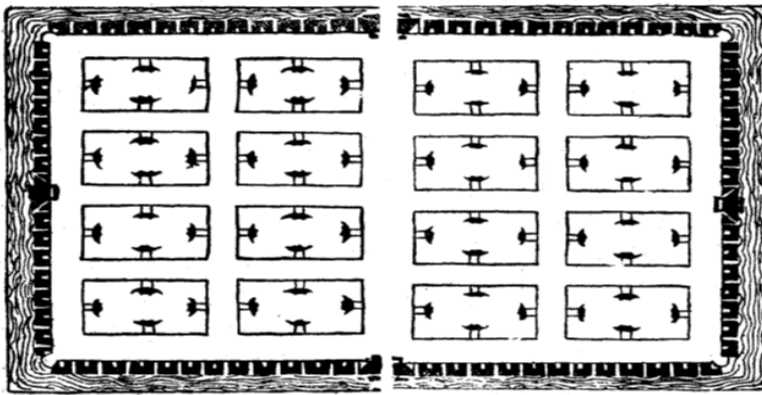


圖 城 六 界 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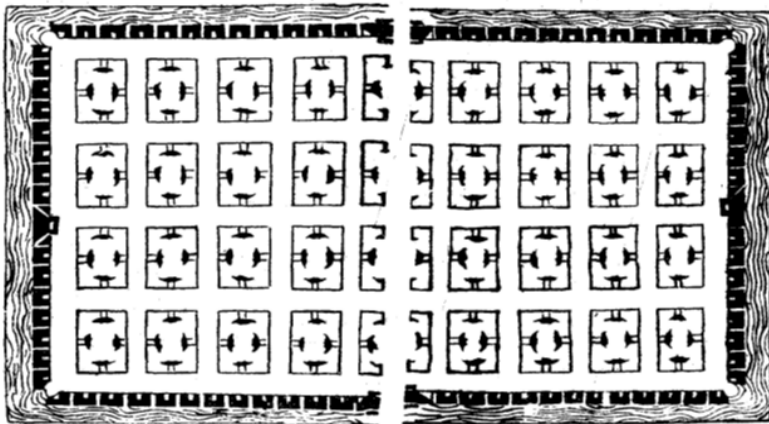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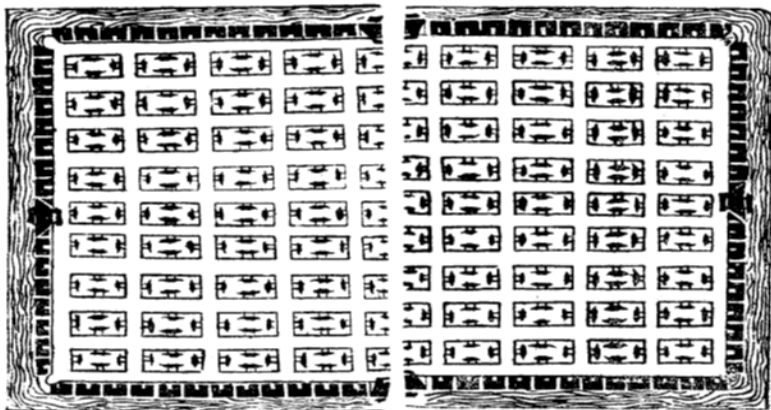


圖 城 九 界 城



濠宜备

濠，所以卫城也。濠之广狭，城之存亡系之。孟子策滕，不过曰凿斯池也。宜备。

深

深则不易填矣，以三丈为度。若濠浅者，许城内外居民，修盖房屋，托坯烧砖和泥，听于城濠取土；官府修理公衙，责令徒夫托坯，减日带镣工作；小民犯罪，轻则量罚挑土若干，内培城脚，免其笞杖。务令数月间池深及泉，虽旱不干，方为长计。谚云：“池深一丈，城高十丈；池深及泉，城高触天。”是池深愈助城高也。

广

广则不易越矣，面以阔十丈，底以阔五丈为度。凡作池之宽，以城上鸟銃⁷⁸之弹得到其外岸为率，太远则銃力不及，敌得任意出没矣。沿池两岸，宜多栽盘根宿草，以耐崩坍。

⁷⁸ 鸟銃[niao3 chong4]：又称鸟枪、鸟嘴銃，是明清时期对火绳枪和燧发枪的统称明嘉靖年间传入中国，与中国原有诸銃器相比具有照门、准星、銃托、

泝澗百金方

暗 穿

有暗穿则不易偷渡矣。凡池底每十步，凿一圆井，口阔一丈，深一丈，谓之重渊，及泉无度。复外引河水，内引城中霖潦之水，以助其深可也。

酒民曰：“暗穿法甚妙，又当于中设置数道浅处，我则暗为表识，以便遣兵渡水击贼。贼若效我径渡，必堕深渊矣。”

明用品桩

潦水可通舟楫者，钉品字桩木百余根于水中，高与水平，防楼船冲我城也。

暗用铁杙⁷⁹（余力反擻也）

后晋交州乱，汉主龚遣其子宏操，将兵攻之。吴权引兵逆战⁸⁰，先于海口多置大杙，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宏操逐之，须臾潮落，舰碍铁杙不得反，大败，溺死。

徐寿辉攻九江，李黼出战，大败贼兵。黼曰：“贼不利于陆，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长木数千，冒锥铁于杪⁸¹，暗置沿岸水中。贼舟数千艘，顺流鼓噪而至，遇木桩不得运，黼发火箭射之，焚溺无算。由此观之，与其明用品桩于水上，不若暗用铁杙于水中。从来利器，有形则贼明防，无形则贼必陷故也。

銃机，大大提升了精准度和射程。照门通常装置在枪管或机匣的鸠尾槽上，靠近射手眼睛使其容易对准。准星则利用镶嵌、焊接、锁固或是插入等方式装置在枪管前端。

⁷⁹ 杙[yi4]：本义指小木桩。

⁸⁰ 逆战：迎战。

⁸¹ 杪[miao3]：一般指树枝的细梢。

掘坑坎

山城无池，以地不可池也。须离城二丈许，掘为高下坑坎，或空间安置石条，以拒临冲吕公交车、翻梯踏云车。即有池之城，内外岸上，亦宜如此布置，是谓重险。

马燧引晋决汾

唐马燧镇太原，以晋阳王业所基，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边警数至，乃引晋水注城东潴⁸²，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柳固堤。

孟宗政潴水限骑

宋孟宗政知枣阳，以金人迫濠而陈，易于驰骋，乃于西北濠外潴水为泞，而以限骑。

余阙三堑

元余阙守安庆，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环以深堑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时羣盗环布四外，阙居其中，左提右挈⁸³，屹为江淮一保障焉。

酒民曰：“今忠宣公三堑，虽半为豪右所侵，遗迹仅存，然尚能赖之以为无恐。”

台宜备

敌台宜备。敌者，敌也。以杀敌为义，不能杀敌，无贵为台矣。


台 论

⁸² 潴[zhu2]：水积聚的地方。

⁸³ 左提右挈[zuo3 ti2 you4 qie4]：相互扶持或从各方面帮助。

并避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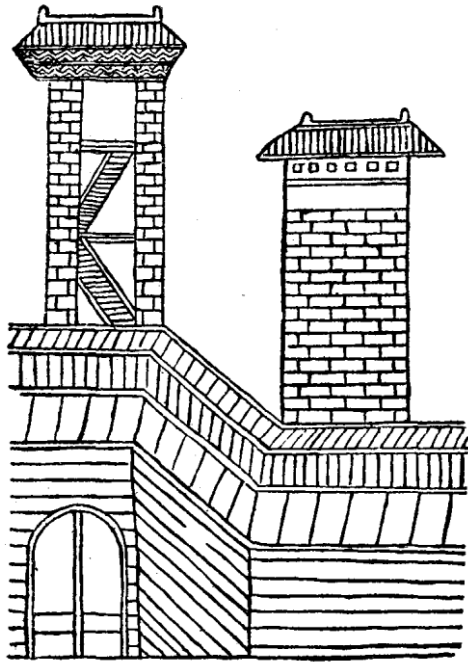
城墙正面，不便俯视。不敢眺望者，恐其矢弹正面对攻，易于被伤也。是以贼得竟逼城下，任意施为。如今之城，何必矢弹对攻，虽枪铳亦上刺有余矣。全仗高台两边顾视夹击，使贼不敢直前冲挖。是人恃城以为卫，而城又借台以为卫矣。故有城无台，同于无城；有台无制，同于无台；全在制度尽善，方能制贼。其法贵长出，不贵横阔。

左右墙之下，照品字形，开成铳眼，以便放打佛狼机、百子铳等项火器。○○上留马眼， 以便照看取准。铳眼之制，内狭外阔 V 以便左右取准。上盖瓦屋，使兵夫得以安身，火器得蔽风雨也。各台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则恐对放神器，自击其城。更不宜太远，太远则恐矢石无力。铅箭火药，须备百倍。

两敌台交相射打，则两敌台之间，虽守垛无人，而贼亦不敢登矣。

实敌台不如虚敌台

筑实敌台，不如建虚敌台。其法用大石厚砌临濠一面，而空左右之中，中有二层，以木板为楼，用梯上下。每层多置空眼（眼制如前）以便窥覘，以便放鸟铳火箭之类。贼不知铳箭出自敌台内也。凡贼攻城，但顾上击，不虞旁攻，故凡辘轳、尖头木驴、旱船之类，防上而不防下，守城者每每无如之何，任其挖掘，以致失事。若有虚台之制，从左右夹攻，城可保无虞矣。



突 门

两敌台之侧，平城之下，当留二小门如斗口大，周围用极巨坚石砌之，仅容一人扁身出入，其厚约五尺，门口设一陷坑，内铺钉板，贼入即陷，方为全万。门中预备大炮一二十门。若贼驾行天桥折迭车之类，必抵城下始得施展。吾以大炮直从两肋更装叠放，贼必败走。

酒民曰：“此法极妙。郭寿螺先生虚台，即是此意。真发古人所未发，且用此为突门，又便出兵剿贼，实一举而两利也。”

城刹宜备

垛者，躲也。以躲身为义，不能躲身，无贵为垛矣。

垛 论

垛身不宜太高，高则掷石无力。垛口不宜太窄，窄则击贼碍身。今垛身率高六尺，几与肩齐；垛口率宽一尺，难容半臂；此无垛制也。必于垛身之内，各以坚石砌成台基一层，高阔各三尺。一则免垛身太薄，易于击碎钩坍；一则使守城军民，便于施放器械；一则垛军无事，可以坐憩息力。凡垛砖形，宜如剑脊，使贼不能驻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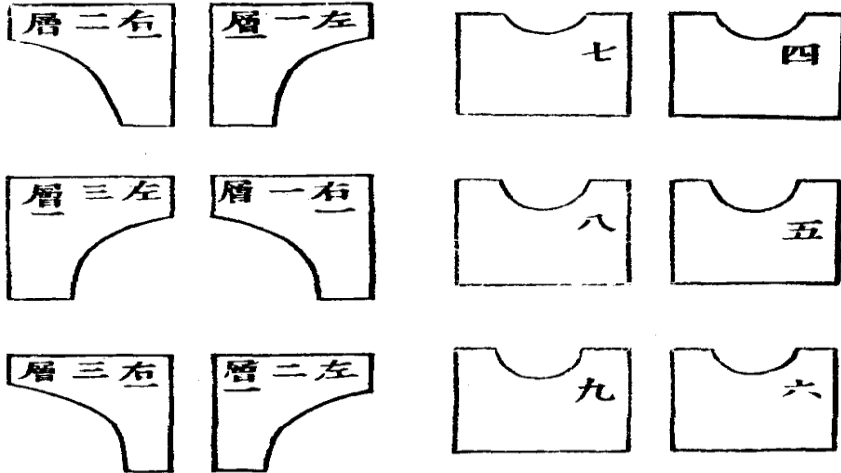
悬 眼

每垛当中，自城面平为孔，高九寸，约砖三层，砖厚用二层。平面以下两方砖，对中为弯，----渐渐下缩。每砖一模，编成层数字号，烧于砖上。临用只照号砌城，如寻常甃砌⁸⁴相同。庶砖皮不削则可久，砖弯不凿则工省。约用几丈尺深，计为若干

⁸⁴ 甃砌[zhou4 qi4]：以砖石等垒砌。

泝澼百金方

层。今图内只六层，每砖三寸，只得一尺七寸，示其大略耳。或二十三十等层，以尽为度。



自高而下

以后仿此

自下接上

城高若干，应留悬眼若干。长自眼底，至眼面上。

贼每丛锐与矢，伺守城者伸头外视，即共打射，无不中。使我身不敢当垛，目不见外贼，即以钩杆攻城等器，直奔城下。我兵任其掘坎布梯，直登莫御。必有此悬眼，贼远则瞭之垛口，锐矢射之；贼近我兵不出头，以身藏垛下，于悬眼内下视攻城者，虽有锐矢无所施。若到城下，一见无遗，即将矢石、锐子、火桶掷之，无不可者，贼安能树梯驻足哉！若对垛而登，则垛上可御矣。每悬眼上，加木盖一个，以防锐矢，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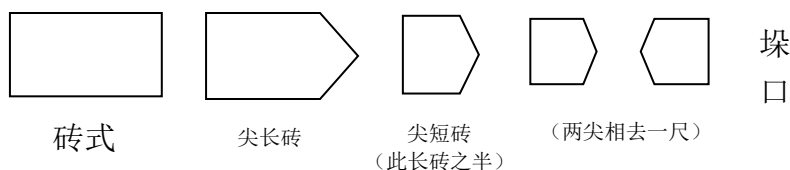
垛 砖

常见城有自垛根砌成山字形者，失之太阔，贼登不可御，身无可庇，矢石不能当。若垛口内外平直，大则人身可入，小则不能左右射。必照今式，将口砖削为脊，此砖不可临时坎尖：一

则易朽⁸⁵，一则费工。须于造砖时即用尖模，长短二种，以便砌子。其埽下身高三尺，口上高三尺，共六尺。

砖制

长若干，横可得长之半。横若干，厚可得横之半。庶纵横六面，磴砌皆成方，乃可久。尖砖自尖作尺寸。



城门宜备

总引（详具设防部）

今田舍翁多挟米粟，尚知坚其门闾，谨其关键。况合城数万生灵，止系一门，是宜万分慎重。今人做官，视同传舍⁸⁶，故事苟且，不图后计。若治官如治家，则城如金汤矣。

磴道棚附墙

城内附墙，多留磴道⁸⁷，半里一座，以便急时往来。今各处城内止有四门四路，甚为失计。每磴道须留一门，严司启闭，一防贼人登城，一防守城人夫偷安窃下。城上用内栏墙，高与心齐，以防进城之贼，便于射打。

内濠宜备

⁸⁵ 朽[wu1]：磨平。

⁸⁶ 传舍[zhuān4 she4]：古时供行人休息住宿的处所。借指今旅馆、饭店。

⁸⁷ 磴道[dēng4 dào4]：登山的石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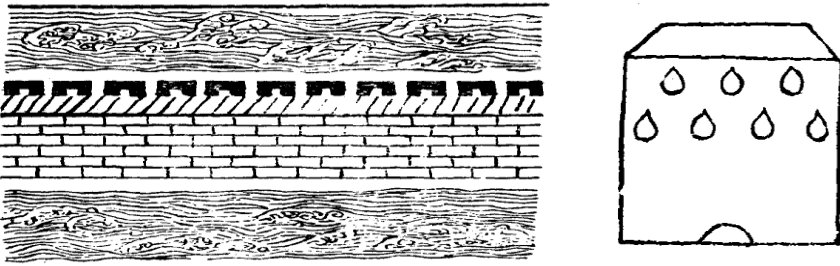
泝濬百金方

总 论

藩篱单薄，深为可虞，贼一入城，更无限域，真败道也。宜于城内设内濬一重，其深广制度，大约与外濬相配。内岸周遭作牛马墙，派人守之。贼即入城，墙内之人与城上之人，互相夹击，步步皆是贼之死地矣。

张巡城内作濬

尹子奇围睢阳，张巡所为，皆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复攻。遂于城外筑三重濬，立木栅以守巡，巡亦在内作濬以拒之。



牛马墙宜备图见内濬

总 论

墙在城外濬岸上，濬岸不拘宽狭，狭即一丈或八尺皆可，宽不可逾二丈。其外为墙，砖、石、土皆可，三合土亦可。墙身每对一雉，下底开一大将军銃眼⁸⁸，以人身不能钻入为度。墙每高三尺，平过五尺，为一小銃眼，可容佛郎机。每眼上加一直缝，三寸高，二寸阔，以便眼瞭，高下应贼。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层，宽一寸，止容手銃。上又开长眼三寸，以便眼瞭。墙脊用斧刀砖石，使不可立。贼对濬，则用銃于小眼击之。贼

⁸⁸ 銃眼[chong4]: 或称射击孔、射孔为中国传统建筑之牛马墙（城墙与城壕之间的墙）、敌台（城墙上的防御塔）、隘门或民居门楼墙上常见的小孔，外小内大，当门扇关闭时，可用火銃等火器向外射击以防范入侵。

众，则用大将军于地眼击之。贼登墙，用长柄大斧大棍，一击而落。再为偷袭之虞矣，我一时收敛不及，或昏夜难辨，不敢开门，一应避难之人，牛马之类，皆可暂于墙内收避。墙恃城为险，城又恃墙为卫，缓急有城上人可以助力张威。若守墙人不用命，城上众目所见，径可击死也。此牛马墙所以为有用，施之水深河宽之城，尚不见其力，施之无濠处，万分倚赖此墙。

巷战宜备

总 论

数贼入城，合城鼎沸，听凭焚戮，惟谋奔避者，巷战之法不讲故也⁸⁹。若能按巷设伏，步步陷贼，入于死地，虽开门揖盗，不敢前矣。纵不能一城尽然，且于近城要路，如法施行，贼亦安能为害哉！有坚城、有内濠、有巷战，藩篱三重，可以全民，可以制敌、可以杀贼。或云：“巷战之法，不传久矣，奚从而学之？”曰：“是不难，或升屋掷瓦，或潜伏两旁门屋中，横勾直截皆是也。然须于巷口用力，若容贼入巷，则贼先升屋放火，难捍御矣。”但古来殊少嘉谟⁹⁰，惟许逵之法万全无弊。

许逵巷战法

许逵令乐陵期月，令行禁止⁹¹，时流贼势炽，逵预筑城浚隍，贫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筑墙，高过屋檐，仍开墙窦⁹²如圭，仅可容一人。家令一壮丁，俟于窦内，其余人皆入队伍。令曰：“守吾号令，视吾旗鼓，违者从军法。”又设伏巷中，洞开城门。未几，贼果至，火无所施，兵无所加，旗举伏发，尽擒斩之。

⁸⁹ 故也：就是因为……的缘故。

⁹⁰ 嘉谟[jial mo2]：犹嘉谋，高明的经国谋略。

⁹¹ 令行禁止：有令即行，有禁则止。形容法纪严明。

⁹² 窦[dou4]：穿壁为户，上锐下方，状如圭也。

汧澠百金方

设门穿

门内两边马道口头，垒砌坚墙，直与街房相接，墙下留门，以便百姓出入。各家备勾枪短刀，贼一入城，横勾直截。又去城门一丈远，掘堑坑一道，宽五尺深一丈，长通街之两边，坑底用锋利枪头，长一尺，钉于板上，满坑铺之。坑边钉小橛，以麻绳往来络之，上布以席，席上浮土务与地平，不可辨认。待攻门开时，一拥争进，自陷坑中，上以擂石乱下，彼不敢再进。百姓若要行走，则于堑坑两边铺连三大板，仍出阑干当之，恐一失脚入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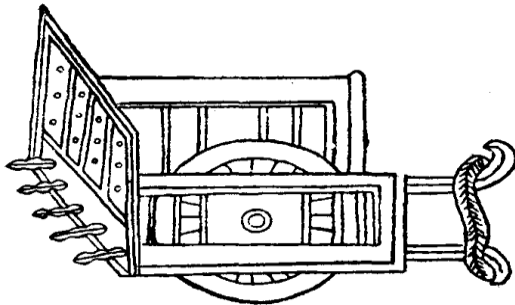
填闾巷

松、柏、榆、柳、枣、棠、椒、枳等枝梢，俱将枝头削尖，迎梢向外，堆杂巷中高可丈余，厚可十步。贼若进城，马自难前。又须防火，浸水令透可也。

铁钉板

用连三大板，长通两街，宽可一丈，钉长三寸，四指一钉。板陷地中，钉与地平，上铺芦席，覆以薄土。人马陷者，两受其伤。

巷戰車式



陷马坑

陷马坑长五尺，阔三尺，深四尺，坑中植鹿角枪、竹签，二物皆削尖，入火令坚，覆以刍草，或上种草苗，令人不觉。凡敌来路，及城门内外皆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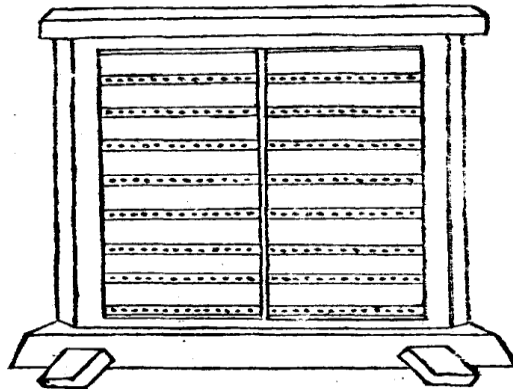
酒民曰：“守城之法：使贼一入门，手忙脚乱矣。且所拒有数，安能尽歼灭哉？是或别有方略，上四款为巷战之助可也。”

暗门宜备

总 论

凡城内器械已备，守御已坚，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为暗门，于兵出入便处，潜凿城为门，外存尺余勿透，以备出兵袭敌。其制高七尺，阔六尺，内施排棚，柱上施横木搭头，下施门。或因贼初至，营阵未整，或暮夜乘贼不觉，或贼攻城初息，或贼围久已懈，潜出精骑衔枚击之。击败亦不远袭，攻自疲而遁矣。仍于城上多积巨石块，虞敌人犯门，即下石击而断之。

式 門 暗



泝澱百金方

石勒密为突门

王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疾陆眷，与弟末柸等，部五万之众以讨石勒。勒兵出战皆败，诸将劝勒坚守，张宾、孔苕曰：“鲜卑之种，段氏最勇，而末柸尤甚，其锐卒皆属焉。今刻日来攻北城，必谓我孤弱，不敢出战。意必懒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凿北城为突门二十余道，俟其来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突末柸帐，彼必震骇，不暇为计，破之必矣。末柸败，其余不攻而溃矣。”勒从之，密为突门。既而疾陆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见其将士或释仗而寝，乃命孔苕督锐卒，从突门出击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垒门，为勒众所获。诸军皆退走，苕乘胜追击，枕尸三十余里。

酒民曰：“藏于九地之下为暗，动乎九天之上为突。其法稍异，而意则同。总之欲以战代守，以击解围。所谓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也。暗门防奸细之逸出，突门防敌人之袭入。”

保甲宜备

定编立之法

将各地方挨门顺户，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编为一保。各户各置一小纸牌，不拘军民、亲族、人丁多寡，逐一填写籍贯、年貌、生理。如系己房，即填注己房；系典租房，即填注典租某人房。保外省州县人，即填注某省州县人典租某人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户，准共编一甲；止有六七八户，亦编作一甲。如孤村三四五家，亦编作一甲，不必取盈于数。除每户各置纸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横长牌，总书十户长年貌籍贯，并十户人口数目，俱送正官亲标印记，如有出入存亡增减姓名，本户至甲长处说明，改注纸牌上日记簿内。朔望日甲长同保约正类报正官，改正底册。

编立要公平

各保甲在城者，俱以府县衙门为主。分别东、西、南、北四至，以天、地、元、黄四字，分为号数编之，或照原坊原铺编之。在乡者，亦照里中都图⁹³，挨次编之。不分绅士军民，一体挨编。此系排门⁹⁴保甲，无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户挨查，非有接应差遣之苦。若优免便生规避，且火盗发生，富贵与贫贱，虽均有之，还是富贵家干系更大。如富贵家优免晏安，止责贫贱者守望救助，其谁甘之？

编立要周遍⁹⁵

各处寺庙庵堂，多停留远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众骗财，或盗财隐名，怀奸窥伺，为地方害不小，须一体编入保甲册内。倡优家尤奸盗藏匿之所，每月俱令随行乡约⁹⁶，以便稽查。不便与良家同编，另置一牌，勿得遗漏。

巡行要亲到

州县官每月除在城朔望严查外，仍量抽一二百乘肩舆⁹⁷，省驹从⁹⁸，巡行村落。即家道之贫富，钱粮之完欠，亦可一览无遗。不许多带人役，骚扰地方。须大书禁约⁹⁹，示众，仍查点乡兵，令其习练，稽考社学，令其训读。即穷乡僻壤，必须周遍，不得遗漏一处，致有向隅之慨。

火盗要救护

⁹³ 都图：标明乡村区划、四至的地图。

⁹⁴ 排门：推门；挨家逐户。

⁹⁵ 周遍[zhou1 bian4]：1. 普遍；遍及。2. 周全，全面。

⁹⁶ 乡约：在乡里中订立的共同遵守的规约；指奉官命在乡里中管事的人。

⁹⁷ 肩舆：轿子；抬着轿子；乘坐轿子。

⁹⁸ 驹从：封建时代贵族官僚出门时所带的骑马的侍从。

⁹⁹ 禁约：禁止约束、管束；指禁止某些事物的条规。

泚泚百金方

每甲置木铎一个，以便传宣戒严诸条目。置铜锣一面，以便临时鸣号。每户各置刀、枪、钯、棍等器械，以便临时防户。每一甲每日挨轮一人，早间振铎宣传，晚间执牌查问——有无出入户，及面生可疑之人，随即传报甲长，登日记簿内。夜间在十家门首往来击绑，以备不虞。遇火盗诸警，即鸣锣为号，一传十，十传百，齐执器械，并力救护。不许畏避不出，尤不许乘机抢夺。事毕，听甲长会同保长收牌，查点不到者，即登日记簿，驰报府县，以凭拿究。如甲长保长查点含糊，不行实报，及各户不报查点，互相推避者，一并严究。

保甲长要得人

每甲即于十户内按粮册，选有家、有行¹⁰⁰者，编为甲长。每十甲即于百户内按粮册，选有家、有行者为保长，须四十岁外，五十岁内者，（令众人公举为安），方有精力干旋；若六七十岁，则筋力衰耗，且易犯多得之戒。编定，州县官即将保、甲长年龄籍贯亲注册内，仍各置油腰牌¹⁰¹书给之，止令朝夕专心，化导乡民，其迎送及火夫等杂差俱免。平时止听正官调度稽查，不许委佐武、巡捕等官查点生扰。

保甲长要优礼

保、甲长，专为化导乡民而设。差役既免，即地方有事，勿擅行拘唤伤体。一年内化导无怠，举报善恶公实者，正官申报道府，记名旌善亭。三年内无怠者，道府申报两院，给札付¹⁰²顶戴，送匾旌其家。如奉行不勤，举报不实，查确究革，记名瘴¹⁰³恶亭，另选有家、有行补之。

¹⁰⁰ 有行：有所作为。

¹⁰¹ 腰牌：旧时系在腰间证明身分的牌子。

¹⁰² 札付[zha1 fu4]：一张证书。

¹⁰³ 瘴[dan1]：憎恨。

登报要公实

戒严诸条遵行无犯者，各甲长每日查明，即于日记簿内。公同众目注“遵法”二字。远法者，初犯，甲长约各户同戒谕之；不听，再同保长戒谕之；又不听，方许登簿，报官惩治。如隐匿不记，与登记各户善恶不公、不实者，地方各自有口，事实从重究革。各地方人户告状见证，止许用本户左右邻，与本甲长，不许另用私交亲友，违者即系诬告。

讲会¹⁰⁴要举行

审编即定，即移文该学。请乡士大夫数位为约正¹⁰⁵，无则推高年耆德者，选生员五六人，置办会事。讲会不拘何所，止寻空阔可容人处，愿听讲者，不论贵贱，依次站立，不许喧哗。讲会日，保约长同甲长、老人，寅时先至会所，扫除陈设香案。宣讲圣谕。若有奸民干碍伦理，难以缓纵¹⁰⁶者，即时公举呈究，不必拘定讲约日期。

善恶要旌瘡

无论在城在乡，俱设旌善瘡恶二横牌，大书姓名，用昭惩劝。倘有改节，即于旌善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节横长牌，大书其姓名。倘能改过，即于瘡恶牌上去其姓名，另置改过横长牌，大书其姓名。庶为善克终¹⁰⁷，改过不吝，其于化民成俗之法，尤大裨益云。

十家牌法

¹⁰⁴ 讲会：集会。1. 僧侣讲经说法的集会。 2. 宋明理学家学术论辩的集会。

¹⁰⁵ 约正：旧时地方基层组织的头目。

¹⁰⁶ 缓纵：松弛乏力。

¹⁰⁷ 克终：善终。

泚瀝百金方

凡置十家牌，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某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某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逐一查明。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当官以备查考。遇勾掇¹⁰⁸、差调等项，按册处分，更无躲闪脱漏。一邑之事，如视诸掌。每十家内，或有盗窃，即令此辈自相挨缉。若系甲内漏报，并治同甲之罪。如此，则奸伪无容身之所，而盗贼亦可息矣。十家内有争讼等事，同甲实时劝解。恃强不听者，相率稟官，责治省发，不必收监淹滞。凡词状涉诬告者，仍究同甲不行劝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¹⁰⁹牌，互相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讼罢争，日渐开导。如此，则小民知斗争之非，而词讼亦可简矣。其法甚约，其治甚广，果能实实举行，不但盗贼可息，词讼可简。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而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导以德而训以学，则礼乐可兴。凡有司之高才远识者，不必更立法制，其于民情土俗，或有未备，但循此而润色修举之，则一邑之治，真可不劳而致也已。

居士曰：“有司如能办全副精神行保甲，为治之道，思过半矣。”

定里甲法

各省、府、厅、州、县，各有有司分理之，院、司、道、府统治之。每州县有里，里有甲，甲有户。国初制极尽善，凡里老¹¹⁰地方诸人，各举德行着闻、通明道理者，使为一里模楷，此即古重德、重齿之意。

¹⁰⁸ 勾掇：处理公务；拘捕、传拿。

¹⁰⁹ 照：对比、查看、比照、查照、对照。

¹¹⁰ 里老：里长。

迩来不问德行、年齿何如，惟于一里中推一人为里长，以至十里皆然，类皆贪暴无耻棍徒，日以蚕食弱户为计。兼有不才有司，刁恶衙役，需索里长。里长因一科十，民之呼天吁地，谁复恤也？至于地方乡约、保正诸人，类皆半丁不识，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践¹¹¹彼等，彼等任意横行乡里，欲化行俗美，恶可得乎？

窃意一如国初之制，于一里百户中，请高年有德，通晓文理者数人，择其尤贤者为里长，有司以礼相接，免其差徭；次者为老人，或本里致仕士夫、举监生员、山林隐士，德行可为人范者，有司礼聘，使为乡约正副，里人咸令师之；又选公廉识字百姓，使为地方总甲。每里择宽闲处所，为群讲之地，每月约正副里老、地方、并本里人户，咸许入会，听讲格言善行有关世教诸书，善恶皆有簿籍，一如前式。当事者更酌时势而实行之，此三代之治也。

乡村缉盗法

编十家牌，不立牌头者，防胁制侵扰之弊。然在乡村，遇有贼警，不可以无统纪，合立保长，督领乡村庶众，志齐于一。各乡村推选才行为众信服者一人为保长，专一防御盗贼。平时各甲词讼，悉照牌谕不许保长干与，因而武断乡曲¹¹²。但遇盗警，保长统率各甲，设谋截捕。其城郭、坊巷、乡村，各于要地置鼓一面。相去稍远者，起高楼置其上，遇警即登楼击鼓。一巷击鼓，各巷应之。一村系鼓，各村应之。但闻鼓声，各甲各执器械，齐出应援。俱听保长调度，或设伏把隘，或并力夹击。后期不出者，保长同各甲告官罚治。若乡村各家，皆置梆一具，一家有警击梆，各家应之，尤为快便。此则各随才力为之，不在牌例。有司仍不时稽察，务臻实效，毋事虚文。

¹¹¹ 作践：摧残。

¹¹² 乡曲：乡里，亦指穷乡僻壤，形容识见寡陋。

泝澼百金方

地图法

地图一法，可以简田亩，联伍保，助守望；可以知险易、碍塞、水陆、衿喉¹¹³之所。在昔人所谓视都、知野、知国，可考据而知焉者也。政事之暇，时往一二紧要村落，特省农功，而因以亲验其肥瘠险易，与图相参，若此法立，得有所下落。自此以后，兴徭作赋，设备追胥¹¹⁴，不知省却几多气力，绝却几多弊端。此惟实心为民者能行之，否则徒增一番骚扰，后日竞委之故纸¹¹⁵无用耳。

分方¹¹⁶法

小民比屋而居，贫富贵贱，虽各不同，总以四至衢巷，分为一方。本方之中，推年尊而众服者一人为方司；择公而有力者二人为方保；有心勤力壮，上善承值官府，下善采访民情者二人为方甲；能举五百觔，手开十力弓者六人为方卒。此八人者，各有代耕之禄。愿充¹¹⁷者，听司保得以役属之。本方奸细之有无，丁壮之多寡，身家之贫富，责令司保等人，从公确报。如小心奉法，则有优赏；若清查人户之时，或受贿卖免，或乘机报复，或借端索诈，一有此等情弊，即许被害之人，指名呈首，审实定以军法从事，当时梟首示众。若如予逐段分方法行之，则每方之中，不过数十家，每家之中，不过数人，出入闾里，朝夕相见，即其人之面貌姓字，尚可一见而决。至于孰良孰奸，孰贫孰富，自不可得而掩矣。一值兵荒之日，即以本方之富，而赈其本方之贫，则数少易给，不以难继为忧；因以本方之贫，而雇于本方之富，则计功受值，不以冒贪为愧；即有罢癯残疾，

¹¹³ 衿喉[jin1 hou2]：衣领和咽喉，比喻要害之地。

¹¹⁴ 追胥[xu1]：1. 逐寇捕盗。2. 追租的公差。

¹¹⁵ 故纸：旧纸。

¹¹⁶ 方：各具特色的四处小行政区域。

¹¹⁷ 充：担当某职务。

泝澦百金方

右牌，稽县籍者何，所以辨流寓也。

稽生理者何，所以辨游民也。

稽职役者何，所以辨贵贱也。

稽田产者何，所以辨贫富也。

稽银数者何，所以防欺隐也。

稽六亲者何，所以防介特¹¹⁸也。（无所系属之人易为奸盗）

稽邻舍者何，所以严保结¹¹⁹也。

稽丁男者何，所以便差役也。

稽口数者何，所以计廩给也。

粟宜备

详见积贮部

总 论

守城赖民，养民赖食。是以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况贼寇临城之日，四方援兵集此，避难百姓萃此，万口待哺，急于常时。一或不备，无虑外攻，内变先起。历观往牒¹²⁰，见有兵精将勇，城高池深，但坐无食自破者，十居八九。历引前车，笔之于下，以见食为民天，乃守城第一要务也。

耿恭食筋革

汉车师与匈奴，共攻耿恭，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死亡数十人。

台城杂食人肉

¹¹⁸ 介特：单身的人；孤独；孤高，不随流俗。

¹¹⁹ 保结：旧时写给官府的担保他人身分、行为清白或符合某一商定的条款的文书。

¹²⁰ 往牒：往昔的典籍。

梁台城被围日久，军士或煮铠、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马于省殿间，杂以人肉，食者必病。梁王常蔬食，至是蔬茹皆绝，乃食鸡子。¹²¹

睢阳括¹²²人为食

唐尹子奇¹²³久围睢阳，城中食尽，士日赋米一勺。齧¹²⁴木皮，鬻¹²⁵纸而食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许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城破，所余纔四百人。

邺城一鼠值钱四千

唐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涉春，安庆绪食尽，一鼠值钱四千。

奉天采芜菁根进御

唐奉天围攻经月，资粮俱尽，时供御纔有粝米二斛。每伺贼之休息，夜缒人于城外，采芜菁根而进之。

扬州兵自食其子

元阿朮攻扬，久而无功，乃筑长围攻之。城中食尽，死者枕籍满道，兵有自食其子者。（时李庭芝守扬）

淮安父子夫妇老稚更相食

¹²¹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¹²² 括：搜求。

¹²³ 尹子奇，唐朝历史人物，官封河南节度使。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率同罗、仆骨精兵十余万围困睢阳，屡为张巡所破。尝被南霁云射瞎一目。后不断增兵，围城近一载，终于攻破睢阳，张巡等悉为其所杀。

¹²⁴ 齧[he2]：用牙齿咬。

¹²⁵ 鬻[yu4]：本意“粥”。古同“育”。卖也。

泝澌百金方

元褚不华扞御淮安，贼掘堑围之，刍饷路绝。元帅吴德秀运米万斛入河，为贼所抄。攻围日急，城中饿者仆道上，人即取而啖之。草木螺蛤，鱼蛙、鸟燕，及靴皮、鞍鞞、革箱、败弓之筋皆尽，而后父子、夫妇、老稚更相食。城陷。

酒民曰：“以上数条观之，无食之害，至于如此。凡有守土之责者，宜预讲稽粮之法。然保甲行，而积粮易易矣。”

水宜备

耿恭拜井

汉耿恭据疏勒城，匈奴来攻，于城下壅绝涧水。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榨马粪汁饮之。恭叹曰：“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向井再拜。有顷，水泉奔出，众呼万岁。于是令士卒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虏以为神引去。

李允则浚湖穿井

宋李允则迁知沧州，浚浮阳湖，葺¹²⁶营垒官舍间穿井。未几，契丹来攻，老幼皆入保¹²⁷，而水不乏。斲冰代炮，契丹遂解去。

高欢移汾水

高欢攻玉壁，城中无水，汲于汾。欢使移粉，一夕而毕。

苟金龙妻绞布绢衣服水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龙病，梁兵至，不堪部分¹²⁸。其妻武氏帅民乘城拒战，百日有余。井在城外，为梁兵所据。会天大雨，武氏命取公私布绢衣服悬之，绞取水而储之。梁兵退。

¹²⁶ 斲[zhuo2]：古同“斫”。凿也。

¹²⁷ 保：堡也；城也。

青涧城

宋种世衡建言城故宽州，以当寇冲，然处险无泉，议不可守。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知。”世衡曰：“过石而下，将无泉耶？尔其屑而出之，凡一畚¹²⁹偿尔百钱。”工复致力，过石数重，泉果沛发。朝廷因署为“青涧城”焉。

杨锐浚井

明杨锐守备安庆，闻宁濠变作，于城中治兵，兵多浚井。

居士曰：“他如句安李歆，分粮聚雪；北魏作地道泄虎牢井；西川民饮摩河池泥汁；皆无水之鉴也。”

薪宜备

总 引

城上烧贼，必须稻草干柴，先期派价与柴户，领买千万束，堆置空闲仓廩，以需急用。

台城坏尚书省为薪

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男女贵贱，并出负米，而不备薪。至是，坏尚书省为薪¹³⁰。¹³¹

淮安撤屋为薪

¹²⁸ 部分：部署。

¹²⁹ 畚[ben3]：畚箕。

¹³⁰ “坏尚书省为薪”：拆除尚书省的建筑作木柴。

¹³¹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梁纪十八。

泝避百金方

元褚不华围淮安，刍饷皆尽，撤屋为薪，人多露处，坊陌生荆棘，力尽城陷。

酒民曰：“积薪不如积炭，积炭不如积煤，以炭可免延烧，煤允堪露积也。”

刍宜备

台城剉荐饲马

初台城之闭也，公卿以食为念，而不备刍，至是撤剉荐以饲马¹³²。

邺城淘墙糞马矢饲马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冬涉春，城中刍尽，淘墙糞及马矢以饲马。（糞与职翻，先以麦糞杂土筑墙，今围急乏刍，故淘之以饲马。）

盐宜备

台城身肿气急

台城之闭，不备鱼盐，被围既久，人多身肿气急，死者十八九，全城不满四千人。

颖川挛肿

魏高澄攻颖川，时城中无盐，挛肿死者十八九。

贤才宜备

曹真使郝昭守陈仓

¹³² “撤剉荐以饲马”：拿掉垫席，磨碎了以后喂马。

魏异曹真以诸葛亮愆于祁山，后必出从陈仓，乃使郝昭守陈仓。亮果出散关围陈仓，起云梯以临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其上人皆烧死。亮用冲车，昭以绳连石磨压其冲车，冲车折。亮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穴，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井横截之。昼夜相攻，二十余日，亮粮尽引去。

酒民曰：“此备贤才之效也。曹真可师矣。”

精勇宜备

卧 彪

北魏李崇，深沉有将略，在寿春十年，尝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彪”。

练 卒

唐高崇文，屯长武，练卒五千，当如寇至。

捕盗将

唐山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称“盗将”。及湖南逐师，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平之。

伎艺宜备

总 引

为主将者延问军中，或民间，奇谋勇力，机捷趺弛¹³³，精伎辩口之士，如鸡鸣狗盗之类，无不加礼，以备访用。

¹³³ 趺弛[tuo4 chi2]：不自检束、放荡不循规矩。

泝澦百金方

钱工三

史思明围太原，李光弼募军中有少技皆取之，人尽其用。得安边钱工三，善穿地道。贼宴城下，令倡优居台上，仰而侮詈¹³⁴。光弼遣人从地道中曳其足而入，临城斩之。自是贼行皆视地。又贼为梯冲土山以攻城，光弼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辙陷。又贼围守益固，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而使钱工三潜穿地道为沟，周贼营中，搯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军城上，遣裨将数千人以出，如欲降者，贼皆属目¹³⁵。而贼营陷，死者甚众，贼众惊乱，因鼓躁乘之，俘斩万计。

居士曰：“太原之不破，皆一钱工之力也。药笼中物，岂可少哉。”

守城必用之人宜备

总目

铁匠	弓匠	箭匠	帑匠	火药匠	甲匠	木匠	石匠
银匠	铸冶匠	泥水匠	裁缝	铜匠	皮匠	竹匠	油漆匠
纸引	窑匠	画工	医士	(皆系必用之人，各宜设局处之)			

守城比用之物宜备

总目

帑箭	弓矢	铲斧	插木	钩鎗	铲	齐眉棍	长
----	----	----	----	----	---	-----	---

¹³⁴ 詈侮[lǐ4 wu3]: 詈骂侮辱。

¹³⁵ 属目: 注视。

							枪
神炮	鸟铳	毒烟	火箭	三眼枪	搥衣石	磨盘石	杆头
铁铅子	纸	高牌纸	笔砚墨	斑猫	焰硝	柳灰	石灰
水缸	水絮袋	醋水盆	蜡烛	灯笼	香油	苇席	杂柴
杂粮	麻	大碎石块	草苫	尿尿桶	(用物未易枚举, 此特其大概耳)		

京边铳台宜备

总 引

夫守城之最得力者，莫利于神炮。今神炮已贮，而铳台未筑，是以有用之器，置之无用之地也。尝历览海岛，见濠澳夸所筑铳台，制度极精。大约造之城上，于城头雉堞¹³⁶之下，做一石窠，以便发铳。城内仍加厚一层，以防铳之伸缩。真坚固之极，活动之甚，比之宁远铳台，大不相同。今京师及边关险隘之处，宜仿此式造之。

¹³⁶ 雉堞[zhi4 die2]：又称垛墙，是有锯齿状垛墙的城墙，即城墙上掩护守城人用的矮墙。垛口长度约几十厘米到两米。

积贮第二

积粮法
义仓
劝农
兴屯
赈济
劝富

常平仓
社仓
储谷
救荒
平糶

积贮

惠麓酒民 编次
杯月居士 复位

唐刘晏常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急；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言粟之不可不预备也。《周礼·地官司徒》：“廩人：掌九谷之数，……以岁之上下数邦用。……若食不能人二鬴¹³⁷，则令邦移民就食，诏王杀¹³⁸邦用。”盖皇皇乎重之哉。积贮为天下之大命，未有一郡一邑无粟而可守者。辑积贮¹³⁹。

积粮法

官督私藏

先将合城居民，矢¹⁴⁰公矢慎，按巷分方，细行查核。其拥费¹⁴¹厚而占田多者为上户，仅能自食者为中户，恃作而食朝不及夕者为下户。中户俾令计口若干，约积百日之粮，平时不许浪费一粒，以待有警自食。下户俾令计口若干，分方造册送官，以凭临时赈给；除鳏寡孤独、瞽聋残疾，得坐食公廩外，其有膂力方刚足任驱使者，每人米二升，钱十文，为薪资，受公值，任公役；不愿者听；则上无虚靡之费，下无匮乏之忧矣。

至于上户，原自不同：有上上者，有上中者，有上下者；妄意室中，难以为据；田产多寡，可以辨之；不拘在城在乡，无分绅弁¹⁴²士庶，逐一查明，视力派积。如家在万金以上，即派积米

¹³⁷ 鬴[fu3]：同“釜”，古代的一种锅。

¹³⁸ 杀[sha4]<动>：减、削。

¹³⁹ 积贮[ji1 zhu4]：积累保存起来。

¹⁴⁰ 矢[shi3]<动>：通“誓”，发誓。

¹⁴¹ 费[zil]：同“资”。

¹⁴² 弁[bian4]：指低级武官。

泝澼百金方

千石，以次下之，百石而止。令各照数积完，各在本家收贮，报官亲诣查验，务一一足数，又一一实在城内。查验明白，其米仍系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谓之“官督私藏”。

一遇有警，城门关闭，许照未关城时米价稍增十分之一，以偿耗脚¹⁴³，各听本方下户余¹⁴⁴买，其有越方强梟，及有力之家，冒充下户余买，希为奸利者，即许梟户扭禀¹⁴⁵，轻则杖决，重则梟悬¹⁴⁶。官或因兵粮不足，有时取用，必照十一加增之价，如数先给银两，不许赊欠分文。如此则于民无损，而于地方有益。虽似无米而炊权宜之术，实则藏富于民制用之经也。

但须贤明有司，能以此意家谕户晓，又酌其士俗人情，商同巨室乡耆，议妥举事，行之有法，如一家之人自为生计始善。若张皇签报，致生疑畏，更或借此行其不肖，人必不肯乐从，使良法美意，反成扰害，族归寐搁¹⁴⁷，地方何所赖哉？

酒民曰：“城守莫要于积粮，积粮莫便于自积。盖输之于官，虽颗粒亦有难色；贮之于家，虽崇墉¹⁴⁸谁不乐从。勿论有事之时，可饱父母妻子，幸而无事；出其所藏，亦可本利兼收。此真先事预图，有益无损者也。”

积穀票式，中户积谷票式亦同，此只“官督私藏”四字，换“自积自食”四字，以为别耳。

¹⁴³ 脚耗：运输中的损耗。

¹⁴⁴ 余[di2]：把米谷买进来。梟[tiao4]：把米谷卖出去。

¹⁴⁵ 禀[lin3]：报告。

¹⁴⁶ 梟悬[xiao1 xuan2]：斩首悬挂示众。

¹⁴⁷ 寐搁[mei4 ge1]：停滞。

¹⁴⁸ 崇墉[chong2 yong1]：高墙、高城。

官 督 私 藏			
〇〇方〇〇戶某	人係〇〇圈內填註本身職役		
在冊田地	百 畝	驗契實價銀	兩
現住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別買房產	間	驗契實價銀	兩
生理資本	估	銀	兩
以上共計銀	兩		
照銀應積穀	石		
本縣限	日	完	石
查已完	石		
未完	石		
誓 督藏者以民濟民官不賒借若取一粒男盜女娼			
兩 兩 兩 兩			

此票極得法，按冊查田，則田不得欺隱；驗契查銀，則銀不得欺隱；照銀數之多寡，為積數之多寡，則確有凭據，無由規避。視委任羣小，听凭簽報，得以上下其手，滋為奸弊者，万万不侔¹⁴⁹矣。自積自藏，有利無害。然百姓每圖規避不肯順從者，為不信其上爾，非民之罪也。信誓旦旦，豈得已¹⁵⁰哉？

既上所派米若干石，限十日；百石，限一日；藏于各家圃所。即中戶自食者，亦須各家用箱盛貯。屆期，侯本縣照票驗糧。如有積不照數，遲不如限，用不稟官者，查出，照所欠之數，罰入義倉備賑，仍勒限催補完數。

¹⁴⁹ 侔[mou2]：相等，齊等。

¹⁵⁰ 得已：得以了結；出于自己的意願。

泝澼百金方

守城所最患者，第一曰豪强不用命¹⁵¹。以五斗县令，而欲尊贵乡绅俯首听命，倡率小民，势必不行。如明季晋、楚豫各州县，为流寇所残破者，半由乡绅慳吝，不肯捐输，动掣¹⁵²县官之肘也。今使之自积，夫复何辞？然此不过为一时城守计尔。置仓立社，劝农兴屯，贵粟贱金，抑末务本，皆守土所宜预筹者。故附载于下。

常平仓

李悝三熟三饥

魏李悝谓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熟自三，余三百石；下熟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上熟则上余三而舍一，中熟则余二，下熟则余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糴之。故虽遇饥馑水旱，余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¹⁵³行之魏国，国以官强。

酒民曰：“此常平义仓之祖也。后世迂儒不知变通，乃以尽地力罪悝。夫不尽地力而尽民力乎？其先为三熟以待三饥，较岁数之丰俭，若低昂¹⁵⁴铁炭。事有必至，售有必直，故能与岁运争衡，而为民司命。”

耿寿昌贱余贵糴

汉宣帝时丰穰，谷一石五钱。大司农丞耿寿昌，奏言：“岁数丰穰，谷贱，--农人少利。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

¹⁵¹ 用命：效忠，听命。

¹⁵² 掣[che4]：牵引、拉、拽、牵制、控制、抽、拔。

¹⁵³ 见：班固《汉书·食货志》

¹⁵⁴ 低昂：起伏、时高时低。

师，用卒六万人。宜余三辅、宏农五郡谷，足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余，以利农，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赐昌关内侯。”¹⁵⁵

酒民曰：“一言为万世之利，侯封其宜哉。但其后世循行，愈失其初。府县配户督米，上仓有稽迟，则迫蹙鞭撻，甚于税赋。名为和余，其实害民。至救荒时，悭吝不发。即发亦多衙门有力者包之，不能徧及乡村也。若用常平钱，于丰熟处循环收余，以济饥民，而乡村下户，即以钱赈之亦可。”

常平米

昔苏文忠公自谓：“在浙中二年，亲行荒政，只用出粜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余策。若欲赈济饥贫，不惟所费浩大，有出无收，而此声一布，饥民云集，盗贼疾疫，客主俱毙。惟将常平斛斗粜出，官司简便，不劳给纳烦费，但将数万石斛斗在市，自然压下物价，境内百姓，人人受赐。”此前贤已试之法，信不我欺。故曰常平法断当复也。……其法专主粜余，而余本常存。盖不费之惠，其惠易遍；弗损之益，其益无方。诚救荒之良策矣。”¹⁵⁶

义 仓

长孙平义仓奏

隋文帝开皇三年，度支尚书长孙平，见天下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¹⁵⁷，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收获之日，随其所得，劝课出粟及麦，

¹⁵⁵ 见：《西汉会要》卷五十四 食货五，常平仓。

¹⁵⁶ 见：《农政全书》卷四十五 荒政。

¹⁵⁷ 差等：分成等级。

泝澦百金方

于当社造仓贮之。即委社司执帐简验，每年收积，勿使损败。若时或不熟，当社有饥馑者，即以此谷赈给。自是诸州储米委积¹⁵⁸。

王祺晴复义仓

仁宗明道二年，韶议复义仓，不果。景佑中，集贤校理王祺请复置。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输一升，水旱减税则免输。州县择便地置仓贮之，领于转运使。计以一中郡正税，岁入十万石，则义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其利溥¹⁵⁹哉。且兼并¹⁶⁰之家，占田常广，则义仓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则义仓所入常少。及水旱赈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赐矣。¹⁶¹

居士曰：“如此明晰，何以不行？正因不利于兼并之家，故从中阻格耳。”

贾黯乞立社义仓

皇祐五年，右司谏贾黯，乞立民社义仓。上下其议，或谓税赋外两重供输，或谓恐招盗贼，或谓已有常平贍给，或谓置仓反抗。黯复奏曰：“臣尝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中盗贼率十六七，盖愚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请复义仓，以备凶岁。……若谓赋税外两重供输，则义仓之意，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乐输。若谓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粟麦，今乡村富室有贮粟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虞。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建此议，欲使民有贮积，虽遇水旱，不忧乏

¹⁵⁸ 委积：充塞、充满、富厚。

¹⁵⁹ 溥[pu3]：普遍。

¹⁶⁰ 兼并：合并、并吞，通常指土地侵夺或经济侵占。

¹⁶¹ 见：《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

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正消除盗贼之源也。若谓有常平足以赈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谷价，使无甚贵贱之伤。凶饥发振，既已失其本意，而费又出公帑……近岁非无常平，小有水旱，辄流离饿殍……则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给也。若谓置仓廩，敛材木，恐滋烦扰，则今州县修治邮传、驿舍，皆敛于民，岂于义仓独畏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始¹⁶²，愿自朝廷断而行之。”¹⁶³

刘行简义仓奏状

《刘行简转对奏状略》：“义仓之法，论创于隋，增广于唐，国朝因焉。其后病烦扰转输，罢之。至神宗始复旧制，然推行有未尽合者。所谓义仓者，取粟于民，还以赈之，固不可不均。今也置仓入粟，止在州县，岁饥散给，山泽僻远之民，往往不沾其利，其力能赴州县就食者，盖亦鲜少，况所得不足偿劳，流离颠沛，不可胜言。此岂社仓之本意哉？臣谓当于本县乡村，多置仓窖，自始入粟以及散给，悉在其间。大县七八处，小县三四处，远近分布，俾适厥中。县令总其凡，以时简较¹⁶⁴。遇饥谨时，丞簿尉等分行乡村，计口给散，旬一周之，庶几僻远之民，均受其赐，不复弃家流转道路。此利害之较然者也。”¹⁶⁵

社 仓

赵汝愚社仓疏略

¹⁶² 《商君书·更法》：“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大意：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一般的人只可一起分享快乐，不可一起同忧虑和面对问题。

¹⁶³ 见：《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志第一百二十九 食货上四。

¹⁶⁴ 凡：要旨。简较：核查；察看。

¹⁶⁵ 见：《钦定四库全书》荒政丛书卷九。

泝澥百金方

宋孝宗时，赵汝愚知信州，请逐乡置廩，委社司掌管，县丞简察。《疏略》曰：“城郭之患轻而易见，乡村之患重而难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则亦不过劝谕上户，广行出粜，转行常平义仓之米以赈之而已。夫劝谕上户，殆成虚文，转移米斛，复多欺弊。望圣慈远采隋唐社仓之制，而去其损耗乏绝之弊。明诏有司，将逐州每年合纳义仓米斛，除五分依见行条法随正税就州县送纳外，将五分于逐乡置廩，每岁轮差上户两名充社司掌管受纳，委本县丞检察，其欺弊不如法者正治之。则乡里晏然，若有所恃，虽遇歉岁，奸轨之心无自生矣。”¹⁶⁶

朱文公社仓法

干道四年，民艰食，朱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以偿，歉蠲¹⁶⁷其息之半，大饥尽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原数六百石还官，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¹⁶⁸三升。以故一乡四五十里间，虽遇歉年，民不缺食。诏下其法于诸路。其法以十家为甲，甲推一人为首，五十家则推一人通晓者为社首、其逃军及无行之士，衣食不缺者，并不得入甲。其应入甲者，又问其愿不愿，愿者开具其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岁以下者不预，置籍以贷之。其以湿恶不实还者有罚。¹⁶⁹

居士曰：“陆象山尝言：‘社仓固为农之利，然年常丰，田常熟，则是其利可久。如一遇岁歉，则有散而无敛，来岁秧时缺本，乃无以赈之。莫若兼置平余一仓，丰时余之，使无价贱伤农之患。阙时余之，以摧富民闭廩腾价之计。析所余

¹⁶⁶ 见：《钦定四库全书》历代名臣奏议卷二百四十七，荒政。

¹⁶⁷ 蠲[juan1]：除去、免除。

¹⁶⁸ 耗米：旧时官府征收钱粮时以弥补损耗为名额外加征的部分。

¹⁶⁹ 见：《宋史纪事本末》孝宗朝廷议。

为二，每存其一，以备歉岁代社仓之匮，实为长利也。’¹⁷⁰近桐城方宫保观承总制直隶时，亦仿朱文公行社仓法，筹划分析，立制周详，计通省村集三万九千六百八十有七，为仓一千有五。一乡之贮，足以救一乡之民，使民知虽在官，而犹积于家。既无胥役之侵扰，亦无往来道路之苦。诚良法也。”

建安社仓

《建安社仓记》曰：“予惟成周之制，县都各有委积，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谓社仓者，亦近古良法也。今皆废矣，独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¹⁷¹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穡¹⁷²远输之民，则虽饥饿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鐻¹⁷³，递相传受，或至累数十年不一瞥省¹⁷⁴，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国家爱民之深，其虑岂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岂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恐其计私害公，欲谨其出入，同于官府，则钩较¹⁷⁵弥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难之而有弗暇耳。”¹⁷⁶

金华设仓

朱熹《金华社仓记》曰：“世俗所以病乎此（社仓）者，不过以王氏青苗（社仓）为说耳。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意，未尝不善也。但其给之也，

¹⁷⁰ 见：《性理大全书（四库全书本）》卷六十九。

¹⁷¹ 惰游：指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¹⁷² 长：高、远。力穡[li4 se4]：努力耕作。远输：长途运送。

¹⁷³ 封鐻[fen1 jue2]：密封；封闭上锁。

¹⁷⁴ 瞥省[zil sheng3]：计算、察核财物或计虑省察。

¹⁷⁵ 钩较[gou1 jiao4]：查对。

¹⁷⁶ 见：《文献通考》卷二十一·市余考二。

涇澥百金方

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于一邑，而不能行之天下。程子尝亟论之，而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¹⁷⁷

酒民曰：“盗之炽也，大概为饥驱尔，或困于重敛，或厄于天灾。戎马既扰耕梁，居处复生荆棘，走险偷生，势所必至。君门万里，蠲赈难徧及鄙屋¹⁷⁸，为民父母者可不早为之计乎？心诚求之，富教¹⁷⁹之方，更仆难数¹⁸⁰，而仓庾¹⁸¹储粟，尤救荒弭盗第一义。今天下郡邑仓庾，名固在也，半耗之那借，半耗于侵渔，半充上司无碍钱粮之用，即有实心任事之有司，后来者不可知矣。¹⁸²有治人，无治法，自古言之。¹⁸³”

劝 农

素书释逆说

《素书》曰：“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释¹⁸⁴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相释也，谓之逆。”¹⁸⁵

¹⁷⁷ 见：《文献通考》 卷二十一·市余考二。

¹⁷⁸ 鄙屋[bu4 wu1]：草席盖顶之屋。泛指贫家幽暗简陋之屋。

¹⁷⁹ 富教：使人民富裕，并加以教育。

¹⁸⁰ 更仆难数：形容要说的话很多；后形容事物繁多，难以计算。

¹⁸¹ 仓庾[cang1 yu3]：贮藏粮食的仓库。

¹⁸² 那借[nuo2 jie4]：挪移借贷。侵渔：侵夺，从中侵吞牟利。无碍：没有阻碍。

¹⁸³ “有治人，无治法”：是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释义：治理天下的人始终存在，但没有始终不变的法规。他虽然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但在“人治”与“法治”的论争中，他仍然认为关键是“人”而不是“法”。

¹⁸⁴ 释[zhi4]：骄也。

神农养生揜¹⁸⁶形

《神农之法》：“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强，无以养生；其织不强，无以揜形。¹⁸⁷

管子富强生于粟

管子曰：“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¹⁸⁸，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¹⁸⁹

亢仓子先务农业

亢仓子曰：“人舍本而事末，则不一令。不一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人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¹⁹⁰。其产约而轻流徙¹⁹¹，轻流徙则国家有患，皆生远志¹⁹²，无复居心¹⁹³。人舍本而事末，则好知¹⁹⁴。好知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¹⁹⁵，巧法令则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古先圣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务农人。”¹⁹⁶

¹⁸⁵ 见：《管子·重令》

¹⁸⁶ 揜[yan4]：遮掩。

¹⁸⁷ 见：《淮南子》卷11 齐俗训。

¹⁸⁸ 末作：工商业中追求华丽奢侈品牟利之风。

¹⁸⁹ 见：《管子·治国》

¹⁹⁰ 产约：农作物生产量少。约，减少。

¹⁹¹ 流徙：迁移；转移；流离失所的人；流放；犹变迁。

¹⁹² 远志：逃离的意愿。

¹⁹³ 居心：安居乡土之心。

¹⁹⁴ 好知：喜爱耍小聪明。

涇澥百金方

淮南子天时地利人力

淮南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教民养育六畜，以时种树，务修田畴，滋植桑麻，肥墉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险¹⁹⁷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菘，秋畜疏食，冬伐薪蒸¹⁹⁸，以为民资。”¹⁹⁹

王符以一奉百说

汉王符曰：“治本者少，浮食²⁰⁰者众。浮末²⁰¹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²⁰²

晁错开资财之道

晁错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损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贫生于不足，

¹⁹⁵ 巧法令：工于玩弄法令。

¹⁹⁶ 见：《亢仓子·农道第八》

¹⁹⁷ 阪险[ban3 xian3]：1. 斜坡与山泽。2. 险峻。

¹⁹⁸ 薪蒸[xin3 zheng1]：薪柴。

¹⁹⁹ 见：《淮南子·主术训》

²⁰⁰ 浮食：不事耕作而食的意思。

²⁰¹ 浮末：旧指工商行业。

²⁰² 见：《潜夫论·浮侈》

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着²⁰³，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散。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²⁰⁴

韩麒麟计口受田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韩麒麟陈时务曰：“古先哲王经国立治，积储九稔²⁰⁵，谓之太平。……用能衣食滋茂，礼教兴行。逮于中代，亦崇斯业，入粟者与斩敌同爵，力田者与孝悌均赏，……今京师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竞相矜夸²⁰⁶，遂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²⁰⁷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富贵之家，童妾侈服；工商之族，玉食锦衣。农夫铺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饥寒之本，实在于斯。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²⁰⁸

贾谊驱民归农

贾谊曰：“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²⁰⁹也，故其蓄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

²⁰³ 地着：附着在土地上。

²⁰⁴ 见：《论贵粟疏》

²⁰⁵ 稔：谷熟也。

²⁰⁶ 矜夸[jin1 kua1]：骄傲自夸。

²⁰⁷ 奢僭[shr2 jisn4]：奢侈逾礼，不合法度。

²⁰⁸ 见：《魏书》卷六十，列传第四十八，韩麒麟。

²⁰⁹ 至纤至悉[zhi4 xian1 zhi4 xi1]：形容极其细致周全。

涇澥百金方

以战则胜。……今驱民而归之农，皆着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²¹⁰

龚遂劝民务农

龚遂守渤海，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户种一树，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²¹¹，……郡中皆有积蓄，吏民皆富实，讼狱止息。”²¹²

召信臣出入阡陌

召信臣为上蔡长，视民如子。历零陵、南阳太守，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出入阡陌，劝农稀有宁居。时行视水泉，开沟渎数十处，以广灌溉，岁岁增加，多至三万顷。民得其利。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禁婚丧奢靡，务俭约。府吏子弟好游遨不田作者，辄斥罢之。化大行，盗贼狱讼衰止。吏民亲爱之，号“召父”。²¹³

酒民曰：“今燕齐地方不修水利，旱则赤地，雨则漫溢，民无兼岁之蓄。丰则怒马鲜衣，歉则流离转壑。不识可以信臣之政行之否？又闽南力到山头，而两广地不尽利，四川两湖苦粟贱金贵，而山东无梁食子。守令²¹⁴其地者，如能留心区画，亦莫大功德也。”

樊准督课农桑

²¹⁰ 见：《汉书·食货志》贾谊《论积贮疏》

²¹¹ 课收敛：督促收割庄稼，贮藏粮食。

²¹² 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龚遂。

²¹³ 见：《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召信臣。

²¹⁴ 守令：太守、刺史、县令等地方官。

汉樊准守巨鹿，时饥荒之余，人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谷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钞暴²¹⁵，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

秦彭兴起稷田

汉秦彭守山阳，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²¹⁶，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同之。

茨充教民种植

汉茨充守桂阳。俗不事蚕织，民多徒跣²¹⁷，十二月盛寒时，股裂血出，燃火燎之，春温脓溃甚苦。充初到悯焉，乃教民种植桑柘麻苧²¹⁸，养蚕织履，民甚利之。

郑浑驱民之农

汉郑浑令邵陵时，遭李郭之乱，人咸不念产殖，农桑尽废，境内萧然。浑严立条约，驱民之农，开稻田招抚流遗，计人给亩，命墙下植桑，教以茧丝，怠惰者有常罚。时遣吏人，存问耆老，赐以肉帛。其年禾谷大登，民咸安业。

郭禹通商务农

唐郭禹为荆南留后，励精为治，抚集凋残，通商务农，晚年殆及万户。时藩镇莫以养民为事，独华州刺史韩建，招抚流散，劝课农桑，数年间民富军贍。时人谓之北韩、南郭。

张全义立屯将

²¹⁵ 钞暴：抄掠骚扰。

²¹⁶ 跼蹐[ju2 ji2]：徘徊迂回。

²¹⁷ 徒跣[tu2 xian3]：赤足步行。

²¹⁸ 麻苧[ma2 zhu4]：大麻和苧麻。引申为粗布。

泚澥百金方

唐张全义尹河南，东都荐经寇乱，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选麾下十八人，给一旗一榜，谓之“屯将”，使诣十八县故墟落中，植旗张榜，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民归如市。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劳以酒食；蚕麦多者，亲至其家，悉呼老幼，赐以茶彩。民间言：“张公不喜声伎，见之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有田荒秽者，则集众杖之；或诉以乏人牛，乃召其邻里，责使助之。由是比户²¹⁹丰实，遂成富庶。

高允言农事

魏太武禁封良田，游食者众。高允曰：“臣少也贱，所知惟田，请言农事。古人云，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百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劝之则亩益三升，不劝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推之，率为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百姓。²²⁰

张咏拔茶植桑

张咏，字复之，濮州人，中进士乙科，知崇阳县，民以茶为业，咏曰：“茶利厚，官将摧之，不若早自异也。”命拔茶植桑，民以为苦。其后摧茶，他县皆失业，而崇阳之桑皆已成，其为绢而北者岁百万匹，其富至今。咏在崇阳，尝坐城门下，见里人有负菜归者，问何从得之。曰：“买之市。”咏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种菜而食，何惰耶？”笞²²¹而遣之。

范纯仁劝植桑

宋范纯仁知襄城，民不蚕织，劝使植桑。有罪而情轻者，视所植多寡除其罚，民益赖之。

²¹⁹ 比户：家家户户。

²²⁰ 见：《古今图书集成》高允传。

²²¹ 笞[chi1]：用竹板、荆条打人的脊背或臀腿的刑罚。

刘涣买耕

宋刘涣知澶州，值河北地震，民乏食，率贱卖耕牛，以图朝夕。涣发仓储买之。明年，耕牛价增十倍，涣即出所市牛，以原值与民，赖不失业。

纥石烈良弼惟农务

金世宗问宰臣曰：“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饥。今一二岁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纥石烈良弼对曰：“古者地广人淳，崇尚节俭，而又惟农是务，故蓄积多而无饥馑之患也。今地狭民众，又多弃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众，故一遇凶岁，而民已病矣。”上深然之，于是命有司惩戒荒纵不务生业者。²²²

江公望大器以农为急

江公望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洪范八政²²³以食为先。……故教生于既富，礼兴于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农为急。……汉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诏书劝谕，谒²²⁴者赐劳，自尔海内富足，礼义兴而几致刑措。今郡守县令，以外任之轻，安于苟简，……致民不安业，泽不下流，无足怪也。臣伏愿行劝课力田之诏，发于恻怛²²⁵，重于丁宁，终以不倦。……有田畴开辟民安其政，虽长子孙勿易，于是久任之道寓焉。玺书勉谕，

²²² 见：《古今图书集成》纥石烈良弼传。

²²³ 《书·洪范》载：“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译文：八政就是八个政府部门，第一是食，负责农业生产；第二是货，负责财货流通；第三是祀，负责祭祀祖先；第四是司空，负责工程建设；第五是司徒，负责教导百姓；第六是司寇，负责社会治安；第七是宾，负责外交事务；第八是师，负责国防建设。

²²⁴ 谒者[ye4 zhe3]：官名，古时亦用以泛指传达、通报的奴仆。

²²⁵ 恻怛[ce4 da2]：哀伤。犹恻隐。恳切。

泝澦百金方

加秩赐金。须公卿，则简之郡守。阙郎选²²⁶，则县令入补。于是外重之势举焉，一举而三得之矣。”²²⁷

洪武课百姓植桑枣

洪武二十七年，令工部移交天下，课百姓植桑枣，每百姓，初年课种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讫，具如目报，违者谪戍边。

储 穀

王制一年三年之食

《礼记·王制》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积谷有四

积谷有四：赎、罚、余、劝。劝借之法，非凶年决不可行。至于律虽禁罚，盖罚外加罚尔。果不问罪而罚穀，不折银而纳谷，惩罪人，宽重法，以备万民救死之资，谁以科罚罪之哉？倘折银，及罪外加罚，当以《守论》²²⁸。

赎缓备赈

²²⁶ 郎选[láng2 xuǎn3]：选任郎官的制度。

²²⁷ 见：《钦定四库全书》宋名臣奏议卷七十二 江公望。

²²⁸ 《守论》：唐代杜牧创作的一篇散文。“往年两河盗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国家不议诛洗，束兵自守，反条大历、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去声终唱患祸，故作《守论》焉。”

储蓄之法，不必如贾谊募民屯种也，不必如晁错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赎醵²²⁹责其实，而郡邑监司，岁可积五千石以上。漕使者、布、臬²³⁰，所积尤多。行之十年，足备一年之赈矣。夫民饥得粟数斗即活，今以供馈遗²³¹，是馈者以数百人生命结人一朝之欢，而受者囊数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备，其在亲民贤令乎？²³²

赃罚杂谷

今之抚司，有第一美政，所急当举行者，将各项下赃罚银，督令各府县，尽数余谷。其罪犯，自徒流以下，许其以谷赎罪。大率上县每年要谷一万，下县五千，两湖、三江、浙省下，有县凡一百，则每年有谷七十余万。积至三年即有二百余万矣。若遇一县有水旱之灾，听于无灾县内通融借贷，俟丰熟补还，则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于财赋之地，永无南顾之忧矣。储谷之善，无过于此。

居士曰：“此法能行，上不耗朝廷之财赋，下以备百姓之余粮，一遇岁荒，取之如寄，真储谷之良法也。”

词讼出粟赎罪

民间词讼属户律者，如户婚、田土、坊场、津渡、墟市之类，讼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争田者，上田一亩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争婚者上户三十石，中户二十石，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类）其无理者，亦罚米以赎罪，皆贮之仓，以备荒政。

鬻户绝田收租贮仓

²²⁹ 醵[huan2]：古代货币单位，标准不一。

²³⁰ 漕[cao2]使者：盐官。布、臬：布司、臬司（古代官员名）。

²³¹ 馈遗[kui4 yi2]：馈赠。

²³² 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食货典·救荒》

泝澌百金方

宋制，凡户绝²³³之田，举归官，不听旁支继业，以息争端，官为公鬻之。韩魏公奏请户绝田弗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别为仓贮之，曰“广惠仓”。以提刑²³⁴领其事，岁终具田纳之数，上三司，每千户之乡约留租百石以为率。其户寡而田有余者，鬻如旧。于是賑饥荒，恤鳏寡，皆与之，而不责其偿，国赋不损而民蒙实惠。

州县谷豆二万石

吕坤曰：“州总积谷百二万石以上，方为宽绰，虽遇凶年，人不至于相食。决不可一半在外，即放在外，许借不许賑，救死不救饥。即借，春出秋必收；即收，利必加三还。县仓名为预备，非但救荒年也。……但遇小民告賑，衙蠹²³⁵开端，一时申请賑借，放出再不催还，到那兵荒马乱之时，百姓死活，谁能相顾？但遇小饥、中饥之年，上司轻动仓粮，本县士夫不可不以此意强止之。”²³⁶

兴 屯

赵充国屯金城

宣帝时，赵充国击先零羌，乃言击虏，以殄灭²³⁷为期，愿罢骑兵屯田，益积蓄，省大费，且条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酒民曰：“守边者固当知屯田之利，亦不可不知扰田之害。今边塞可耕之地，近城堡者固易为是。若边外地远势孤，必如充

²³³ 户绝：无子嗣。

²³⁴ 提点刑狱公事：简称提刑官，是中国宋代特有的一种官职名称。相当于法官兼检察官。

²³⁵ 衙蠹[ya2 du4]：对衙门中贪脏吏役的蔑称。

²³⁶ 见：《救命书》（明）吕坤撰。

²³⁷ 殄灭[tian3 mie4]：消灭；灭绝。

国所谓：乘塞²³⁸列隧（匈奴），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为害，而又有山阜，可以望远，有沟塹，可以限隔，有营垒，可以休息，架木以为樵望，联木以为排棚，时出游兵，以防寇掠。如是则屯耕之卒，身有所蔽，而无外虞；心有所恃，而无内恐；得以尽力于畝亩之中，而享收获之利矣。”

枣祗屯许下

汉末，天下乱离，诸军并起，卒乏粮谷，无终岁之计。曹操从枣祗请建置田官，以祗为都尉，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所在积谷，仓廩皆满，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

诸葛亮屯渭滨

诸葛亮伐魏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²³⁹，军无扰焉。

司马懿屯江淮

司马懿欲广田蓄谷，为灭贼资。邓艾以为“良田水少，不足尽地利，宜开河渠，以引水浇灌，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乃著《济河论》，以为“昔破黄巾，屯田积谷，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进，运兵过半，功费巨亿。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

²³⁸ 乘塞：守卫边疆要塞。

²³⁹ 安堵[an1 du3]：安居。

泝澌百金方

乘吴，无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²⁴⁰

羊祜屯襄阳

晋羊祜镇襄阳，垦田八百余顷。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储。及其季年²⁴¹，仓有十年之积。

杜预修召信臣遗迹

平吴后，杜预“修召信臣遗迹，激用滢、涪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²⁴²，公私同利，众庶赖之。”²⁴³

吴玠守蜀治屯田

吴玠守蜀，“与敌对垒且十年，常苦运饷劳民，屡汰冗员，节浮费，益治屯田，岁收至十万斛。……命梁、祥守将，治襄城废堰，民知灌溉可恃，愿归业者数万家。”²⁴⁴

韩重华垦田三千八百里

元和中，振武军饥，李绛请开田，可省度支漕运。乃命韩重华为营田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赃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²⁴⁵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顷，凡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岁收粟以省支钱。²⁴⁶

²⁴⁰ 见：《三国志 裴松之注》 三国志卷二十八 魏书二十八 王毌丘诸葛邓钟传第二十八。

²⁴¹ 季年：第三年。

²⁴² 定分：确定名分。

²⁴³ 见：《晋书·杜预传》

²⁴⁴ 见：《宋史》卷三百六十六 列传第一百二十五。

²⁴⁵ 耒耜[lei3 si4]：耕具。

²⁴⁶ 参考：《钦定四库全书》钦定续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食货略 屯田。

虞筑堤捍水为田

元虞集进言曰：“京东滨海数千里，皆萑苇²⁴⁷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受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之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²⁴⁸

叶盛官牛官田法

景泰中，叶文庄公盛，以左参政协赞独石等处军务，尝请官银，买牛千余头，谪戍卒不任战事，俾事耕稼，岁课余粮于官。凡军中买马、劳功、恤货各费，皆于是乎取给。后巡抚宣府，修复官牛、官田法，垦田益广，积谷益多，以其余易战马千八百匹，筑城堡七百余所。

徐贞明屯田七利

万历中，御史徐贞明，陈屯田七利：谓国家馈饷，皆仰给东南，每数石而致一石。水利兴，则西北有一石之入，即省东南数石之输，利一。北地旱则赤地千里，潦则洪流万顷。水利兴，而沟洫²⁴⁹蓄泄，旱潦有备，利二。且水既不涨溢，则河流杀而无冲决之祸，利三。边地平原千里，虞骑便于驰突，今堤有树，沟有水，则田野皆金汤，利四。塞上之卒，募军有居行给饷之费，班军有秋更番之劳，籍军有逃亡勾补之苦²⁵⁰，今军营田，以田养军，则屯政举，而劳费自省，利五。宗禄²⁵¹势将难继，中尉以下

²⁴⁷ 萑苇[huan2 wei3]：两种芦类植物：蒹长成后为萑，葭长成后为苇。

²⁴⁸ 见：冯梦龙（明）《智囊全集》明智部 卷八经务 虞集。

²⁴⁹ 沟洫[gou1 hui4]：泛指田间水道；借指荒野。

²⁵⁰ 班军：回师，撤军。籍：登记。勾补：征调或拘捕以作补充。

²⁵¹ 宗禄：宗室所领俸禄。

泲澌百金方

量岁禄之意，官授以所垦田若干，开其治生之端，令为永业，后不再授，使彼得勤生积产，以为子孙计，上下无怨，利六。四方户口，多宽狭不均，今举莽荡之地，画井居民，移多益寡，人与地称，利七。²⁵²

救 荒

宋氏宗元曰：古无荒政，耕三余一，耕九余三，即三代之荒政也。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其家自为计，不必有散财发粟之费，而蓄积足恃，此政之救于未荒者也。未荒既有以备之，而既荒则又有遗人掌乡关之委积，以待艰阨，筹划周救，不遗余力。故其时有荒岁，而无荒民。后世生齿渐繁，而民食或缺，古法既不能行，则临时策救之善者，如宋之范文正、富郑公、文潞公、赵清献诸策，皆一时良法，要在得其人以任之耳。如不得其人，则常平、义社亦足以丛奸而滋弊者也。救荒有先策、有先先策、有正策、有权策。²⁵³

先先策

先先策者，未然也。尚书云：“懋迁有无，化居。”²⁵⁴又云：“浚畎洫，距川。”²⁵⁵此皆已试之规，而议者纷纭，任者脆手。又如山东各省，或忧水患漂业，或昧水利致困，或苦粟贱，或患地窄，或豪奢荡积，或逐末伤本。有司莅任，宜预讲求，问其何饶、何乏，可就本地通融。本地经画者，则修之、教之。（如贷谷食者，广种可也；婚丧、饮宴过侈，皆能耗谷，严禁之可也）或必借裕邻方，借灵海道者，则调之、护之。（如薄

²⁵² 参考：《平书订卷八·制田第五下》

²⁵³ 参考：清陈弘谋辑《从政遗规》卷之下 颜光衷《官鉴》

²⁵⁴ 懋迁[mao4 qian1]：贸易。“懋迁有无，化居”：买卖货物，互通有无，居货为贾。

²⁵⁵ 畎洫[quan3 kuai4]：田间水沟。“浚畎洫，距川”：深挖沟洫，使通河海。后以“浚距”引申指兴修水利。

商征、清海寇、贸易金粟之类）又如折色、本色²⁵⁶，雇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体悉²⁵⁷。大要总在重农而贵粟，勤相劝而修水利。有事以粟为赏罚，则粟贵矣。废田不耕者有惩，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则驻车劝赏。遇水利，则委曲通融，则水利修矣。常平仓、义仓、社仓之法，委任得人，出纳有经，不至虚费，不至刁难。有朱子、刘如愚者以总领之，可无冻馁之老，道殍之孳矣。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

先 策

先策者，将然也。如有旱有水，谷种既没，则饥馑立至，当预为广余他邦。又检灾伤无可生理者贷之，随地利可栽种者教之，令贫富皆约食。曰：“此惜福救灾宜尔也。”昔程珣知徐州，久雨坏谷，珣度水涸时，则耕粮已过，乃募富家，得豆数千石贷民，使布之水中，水未尽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艰食。又各州县有上供粮米者，先事奏请截留，而以其棗钱计奉朝廷，则米价自落，国赋不亏。苏轼《救荒议》，言此甚悉。此二策者可法也。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民得营生，官无失赋。若其饥馑已成，流殍并作，虽拦路散粥，终不能救死亡，而耗散仓廩，亏损课利，所伤大矣。

正 策

正策、权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开仓赈贷；二曰，留截上供米赈贷；三曰，自出米，及劝余富民赈贷；四曰，借库银，循环棗余赈贷；五曰，兴修水利，补辑桥道赈贷。每及下户，而中等自守头面，坐而待毙。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乡村幽僻，富户既稀，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详曲处者也。大略

²⁵⁶ 折色：是将原本应按额征收的粮食，折合成银两、丝绢等实物。本色：是明政府征收的米、麦、丝等实物。

²⁵⁷ 体悉[ti3 xil]：体恤，了解。

泝澦百金方

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抑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此立斃之術。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瑀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粜，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不然，村民一聞賑濟，望風扶携入郡，官司未即散米，裹糧既竭，綏死紛然。曾無几何，而官倉已罄，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飢貧云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于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為，顧不遠哉？

（以上議賑濟）

粜常平米用平價，又借庫銀，于多米地方，循環粜余，則用貴米時減價四分之一，而民已有所濟。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余，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况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明）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粜米，仍多張榜文招余，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眾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策者可法也。或恐貴余減粜，財用無出，不知米貴不能多時，將減粜之銀，待米熟時，點谷上倉，無不支矣。（以上議平粜）

至于弃子有收，强余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关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者所必至者矣。

权 策

权策，如毕仲游，先民未饥，揭示曰：“郡将赈济，且平余若千万石。”实大张其数，劝谕以无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渐艰食，饥民十七万，顾所发粟，不及万石，以民粟继之，而家给人足，民无逃亡。又如吴遵路，令民采薪刍，出官钱收买，却令于常平仓，市米物，归贍老稚，凡买柴二十二万束，候冬鬻之，官不伤财，民再获利。此二策者可法也。又以飞蝗遗种，劝种豌豆，卒免艰食。又如婚葬、营缮等事，皆宜劝民成之。宴乐、赛愿，都不复禁。所以使贫者得射利²⁵⁸为生。至于重罪有可出之机，令入粟赦赎，盖借一人以生千万人尔。

周礼遗人掌委积

《周礼》：“遗人：掌邦之委积²⁵⁹，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阨；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周礼荒政十二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贷种食）。二曰薄征（轻租税）。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息徭役）。五曰舍禁（山泽无禁）。六曰去几²⁶⁰（关市不几）。七曰眚礼（杀吉礼）²⁶¹。八曰杀哀（杀凶礼）。九曰蕃乐²⁶²（蕃乐不作）。十曰多婚（不备礼婚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废祀修之）。十二曰除盗贼（彻巡严警）。”

²⁵⁸ 射利：谋取财利。

²⁵⁹ 委积：剩余的粮草。

²⁶⁰ 不几：免除关市征。

²⁶¹ 眚礼[sheng3 li3]：减省吉礼之数。眚，通“省”。吉礼：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典礼。杀[shai4]：减少、削。

²⁶² 蕃乐：收藏乐器不奏。

十二政，“然以治荒也，非待荒也。古称荒政，贵不治之治，而治荒尚无功之功。周先王肃义时若，弭之密矣；二沟浚浚，御之周矣。婴芽代牺，鉴之素矣。此皆未灾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后为救也。……语曰：‘三代而上者，有荒岁，无荒民。’夫无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故垣帘盖藏，将散利何所用之？业叙输粟，将薄征。弛力，舍禁，何所用之？土沃而好义，乃缓刑、去饥、除盗，诸禁无庸矣。时拙而备羸，乃青祀、杀哀、蕃乐、多婚、索鬼神，诸制无庸矣。……挽近则详于为救，而疏于为符待矣，仓卒而议，夤缘而行，亦不过发廩蠲逋，上周所称散利而已，他未遑也。……世谓救荒无奇策，彼惟恃荒政为足救，需善救以见奇，而周官之失旨故尔愚蠢。为之说曰：‘唐虞岳牧，类以尽职为能，惟明刑一官，必使官之不旷其职为名言能。周官六卿类以明试为功，惟救荒一典，必使虚而罔试为功。……然则荒政遂可无讲欤？’曰：‘何可弗讲也。水旱国家所代有也，备荒上策矣，即不备而救，犹得下策。’”²⁶³

胡传救灾之政

《春秋·胡氏传》曰：“古者救灾之政，若国凶荒，或发廩以赈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溢以救饿殍，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

韩诗外传大侵之礼

《韩诗外传》曰：“一谷不升谓之侵²⁶⁴，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谨，四谷不升谓之荒，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

²⁶³ 参考：《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 第九十三卷 荒政部总论七 《救荒》

²⁶⁴ 侵[jin4]：歉收。大侵：大饥荒。

君食不兼味，台榭不饰，道路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祀。”

陈登救荒为典农校尉

陈登长东阳，岁时饥馑，百姓流离转徙者相半，登乃籍庐舍，度陇亩，为之设办，得舍宇一千三百有奇。招谕流民，使复旧业，其有弱病他乡者，责其姻属，使负归之。不踰年，而民之流散者咸聚。捐廩之余粟，以给病瘠²⁶⁵。其强壮者，则令日供官作以就食焉。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去之日，居民号泣，为之罢市。

范仲淹发粟给饷

景佑二年，吴中大饥，范仲淹镇浙西，发粟募民给饷，为术甚备。吴人喜竞渡，好佛事，公从民竞渡，日出宴湖上。是岁民多疫，公欲兴徭役以劳之，使民得食其力，又气血运动，而疾病不生。召诸寺僧曰：“饥岁工价贱，可大兴土木之役。”监司劾公不恤荒，公自为条叙，所以宴游兴造，欲以有余之财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者，日无虑万数，荒政之施，莫大于此。²⁶⁶

富弼活流民五十余万

富弼落职知青州，河朔大水，饥民流入境，卒难获食，相继待毙。弼择所部丰稔者三州，劝民出粟得十万斛，益以官廩。择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择待缺官吏廉能者，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问老弱疾苦。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率五日，辄以酒食劳之，出于至诚。人人尽力，山林河泊之利，

²⁶⁵ 瘠：身体瘦弱。

²⁶⁶ 参考：北宋沈括着《梦溪笔谈》：《范仲淹救灾》。《梦溪笔谈》是一部涉及古代汉族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

洪皓白金方

听流民取为生。有死者，为大冢葬之，题曰“丛冢”。从者如归市，或谓弼非所以处危疑²⁶⁷。曰：“能全活数十万人之命，不胜二十四考中书令哉？”行之愈力。明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所全活五十余万，募为兵者万计。

洪佛子活饥民九万五千余人

洪皓为秀州佾事，大水，田尽没，流民塞路，仓库空虚，无赈救策。公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发其余，糒于城之四隅。不能自食者，官为主之。立屋于西南两废寺，十人一室，男女异处，防其淆伪，涅²⁶⁸黑子识其手，西五之，南三之。负爨²⁶⁹樵汲有职。民羸不可杖，有侵牟²⁷⁰斗器者，乱其手文逐之。借用所掌发运名钱，钱且尽。会浙东运常平米斛四万过城下，公遣吏锁津棚，语守使截留。守噤不肯，曰：“此御笔所题也，罪死不赦。”皓曰：“民仰哺当至麦熟，今腊犹未尽，中道而止，何如勿救？宁以一身易十万人命，迺留之。”无何²⁷¹，廉访使至郡，曰：“平江哀号诉饥者旁午，此独无有，何也？”守具以对，乃如两寺验视。使者曰：“吾尝行边，军法不过是也，违制抵罪。”为君脱之。又请得二万石，所活九万五千余人。人感之切骨，号“洪佛子”。后叛军纵掠郡民，过皓门曰：“洪佛子家也，不敢犯。”²⁷²

张咏何事不办

²⁶⁷ 危疑，是怀疑，不信任；疑惧。

²⁶⁸ 涅[nie4]：染黑。

²⁶⁹ 爨[cuan4]：烧火做饭。

²⁷⁰ 侵牟[qin1 mu4]：侵害掠夺。

²⁷¹ 无何：不久；很短时间之后。

²⁷² 参考：《救荒活民书》卷下《洪皓救灾法》

张忠定公咏知杭州，值岁饥，冒禁²⁷³贩盐，捕获数百人，公悉宽其罪。官吏执不可，公曰：“钱塘十万家饥殍如此，若盐禁益严，则聚而为盗，患益甚矣。俟秋成敢尔，当痛惩之。”仍停征诸税。及知成都，遇李顺为寇，城中屯兵三万，无半月之粮。咏知盐价素高，而民有余廩，乃下令听民以米易盐，民争趋之。未踰月，得米数十万斛。遂奏罢陝运。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无虑矣！”迁知益州，地素狭，游食者众，稍遇水旱，则谷不给，斗米直钱三百文，乃按诸邑田税如其价，岁折²⁷⁴米十万斛。至春，籍城中细民，计口给米，券输原价余之。奏为永制。其后七十余年，虽时有灾谨，而益民无馁色。

赵抃²⁷⁵救吴越旱疫

熙宁八年，吴越大旱，赵清献公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被灾者几处？乡民当待廩者几人？沟防兴筑，可僦²⁷⁶民使治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所食羨粟²⁷⁷书于籍者，其²⁷⁸几具存？使各书以对²⁷⁹，而谨其备。州县吏录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万一千九百余人以告。故事²⁸⁰，岁廩穷人，当给粟三千石而止。公敛富民所输²⁸¹，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使自十月朔²⁸²，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男女异日，而

²⁷³ 冒禁：违犯禁令。

²⁷⁴ 折：抵换。

²⁷⁵ 赵抃[bian4]，北宋名臣。在朝弹劾不避权势，时称“铁面御史”。景佑元年中乙科进士。

²⁷⁶ 僦[jiu4]：雇用。

²⁷⁷ 羨粟：多余的粮食。羨：盈余，多余。

²⁷⁸ 其：也许，大概。

²⁷⁹ 对：核对，比照着检查。

²⁸⁰ 故事：按照旧例。

²⁸¹ 输：交出，缴纳。

²⁸² 朔：初，始；开始。

泝澦百金方

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出去其家者勿给。计官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职而寓于境者，给其食而任以事。……为之告富人无得闭余。自解金带置庭下，命余米，施者云集。又出官粟五万二千余石平价予民，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余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为工三万八千，计其佣与钱，又与粟再倍之。民取息钱者，告富人纵予之而待熟，官为责其赏。弃男女者，使人待收养之。明年春，大疫。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募僧二人，属²⁸³以视医药饮食，令无失所恃。凡死者，使在处收瘞之。法²⁸⁴，廩穷人尽三月当止。是岁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属。有上请者，或便宜多辄行。公于此时，蚤²⁸⁵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病，死者殆半，拊抚循无失。²⁸⁶

苏轼救饥治

杭州大旱，苏轼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牒²⁸⁷百，易米以救饥者。又立病坊，作饘粥²⁸⁸药剂，遣吏挟²⁸⁹医，分坊治病，所活甚众。

刘彝收弃子日给米二升

²⁸³ 属：通“嘱”。托付，委托。

²⁸⁴ 法：按规定。

²⁸⁵ 蚤：通“早”，指月初或早晨。

²⁸⁶ 参考：中国北宋散文家曾巩作《越州赵公救灾记》

²⁸⁷ 度牒：指古代中国为了管理僧道，允许他们出家所颁发的证明文书。宋时，度牒贱卖可估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

²⁸⁸ 饘粥[zhan1 zhou1]：又作“饘鬻”，稀饭。

²⁸⁹ 挟[xie2]：倚仗势力或抓住人的弱点强迫人服从。

刘彝知处州，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看视。又推行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收养，故一境弃子，无夭阏²⁹⁰者。

叶梦得收三千八百余儿

叶梦得为许昌令，值大水灾伤，发常平所储。奏乞越制赈之，全活数万。见道中遗弃小儿，询左右曰：“无子者何不剧养？”曰：“固所愿也，恐既长，或来认识。”梦得曰：“儿为所弃则父母之恩已绝，人不收之能自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末，凡得儿者使明所从来，书券付之，父母不得收取。又为载籍记数，贫者给米为食，事定按籍，计取三千八百余小儿，此皆出诸沟壑，而致之襁褓者。

林希元荒政丛言

明嘉靖中，广西佥事林希《荒政丛言疏》曰：“臣闻救荒有二难：曰得人难，曰审户难；救荒有三便：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曰次贫之民便赈钱，曰稍贫之民便转贷；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贫民急饘粥，曰疾病贫民急医药，曰病起贫民急汤米，曰既死贫民急募瘞，曰遗弃小民急收养，曰轻重系囚急宽恤；救荒有三权：曰借官钱以糶，曰兴工役以助赈，曰借牛种以通变；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渔，曰禁攘盗，曰禁遏糶，曰禁抑价。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迟缓，曰戒拘文，曰戒遣使。……”

居士曰：“林佥事救荒之策已备矣。而其要莫先于审户，其病莫重于拘文。盖户口既清，斯侵盗滥遗之弊自绝。若不拘文，则缓急权宜操之自我。虽然，任非其人，则户口不可得而清，而舞文滋弊，转易为奸，总在大吏能择人耳。”

²⁹⁰ 夭阏[yao1 e4]：夭亡；夭折。

賑 濟

賑窮法

兵荒有警，每每开仓賑发，此自是良有司事；而賑之无法，则奸胥作弊，百姓不沾实恩。若听人赇买，则豪族仍充作户穷，余归私仓，贫民不蒙实惠，此积弊也。宜择各坊宽敞寺观，照僧家施粥例，先令本坊穷户，预报花名造成一册，约计人数若干，每日应用米若干，煮为脱粟，听其就食。男女有班，都图²⁹¹有界，越坊觅食者诛，男女混乱则诛。庶几粒粒皆果贫民之腹，官府又无浪费之扰；其稍能自存者，又耻来逐众就食。较之听民余买，滋弊万端，大相悬绝。夫贫民得食则反侧潜消，而富家豪族皆可籍手安枕矣。

汲黯矫制发仓

汉汲黯为谒者，值河内失火，使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²⁹²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²⁹³发仓粟以賑之。臣请归节²⁹⁴，伏矫制²⁹⁵之罪。”上贤而释之。²⁹⁶

韩韶开仓

韩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境。余县多被寇盗，废耕桑，流民入韶县界，索衣粮者其众，韶悯其饥困，乃开仓賑之，所廩贍万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获

²⁹¹ 都图：指标明乡村区划、四至的地图。

²⁹² 屋比[wu1 bi3]：邻舍。

²⁹³ 持节：指古代使臣奉命出行，必执符节以为凭证。

²⁹⁴ 归节：古代使者持节出使，完命后还节于君。

²⁹⁵ 矫制：指假托君命行事；指假托君命之人。

²⁹⁶ 见：《史记》卷120 汲郑列传第六十。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²⁹⁷。韶生子融，官太仆，寿七十。

王望便宜出布粟

后汉明帝时，王望迁青州刺史，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廩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时公卿以望之专命²⁹⁸，法有长条²⁹⁹。钟离意独曰：“昔华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禀君命，擅平二国，《春秋》之义，以为美谈。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帝嘉意义，赦而不罪。

第五访以身救百姓

第五访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毙。吏惧谴，欲上言，访曰：“若须上报，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赈人，一郡得全。

郑默比汲黯

晋郑默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赈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诏书褒叹³⁰⁰，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县有此比者，皆听出。

员半千惠出一尉

唐员半千为武陟尉，岁旱，劝令(殷子良)发粟赈民，令不从。及令谒州，半千悉发之，下赖以济。太守(怀州刺史郭齐宗)怒，

²⁹⁷ 所坐：定罪。

²⁹⁸ 专命：不奉上命而自由行事。

²⁹⁹ 条：项目；规章的分项。

³⁰⁰ 褒叹[bao1 tan4]：嘉奖赞扬。

泚避百金方

囚半千于狱。会薛元超持节渡河，谓太守曰：“君不能恤民，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释之。

范尧夫发常平粟麦

范公尧夫知庆州，饿莩满路，官无谷以赈恤。公欲发平常粟麦济之，州县官不欲，公曰：“环庆一路生灵付某，岂可坐视其死而不救？”众欲俟奏请得旨。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岂能待乎？诸公但无预³⁰¹，吾独坐罪³⁰²可耳。”或谤其所活不实，诏遣使按之。时秋大稔。民曰：“公实活我，忍累公耶？”尽夜输纳常平，迄使至，已无所负矣。

滕元发以兵法部勒

熙宁中，淮南、京东大饥，滕元发守郟州，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以备赈。虑流民奄至，恐蒸为疠疫，乃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州民，劝富户助财，小民助力，造席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屋，井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壮者樵，妇女汲，老者休，民至如归。帝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视之，庐舍道巷，绳引棋列，肃然如营阵中。古图上其事，诏褒美，所活五万人，流民感恩，咸愿为郟民。比年，增户七百，增口二千有奇。

酒民曰：“此段识见高，谋猷周，措置，他人不能办境内，而滕公能虑境外。须知其预为流民虑者，实预为郟民虑也。安能尽天下如滕公者乎？”。

彻里帖木儿大发仓廩

³⁰¹ 无预：不参与、不加入；无关连；无忧，没有忧患。

³⁰² 坐罪：治罪；获罪；特指因连坐而获罪。

元时岁大饥，彻里帖木儿议赈之。其属以为必县上府，府上省，然后以闻。帖木耳曰：“民饥死者已众，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复累月，民存无矣，此盖有司畏罪，欲归怨于朝廷，吾不为也。”大发仓廩赈之，乃请专擅之罪，文帝闻而悦之。

陶镕擅发储粮

宣德中，新安县知县陶镕上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岁民艰食，采拾不自给，独亟驿有储粮，欲申请待报，而民命在旦夕，辄发先给之需，秋成还官，请伏专擅之罪。上曰真民牧也，降勅褒谕。

王肱好都御史

景泰中，淮徐饥，山东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肱不待报，亟发广运仓赈之，近者饲以粥，远者给之米，力能它就食者，为装遣³⁰³，鬻孥者为赎还，即空廩³⁰⁴六十间，处流民之病者，择医四十人分治之，死给棺为大冢葬焉，所全活数十万人，具疏待罪。初上得流民奏。大惊曰：“饥死我百姓，奈何？”已得肱发廩奏，大喜曰：“好都御史。”

韩琦活七百万人

庆历八年，大水，岁饥，流民满道，韩魏公琦大发仓廩，并募粟零粟，及设粥赈之，归者不可胜数。明年，皆给粮遣还，全活甚多。后为宰相薨。侍禁孙勉，以杀龟为泰山神所病，梦至一公府，见魏公³⁰⁵金紫上坐，教以乞简房簿³⁰⁶。勉出，再至一府，

³⁰³ 装遣：嫁妆。

³⁰⁴ 廩[sou1]<名>：就山崖做出的房子。

³⁰⁵ 韩琦封爵魏国公。死后宋徽宗时追封韩琦为魏郡王。

³⁰⁶ 简房簿：检查、检验生死簿。

泝避百金方

有三金紫者责让³⁰⁷之，勉乞简房簿。三金紫怒曰：“汝安知有房簿，谁泄之？”勉以实告。三金紫首肯叹曰：“韩侍中在阳间存心救济水灾，活七百万人，今在此犹欲活人，吾侪不及也。”简房簿勉，尚得十五年，乃放之。

酒民曰：“魏公持世，许大事业，而泰山君首称其水灾救人，岂非救焚拯溺，功德尤急哉！尝见一州府大疫，劝民出粟拯济，委官专领其事，烦于应对，且不欲饥民在市，悉载过江置诸坝中，但日以一粥食之。日出雨至，皆无所避。无何³⁰⁸，水暴至，饥民尽彼漂溺。不数日，此官亦病疫死，其存心视魏公何如也？”

韩维谕赈饥四未尽

英宗时，起居注韩维，论赈救饥民之道，未尽有四：一州县米谷不积，二官吏无恤民之心，三饲养失处置之宜，四朝廷难发仓廩，未尝亲谕恻怛³⁰⁹，遣使临视³¹⁰。

叶衡发仓为糜

叶衡知常州，时水灾，发仓为糜，以食饥者。或言常平不可轻发，衡曰：“储蓄正备缓急，视民饥而忍不救耶？”疫大作，单骑命医药自随，徧问疾苦，全活甚众。

何椒邱赈贷麦熟止

河南大旱，人民艰食，旧制赈贷贫民，至秋罢。按察使何椒邱曰：“赈贷止于秋，以秋成可仰也。今秋田无收，可已乎？”

³⁰⁷ 责让：斥责；谴责

³⁰⁸ 无何：很短时间之后。

³⁰⁹ 恻怛[ce4 da2]：哀伤。犹恻隐。恳切。

³¹⁰ 临视：亲临省视。

命如旧賑之，麦熟乃止，流民入境无食者发粟食之，无衣者以库藏帛给之，所全活不可胜计。

平 糶

吴及奏止闭余

仁宗时，秘阁校理吴及，言《春秋》有告余，陛下恩施动植，视人如伤³¹¹，然州郡官司，各专兵民，擅造闭余之令：一路饥，则怜路为之闭余；一郡饥，则怜郡为之闭余。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休戚，而坐视流离，岂圣朝子兆民之意哉？遂诏灾伤闭余，以违制律论。

刘晏贱余贵糶

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³¹²。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凶丰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余，有贵必糶。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³¹³

范纯仁籍贾舟

范纯仁知襄邑县，时旱久不雨，纯仁籍境内贾舟³¹⁴，谕之曰：“民将无食，尔所贩五谷，贮之佛寺，候食缺时，吾为余之。”众贾从命，所蓄十数万斛。至春，诸县皆饥，独境内不知也。

吴遵路航海余米采刍收直

³¹¹ 视民如伤：把百姓当作有伤病的人一样照顾，旧时形容在位者关怀人民。

³¹² 假贷：借贷；宽宥。

³¹³ 见：《宋史》卷三百三十九 列传第九十八 苏辙。

³¹⁴ 贾舟：1. 商船。2. 借指船商。

泝澱百金方

宋明道末年，天下旱蝗，吳遵路知通州，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衙校航海糶米于蘇秀，使物價不增。又使民采薪芻，官為收買，以糶官米。至冬大雪，又以原估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蒙其利。又建茅屋百間，以處流移。出俸錢置荐席鹽蔬，願歸者具舟食還之本土。

史弼發米平糶

史弼改浙西宜恩，時米價踊貴，弼即發米十萬石，平價糶之。而後聞于省，省臣欲增其價。弼曰：“吾不可失信，寧撤我俸以足之。”省臣不能奪³¹⁵。

文彥博減價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起，因就諸城門相近寺院，凡十八處，減價平糶，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頓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市價，不足以增其聲價，而價終莫平。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

趙忬增價

趙忬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飢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清獻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輻輳³¹⁶，詣³¹⁷越州，米價更賤，民無飢死。

居士曰：“趙清獻增價，文潞公減價，而一時市價皆為之平。蓋商米宜增，增則米之來其地者多；官米宜減，減則市之射其利者奪；而其價皆可抑而自平矣。蓋遇境荒歉，則清獻之法可行。倘廩有余粟，則潞公之策可舉。亦因時地以補救之可耳。”

³¹⁵ 奪：壓倒、勝過。

³¹⁶ 輻輳[*fu2 cou4*]：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車輻集中于車轂一樣。

³¹⁷ 詣[*yi4*]：本義：前往，去到。

高定子发县廩给富家

高定子知夹江，会水潦洊饥³¹⁸，贫民竞愬³¹⁹无所余。定子曰：“汝毋忧，第持钱，住常所余家以俟。”乃发县廩，给诸富家，俾以时价粜，至秋而偿，须臾，米溢于市。明年有麦，责偿其半，至秋而输足，民免于饥，而公帑不废。人称其上不病国，下不病贫，中不病富，一举而三利备焉。

令狐文公屈指独语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俭³²⁰，米价甚高。迺吏至，公首问米价几何？州有几仓？仓有几石？屈指独语曰：“旧价若干，诸仓出米若干，定价出粜，则可振救。”左右窃听语达郡中，富人竞发所蓄米，价顿平。

周忱给³²¹诸大贾

周文襄公忱抚江南，苏松大饥，米价翔贵。公察知浙湖、江右大熟，命人四出赍千金，至其地而米，故抑直而不余。且给言吴中价甚高，由是诸大贾操赢金，争贩米投吴中，一时骤集者数百艘。公闻，乃下令发官廩粟以贷民，而收其半，定价骤减。诸贾大悔，所载米又道远不能还，粜无所售，于是官为收余以实廩，而椎牛酹酒，犒谢赏之，大贾各醉欢去。

董应举官余议

董应举议官余书曰：“谷米踊贵，半由谷乏，半由禁米。米禁则富者闭余以徼利³²²，奸商乘急而跃价，棍恶乘禁骗钱，而米益

³¹⁸ 水潦[shui3 lao3]洊饥[jian4 ji1]：大雨连年饥荒。

³¹⁹ 愬[su4]：同“诉”，叙说。

³²⁰ 旱俭：旱灾。

³²¹ 给[dai4]：古同“谄”，欺骗；欺诈。

³²² 徼利[jiao3 li4]：谋利，求利。

泝澦百金方

贵，此从来积害。救荒无别法，有虚声³²³，有实备。买谷他省，实备也。谷至而莫测多少，奸富恐夺其利，争出所余而卖。奸商恐持久不售，争取微息而卖，是以虚声而速之平价也。”昔文潞公治郡，米价大起，或劝其定价。公笑曰：“是反为奸民增气势尔。”于是搜得仓米若干，出四隅官卖之，即日而价平，民莫测官米之多少也。今但岁发千余金，市于多米地方，乘秋而往，勒限³²⁴而还，毋使过冬。市某地方，即用某地方人。必差品官，必于大暑前四十日发谷，必期尽发。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空亦且岁进矣。乘秋而往者谷贱而人不勒也，毋使过冬者，久则费多，将蚀吾谷也。用本地人者，土人知谷价，所市必廉。虽稍染指吾谷犹平也。小官奉差，难责其一毫不取。差品官者，前程大，不敢以官试法也。发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价之候，稍减时价，民利而官亦利也。给发之时，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难定，而秤有据也。发必尽者，复纳之仓，费耗益多也。买之非其人，发之非其时，则官本少而民不甚见德。如此而以官余无益而不行，恐后有急，卒难救矣。

劝 富

陈尧佐自出米为糜

陈尧佐知寿州，岁大饥，自出米为糜，以食饿者，富民以故，皆争出米，共活数万人。尧佐曰：“吾岂以为私惠耶？盖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乐从尔。”

赵忭解带劝赈

赵忭知越州，时岁大饥，召富民毕集劝以赈济之义，即自解腰间金带置庭下，于是施者云集。

³²³ 虚声：1. 虚名；虚誉。2. 假话；空话。3. 虚假的声势。4. 空谷间传出的回声。

³²⁴ 勒限：规定期限。

居士曰：“上二条以身先劝之。”

魏时举粟米取半价

魏时举，巨鹿人，立心仁爱，重义好施，博习群书，不乐仕进，家多田产，谷积有余。时值岁歉，谷价腾踊，因发廩贷粟，价惟取时价之半。尝语客曰：“凶岁之半价，即丰时之全价，虽少取之，而又何损？”族人亲故贫约者，更相与周之，一郡多赖以济。其子收节，闵帝时，除太学博士，屡官衔尚书右仆射，赠司空，谥文贞。

黄兼济子孙青紫

黄兼济，成都人。时张咏知成都，夜梦紫府真君接语；未久，吏忽报曰：“西门黄兼济至。”幅巾道服入，真君降接之，礼甚恭，坐咏之上。至旦，问吏曰：“西门有黄兼济否？”曰：“有”。命请至，如梦中所见。再三问生平何阴德？曰：“初无善事，惟黍麦熟时，以钱三百缗收余，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艰食之时赈之，一样价值，一般升斗，在我初无所损，而小民得济危急。”咏曰：“此公所以坐我上也。”使两吏掖³²⁵之而拜，子孙青紫不绝。

宋祝染济饥之报

宋祝染延平沙县人，家颇饶，遇凶岁赈济，煮粥疗病无虚日。后生一子聪慧，应举人试。乡人梦黄衣使者执旗报喜，奔驰而告曰：“状元榜旗上有四字。曰：‘济饥之报’。”及开榜，子果中状元。

居士曰：“上三条以福报劝之。”

段十八闭谷雷击

³²⁵ 掖[ye4 或 ye1]: 1. 挟持；用手扶着别人的胳膊。2. 搀扶。3. 扶持；提拔。

泝避百金方

饶州段十八，储谷数十仓，岁饥人多饿死，段索高价，闭穀不粜，乡人旅客，封银益价，登门求粜，段坚不与。未几，为雷击死，仓谷悉为雷火焚尽。

富儿祈签增价惊死

万历十六年，武进大饥。青果巷有烈帝庙甚灵。一日，天未明有一富儿入庙祈签。祝曰：“今米已卖至二两四钱一石，我家有米数百石，不知米价能再增否？”时有乞丐数十，宿于庙之两廊，闻此人之祝，同声大呼曰：“我等数日不得一食矣，汝有米数百石，不以赈济，倘求增价乎？”争向前欲殴之，时天未明，此人无意中，忽见疲癯³²⁶残疾多人围绕大呼，一时惊悸倒地，顷刻绝气。

居士曰：“上二条以恶报劝之。”

邵灵甫登储除道

邵灵甫，宜兴人，倜傥乐施予，家蓄数千斛。岁大饥，或人请粜，灵甫曰：“是急利也。”请捐直，曰：“是近名也。”或人又请，曰：“众饥将自丰乎？”答曰：“有成图矣。”乃尽发所储，得五千三百斛，自县至湖汛镇，除道四十里，……水路八十余里通罨画溪，入震泽邑，人争受役，皆赖以活。至今诵之。³²⁷

陈天福经济仓

茶陵州，陈天福，素称长者，有米皆平粜，无米以钱贷人，又起经济仓，平粜济人。忽有道人以钱二百，粜米一斗，陈辞钱

³²⁶ 疲癯[pi2 long2]：曲腰高背之疾；指苦难或苦难之人。

³²⁷ 参考：《明一统志》卷十 邵灵甫。

与米。道人题诗于壁曰：“远近皆称陈长者，典钱余米来施舍，他时桂子与兰孙，平步玉堂与金马。”乡里传诵。

居士曰：“上二条以名誉劝之。”

程九屏劝捐赈谕

镇江程九屏太守劝捐赈谕曰：“今日旱蝗妨稼，贫民苦饥，此正富室市义种德之秋也。同是编氓³²⁸，而尔等得称富有，非尔等祖宗能利济人，即尔等前生能利济人。念及祖宗，则数世元气不可薄；念及前生，则本来面目不可没。今日殷殷劝赈，不独为枵腹³²⁹之民图目前，实为殷富之家图久远。凡人之财，决无永聚不散者，顾所散何如尔。慳贪者，其散一败不救；好施者，其散累世食报。盖贪慳者，非自己遭飞祸，便是子孙犯重法；好施者，不但人乐尊仰，鬼神亦乐福泽；此理数³³⁰之必然者也。尔等上户，试举两者较量之，自然破鄙吝之坚城，登好施之善念矣。今日偶值奇荒，无有奇策，惟是酌盈济虚，用民保民，不得不惟汝上户是望。且上户自思，所得保有其上户者，岂非赖朝廷有法度耶？则殷殷劝赈，又不独为尔等图久远，实为尔等图目前。饥寒之民，计无所出，眈眈只在富室，富室能赈一人，思乱中即少一人；能振十人，思乱中即少十人；同姓同里，各务为赈，转相为劝，由是百人千人万人，其赈无有穷尽，其乱自是消弭矣。乱萌消弭，尔等上户，乃得安享丰豫，此又时势之必然者也。若一味自私自利，本是上户而窜入下中，其姓名本府一一了然在心。俟有事犯在堂下加等重处，尔等上户不明理数，即当审乎时势，不审乎时势，即当动乎荣辱，毋负开导苦心。”

³²⁸ 编氓[bian1 meng2]：编入户籍的平民。

³²⁹ 枵腹[xiao1 fu4]：空腹。谓饥饿。

³³⁰ 理数：道理，事理。

程九屏劝平糶諭

程太守劝平糶諭曰：“今岁民多菜色，即蝗虫亦强半告饥。当此时而家有担石之储，皆是天地鬼神之所厚，况陈陈相因³³¹乎。则为天地鬼神所加厚可知。以天地鬼神所加厚之人，即当行天地鬼神所嘉兴之事，非损有余以补不足，不可以获福。然则为诸有谷之家计，只有及时平糶一法，乃最有功德事。若幸天灾为奇遭³³²，封廩廩以待价，非仁人之用心也。且谷价一腾踊，四方之贾，必闻风而至。故大贵之地，常有大贱，其势必然。废时失价，以待谷之云集，福去而利亦去矣，此愚人也。其中有实智者，间谓我一人之谷有限，价平不足以济民，价不平不足以害民。不知人存此想，户户闭糶，家家高价，则积独成众，积微成巨，遂做成一皇皇³³³之世界。若使有一人平之于此，定有几人平之于彼。盖美善之事人所相竞，谁甘自为刻薄人。是我一人之平，恒有以感乎人之平，与愧乎人之不平。如此相观而善，穷民庶免于饥饿之厄矣。既令士绅从公议派，积谷以备缺乏，而犹然惓望尔有谷之家平价者，盖积谷之令或多或寡，官府可得而限，而不敢多派，恐中有力不胜任者。若尔等自度有余，薄收利而厚种德，相与倡率，以救此荒民，其谁得而禁止之、限量之也。

破慳经

东坡有云：“不慳不富，不富不慳。转慳转富，转富转慳。”³³⁴疾入膏肓，无力救药。所以世人，但知图利，罔知防害。以我观之，防害既疏，图利未善。凡我世人，皆天所生，皆天所爱。

³³¹ 陈陈相因：原指皇仓之粮逐年增加，陈粮上压陈粮。后多比喻沿袭老一套，无创造革新。

³³² 遭[gou4]：遇也。

³³³ 皇皇：指心不安。

³³⁴ 见：《东坡问答录》

譬如父母，生育多子，聪明蠢愚，富贵贫贱，各各不同，皆是父母，嫡亲骨肉。有如一子，独享富贵，其余诸子，皆受贫贱，冻饿流离，种种苦楚。富贵之子，安享自然，曾不周济。父母之心，悲伤恼怒，明加谴责，暗受消磨。此是虚元³³⁵。不为汝说，天生富人，原非私厚，正欲彼人，以己所有，济人不足。况此财宝，名为四共，或水或火，盗贼无常，各皆有分，此是道理，不为汝说。万历年时，富平布衣，李君少川，施银二万，赈恤饥荒，朝廷闻之，遂以卿衔，酬其劳费，迄今子孙，世享其名。此二万金，如今尚在，此是报应。不为汝说，尔等吝财，本思常享，父传之子，子传之孙，世世代代，常作富翁，以是因缘。一毛不拔，诸贫贱人，环伺生心，不得方便，甘心引贼，入劫家财。洞房清宫，非汝所有，贼得焚之；朱提白镪，非汝所有，贼得卷之；粉白黛绿，娇妻美妾，非汝所有，贼得淫之；牵衣执袂，桂子兰孙，非汝所有，贼得践之；肢体发肤，并非汝有，刀俎惟贼，截解惟贼；祖宗邱墓，并非汝有，发掘惟贼，剖戮惟贼；再四思惟，无有他孽，止因慳故。受如是苦，不能散财，安能聚财；不能减富，安能保富。所以笑汝，防害既疏，图利未善，倾倒迷谬，诚可怜愍。悲心苦口，劝谕捐输，岂是为贫，正是为富；岂是利他，正是利己。如我所说，不诳不妄，猛醒回头，功德无量。

酒民曰：“兵荒交警，贫富百姓，自宜有无相通。然而富人每不肯稍助分文者，无非欲全其富厚也。不知一旦有事，玉石俱焚，安所谓富厚哉？予所以苦口劝谕者，正为富贵之家，保全性命计耳。岂区区损有余，补不足之意耶？”

居士曰：“上三条以利害劝之。”

³³⁵ 虚元：道家思想，指构成物质世界的本元，即太虚之元气。

选练第三

训练

练射

练耳听金鼓练目专视旌旗

练心

练技艺

额兵

乡兵

才能

选锋

练方向

练手足

练行伍

土兵

民壮

技艺

选练

惠麓酒民 编次
湛华居士 复位

《孙子》曰：“兵无选锋，曰北。”《吴子》曰：“一军之中必有虎贲³³⁶之士，力轻扛鼎，足轻戎马，搴旗取将，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则锋宜选矣。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则练当精矣。辑选练³³⁷。

训 练

总 引

《孙子》云：“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则三令而五申之矣。《司马法》曰：“教惟豫，战惟节。将军，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守令何独不然？故必谆谆开导劝诲，如父之训其子，兄之训其弟，师之训其徒，使之忠义发动，利害分明，而后身使臂，臂使指，如一人焉。越之图吴，必十年教训，则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阅训兵六章³³⁸，字字澈切，当为练兵之首务。

忠 爱

谕尔众兵：第一要忠爱。如何叫做忠爱？忠是忠君，爱是爱国。凡大小人家供奉，必曰天、地、君、亲。可见君与天地覆载一般，与父母生身一般。若不忠君，与不敬天地、不孝父母何异？蜂蚁尚知君臣，何况人类？就是天地生人多有啼饥号寒的，父

³³⁶ 虎贲[hu3 ben1]：勇士。

³³⁷ 选练：选拔训练。

³³⁸ 六章：忠爱、敢战、守法、勤习、敦睦、信义(见下文)。

迸避百金方

母生身亦多有卖男鬻女的，你们日食月粮，安享豢养，比天地父母恩更大。你再看世间人，耕田的完粮，做工商的纳税，就是游手游食的，也当丁差，都是那忠爱的道理。朝廷将百姓点点膏血，都破费在你们身上，这是为何？就发肤尽捐，尚不能图报万一。奈何口食粮饷，只做自己买卖，贪懒偷闲，全无报効念头。说起操练，便道辛苦。一旦有事，又只顾身子，不顾国家。如此忘恩背义的人，鬼神也不容。况国家有事，连你身子置在何处，试请夜扞心浑身汗下³³⁹。你们都是有血性汉子，只是不提不醒。诚时刻提醒一副忠爱心肠，精神自然振发，筋骨自然抖擞。遇有警报，就是切身痛痒，便赴汤蹈火，怎肯退转。你看从来忠臣义士，烈烈千古，谁人不景慕，亦谁人做不来。岳武穆从军士起家，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你们须切切记着。

敢 战

谕尔众兵：你们既发了忠爱念头，切须要敢战。如何叫做敢战？只是不怕他便是敢。这一“敢字”，若去做不好事，便是乱臣贼子；若去杀贼，便是忠臣义士。如何不怕贼？只要拚得性命。今日你们安安稳稳，受享口粮。原说³⁴⁰我是拚命杀贼的好汉，朝廷竭百姓的膏血，养你们。原说这都是我拚命杀贼的好汉，及至上阵，却便畏缩。究其病根，只是一个保性命的念头：不觉手忙脚乱，被他一刀砍来，反断送了性命；岂但断送了一人性命，众人见了，不觉慌张，连众人性命，被你断送了；就走得脱时，军法临阵退缩者斩，那个饶得你过。岂不是要性命，反失了性命？况性命是阎王注定的，若是命该死，一场伤寒便死了人。自古真正好汉，从百万军中挥戈策马，只是一点不怕死的心肠，奋激出来。班超三十六人，横行鄯善诸国；谢元八千，破苻坚八十万；这是何等气魄，切须听着。

³³⁹ 汗下：形容惭愧、恐惧或焦急。

³⁴⁰ 原说：本来说。

守 法

谕尔众兵：你们既要敢战，又要不敢犯法。这部律例，是皇帝苦心，要保全人性命身家做出来的。假如没有这法，杀死人的不偿命，你这性命留得么？抢夺人的不问罪，你这衣服留得么？况在军中，众军士性命所关：如一人退缩不斩，人人効尤，被贼赶上，岂不送了全军性命？如一人犯令不斩，人人効尤，一遇交锋，岂不把全军性命交付与敌人？古大将有军士取民一菜，立斩以徇³⁴¹者。这菜值得多少，正怕他人効尤。明取得菜，便取得别样对象。抢夺成风，地方不怕贼而怕他。不恨贼而恨他，反思顺贼，做贼细作，岂不害了全军性命？昔吕蒙麾下士，取民一簪笠，泣而斩之。这麾下士是吕蒙同乡。蒙为军法，便没奈何，且莫说同乡。齐有穰苴，请庄贾监军，贾失期，苴立斩之。这庄贾是齐君幸臣。苴为军法，便没奈何，且莫说幸臣。汉萧何荐韩信筑坛拜将³⁴²，萧何闯辕门，韩信立斩其马。这萧何是韩信恩主，只为军法，便没奈何，且莫说恩主。汉文帝夜至周亚夫营，守门者曰：“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及天明入营。文帝要驰马，主令者曰：“军中不驰。”文帝只得按辔徐行。可见这军令，凭他恁人犯不得的。我今日与你们，便是父子一般，到犯法时节，便是亲儿子也顾不得了。只为上阵时节，单看这法来保全你们性命。思之慎之，切须听着。

勤 习

谕尔众兵：前教你们敢战，只是不怕。须有实实落落不怕人的手段。这手段那有天生成的，须是要勤习。古人云：“习惯成自然。”如何不习？又云：“三日不弹，手生荆棘。”如何不勤习？但习得手段高强，决能杀贼。若是不如，决为贼杀。不勤习武艺，便是不要性命也。杀得贼时，有无限好处。古人如

³⁴¹ 徇[xun4]：同“殉”。本义是指迅速，敏捷，引申义是对众宣示。

³⁴² 筑坛拜将：仰仗贤能。

泚瀝百金方

岳王，原从小卒做起。可见这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贵的勾当。须是着实勤习，又须勤习那临阵时实实落落杀贼的武艺。不要习那花法，欺编官府，临阵却用不着。如射箭须学大架射；搭箭要快；眼专视贼；前手立定，后手加力；前手把弓如月，出箭稳疾，如鸟铳手；须要眼看两照星，铳去时不动手、不转头，纔会中。盾牌又要遮得身过，低头进前，只砍马脚、人脚，步步防枪，牌向枪遮，刀向人砍方妙。又如长枪用短法，短刀用长法。诸如此类，总要认定这是保性命、立功名、取富贵的勾当，决然虚应故事不得。官府操演，犹有限期，须时时刻刻，如敌在前；眠思梦想，定要一日高似一日；凭他恁贼，怕不杀尽他。从来兵法有目习、耳习、心习、手习、足习。韩世忠置背嵬军五百人，朝夕操练，一可当百。（刘锜）顺昌之捷，金兀朮见旗帜便走。岳飞每休舍，即令军士穿重甲学跳濠法，所向无敌。你们听着。

敦 睦

谕尔众兵：如今你众人相聚在此，最是要敦睦。如何叫做敦睦？敦是敦厚，睦是和睦。世间有等刻薄的人，谈人之短，利人之灾，凡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人人怨他恨他。又有一等乖戾的人，动辄使性，一言不合，怒气相加，如此天空地阔世界，没一处安顿得他。人生在世，何苦如此？你们今聚在一处，便是前世缘分，主将就是父亲一般，你们长者为兄，幼者为弟，要如亲生一般。你不见那中举、中进士的，东西南北各处人，一时同榜，便叫年兄、年弟。你们同营当兵，与他总是一样。今日各行各坐，各衣各食，你不靠我，我不靠你，便不敦厚和睦，似觉无妨。到那上陈厮杀的时候，性命只争呼吸；那时得个人来，一臂相助，不但保全性命，更可杀贼立功。如此关系甚大，不是平日相好，安得有此？所以劝你们敦厚和睦，有无相通，患难相救，衣食相照顾，疾病相扶助，小便宜莫讨，小口舌莫争，有酒同饮，有肉同吃。手段高似我的，敬他、学他，

莫妒忌他；手段不如我的，爱他、教他，莫可笑他，口口相约，心心相念。只是回顾那上阵时一着，我性命须索你救，你性命须索我救，安得不如胶似漆。况这良心，何人不有？你敬他，他还敬你；你爱他，他还爱你。这狠心亦何人不有？你骂他，他还骂你；你打他，他还打你。所以做好人只好了自家，做恶人只害了自家。平日一团和气，上阵时必然我救你，你救我；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试看刘、关、张，以异姓三人，桃园结义，便做出许多事业。至今关王英灵，人人敬仰。你们听着。

信 义

谕尔众兵：你们与人既要敦睦，自己做人，又要信义。天地间，只有信义两字，是立身根本。如何叫做信？心里念的如此，口里说的如此；今日说出这话，终身守着这话；不指东说西，不将无作有；不一见利害，便改头换面；使人人都信得你过，这纔是信。如何叫做义？守自己道理，尽自己职业；视君上如父母，视同辈如兄弟；视国家的事，如自己的事；一切负心忘恩的事，断不肯为；一切犯名分坏纲常的事，断不宜做；这纔是义。这样人平日人人都敬服他，上官也爱重他；遇有事时，心腹可相托，缓急可相倚，朝廷也仗赖他；自然名成功立。人若无信，变诈欺诳，就是父母妻子，也把做个骗子看待；人若不义，转眼负心，就是至亲骨肉，也把做个没行止³⁴³的看待。试看古人如晋解扬：晋君使传命于宋，楚人拿住他，赂以重货，决不改口，何等有信；又如，灵辄：感赵盾一饭之德，遇难竭力捍御，得免其死，何等有义；至今名扬千古。你们听者。

选 锋

卧 彪

³⁴³ 行止：品行。

泚瀝百金方

北魏李崇，深沈有将略。在寿春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彪”。

捕盗将

唐山东道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及湖南逐帅，诏商讨之，商遣“捕盗将”二百人平之。

突将

蛮寇将至四川，刺史杨庆复，募骁勇之士，补以实职，厚给粮赐，应募者云集。庆复列兵械于庭，使之各试所试，两两角胜，察其勇怯而进退之，得选兵三千人，号曰“突将”。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庆复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会暮，焚其攻具三千余物而还。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擢拔，且利于厚赏，勇气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

马燧教骑

唐马燧为河东节度使，河东轮百井之败，骑士单弱。燧悉召牧马厮役教之，数月皆为精骑。

李抱真教步

唐李抱真兼泽潞节度副使，抱真策山东有变，泽潞兵所走集³⁴⁴，乃籍户三丁得一，壮者蠲其徭租，给弓矢，令闲月列曹偶³⁴⁵习射，

³⁴⁴ 走集：1. 边界要塞、交通要冲。2. 聚集。

³⁴⁵ 曹偶[cao2 ou3]：侪辈、同类。

岁终大较，亲按籍第能否赏责。比³⁴⁶三年，皆为精兵，举所部得戍卒³⁴⁷二万。故天下称“昭义步兵³⁴⁸”为诸军冠云。

高崇文练卒

唐高崇文屯长武，练卒五千，常如寇至。

选兵议

凡选兵者，或取丰伟，或取武艺，或取力大，或取伶俐。皆不可以为准，何则？丰大而胆不充，则缓急之际，脂重不能疾趋，反为肉累，此丰伟不可恃也。艺精而胆不充，则临事怕死，手足仓卒，至有倒执矢戈，先众而走，此艺精不可恃也。伶俐而胆不充，则未阵之先，预思自全之路，临事之际，既欲先奔，复以利害恐人，为己避罪之地，此伶俐不可恃也。力大而胆不充，则临时足软眼花，呼之不闻，推之不动，是力大不可恃也。是以选兵者，必以胆为主。练胆之术，在信赏必罚，而罚为尤重。夫使将权可杀人也，士卒之畏将，甚于畏敌也，进未必死，退必不生，则士卒之胆，固有不习而壮者。说在苏老泉之《谏论》也：“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予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嗟呼！明于此喻者，可以知练胆矣。夫使大将登坛，悬数万金以待，而士卒乱行者，立斩数人，吾虽懦，犹能驱市人而战之。今将手中无一钱，而治军罪止于贯耳。不

³⁴⁶ 比：及，等到。

³⁴⁷ 戍卒[shu4 zu2]：戍守的兵卒，

³⁴⁸ 昭义步兵：唐称昭义步兵，盖泽潞弓箭手。

泝澦百金方

有千金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然而练胆之说，施之于少年则易，施之中年者难。郭都督成，与曾一本战，而馘³⁴⁹之也。试问冲锋陷阵者谁，则皆左右诸少年，度其年不过二十上下而已。盖少年气锐，不知死活，易于鼓舞，是以用壮不如用少也。

躯干丰伟，武艺精通，力大伶俐，而兼有胆气者上也，必不可得，则宁取胆耳。

练射

李愬练射

李愬为魏文侯上郡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

种世衡

宋种世衡在青涧，教吏民习射，虽僧道、妇人亦教之。以银为射的，中者与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银轻重如故，而的渐厚且小矣。或争徭役轻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好处。有过失亦使之射，射中则择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

苏轼弓箭社

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曰：“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扈、种世衡等，专务整缉番汉熟户³⁵⁰弓箭手，所以射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故元昊复臣，今河朔西路，备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

³⁴⁹ 馘[guo2]：诛戮；消灭。

³⁵⁰ 熟户：旧时指归顺的少数民族。

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饭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本土有盗不护，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向使³⁵¹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哉？

课射法

范仲淹、韩稚圭，经略西夏时，令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宜采访其遗法，增损其约束。在城者分为四社；乡镇，每镇立一社；村庄相近者，或三五村，或十数村，各自为一社，听从其便。择宽大庙宇一所，为讲习韬略处。择空闲平地一段，为演习弓箭处。在城四社，各聘善射者一人为社长，武艺超羣者二人为社副，善书二人为社录，村镇亦然。不论军民士商，愿入者听。古者士大夫亦学射泽宫³⁵²，卿相之子，亦当戍边。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何耻之有？每社置武经等书，时时讲习。三、六、九日习射一次，如膂力过人，家贫不能置弓矢，本社好义富代置者，给牌优奖。社约既定，每季，有司亲赴各社较射一次。有射箭命中，韬略精熟者，赏本人，仍赏社长。民间宴会，即以射箭赌酒，犹胜于行令。游食无赖，即以射箭赌钱，犹胜于樗蒲³⁵³。有犯罪当罚者，即以射箭多寡减等。犯罪当责者，即以射箭中否减数。于寻常游戏间，学得救命之方，有事可以御外患，无事可以消内忧，盗贼不敢生心，奸细闻之远遁，有利无害，曷不举而行之？

武弁射

³⁵¹ 向使：假使；假令。

³⁵² 泽宫：习射选士之处也。

³⁵³ 樗蒲 [chu1 pu2]：是继六博戏之后，汉末盛行于古代的一种棋类游戏。

泝澦百金方

守备干³⁵⁴、把总³⁵⁵等官，每遇督抚入境出巡，官评册揭，其应荐奖戒，人都不尽在弓矢，是以绳文官之法绳武弁³⁵⁶也。夫武弁之放浪不节，有玷廉守者，自应惩戒，而武技尤其本等。其职业之修不修，一较射而知之矣。如能每月，各武弁俱赴演武场较射一次。倘遇督抚按部³⁵⁷，应报册揭内：即以屡次之不中箭者，尽行开报³⁵⁸，与放浪不节者同戒；即有素行应戒者，倘能射中多，亦得宥免³⁵⁹。则诸弁知所重在射，必殫力习学，而精射者众矣。

武士射

文学生员，有岁考、科考院课、月课，不一而足。而武生何独不然？倘能亦如课文士法，设武学官，每月十日一次，课其弓矢，分别等第报府、报县，县府亦以书院课文法，月一试之，分别高下，报之上台³⁶⁰。上台亦每年发檄³⁶¹一考，分别第等，以行赏罚，有能挽强³⁶²命中，百不虚发者，不次擢用。诸民间子弟有能射者，另册送考，取入武学，某县若干名，以备训练。其荒废考居下等者，亦行黜退。则生知所取在射，亦必殫力习学，而精射者必多矣。

文士射

³⁵⁴ 守备：明清两朝的官职名。城市镇守武官，管理营务，职掌粮饷，清初四五品。干：主管。

³⁵⁵ 把总：是明代及清代前中期陆军基层军官名。

³⁵⁶ 武弁 [wu3 bian4]：武冠、武官。

³⁵⁷ 按部：按照部类；带领部属；巡视部属。

³⁵⁸ 开报：开列呈报。

³⁵⁹ 宥免 [you4 mian3]：赦免；宽恕

³⁶⁰ 上台：泛指三公宰辅。

³⁶¹ 发檄 [fa1 xi2]：就是发布征召或声讨的文书。

³⁶² 挽强 [wan2 qiang2]：拉引硬弓。

古有乡射，今天下儒学，皆设有射圃，其故可思也。乃诸士子惟工鞶悦³⁶³竟不知弧矢为何物，即射圃亦鞠为茂草³⁶⁴矣。无乃非立法初意乎？如能每月府县官，亦以月课法，亲阅一次，分别等第，出案激赏。其巧力俱全发辄破的者，破格优礼，而不习者薄待之。每年终查各学习射多寡，而教官评亦即于此分优劣。如是，而教官必率其士子以竞力于射矣。

考试射

生员岁考、科考，分别四等。童生考试入学，皆品评其文义。而诸生童，亦皆以拙自安³⁶⁵者也，乃每当府县考试前后，求续取，或告考者，累累不可胜数焉。夫生童之欲得名耳，今议于未取童生，再广收以考射之法。有能射多中者，府县各于复案外尽行拔取，另造一册，送院收考。其文义稍通者，一例拔取入学，以示鼓舞。夫前之武生，是专以弓射进者也。此之童生，是以文义兼弓矢进者也。才既不同，故入学各别若生员之考优等，不顾射者无论矣。其三等以下至四等，发案后，有自称能射，及册报屡能命中者，提学再面试之。果能于八十步外，中七八九矢者，不妨破格拔等，以示文武并重之意。如是，而诸生亦无不人人自相率以争力于射矣。

近射法

凡用弓矢，近中易，远中难；近则力强，远则力弱。所以箭必近发，发乃奇中。今后习射，不用张鹄³⁶⁶，日以三尺许长小棍，置地四十步内射之，射到矢矢中棍，射贼必无虚发矣。

³⁶³ 鞶悦[pan2 shui4]：腰带与佩巾。喻雕饰华丽的文辞。

³⁶⁴ 鞠为茂草[ju1 wei2 mao4 cao3]：杂草塞道。

³⁶⁵ 以拙自安：守拙、不以巧伪与人周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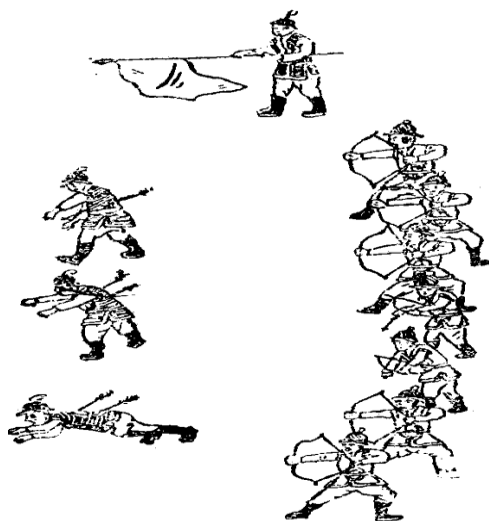
³⁶⁶ 鹄[gu3]：箭靶的中心。泛指靶子。

攢射法

法 射 攢

安人形把三个颜色各异，用声音响亮者一人，执一红旗，任其所指，无不中者。盖敌人中有领众头目，只射杀头目一人，众敌自然败走。此擒贼擒王之法也。

军中威望莫重摧标，一将见擒，三军之胆尽寒矣。守城合战，俱宜如此。



练方向

凡旗帜制八方，则色杂而众目难辨，如以东南西北为名，则愚民一时迷失方向，即难认矣。惟左右前后，属人之一身，凡面所向谓之前，则用红旗，即方为南，行为火，火之色红，神为朱雀，卦为离。凡所背谓之后，则用黑旗，即方为北，行为水，水之色黑，神为玄武，卦为坎。凡左手所指之左，则用青旗，即方为东，行为木，木之色，神为青龙，卦为震。凡右手所指谓之右，则用白旗，即方为西，行为金，金之色白，神为白虎，卦为兑。凡脚下所立谓之中央，则用黄旗，即方为中，行为土，土之色黄，神为勾陈³⁶⁷，卦为太极。凡人一身皆有左手，右手，前面，背后，中央，此人人可晓。若举点黄旗，则是中军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红旗，则是前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黑旗，则是后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青旗，则是左营兵欲变动，听号令施行。若举白旗，则是右营兵欲变动，

³⁶⁷ 勾陈[gou1 chen2]：别名麒麟，是汉族神话传说中上古六神之一。

听号令施行。若举某方旗，俱要向某方看。但举黄旗，四面俱要向中看。若见五方俱举，各营四方，各照本方向外执立，听号令施行。凡旗点向何方，随其所点向往，旗不定不止，旗不伏不坐。善哉。孙武子教官嫫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呜呼！此教战之指南也。

练耳专听金鼓，练目专视旌旗

五兵³⁶⁸之为用多矣，然古人行师，第曰祭旗、曰衅鼓者何也？盖以金鼓旌旗，乃一军之耳目，尤为吃紧³⁶⁹耳。若金之不退，鼓之不进，麾之而不从移，指之而不从死，虽有百万，何济于用哉？所以戚将军南塘分付军士云：“凡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竖起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头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可杀，何功不可立？”³⁷⁰

练 心

胜败，无异术也。士卒之心畏敌甚于畏将，即败；士卒之心，畏将甚于退敌，即胜。欲其畏将，亦无异术也。千金之赏，悬之于先，猛虎之威，迫之于后，虽驱市人可以战矣。古之善用

³⁶⁸ 五兵：1. 五种兵器。所指不一。吴澄曰：“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2. 泛指各种兵器。3. 泛指军队。4. 指战争。5. 《五兵尚书》的省称。

³⁶⁹ 吃紧[chī jǐn]：即“吃紧”。严重，重要，紧要，紧张。

³⁷⁰ 见：明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二。

迸瀝百金方

兵者，挥金如挥土，杀人如杀草，绰有至意。只如今日，铖两以为赏，鞭贯以为威，欲其畏我侮敌，以讲练心之术也，难以企³⁷¹矣。

练手足

练手使之屈伸便利，提挈敏快；练足使之进退合宜，往来合法。然非徒手空足而练也，手足便捷，全系于器械轻利。古法云：“器械不利，以卒予敌。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器习利而无号令金鼓以一其心，虽有艺，与徒手同也。三军既熟悉吾令，则当精乎艺。”³⁷²艺、声、法、令并行，则阵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别而合之，聚而分之，何手足之不指挥如意。天生飞潜之物，授以爪牙、鳞甲、蹄鬣³⁷³。人而无此，故畀³⁷⁴五兵代之。夫天有五行以应五兵，长短相救，势所必至，制器篇详之矣。

练技艺

教兵之法，练胆为先；练胆之法，练艺为先；艺精则胆壮，胆壮则兵强。技艺之中，有虚有实，有阳有阴，有起有伏，有后人发先人至之形，有致人而不致于人之巧，有一二势变出百千势，有百千势归于一二势，有一二言包括有余，有百千言形容不尽，距可谓其无精微之理而易言之乎？为将者苟未之学，则天下技艺之师，皆得以虚文之套³⁷⁵教之。我兵之习于艺者，亦惟以虚交之套为尚。故终年练习，而竟无精兵无怪也。今之技艺，花法胜而对手功夫全迷，只要盘旋上下，满片花草。试问弓矢

³⁷¹ 企：希望、企及。

³⁷² 见：明 戚继光 《纪效新书》卷十。

³⁷³ 鬣[lie4]：动物颈上的长毛。

³⁷⁴ 畀[bi4]：给、给以。

³⁷⁵ 套：固定的模式。

疏密之法，叉钯奋搏之法，刀枪击刺之法，藤木二牌起伏之法，诸如此类，不可枚举，皆茫然不解矣，安望其对敌不怯而走哉？

练行伍

练兵须求实用，十人可用，胜百千人无用者。然欲得实用，不过伍法精熟，奇正相生而已。阵队之法，即一人所习之法也：一人之斗，有五体焉；身为中，二手二足为左右前后；五者变化，不可胜用矣。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五人五十人，以至于五万五十万人之斗，同一法也。有人问俞大猷，兵法孰为最要？曰：“‘节制’二字，兵法之大要。‘分数分明，步伐止齐’八字，节制之条目也。”《七书》千万言，八字该³⁷⁶之矣。明八字之义，于兵思过半矣，静亦静，动亦静，后人发先人至，与致人而不致于人，随机运用，微乎！神乎！今督抚阅兵操练，皆是虚套³⁷⁷，但要周旋华采，如同戏局，就操一千年何用？人马如何调度；对阵如何厮杀；贼据山冈，我在平原，如何攻围；贼在平原，我临川泽，如何敌斗；贼伏山谷，忽然邀截，如何冲锋；策应之兵，如何疾如风雨；追逐之兵，如何勇如狼虎；诱敌之兵，如何伏如狐鼠；避敌之兵，如何疲若鹰鹞；号令如何习熟；坐作³⁷⁸如何齐一；初战如何命众；战罢如何收兵；险隘如何设伏；要害如何提防；消息如何探听；仓卒如何应酬；是在司阅者，实实讲求焉尔。

额兵

额兵者，各郡邑额设之兵也。国初额设以五千计，所以千计以百计，州县又有常兵、机兵、城守之兵，何处无兵。而其如吏

³⁷⁶ 该[gai1]：古同“赅”，完备。

³⁷⁷ 虚套：1. 空洞的俗套。多指言辞、礼节。2. 空敷衍。3. 空场面。

³⁷⁸ 坐作：1. 坐与起，止与行。古代练兵的科目之一，多与“进退”连用。2. 安然而为。

泚澼百金方

不习兵，士不学战，册中白羽³⁷⁹，呼之不灵，惟坐糜廩饩³⁸⁰而已。一旦有急，如趋群羊而当猛虎，宁有济乎？故练之不可不亟³⁸¹也。

范仲淹大阅州兵

范仲淹知延州，大阅州兵，兴营田，以恩信怀来，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所得上赐，悉给分诸将。居二年，士勇边实，恩信大洽³⁸²，乃决策谋取横山，复灵武。元昊大惧，遂称臣请和。又分州兵为大将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贼众寡，使更出御贼，贼不敢犯。既而诸路皆取法焉。

张栻简阅州兵

张栻知静江府，所统州十有五，辽夏荒残，故多盗贼。徼外蛮夸³⁸³，俗尚仇杀，闲入寨侵掠，而州兵皆脆弱慵惰。栻至，则简州兵，汰冗补阙，籍诸州黠卒³⁸⁴伉健³⁸⁵者为效用，日习月按³⁸⁶，申严保伍之法。谕溪涧酋豪，弭怨睦邻，毋相杀掠，于是群蛮帖服。

孟宗政忠顺军

³⁷⁹ 白羽：士兵。

³⁸⁰ 坐糜廩饩[zuo4 mi2 lin3 xi2]：坐着消耗国家的粮食，不干实事。

³⁸¹ 亟[ji2]：急、敏疾，又引申为紧迫、赶快、急躁等。

³⁸² 大洽[da4 qia2]：犹广布。

³⁸³ 徼外[jiao4 wai4]：塞外，边外。夸：夸大、自大。

³⁸⁴ 黠卒[xia2 zu4]：狡黠的士卒。

³⁸⁵ 伉健[kang4 jian4]：体格强健。

³⁸⁶ 按：考察。

孟宗政权知³⁸⁷枣阳军，民逃而复归者以万数。宗政发仓贍之，籍其壮者，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闲³⁸⁸。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为孟爷爷，信赏必罚，好贤乐善，为一时名将云。

苏轼部勒战法

苏轼知定州。定久不治，设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廩赐，不敢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地，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³⁸⁹以战法，众皆威服。会春大阅，军旅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³⁹⁰，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定人言自韩魏公后，乃见礼云。

孟琪宁武军

孟琪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节制。琪至鎮，招集“宁武军”，曰：“不择险要，立砦栅³⁹¹，则难责兵以卫民；不集流离，安耕种，则难责民以养兵。乃立赏罚，以课殿最³⁹²。……以李庭芝权施州……庭芝训农治兵，选壮士杂官军教之。期年，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兵而出战。琪下其法于所部，行之。”

辛次膺治兵设险

³⁸⁷ 权知：代掌某官职。

³⁸⁸ 孟宗政在世时，招收金朝境内的唐、邓、蔡三州壮士两万多人，编为“忠顺军”。闲同“间”。

³⁸⁹ 部勒[bu4 le4]：部署，约束；

³⁹⁰ 执事：含义有 1. 从事工作；主管其事。2. 有职守之人；官员。3. 指供役使者，仆从。4. 对对方的敬称。5. 侍从。

³⁹¹ 砦栅：为防御而设的竹木栅栏等障碍物。砦[zhai4]：同“寨”。守卫用的栅栏、营垒。

³⁹² 殿最：指等级的高低上下；泛指等级的高低上下；考课、评比。

泚瀝百金方

辛次膺令蒲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次膺披荆棘瓦砾中，安民辑吏，治兵设险，贼不敢犯境，一邑更生。

魏了翁较阅军士

魏了翁知州，奏葺城堞，精器械，出则较阅军士，入则与诸生横经³⁹³课业，夸人望风而遁。

土 兵

土兵者，召募土著之兵也。市井负贩³⁹⁴之夫，田野鋤耰³⁹⁵之子，今日丽名于官，明日驱以应敌，是恶可为兵哉？募之宜早，练之宜勤，吾民即吾兵矣。从来难驯而易溃者，皆客兵尔。必土著之兵，根脚立定，然后可以慑服客兵，而尽为我用。此辈有籍贯，有亲友，有父母妻子，虽欲逃无可逃，食以厚糈，激以重赏，予以器甲，又可省转饷³⁹⁶之烦，较之征调召募何如哉！

韩愈召募土人

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曰：“天下之兵，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屠烧县邑，贼杀不辜，环其地数千里，莫不被其毒。……握兵之将，熊罢驱虎之士，畏儒蹙缩³⁹⁷，莫肯仗戈，为士卒前行者。……夫远征军士，行者有羁旅离别之思，居者有怨旷骚动之愆，本军有馈饷烦费之难，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则怨，缓之则不用命；改孤悬³⁹⁸，形势销弱，又与贼不相谙委³⁹⁹，临敌恐骇，难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与贼相熟，知其气

³⁹³ 横经：横陈经籍，指受业或读书。

³⁹⁴ 负贩：指担货贩卖，小商贩。

³⁹⁵ 鋤耰[chu2 you1]：锄田去草和碎土平地的农具。借指耕作。

³⁹⁶ 转饷[zhuān3 xiāng3]：运送军粮，亦作“转饷”。

³⁹⁷ 蹙缩：收缩；皱缩；萎缩。

³⁹⁸ 孤悬[gu1 xuan2]：犹孤立。无所依靠。

³⁹⁹ 谙委[ān1 wei3]：了解详细情况。

力所极，无望风之惊，爱护乡里，勇于自战，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倘可上闻行之否？”⁴⁰⁰

韩愈论淮西土人召募成军

韩愈《论淮西事宜状》曰：“诸道发兵，或三二千人，势力单弱；羁旅异乡，……道路辽远，劳费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艰，闾里怀离别之思。今闻陈、许、安、唐、汝、寿等州……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习于战斗，识贼深浅。既是土人，护惜乡里，比来⁴⁰¹未有处分⁴⁰²，犹愿自备衣粮，共相保聚，以备寇贼。若令召募，立可成军；……。兵数既足，加之教练，三数月后，诸道客军，一切可罢。比之征发远人，利害悬隔。”

苏轼论练军实

苏轼《练军实》曰：“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于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馈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察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千乘之众，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及至后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为民，于是始有老弱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于数千之兵者。其良将善用，不过以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⁴⁰³

⁴⁰⁰ 见：唐 韩愈作 《又一首》

⁴⁰¹ 比来：1. 指近来；近时。2. 从前；原来。

⁴⁰² 处分：指处理，安排，对犯罪或犯错误的人按情节轻重给予处罚决定。

⁴⁰³ 见：苏轼作 《策别十六·练军实》

泝澦百金方

续感籍民为义勇

绍兴三十一年，虜入寇，昭、淮、汉等郡，籍民为兵，续感守荆南，请籍民为义勇。其法取于主户之只丁⁴⁰⁴，十户为甲，五甲为团，皆有长。又择邑豪为总首，农隙敢以武事，官给⁴⁰⁵其法。至干道间，七县之籍，得义勇八千四百十九人。淳熙初，张栻为帅，益修其政，义勇增多至万五百人，分为五军，军分五部。后四年，赵雄又增三千三百人，（时十一年冬）通为万三千八百余人。

薛季宣弓箭手保甲法

绍兴末，武昌令薛季，求得故陕西河北弓箭手保甲法：五家为保，二保为甲，六甲为队，据地形利便则为总，不限以乡。总首、副首领焉。诸总皆有射圃，而旗帜亦别其色。绍熙四年冬，凡万五千二百一十人，荆鄂二郡，率四五家有一人为兵。

辛弃疾招丁补额

辛弃疾知福州，福州前枕大海，贼藪⁴⁰⁶也。俗悍易乱，无积贮。弃疾苦心期岁，积镗⁴⁰⁷至五十万。榜曰：“备安库。”招壮丁补额，训练有方，四境清闲，卒以抗直⁴⁰⁸。坐劾⁴⁰⁹去，士民填哭巷满。

乡 兵

⁴⁰⁴ 丁：其本义是钉子，是“钉”的初文，后引申为壮健，又引申为人口和指某些专职服务的人等。

⁴⁰⁵ 官给[guan1 ji3]：官俸。

⁴⁰⁶ 贼藪[sou3]：盗贼聚集之处。

⁴⁰⁷ 镗[qiāng3 或 qiāng1]：镗道；银子或银锭。

⁴⁰⁸ 抗直：刚直不屈。

⁴⁰⁹ 坐劾：连坐弹劾。

乡兵者，各乡村团结之兵也。周官比闾族党⁴¹⁰之制，为乡兵之始；管子因之；作内政而寓军令，桓公以伯⁴¹¹。汉唐后，宋有河东、河北、保毅、护寨诸兵，利病半焉。明时流寇猖獗，在在议论乡兵，未见成功，先贻⁴¹²骚扰。盖有两难：其一，则有司率皆逢掖之儒，未学军旅，能必丈人之吉⁴¹³乎？其一，则才堪长子，权不在焉，亦未易成节制之师也。夫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今之率乡兵者，敢杀一人否？虽千金之赏，未必得勇夫之用矣。惟权归有司，而知人善任，毒⁴¹⁴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⁴¹⁵？唯在择任守令哉！唯在择任守令哉！

崔铎乡兵论⁴¹⁶

明嘉靖癸未，山东盗王堂起，议调边兵。崔铎著论曰：“国家有汉之全盛，亡其强⁴¹⁷；亡宋之苟安，类其弱⁴¹⁸。盖由士业草略⁴¹⁹，登仕太易，鲜治经世之学⁴²⁰。官多牵制，迁代⁴²¹大数，不予

⁴¹⁰ 比、闾：为古代户籍编制基本单位。后因以“比闾”泛称乡里。族党：1. 党与和亲族。2. 古代居民的基层组织。

⁴¹¹ 伯[ba4]：称霸。

⁴¹² 贻[yi2]：遗留。

⁴¹³ 丈人之吉：《易·师》：“贞，丈人，吉。”孔颖达疏：“丈人，谓严庄尊重之人。”

⁴¹⁴ 毒：害也。

⁴¹⁵ 何咎：是什么罪过？

⁴¹⁶ 《崔铎乡兵论》：是中国明朝儒家崔铎所著的一篇兵书。

⁴¹⁷ “国家有汉之全盛，亡其强”：正确的引用应该是：“国家有汉之全盛，必由兵法之得失；亡其强，必由兵法之得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要达到汉朝的全盛时期，成功地运用兵法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地，一个国家要衰亡，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运用兵法。这句话强调了兵法在国家发展和衰亡中的重要性。

⁴¹⁸ 译文：虽然汉朝在全盛时期强大，但在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内乱和外患等问题的积累，导致国家力量逐渐衰退，最终导致了汉朝的灭亡。宋朝在政治上相对保守，追求安定而不是强盛，但宋朝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表现出的相对软弱，导致了国家的相对弱势。

⁴¹⁹ 士业草略：士人的学问和职业粗糙疏略。

泝澦百金方

专断之权。弛而亡支⁴²²，莫甚于兵。……旧制县金⁴²³民壮，即古土兵，近年增减靡定，……多以佣奴充之，但可具役使之擒贼，如驱羊入屠门也。宜制大县四百人，次三百人，又次二百人，两户釁⁴²⁴出一人，分为两班，……拣拔悍劲⁴²⁵，操习武事，登其材武者为队长，直⁴²⁶者守城缉盗，休者力田树桑，乡立保伍，五乡一长，平居讥察⁴²⁷逋衰⁴²⁸衰小警，团结以守。夫民贫为小盗，应倡而聚然后大。每乡严则县靖，每县严则府靖，推之天下皆然。”⁴²⁹大司马彭公如铎策奏，行不数月，王堂平。

赵完璧⁴³⁰乡兵奏

万历二十五年，赵完璧奏：“乡兵之利有三，扰有五；严怯其五，独存其三；法斯善矣。何为三利？民无转饷之劳，士免征调之苦，一利也。倏忽缓急，祸起变生，抱鼓一鸣，仓卒可集，二利也。人自为兵，家自为敌，有兵之实，无兵之名，三利也。此三利，人人能言，而利中之害，法中之扰，非目击其弊者不知。何者？兵农之分已久，一旦驱而为兵，谁应之者，势不得

⁴²⁰ 经世之学：中国儒学中讲求治国利民之道的学问，兴起于明末清初和晚清。

⁴²¹ 迁代：职官之迁升与替代。大数：频繁。

⁴²² 弛[chi2]而亡支：政府的管理松散，无法有效推动国家的发展。

⁴²³ 金[jian1]：征集。

⁴²⁴ 釁[ju4]：筹、凑。

⁴²⁵ 悍劲：凶猛强劲。

⁴²⁶ 直：当值；执勤。

⁴²⁷ 讥察：稽察盘查。

⁴²⁸ 逋[bu1]：逃亡、拖欠。衰[xie4]：邪恶、不正当。

⁴²⁹ 见：《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五十三》崔铎《师田》

⁴³⁰ 赵完璧（1558年—？），字念傲，号连城，河南河南府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籍，明朝政治人物。

不计丁报派。里胥⁴³¹乘奸案贿，富者以钱神而漏，贫者以闾左⁴³²而役，其扰一也。派有名籍矣，器械所需，官不给予责之自备，奸贪掾吏⁴³³，又驾为查验之说，百方刁勒，其扰二也。器械验矣，例应造册报上，纸墨之费，官不肯出，而责之吏，吏复禀官，而派之兵，及其转上之府，府吏又索贿后收，其扰三也。册已申矣，定期而操，有司随意晏早，或持兵日午，而待不至，或晨夜已散，而忽点查，不到有罚，不中有赎，使民卖田鬻子而偿，其扰四也。操有期矣，讹言或至，不查的实，张皇四顾，辄集城守，露处宵立，旷日糜工，其扰五也。民间嚣然，丧其乐生之心者，皆由于此，不北走胡，则南走越，是可不为之虑哉。故欲练乡兵，先去五扰。欲去五扰，莫如宽厚之意多，而束缚之政简。富家大姓计口分充，单丁独户者可免也。应用器械，官为给予。近日募兵之例可比也。册足以记名籍，纸字美恶，格式合否，不必太拘，官为之可也。定操有期，早暮勿爽，有司勿怠玩视之。余日放之归农，勿故为牵制可也。中者有赏，不中者少示惩。薄加鞭朴，勿迫之赎可也。去此五扰，然后民不称病，而乡兵之法可行。”

赵怀玉乡兵疏

崇祯四年，赵怀玉疏曰：“城守无如练乡兵矣。以父兄子弟之兵，守桑梓父母之邦，诚便计也。愚以为练乡兵，必换旧兵。今搜括已穷，岂能于原额外再征乡兵之饷。或曰：‘使贫者出力，富者出财，不费官一镮。’然好义乐输之人甚少，势必报富户派之。不给者势必以鞭朴强之，骚扰不可胜言。臣居乡时，亦常劝富户养乡兵矣，沿门求之，竟不肯出。臣为大理时，亦

⁴³¹ 里胥[li3 xu1]：里长，指管理乡里事务的公差。

⁴³² 闾：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闾，贫者居住闾左，富者居于闾右，秦代指主要由雇农、佃农等构成的贫苦人民。

⁴³³ 掾吏[yuan4 li4]：官府中辅助官吏的通称。

泚澥百金方

尝奉委查乡兵矣。不过保甲牌中轮流而出，以应操⁴³⁴尔。何曾有兵？何曾堪用哉？夫乡兵骁壮者不少，能使其枵腹⁴³⁵荷戈乎？能使其裹粮⁴³⁶听用乎？上之人惟美其名而行之，下之人亦承其分而应之。随造死名册籍而进之，辄云某州某县有乡兵若干，有其名无其实也，有其籍无其人也。即有其人，皆卖菜佣尔。不待旗鼓相当，而已披靡矣。愚以为当选乡兵之骁壮者，而汰额设之羸弱者，以其饷饷之，庶几可行乎？”

乡兵救命书

吕坤乡兵《救命书》曰：“方今天下无真兵，人人不知兵，纔说练乡兵，个个气恼死，不管他日死活，且怨眼前骚扰。守土者，离任之后，各有职业，只我乡井人家，坟墓亲戚，房舍田土在此。千年离不了故园，奈何不为久长之计也。自今以后，务要各乡立个性命会，十月初一以后，三月初一以前，其四个月，除六十以上，十五以下，残疾衰病之人外，每一保甲，务选强壮百人，或长枪、火枪、铤斧、骨朵、齐眉棍、弓矢、腰刀、火硫，绳鞭、铁稍之类，各认一件。每日清晨晚上，拏⁴³⁷喊鸣锣，彼此配对，习学敌斗。每遇酒席，以此为输赢赌酒，如猜枚投壶一般，振作一番。四乡四关，几千人讲武，如有武艺精通能为领袖者，公举到官，给免帖⁴³⁸一二张，如有犯杖笞，纳帖准免。如此不止鼠窃狗偷，虽三五十强盗，不敢打家截道。纵使流贼攻城抢寨，亦知此处兵强人练，不敢生心，就来临城，亦自胆怯，不敢持久而去矣。此事民间可以自为，有司但可每月试聚校艺，行赏罚以鼓舞之耳。”

⁴³⁴ 操：急迫。

⁴³⁵ 枵腹[xiaol fu4]：空腹。谓饥饿。

⁴³⁶ 裹粮：裹携粮食。

⁴³⁷ 拏[ru2]：连续；连结。

⁴³⁸ 免贴：给假单，免去当差的官文书。

乡兵劝谕

凡我居民，听我劝谕。目下岁饥盗起，却不商量一个擒拿盗贼，保护身家性命的方法。只管听信小人故意摇惑喧传的虚声，先自家慌做一团，把妇女衣物，粮食头畜，乱行迁移逃躲。无论贫民乘机抢夺，只说为甚么便轻易离了乡井。今有一法，只有四个字，叫做“大家齐心”。从今大家立誓，日日整顿器械，操演弓箭枪刀、神枪大炮等件，纔是御备事体⁴³⁹。小人虚张声势，捏造讹言，正要我们乱动，他好抢掠。略有识见的，怎肯堕他术中？若是大家齐心守护，大家齐心救援，大家齐心擒捉，看他如何抢掠。俗云，“强龙难敌地头蛇”。我们土著居民，道路熟便。他们就是强壮，道路生，终怕我们四面围捉。倘家家相扶持，村村相联络，遇一贼来，便都出门。大家齐心向前，虽说贼头都是好汉，他马是沿路抢的，人是沿路随的，真正贼徒不多。古语说得好，“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只用百十个好汉，手拿百十条枣棍，打他马腿，马倒了个个就擒。如贼到街衢，两旁只暗用绊马索，他马如何敢走？若抢入人家居住，如前日某村掳抢财物，污辱妇女光景，就该舍了几间房，一把火烧个罄净。若在村镇外屯住，晚间暗堆柴积草，周围放火，不怕他不剿灭。何故只听虚声，便都逃躲，让路、让屋、让酒饭与他，骨肉拆散，亲戚飘零，家业破抢，妻女遭辱。就中⁴⁴⁰自守的，反保全无恙。岂不是勇敢当先者，可护守身家性命，而慌逃躲者，反辱身丧家之一明验哉？如今道院⁴⁴¹父母为地方费尽心力，募兵请兵，护守城池，催督我们团练乡兵，且悬重赏。我们大家齐心，奋勇保固一方，奏闻九重，名留千古。至一切

⁴³⁹ 事体：事情，体制，事理，形体，职业。

⁴⁴⁰ 就中：从中；居中，其中。

⁴⁴¹ 道院：道士居住的地方。

泝澦百金方

功令赏罚，公祖父母，自有不测之妙用也。先以此约，转相劝告。⁴⁴²

乡兵约束

乡兵者，乡自为兵，共守一乡，不隶于官者也。官兵领官粮，凭官调遣，听主将统率，方可策应杀贼。四乡离城寫远，贼来先被抢掠，就使官兵出城迎战，未免逗留时日，况官兵那有许多，只好防守城池，安能一时四乡策应。目今盗贼蜂起，我们乡村，不自家齐心保守，祇望官兵剿贼，恐官兵未到，而身家性命已难保矣。为今之计，我们乡村约在五七里内，可联为一社者，大家立誓同心，自相约束。每村各择立一总，一总下各挑简精壮好汉，或用弓箭，或用火炮，或用枪刀，或用闷棍，或用炮石、绊索，务要有胆气、有力量、或有谋略，能随机应变者。酌量村之大小，大村四五十人，中村三二十人，小村十数人，各立花名册。村村相合，多则七八百，少则四五百。如兵止五百，则火炮手一百，弓箭手一百，长枪手一百，炮石、闷棍、绊索杂兵共二百。如多至七入百，倍之可也。各村各家，照地亩粮石派银，公贮听用。时常合操训练。遇临阵时，每名给银五分。如有仗义疏财，愿多出者听，贫者免派，只令跟随众人出阵可也。临阵大家齐心，能鼓勇争先，杀夺贼人首级财物者，大家凑礼称贺，记姓名功绩于册，禀官旌赏。临阵立脚不定，先自退逃者，记姓名退逃于册，仍追银入官公用。众人称贺有功之人时，还着他跪送酒食以示辱。兵至五百，立一勇敢当先，信义孚众者为正，四人为副，营兵若干，俱听约束指挥。用鼓八面，闻鼓则进；用锣八面，开锣则止；相机施行，不可违误。⁴⁴³

乡兵教习

⁴⁴² 参考：明 王葵心 印 《乡兵约》

⁴⁴³ 参考：《民国新修合川县志》 作者：张森楷 中华民国 10 年（1921 年）。

教者，教之以孝悌忠信，鼓动亲上死长的肝肠。习者，习之以武艺行阵，练熟护身杀贼的妙法。乡间村夫久久不知兵，未免惊诧推诿，况无官长催督，谁肯帖然⁴⁴⁴遵依。我想人虽村野，那个没有好胜争强的念头。如今被贼抢掠家资，淫掳妇女，何故让他？通不与他赌斗，只因平日不曾习得护身杀贼真武艺真本事，一见贼，先自胆怯。常言道艺高人胆大。可见真武艺，真本事，是你们安身保命的实在受用，何待上人督催，然后习学哉？今各齐本村有名乡兵，自行立会，弓弩枪棒，火器阵法，件件自相比试，或攒银钱，或攒酒肉，如赌博取胜的一般，人人争胜，自然渐渐高强。然后这村与那村此试，互相赌赛。如此而村村争胜，自然有好汉出来。临敌之际，擒捉得胜，官府又有奖赏，比那无益赌斗，岂不便宜百倍。或问攒银钱，攒酒肉，那有许多费用？试问平昔赌博，极无益、极犯法之事，如何便不惜费？此乃保全身家性命，极有益、极守法之事，反惜费乎？乡村赛神时各社争强，穷家小户，无不竭力出钱，此徒求福于冥冥之中，不可必得之数也，人倒乐意施财。今于真本事立刻见效大获保全之福利事，反吝惜而不为哉？

民 壮

衙门设有民壮、弓兵、健步等役，原为守城御侮之用，其代耕之糈，不欲坐靡也明矣⁴⁴⁵。近乃不程⁴⁴⁶力技，徒备差遗，致游手混人，武艺茫如，一旦有事，尚欲召外兵。练乡兵，反置本衙兵壮于不用，无乃倒行而逆施之乎？民壮不壮，健步不健，弓兵无弓，顾名思义，其谓之何？即应捕固专设以捕贼者也，而技之未娴，贼于何捕？不独此也，各役之设，一衙门有数百人、

⁴⁴⁴ 帖然[tie1 ran2]：顺从服气，俯首收敛。

⁴⁴⁵ 代耕：旧时官吏不耕而食，因称为官禄为代耕。糈[xu3]：粮食。坐靡：不干实事。

⁴⁴⁶ 程：较量。

泝澦百金方

数十人者，有工食十二两、七八两者。程工奠飨⁴⁴⁷，第以列头行⁴⁴⁸，执牌票止尔，此与豢豺狼而使之噬也何异？宜简练以备缓急，于本役工食内，自备器械，下班日赴演武场，听委首领官训教，有司官练阅之；务要三月之内精熟，否则即行革退，另召精勇有技之人充当。

才 能

大块⁴⁴⁹生才，原无今古。国家罗士，不限云泥。方今时事多艰，需桓桓赳赳之才最急。练兵、练射，不过膂力技艺，未有谋略出众，可为一军司命者。应行博访，或精晓天文象纬、兵法律法、三略六韬，或精舟师车阵、马步战法，并工神火器械，精妙入微，或胆力过人、举百钧、开两石、走及奔马、力扼猛虎、射可穿杨，当加以殊礼拔用。或高品殊才，不轻来见，有能知者举报，即礼聘之，其举贤之人，并行录用。延揽英雄，广搜奇杰，今日最亟务也。古来名将，或起于吹箫屠狗，或伏于耕樵贩负，十步之内，必有丰草，安得谓一郡一邑之内，遂无人哉？

唐彬聘处士

唐彬刺雍州，初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处士皇甫申叔、严舒龙、姜茂时、梁子远等，并⁴⁵⁰志节清妙，履行高洁。践境望风，虚心饥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见，论道而已，岂以吏职，屈染高规。郡国备礼发遣，以副于邑之望。”于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以次进用，各任显要，州以大治。

⁴⁴⁷ 奠飨[dian4 xiang3]：置酒食以祭祀。

⁴⁴⁸ 头行：头颈。

⁴⁴⁹ 大块：大地；世界。

⁴⁵⁰ 并[bing4]：是通假字，同“并”，并列的意思，已不常用。

赵方用名人土豪

赵方守襄、汉十年，以战为守，合官民兵为一体，通总制司为一家，许国以忠，应变之略，隐然有尊俎折冲之风，故金人南侵，淮、蜀大困，而京一境西独全。方能用名人陈咳、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扈再兴、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诚擢任，致其死力，卒为良将。故能藩屏⁴⁵¹一方，使朝廷无北顾之忧。⁴⁵²

余玠筑招贤馆

余玠知重庆时，贤才沦弃，法度荡然。玠至，大更弊政，筑招贤馆于府左，供帐一如己居。下令曰：“诸耆旧贤士，欲以谋告玠者，径诣公府。”士之至者，玠殷勤款接，咸得其欢心，言有可用，随其才而任之。播州民冉璞、冉璘，俱有文武才，闻玠贤谒之，玠待以上宾。居旬日，请闲⁴⁵³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思少有裨益，非敢同众人也。为今西蜀计，其在徙合州城，治钓鱼山乎？”玠大喜曰：“此玠志也。先生之谋，玠不敢掠以归己，密闻于朝，请不次⁴⁵⁴官之。”

酒民曰：“天下未尝无士也。官日倨，士日卑，能修布衣之交⁴⁵⁵者谁乎？”

技 艺

守城非临时之事也，未事之先，搜奇募异：此巧思绝技之士，靡不罗致麾下，随材任用，周谋咨度⁴⁵⁶，虚心独断，使群策群力，

⁴⁵¹ 藩屏：1. 屏障。2. 捍卫。3. 比喻卫国的重臣。4. 比喻边防重镇。

⁴⁵² 参考：《宋史》卷四百〇三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赵方。

⁴⁵³ 请闲：请求在空隙之时白事，不欲对众言之。亦作“请问”。

⁴⁵⁴ 不次：不依寻常次序。犹言超擢，破格。

⁴⁵⁵ 布衣之交：百姓之间的交情。

⁴⁵⁶ 周：普遍、周遍。向善人访求询问就是咨，咨询亲戚就是询，咨询礼仪就是度，咨询事情就是问，咨询困难就是谋。

泝澁百金方

无不毕举，于是守法具备，而贼无可攻之隙；下至游棍侠徒，鸡鸣狗盗罪犯之辈，亦必收之，使彼各思得当，以显其才效力；此用人守城第一义也，

着翅人

后周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隙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宇文泰以果虞候都督⁴⁵⁷，每从征，常领候骑⁴⁵⁸，昼依巡察，略不眠寝，从破稽胡于北山，胡惮果勤勇趯捷，号为“着翅人”。⁴⁵⁹

⁴⁵⁷ 虞候[yu2 hou4]：本为春秋时期掌管山泽的职官。西魏和隋朝以后用作军官称号。如虞候都督、左右虞候率、都虞候等。其职掌不尽相同，或为警备巡查官，或为内部监察官。

⁴⁵⁸ 候骑[hou4 qi2（一说读 ji4）]：骑马的人，骑兵。

⁴⁵⁹ 参考：《周书·韩果传》：“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着翅人。”

制器第四

火攻
弓
弩
鎗
筩
殳
鎧甲
用法重

炮
矢
牌
刀
钁
盔
估直寬

制器

惠麓酒民 编次
露盘居士 复位

《费誓⁴⁶⁰》曰：“善敕乃甲冑，敌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⁴⁶¹”若乃上以克减为利，下以苦窳⁴⁶²为应，岂非兵法所谓器械不利以卒与敌者耶？晁家令曰：“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⁴⁶³兵之祸也。”辑制器。

火 攻

风 候

火攻之法，以风为势。风猛则火烈，火炽则风生，风火相搏，方能取胜。故为将者，当知风候，以月行之度准之。月行于箕（在天十度）、轸（在天十七度）、张（在天十七度）、翼（在天十九度）四星，则不三日必有大风东北（数日方止）；仰观星宿，动摇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风（终日而止）；黑云夜蔽斗口，来日风雨大作（自北方起者风必大）；黑云飞塞天河，大风数日，（如猪形者名曰天豕渡河）；月晕而青色数围，必风无雨（青生风，黑生雨）；日没，黑云相接，来朝风作。风来十里扬尘递叶，风来百里吹沙飘瓦，风来千里力能走

⁴⁶⁰ 《费誓[bi4 shi4]》：尚书篇名。鲁侯伯禽受封于鲁国，徐、夷等部落不服从命令，相继作乱，鲁侯伯禽前往征讨，作《费誓》。

⁴⁶¹ 敕[liao2]：缝缀。敌[jiao3]：系连。译文：好好缝缀你们的军服头盔，系连你们的盾牌，不许不好！准备你们的弓箭，锻炼你们的戈矛，磨利你们的锋刃，不许不好！

⁴⁶² 苦窳[ku3 yu3]：粗糙质劣。

⁴⁶³ 不省[bu4 xing3]：不明白，不理解，不察觉。

迸瀝百金方

石，风行万里力能拔木。知天之时而善用之，斯百战而百胜矣。

464

地 利

火攻之法，上顺天时，下应地利。平原旷野，远击者胜；丛林隘巷，夹击者胜；凭高击下，其势顺，用重器猛火以压之；以下击上，其势逆，用锐器烈火以喷之；彼此皆有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阵，其势易乱，用远器先击者胜；彼此皆札⁴⁶⁵营寨，欲劫辎粮，先观伏路，其势易疑，用号器四击者胜；城中攻击外者，当攻其坚；城外击内者，当攻其瑕。

水战，必先上风，用利器的与烟障，篷帆必须药制，使不沾染火烟。此水战之上策也。苟不辨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舍器而走，徒资寇敌也。⁴⁶⁶

器 宜

火攻之法，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种种不同，用之合宜，无有不胜。

其战器，利于轻捷，则兵不疲力，而锐气常充；其攻器，利于机巧，则兵可奋勇，而运移不常；其埋器，利于爆击易碎，火烈而烟猛（用辰砂、水银、麻子油和神史药藏于炮中，则爆如豆，击贼透骨，伤毙无遗）；其守器，利于远击齐飞，火长而气毒（用黄豆末、砒霜、神砂和飞火药藏于炮中以发之，贼受其毒立时而毙）；其陆器，于远近长短相兼，分番迭出。

将得其人，随机应变，无不胜矣。⁴⁶⁷

⁴⁶⁴ 见：《火龙神器阵法·火攻风候》

⁴⁶⁵ 札[zha1、zha2]：同“札”，在某地住下。

⁴⁶⁶ 见：《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地利》

火 戒

- 凡遇古先帝王陵寝、贤圣祠宇、都邑、闾巷、辐辏之处，用火攻之，不但失崇道之体，而人民之心顿没矣。当戒一也。
- 贼掳掠吾民，必思奇策，拔脱民命。玉石杂处，不可遽用火攻。不然，是谓之用我火而焚我民也。当戒二也。
- 内有骁智之将，失身从贼，归正无机，正当怜才，诱令降顺，摧残善类。当戒三也。
- 萌甲⁴⁶⁸方长，鳞虫始蛰赤地，焚烧伤生甚伙，丧德莫甚。当戒四也。
- 风候未定，地势未审，反风纵火，祸莫大焉。必须先据地险，次候风色，察而行攻，毋得妄发。当戒五也。
- 药品配合，务贵精详。彼不得多，此不得少。应多则多，应少则少。以意增减，临时误事。当戒六也。
- 火攻之用，全在相贼远近，早则置之空虚，迟则御之无及。当戒七也。

炼 铁

制炮，须用闽铁，晋次之。炼铁，炭火为上，煤次之。铁在炉，用稻叶截细杂黄土频洒火中，令铁屎自出，炼至五六火，用黄土，和作浆，入稻叶浸一二宿，将铁放在浆内半日，取出再炼，须炼至十火外。生铁五七斤，炼至一斤方熟。入炉时，仍用黄土封合，一以防灰尘，一以取土能生金，不致炼枯铁之精气。

制硝方（硝性主直）

每硝半锅，煮至硝化开时，用大红萝卜一个，切作四五片，放锅内同滚，待萝卜熟时捞去。用鸡子清三枚，和水二三碗，倒

⁴⁶⁷ 见：《火龙神器阵法·火攻器制》

⁴⁶⁸ 萌甲[meng2 jia3]：植物初生的芽。

泔澇百金方

入锅内，以铁杓搅之，有渣滓浮起，尽行捞去。再用极明亮水胶二两许，化开，倾在锅内，滚三五滚倾出，以瓷盆盛注，用盖盖定，不可掀动，动即泄气，硝中渣滓，不肯随水而出，放凉处一宿，看枪极细极明亮，方可用。若枪不细，当有咸味，未可入药，当再如前法清提。

又方

硝用鸡子白炼，每十斤，用蛋二个。硝不洁者，多用数枚。先将鸡蛋白水搅匀讫，次将硝下锅，水高二指，复将蛋水倾入，大滚数次，则鸡子杂硝滓，俱浮锅面。以竹箬筛抄起⁴⁶⁹，又用细麻布为滤巾，滤过。复将前锅洗净，再以滤过硝水倾入，用文武火煮成冰块。将锅放地上一日，冷定，则盐沈于下，硝浮于上，去盐用硝，研细听用。

验硝不出三法：枪宜极细，色宜极亮，味宜极淡。如比硝更白，但无亮光者，渣滓未净也。以舌舐尝，味尚咸涩者，盐未清也。二物最能滚珠⁴⁷⁰，为害不小。但制硝之人，每利克减，求硝尽净，所以极难。但于呈验之时，即令本人置硝掌中，以火点放，硝去而掌不热，方为收贮。世岂有顾利而甘害其身者？是一法也。提硝，宜在二三八九月，余月炎寒不宜。或欲急用，夏天入井，冬天于暖处可也。

又提硝用瓦乌盆，滤至一百斤得三十斤，乃可作药线用。熟熬油粘纸作药线衣，过水入地无碍。

制磺方

麻油牛油各一斤，油既熟，乃以磺徐徐投入，随投随搅，使磺速化。投时勿使纤毫着锅，恐其发火。

⁴⁶⁹ 抄起：迅速拿起。

⁴⁷⁰ 滚珠：滚为细珠。（见本篇：〈火药方〉）

又方

磺用生者佳，先槌碎去砂土。每十斤，用牛油二斤，煮溶火不可太旺。

以木棍旋搅锅底，看磺溶化时，以麻布作滤巾，滤在缸内。则油浮于上，磺沈于下，去油用磺，研细听用。

炭灰论

炭灰须用柳条，如笔管大者，去皮去节，取其理直者，用以烧灰入药为上。清明前后采取，以此时柳叶将发未发，精脉尽聚枝上故也。北方柳木甚少，用茄杆灰、蒿灰、瓢灰、杉木灰，以代之。不知草木中，惟榆、柳、桑、柘诸木，火性更旺。诸木中，又惟柳木枝干直上，火性直走，余皆干枝曲折，文理纵横，且质坚炭硬，火性不甚轻便。是以古人，惟取柳木，尚需去皮去节者，以皮则多烟，节则迸炸故也，古法岂可轻改。杉木火力虽弱，其理尚直，其余俱不可用。北方麻、楷⁴⁷¹灰甚轻，但可入发药，若作筒药⁴⁷²无力。

火药方（火药别无方也，但以上三者制造得法，并分两得宜而已）

先将硝、磺、灰三种，研极细末，用水喷湿，捣至一万杵⁴⁷³，取出放在手心内燃之。火燃，手心不觉热者方可用。若觉火热，如前法再捣再试，至不觉热。然后将药用水和捣作剂，晒干，再捣粹，用极细密竹筛筛过，上粗大者不用，下细者不用，止取如粟米一般者入铳。其大小者，再如法制造。铳盖筒甚长，细则下药时，尽粘筒上，不得到底，太粗药又不实。大概磺欲

⁴⁷¹ 楷[jie1]：黄连木。

⁴⁷² 筒：中空的管状物。

⁴⁷³ 杵[chu3]<动>：捣，砸。

迸灏百金方

发火快，炭欲作力大，硝取喷送远，全要精细。亦须与捣硝之人先约，药成即放其手心点试，自然不敢苟且。若研时工夫不到，硝、磺滚为细朱，不闭火门，必糊銃筒，虽捣到无用⁴⁷⁴。若捣时工夫不到，烟焰熏眼，火不轻快，虽研到无用。若研捣工夫俱到，自然浑化⁴⁷⁵，不但渣滓俱净，而气息亦尽去矣。再加銃筒光滑，毫无罣碍⁴⁷⁶，即终日举放，亦无他虞。

上三种，细细制炼，照后方秤准明白，然后和匀，放在铜镶木臼内，用铜包木杵捣之，复将酸果汁破雨水，或泉水，不时洒湿，使捣有力。捣药之人，须择勤慎者，莫使毫厘砂土入内，恐捣热之际，石能生火。亦不可犯铁器，铁易生火也。药捣万杵后，试放略无渣滓，烟粗白色，快且直者始妙。即以粗细夹筛筛过，粗者成珠在上，细者在下，用树下日色照干，不可用暴日，虑日中有火也。照干后，以内外有釉瓷瓮收之。如日久有湿气，再取酸果汁破雨水、泉水，洒湿捣过如前，点放自然远到矣。

朱平涵谕火药

火药重在提硝洁净。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咸味去净，桩捣极细，试然纸上，着火无滓方妙。火銃药干结成块，经年不碎，虽久冒雾雨，放之雄烈，远去百步。入火箭、火砖诸器之内，虽二三年可用，则提之至净故也。不者，虽藏之极密，散湿尽废无用矣。

火药论

火攻之具，必须使药法，分量无差。昔有阍司督造火药，分发各兵，始而试放不响，既而大响损銃，此有故也。南方火

⁴⁷⁴ 无用：没有渣滓。

⁴⁷⁵ 浑化[hun2 hua4]：完全融为一体。

⁴⁷⁶ 罣碍[gua4 ai4]：羁绊、牵掣、障碍。

药，对定分两，皆加水舂，其硝磺与灰三者合一，皆如菘豆子大，临时入銃甚易无崩塞之患。今所造，止将三者碾细耳，并未入水舂过。各兵又不能分定、分量，或用纸筒，或用竹筒装盛，以便听用，而乃总入一大袋皮装了。兵系马兵，终日马上撞筛，其硝与磺性重而沈底，灰性轻而上浮。初放者灰也，故多不响，既放者硝磺也。磺多则銃损，此甚明，无足疑者。或曰：“南方之制何如？”曰：“南方之制，硝用水胶或腥物提净，磺不用底，灰或柳或杉，各有分量。湿柳干柳，性有紧慢之别；红杉白杉，情有迟速之殊；尤当知焉。而新葫芦与旧瓢蒂性亦不同，至于茄杆灰、苕麻杆灰，其说甚多，而銃之有声无声，皆于此中分别。分量既定当用水舂之，约药一斛，用水二碗。干时，更入头料烧酒一碗，舂如菘豆子大，擎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热，斯妙矣。桩之不细，则有白点落手中，尚能伤手，岂止热也。如药至手擎不热，装入銃内，岂有后坐之理？鸟銃不后坐，照星又对准，焉有不中之理？所谓器精在药精也。

铅子论

或曰：“銃不后坐，专系于药乎？”曰：“此其一也。又在銃眼平底，则不后坐，少高一分，则后坐矣。或曰：“制药已精，而銃眼又平，仍复不中，何也？”曰：“对未真也。”“对真而又不中，何也？”“此铅子病也。”铅子之法，銃犹弓也，铅子犹矢也。弓良而矢直，无不中也。今学銃之人，全不知用药若干，则可送动几钱铅子，犹如弓几个力气，能发动几钱箭。如称衡、称锤，务要相配，少差不准矣。诀曰：“子重于药，则多半落；药强于子，火镞子死；子药相停，更合管门；子门同圆，药力气全；门大子小，药气上燎；子或偏歪，出之必乖⁴⁷⁷；

⁴⁷⁷ 乖：差异、反常。

迸瀝百金方

子被火使⁴⁷⁸，决无中理；习者知之，等于弓矢。”此数言，能尽火气之妙。

铅弹，全合銃口模铸，滚过极圆，方可用。銃成时，先将铅弹试口大小，口容铅弹一钱，用药一钱。弹重，则随弹加药分数。临阵要狠，弹重一钱，加药二分。銃筒坚厚，是木炭打成者，即加三着药无妨。

神 炮

神炮出自红毛夷国，广东濠镜澳⁴⁷⁹夷亦能造之，宜咨尔⁴⁸⁰两广总督酬之价值，市以需用，庶几多多益善。

佛狼机


顾应详⁴⁸¹云：“佛狼机⁴⁸²，国名也，非銃名也。明正德丁丑岁，广东忽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狼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其人在广久，好读佛书。其銃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胫，腹有长孔，以小銃五个，轮流贮药，安入腹中，放之銃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其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

⁴⁷⁸ 使：驱使、支配。

⁴⁷⁹ 濠镜澳：即澳门（Macao）。

⁴⁸⁰ 咨尔[zī lǐ er3]：为用于句首，表示赞叹或祈使。

⁴⁸¹ 顾应祥（1483年—1565年），字惟贤，号箬溪，王阳明弟子、思想家、数学家。一生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九流百家，无所不窥。

⁴⁸² 佛郎机，是中国于明代嘉靖时期由葡萄牙人（明朝时统称其为「佛郎机」）传入的一种早期后装式滑膛加农炮。佛郎机炮与当时一般火炮之差异在于其「子母炮」设计；使用前得预先将开炮一次所需的弹药装于子炮中，开火后直接将使用后的子炮从母炮后部提出，再填装进新子炮，如此便可减少填装火药、清理炮筒所需时间。

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此器曾于教场⁴⁸³中试之，止可百步，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矣。其一种有木架，而可低可昂，可左可右者。中国原有此制，不出于佛狼机。每座约重二百斤，用提铳三个，每个约重三十斤，用铅子一个约重十两，其机活动，可以低，可以昂，可以左，可以右，乃城上所用者，守营门之器也。其制出于西洋番国，嘉靖年始得而传之。”⁴⁸⁴

戚继光⁴⁸⁵曰：“此天下通有之利器，今所以重图者，旧制之未尽精微也。其妙处，要母铳管长，长则直而利远。子铳在腹中，要两口对合，则火气不泄。子铳后方用半笋转入者，每放时多击出子铳数丈伤人，必用铁钁者佳。其妙处在今添出前后照星，后柄稍从低，庶不碍托⁴⁸⁶面，以日照对其准，在放铳之人，用一目眇看，后照星孔中，对前照星，前照星孔中，对所打之物。又子铳内用木马⁴⁸⁷，后下铅子，苟子马俱大，则难出；出则力大，要坐后，而人力不能架之。若子小，则出口松而无力，歪斜难准。今法止用铅子，入药之后，即以子下口，用凹心铁送杆打下，入口一寸，即入母铳放之。此法既省下木马烦难之功，又出口最易。而且铅子合母铳之口，紧激直利，便速成功。凡铸铳之法，子铳口大，则子难出，要破母铳；母铳口大，而子铳

⁴⁸³ 教场：亦作“教场”。旧时操练和检阅军队的场地。

⁴⁸⁴ 见：明 王鸣鹤 辑《登坛必究》卷一〇《两直各省事宜·两广》印刷于1599年（明万历27年）。

⁴⁸⁵ 戚继光（1528年11月12日—1588年1月17日），字符敬，号南塘、孟诸，山东登州人，明朝将领。著有《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详细记述其行军练兵的经验与战术。后世也将戚继光誉为抗倭功臣、一代名将。

⁴⁸⁶ 托：“托”的异体字。现在统一规范简化为“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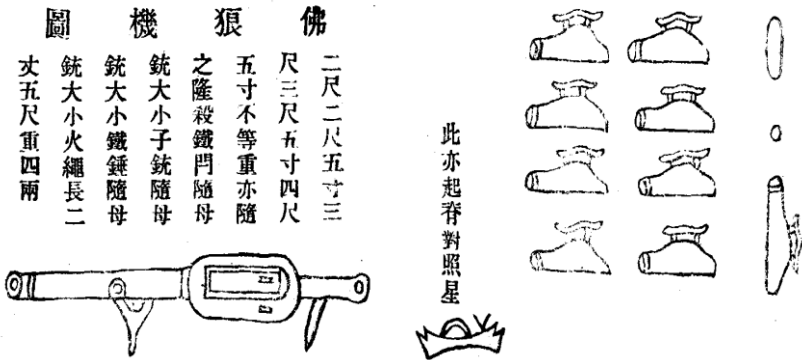
⁴⁸⁷ 木马：木制的运动器械。

泚澣百金方

口小，則出子無力，且歪；務要子母二銃之口，圓徑分毫不差，乃為精器也。”⁴⁸⁸

旧以平頂為杆，將鉛子打扁，出而不利。今制鐵凹心送子一根，送子入口內，陷八分，子體仍圓，而出必利，可打一里有餘，人馬洞過。

放法，先以子銃酌大小用藥。旧用木馬，又用鉛子，以輕馬催重子，每致銃損，又多遲滯。今入藥不必筑，不用木馬，惟須鉛子合口之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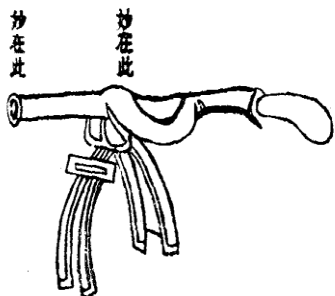


佛 二尺二尺五寸三
尺三尺五寸四尺
五寸不等重亦隨
之隆殺鐵門隨母
機 銃大小子銃隨母
銃大小鐵錘隨母
銃大小火繩長二
丈五尺重四兩

每佛狼機一架

- | | |
|---------|---------|
| 子銃九門 | 鐵門二根 |
| 鐵凹心送子一根 | 鐵錘一 |
| 鐵剪一 | 鐵藥匙一 |
| 備征火藥三十斤 | 合口鉛子一百個 |

⁴⁸⁸ 見：明 戚繼光 《紀效新書》卷十五 《布城諸器圖說篇》初撰于嘉靖 39 年（156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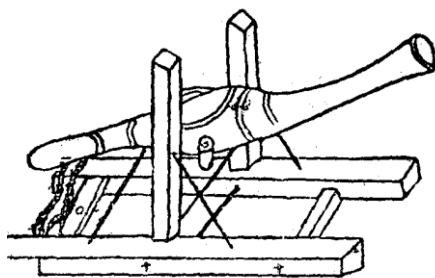


威远炮

每位重百二十觔，旧制周围铁箍，徒增觔两，无益实用，点放亦不准今改为光素，名“威远炮”，惟于装药发火着力处加厚。前后加照星、照门，千步外皆可对照。每用大铅子一枚，重三觔六两，小铅子一百，每重六钱。对准星门，垫高一寸平放，大铅子远可五六里，小铅子远二三里；垫高三寸，大铅子远十余里，小铅四五里，阔四十余步。若攻山险，如川广各关，炮重二百觔，垫高五六寸，用车载行，大铅子重六觔，远可二十里，视世之千里雷尤轻便。此炮不炸、不大后坐，就近手可点放。

佛狼機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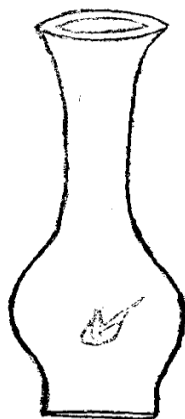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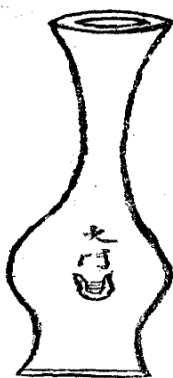
式機狼佛架



式砲遠威

火門上有活蓋以防陰雨

照星高二尺八寸底至火門高五寸火門至腹高三寸二分砲口徑過二寸二分重百二十觔



重二百觔照前量加尺寸

洴澼百金方

鸟 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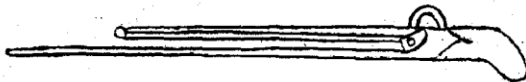
鸟铳治于西洋，其制甚精，铳四五六尺不等，孔窍甚巧。发之直而利远，射的百发百中，且一函九子，以九子连发，可杀人于百步之外，洞穿坚壁。一弹可杀数人，胜弓箭数倍，实一可当百者。鸟铳收功，百倍短兵，十倍弓矢，业专则精，服久自便。

制合鸟铳药方⁴⁸⁹

硝（一两）磺（一钱四分）柳灰（一钱八分）

通共硝四十两，磺五两六钱，柳灰七两二钱，用水二钟⁴⁹⁰，舂得极细为妙。秘法：先将硝、磺、灰各研为末，照数兑合一处，用水二碗下在木臼，木杵舂之，不用石杵者恐有火也。每一臼舂可万杵。若舂干，再加水一碗又舂，以细为度。舂之半干，取日晒打碎，成荳粒大块。此药之妙，只在多舂数万杵之工，大都如制墨相类。若添水舂至十数次者，则将一撮堆于纸上，用火燃之，药去而纸不伤，如此者可入铳矣。再试之将人手心擎药二钱，燃之而手心不热，为妙。但燃过，仍有黑星白点，及手中心烧热者，即是不佳。仍前再加水舂之，如式方止。

酒民曰：“倭制鸟铳，其药极细，以火酒渍⁴⁹¹制之，故其发速，一发必中。国初，全用此制，而神妙过之，所当无敌。惟时下各省，官兵所习之铳，不甚讲究，用之演舞则可，用之杀贼则未尽善也，是在有司整顿之。旧本有鸟铳全制分形诸图，今从其省。”



⁴⁸⁹ 制合鸟铳药方：明朝后期鸟铳所用的一种配方。最初刊载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后戚继光编写的《纪效新书》卷十五中。

⁴⁹⁰ 钟[zhong1]：古容量单位，釜山十则钟。

⁴⁹¹ 渍[zi4]：浸。

鸟銃式

附銃说

- 神器之用，非弓矢可比。弓矢必巧力俱全，方能命中杀敌。神器巧力自具，全不因人。床机照星，已备其巧，长筒精药，已备其力。但得执器之人，知其巧力所在，因而用之，器之能事毕矣。

试 銃

- 试新旧神器：用药，切不宜即着本等⁴⁹²分两，如常时着药三钱者，且先着一钱，再添二钱，再添三钱。用弹又试：冬天铁冷，即坚厚亦怕惊迸⁴⁹³，当用銃亦当用半药喷过，方可打放。试小器，只须避之树后，或用藤牌护身。若佛狼机，鹰扬炮，须筑极厚土墙，凿开一隙置筒于中，如前法着药。若大将军，须置地坑中，用走线试放，非过计也。恐万一失事，无知士卒，因而气馁，放銃时神气疑沮不畅。
- 久不打之銃炮，恐其骤打而炸也。挖地窖丈余，先用火烧坑其銃，使砂石打洗内外净。入坑中，内以泥涂，覆薪烧炼。俟其冷，取出。复用桃艾汤洗，以牛或羊猪血涂内外，仍入坑炼之方用。

放 銃

- 放銃发机，全要凝神定气，手准眼疾，右眼对照门，照门对照星，照星对敌、对把，此不易之法。但銃十无四五竿正准者，或偏左，或偏右，或上或下。銃手必须时令⁴⁹⁴服习⁴⁹⁵，人知銃性，庶便临阵击打。出征带药，毋令

⁴⁹² 本等：是本分，恰如其身份地位。

⁴⁹³ 惊迸[jing1 beng4]：惊慌奔散。

⁴⁹⁴ 时令[shi2 ling4]：犹月令，是古时按季节制定有关农事的政令。

迸瀝百金方

浪费。临阵装药，毋令浪放。无论远近，必须一弹一贼，方肯发机。

銃 手

- 神器手，必得短小伶俐⁴⁹⁶，手疾眼快，胆壮有力者为上，切不宜用粗蠢大汉及气弱之徒。

收 銃

神器，不问阵上并教场中，放毕时，即将銃筒取出，堵住火门，用滾水灌满筒膛。待水渗入螺螄旋中，然后用擗杖裹布刷洗，倒去渣滓。再用滾水将筒膛冲净，以纸团擗干，直立高处。候筒内无热气，再以纸擗干火门，用香油抹螺螄旋装安停妥。如銃常日所用火药分两装饱，收不近燈火⁴⁹⁷处所。春夏每月要收拾二次，秋冬每月一次。不肯收拾，底必锈住。锈二三年，虽精坚之筒，必致损坏。

修 銃

銃筒轻长，用久，或为他物压弯，或为木床带累⁴⁹⁸屈曲，出弹定然不准。须于放毕收拾时，仔细一看，銃筒少有歪斜，即将墨线自照门眼起，直至照星分中处，将线一弹，曲直立见。即将銃烘热，放厚板凳上，用木锤颠直，将线再弹。如筒薄，可用筒铁条一根，以纸包裹，放在膛内，庶免打扁銃筒。试看旧銃不用圆筒，专做八棱，各国鸟銃圆筒者，必磋平上面，是为弹线计也。如系木床弯曲，将木床调直。床筒俱歪，一并整理。

⁴⁹⁵ 服习[fu2 xi2]: 习熟武艺。

⁴⁹⁶ 伶俐: 灵便; 敏捷。

⁴⁹⁷ 燈火[deng1 huo3]: 灯火。古代油灯的火头。

⁴⁹⁸ 带累: 指自己遭不幸牵连别人; 使受损害; 连累。

洗 铕

铕一也，有五六发之后，或药发自燃，或致迸炸，有放至十铕犹然可用者。铕膛光与不光，火药精与不精使然也。若铕不知钻碾，膛内坑坑坎坎，药又不精，火经再发，药渣尽挂膛内，坑坎之处。急装后药，前火未灭，自燃举发⁴⁹⁹。膛有坑坎，又不知刷洗，未必去净，一经潮湿，筒必蚀坏。坑坎处日深一日，渐至透漏，安得不炸。

教 练

火器既精，必当尽法教练。置坚厚木牌一座，高五尺，阔一尺，油黑色，中小红圈牌一面，径五寸，初放打，由五六十步至百步，及百余步外，以次渐加。中牌者，破格厚赏。

铕药方

硝六斤 磺一斤 灰一斤

炸 铕

贼人得我火器，即还以攻我。今拟作炸铕，用生铁杂砂铅，铸成各样铕式。磺性主横，用之为君。炭灰用树节，烧令存性。满装炸药，兼藏毒砂、毒火在内。佯为弃遗，令其劫去。若来攻我，必先自伤。后虽得吾真铕，亦不敢用矣。

居士曰：“此法，戚南塘曾用之铸大炮，以诈倭者。今化其法，亦妙用也。”

炸药法

⁴⁹⁹ 举发：发作。

迸瀝百金方

用硝一斤，硫磺半斤，柳木炭一两六钱，石黄一两六钱，雄黄八钱，研为细末。烧酒半斤调匀，仍前剉到如蓁斗大。临用之际，每一斤加汞二两。一云每炼铁红时，便入醋浸，脆而可碎。

竹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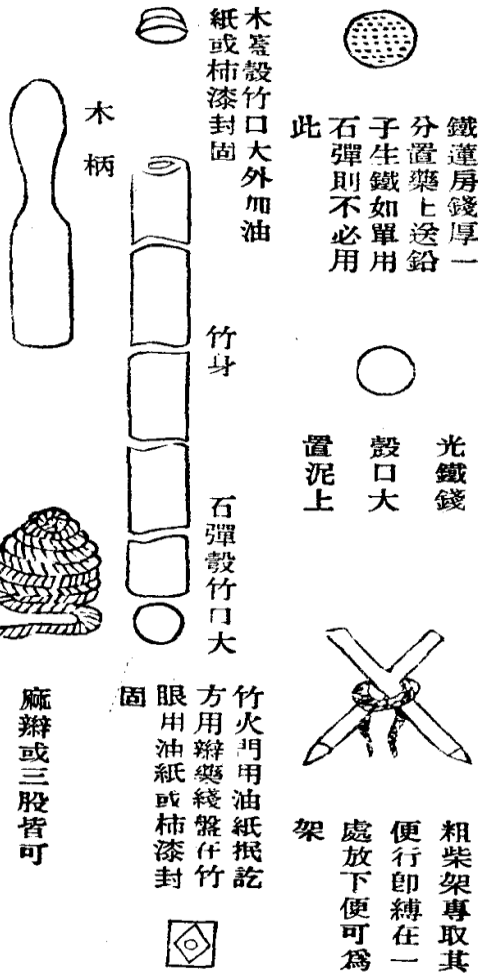
竹将军，即“竹发杠”，虽木亦可为之，亦谓之“木发杠”，北方谓之“千里胜”。有七利焉：其器虽一发而坏，不似铜、铁崩毁而伤人，利一；敌人得去，不可再用，利二；每位通计工价，不过七分，费廉工省，一刻可就，利三；无难取之物，随地可造，利四；轻体可以远负，利五；易于分布，易于舍拚，其威猛与钢铁相等，能威敌心，能壮吾胆，利六；南北水陆，无所不宜，匠不论工拙，皆能造，利七。对垒立阵，防营守城，无不可者。但安药信，并制药，又与别器少异。不然，则横出多而直出少矣，智者自能默会。用猫竹圆厚者，长四尺许，将圆凿开通其节，止留头节作底。节后留一尺四五寸，用一木柄，柄头照竹节凹凸之形，直抵竹节处。周围用四钉犬牙样钉之。以苕麻打成辫，或三股绳，自柄至口，紧紧缠固。傍节底上，先置润黄泥二寸，以一分厚，壳筒口大，铁钱一个盖泥上。傍钱上开一药线眼，先将双药线引人四五寸，直透上为妙。方入药一斤，看竹之大小增减。已入药，用木杆轻轻筑实，少用纸团，或干土实之。又将一分厚榍竹筒圆大铁钱一个，钻眼如莲房式，置药上方榍筒口大圆石弹一个。置铁钱上，或再加碎生铁小铅弹于钱上更妙。若单用石弹，则莲房式铁钱，不必用矣。以径寸粗柴二根，长三尺许，缚成杈架之，取其便也。对敌举放，若欲远，则稍昂其头。如敌近在二三百步外，只消平架放去。柄尾须以大石块抵住，防其后坐。人在侧立，即不用亦可。惟麻绳、圆石子、铁钱、铁钉、火药、竹火门、油灰、及制造之器，斧、锯、圆凿等项，预备多带军中，即随地立刻可造。其体甚轻，每兵可担十数位，而威力则犹在佛狼机上。发时响

声震地，其力可及七八百步之远，故以“将军”名之，尊其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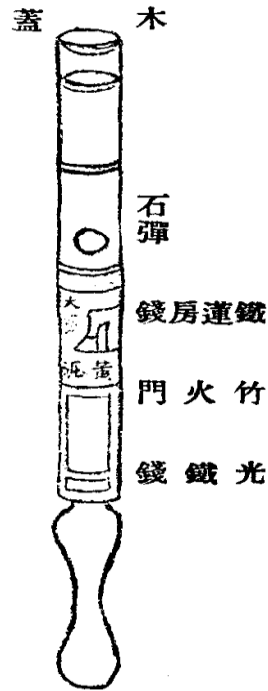


竹将军

竹将军分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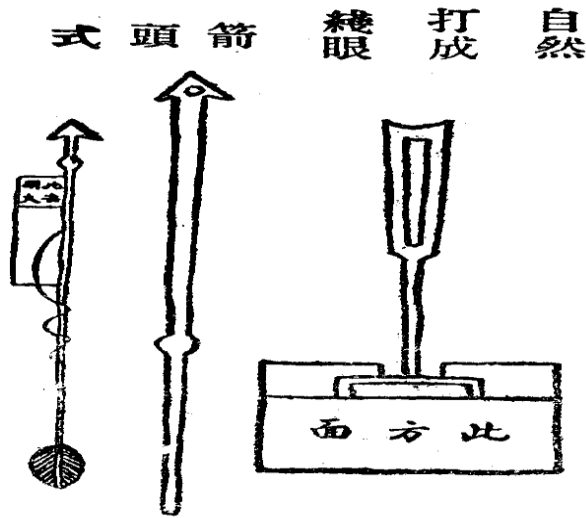
裝藥彈形



洪瀝百金方

火箭

火箭亦水陸利器，其功不在鳥銃之下，但造者無法，放者無法，人鮮知其利也。大都造法有二：或造成，或鑽成線眼，或用鐵杆打成自然線眼。但鑽不如打成者妙。然鑽易而打者難，故匠人多不肯用打成之法。不知肯綮全繫於線眼。眼正則出直，不正者出斜。眼太深，則後門泄火。眼太淺，則出而無力，定要落地。概以每個五寸言之，眼須四寸深。杆要直，而去頸二寸



稱平。翎要勁，羽長而高。箭筒須用硯紙，間以油紙，夏不走硝，可留二年。

箭頭式

中脊要厚，兩刃要長而利，為佳。頭上縛火藥，至妙。

火箭方

硝十兩 磺三錢 炭三兩五錢

上三樣研極細，拌微濕，每下一匙，初打百錘，第二匙，加二十錘，已後照數遞加。再每筒打至三千七百，方遠而有力。

筒卷要极坚，药线须用麻、楷灰，他灰不得透上。以药分为十分，钻至六分则止，多则钻顶出火，不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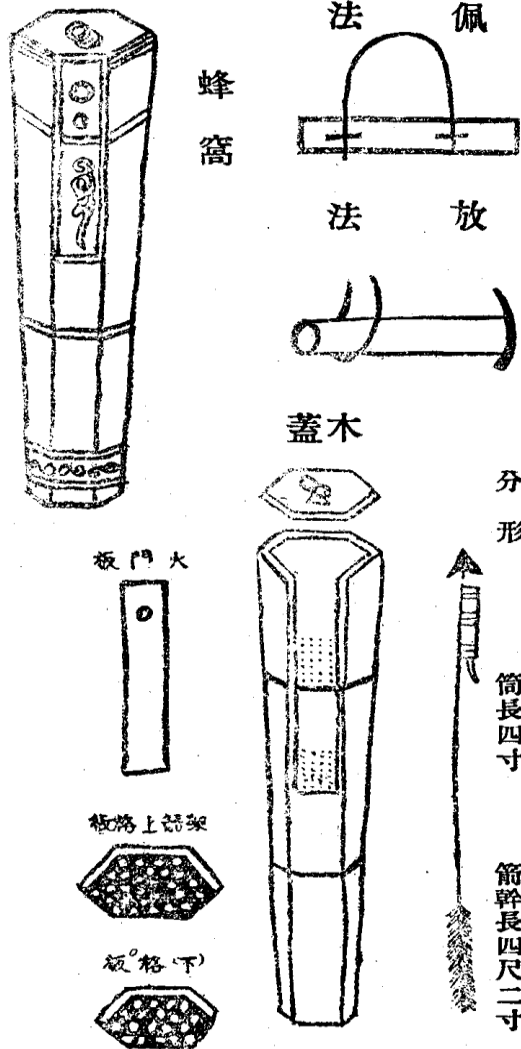
南方之制，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装入木笼内，名曰“一窝蜂”，又曰“火龙”。少者九枝，曰“九龙筒”。或其状差小者，名曰“涌箭”。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实一而已矣。

一窝蜂

其状如鸟铳之铁干，而短其管，口比鸟铳口稍宽，容弹百枚。燃药则弹齐出远去四五百步。夫鸟铳所发，止伤一人，此铳一发，百弹漫空，岂止数十人乎。力量与佛狼机并称矣，但佛狼机器重难带。此器轻于鸟铳，以皮条缀之，一人可佩而行。战时，以小铁足架地，昂首三四寸。锋尾另用一小木桩，钉地止之。诚行营之利器也。

又

木桶内贮神机箭三



泚避百金方

十二枝，以射虎毒药涂镞头，名一窝蜂。力能贯革，可射三百余步，南北水陆靡所不宜。若车战，每车可架十数桶，去敌二百步，外总线一燃，众矢齐发，势若雷霆。且至轻可佩，每营百桶，多多益善。若守城则垂其头，向贼放之。

火箭箠

用竹篾编筒长四尺，口大尾小，纸糊油刷，以防风雨。内编横顺阁箭竹口三节，旁留小眼，穿药线，总联内起火箭上。每筒装十七八枝，或二十枝。钢箭头涂毒药。起火，前捏明火一丸，焚粮草、城楼、船只，俱妙。遇敌则前冲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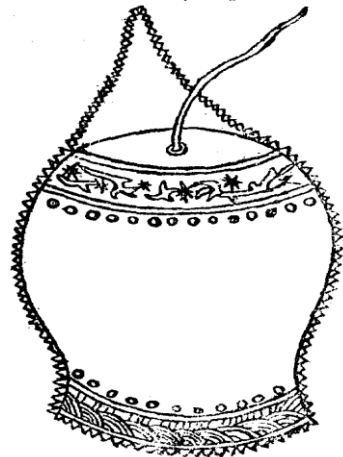
箭 箠 火



油 罐

用鹅、鸭、鸡蛋，尽去其黄，和以桐油，将磁罐注满，掩塞其口，将细绳为络。使膂力勇士持之，约离贼船二三丈许，掷入击碎，四散流溢，兼以风波汹涌，滑不可立，器不得施。况油沾地板，惹火易焚。我兵更于上风，或扬神砂以迷其目，或操神箭以冲其阵，或举火炮，以突其锋。固虽微法小技，而取胜之功，则甚大矣，为将者慎无轻忽而

油 罐



略之。

散沙散豆

五代吴越王鏐，遣其子传瓘击吴，吴人拒之，战于狼山。及船舷相接，传瓘使散沙于己船，而豆散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泼泥

明嘉靖间，倭寇猖獗吴郡，时贼掠民舟，过黄天荡，官军无敢抗者。乡民愤甚，敛⁵⁰⁰河泥船数十只追之，以泥泼其船头，倭足滑不能立，而舟人皆蹶草履，用长脚钻能及远，倭覆溺者甚众。

毒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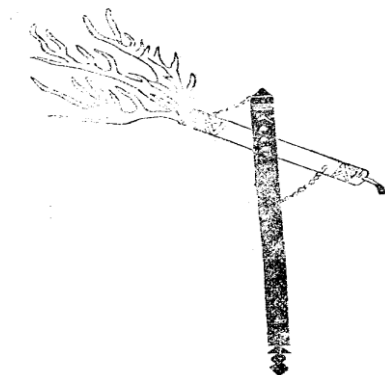
毒烟之入人耳、目、口、鼻也，为毒甚于药。彭天祥《火龙书》，无不精备。虽其人以他事去，试仿其制而尽其长。何以诱贼而使之必趋？何以锢贼而使之必受？何以烟而使之暴发？何以留烟而使之能久？何以伏兵要截而使之突烟奔溃者不得免？则此烟贤于十万师矣。

酒民曰：“明景泰三年，国子监学录黄明善疏请，用毒球⁵⁰¹行烟。谓毒球所熏，口眼出血，行烟所向，咫尺莫辨。亦良法也。”

毒龙喷火神筒

截竹为筒，长约三尺，以贮毒火、烂火⁵⁰²，药于高竿之首。令壮士持

筒神火噴龍毒



⁵⁰⁰ 敛[līan3]: 收集。

⁵⁰¹ 球[qiú2] 同“球”。

⁵⁰² 毒火、烂火: 火药的二种。

迸瀝百金方

至城堞口中，乘风发火。烟焰扑人，掩贼面目，钻贼孔窍，伫立不定，昏眩仆倒。蚁附而登，内外相应，随将利器继之，破之必矣。

满天喷筒

截中样竹二节，外用胶皮重箍。药用硝磺、砒霜、班毛、缸子、礞砂、胆矾、皂角、铜绿、川椒、半夏、燕粪、烟煤、石灰，斗兰草、草乌、水胶、大蒜。得法分两制度，磁砂与田沙炒毒。绑于长枪头上，燃火守城。

式筒噴天滿



冲锋追敌竹发焮

用茅竹截筒，长三尺，先用冷火之药浸透，以易其性，使不染火为度。外以铁线缠之，再用斤半麻裹，瓦灰灰之，晒干，王漆漆之。内装发药五升，次装磁锋一斤，俱用砒黄、巴豆、礞砂等药炒制。再用神砂三合，毒火一合。装毕，上用黄泥塞其口，口上用铁箍箍之，坚木为柄，柄长二丈，装实听用。

敵追鋒衝
式發竹



毒火歌

异砒先捣麻油浸，毒气冲来呕见心。干漆斫和干粪炒，松香艾
 濛肉要停匀。雄黄一味为君主，透彻光明用一斤。石黄诸味各
 四两，四六火药配分明。装入炮中攻打去，破敌冲锋便杀人。⁵⁰³

附方

石黄(烧酒浸麻油，炒、晒干为末) 雄黄 雌黄 黑砒 卢花 艾朮
 松香 豆末 银杏叶 干粪 巴霜 硝火 硫磺 箬灰 柳灰

飞火枪

蒙古围汴，金用飞火枪注，以火发之，辄前烧十余步，人不敢
 近。

神机火枪

神机火枪者，用铁为矢镞，以火发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
 神，声闻而矢即至矣。明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者尤巧。
 命内臣如其法监造在内。命大将总神机营。在边，命内官监神
 机枪。盖慎之也。历考史册，皆所不载。不知此药始于何时？
 仿于何人？诚为自古所无之神器。然士卒执此枪而用之也，人
 持一具临时自实以药。一发之后，仓卒无以继之。敌知其然，
 凡临战阵，必伏身俟我火发声闻之后，即冲突而来。请自今以
 后，凡火枪手，必五人为伍；就中择一人，或二人，心定而手
 捷目疾者，专司持放；其三四人者互为实药，番递以进，专俾
 一人司放；或高或下或左或右，应机迁就，则发无不中者矣。
 其视一发即退，心志不定，而高下无准者有间⁵⁰⁴矣。又宜用纸为
 炮，其声与火枪等者。每发一鎗，必连放三五纸炮，或前或后，

⁵⁰³ 见：《火龙神器阵法·毒火药配诀歌（破阵用之，贼闻其气，昏倒扑地，又能烧皮烂肉）》

⁵⁰⁴ 有间：片刻，有一会儿；疾病稍稍减轻；感情、关系出现隔阂；空隙之处。

迸避百金方

以混乱之，使敌不知所避。如此，则其用不测，而无敌于天下矣。

震天雷

金有火炮，名“震天雷”者，用热罐盛药，以火点之，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⁵⁰⁵围半亩以上，火点着铁甲皆透。蒙古攻金时，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为瓮，间可容人，则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献策者，以铁绳悬震天雷，顺城而下，至掘处，火发，人与牛皮皆碎迸无迹。

酒民曰：“火器约百余种，然与其博而罔效，不如少而致精，与其行吾所疑，不如行吾所明。故集中止取以上数种，足以备用而已。”

居士曰：“兵以火器强，亦以火器弱。盖火器不过济胜之具，若全恃此为胜术，则出奇制胜之方、先发制人之策，反因此消磨埋没矣。是以一或不效，便望风奔溃，舆尸⁵⁰⁶之辱，每每坐此，皆由全恃火器，一筹不展之过也。聊识此以发人深醒。”

炮

总 引

炮本作礮。《汉书·甘延寿传》：“投石拔距⁵⁰⁷，绝于等伦”。张晏曰：“范蠡立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法行三百步。”《新唐书·李密传》：“以机发石，为攻城具。”即此炮也。

⁵⁰⁵ 爇[rou4]：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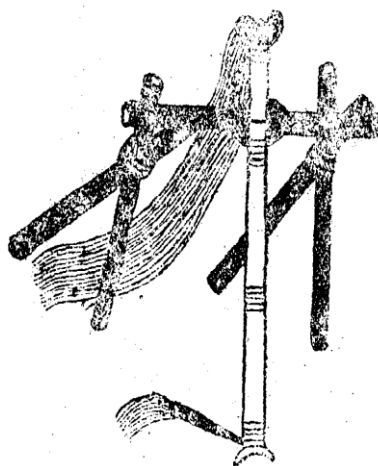
⁵⁰⁶ 舆尸[yu2 shi1]：以车运尸。

⁵⁰⁷ 拔距：古代的一种练武活动。

有单梢⁵⁰⁸、双梢、七梢等类，然大同小异。今存两种，以例其余。览后数图，用法了然矣。

炮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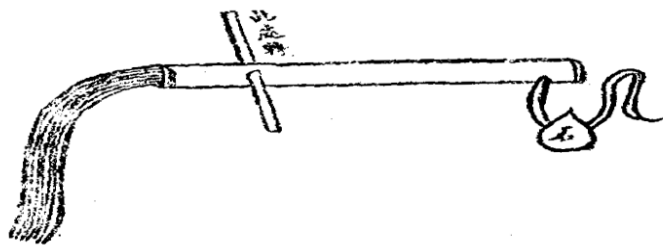
兵家有礮石，未见其制。明奢贼叛时，有一小卒，献其制于朱巡抚。旁用二柱，各七尺，埋土三尺五寸。架横木一根，中段粗大，凿一圆眼，以木贯之。末段系长绳七尺，一头紧缠，一头活机。置石于筐，前段用绳，不拘若干条。每绳用人，不拘若干名，但以能举其梢为率。待其势急，方放活机，其石自然飞去，所向人马，无不齑粉⁵⁰⁹，自高打低，靡不中者，试之立效。



式架炮

每繩長如梢
之體不必拘
定若干條但
能舉梢可矣
其每繩用二
人扯之

此錫尾套在
梢頭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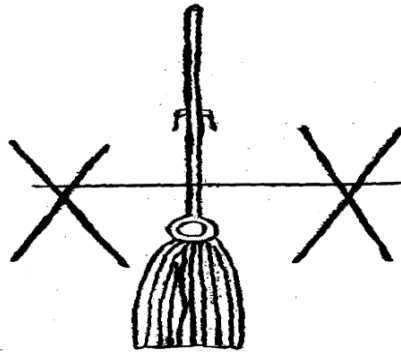


此繩入墜起
炮自發石出

此處安大石
子不拘塊數
亦不拘方圓
不厚錫尾既
掛一人雙手
墜自俟前扯
起放去如箭
力離弦必後
手扣緊出始
有力耳此炮
訣也

⁵⁰⁸ 梢[shao1]: 树枝或条状物的末端。

⁵⁰⁹ 齑粉[ji1 fen3]: 即齑粉。细粉，碎屑。



炮石用人車起打去形

炮 法

《武經》雖載，而獨行炮單架者甚明。人鮮悟之，故重開明其勢，守城第一器也。既省火藥之費，又有不竭之資。⁵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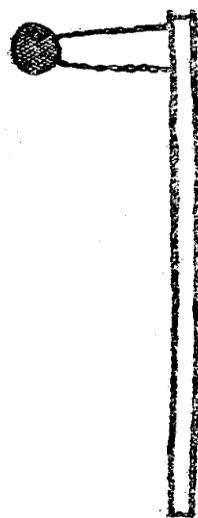
炮 床

大木為床，下施四輪，上建獨竿，竿首施筲筐末，上置炮梢，高下約城為準，推徙往來，以逐便利。

式 車 炮



式 石 飄



以圈掛竿頭，貯石打去，石發圈落，竿用竹子為之，長五尺

⁵¹⁰ 見：《紀效新書》 卷十五 布城諸器圖說篇。

飘石

每用一握竹，长五尺。以长绳二股，一头系竹上，一头用一环绳中分，用一皮兜径五寸，摇竿为势，一掷而发。守城宜用，且飘石易得。但手发不远，用飘竿发之，可远可重。须平时习惯，有司令每家每户出少年一人，在空所教习，日久自熟矣。

大炮

史思明逼太原，李光弼即撤民屋，为搗石车，车二百人挽之，作大炮飞巨石，一发辄毙二十余人，贼死者什二三，乃退营于数十步外。

酒民曰：“势太重，故去不甚远，所以贼止退营于数十步外耳。”

炮手

宋孟宗政权枣阳军，金人来犯，宗政募炮手击之，一炮杀辄数人。蒙古攻金，洛阳强伸创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发大石于百步外，所击无不中。

襄阳炮

亦思马因，西域人，善造炮。元世祖时，与阿老瓦丁同至京师，从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礮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元人于北岸陈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弓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干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

泝澼百金方

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⁵¹¹

酒民曰：“弓所以及远者，其力在干。弓所以疾发者，其势在角。角干资筋，以为坚韧，以射则中深。三者得胶，然后相合以为和。结而固之在丝。饰而坚之在漆。”

凡为弓，冬折干，而春液⁵¹²角，夏治筋，秋和三材（胶丝漆也），寒奠（读为定）体，冰析澼（澼，漆也）。冬折干则易，春液角则洽（读为合），夏治筋则不烦（乱也），秋合三材则合（坚密也），寒奠体则张不流（犹移也），冰析澼则审（犹定也）环，春被弦则一年之事（谓俟一期之久而后可用）。

五兵之用，惟弧、矢之利为大，上而天文，戈、戟、殳、矛，皆无其星，而弧、矢之象，特悬于穹苍之上，《易》之制器尚象，五兵之中独言弧、矢，是兵莫大于弓、矢也。⁵¹³但造之者，不求其良，有事用之，因者误事。当于军器上皆刻监造官姓名年月，若有损坏，致误使用者，即将监造官依法施行，断不轻恕。自然器具精好，火烈人畏，惟在重法而已。

弓 制

古有弓为三年而成者，考之穿七札⁵¹⁴；九年而成者，试之饮石梁；为弓岂易言哉？弓有六善：一者往体少而劲，二者太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实，六者一张便正。凡弓欲其劲者，妙在治筋。筋生长一尺，干则减半，以胶汤濡而极之，复长一尺，然后用，则筋力已尽，无复伸弛。故

⁵¹¹ 见：《周礼·考工记·弓人》

⁵¹² 液：引申指“澄清”。

⁵¹³ 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一 器械之利（上）。

⁵¹⁴ 七札：七层铠甲。

往体⁵¹⁵少而劲也。凡弓节短则和而虚（虚谓挽过吻则无力），节长则健而柱（柱谓挽过咳则木强而不来），节得中则和而有力，仍弦声清实。凡弓初射强，久则弱；天寒强，暑则弱；弱则不胜矢，皆胶之为病也。凡胶欲薄而筋力尽，强弱任筋而不任胶，此所以射久力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为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视其理，其理不因矫揉⁵¹⁶而直中绳⁵¹⁷，故一张便正也。⁵¹⁸

披背筋法

披筋一版，晴暄⁵¹⁹合待半月，阴雨一月，方令再上。若遽披数版，则内湿外干，解脱可待。

漆法弓

用漆一重，晴暄合待十日，阴雨二十日，方再漆。若日添数重，亦内湿外干，断脆可待。

裹弓法

用黄桦、桃皮、朱红，不若黑生漆，免水透。

硝弓法

用白角鱼枕，彩画，不若黑生漆，免费工。

焙弓法

⁵¹⁵ 往体：弓弛弦时弓臂外向的体势。

⁵¹⁶ 矫揉[jiao3 rou2]：亦作“矫輮”，是矫正；整饬。矫，使曲的变直；揉，使直的变曲。

⁵¹⁷ 中绳：符合标准。

⁵¹⁸ 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 戎政典 第273卷 武备志 弓。

⁵¹⁹ 晴暄[qin2 xuan1]：晴朗温和。

泚瀝百金方

江南地多卑湿，四时必以火焙弓，去火四尺上下，太迫则燥，太过则火气微。凡火四时有增减，太猛则枯，太实则火易息。（正二月五分，二三月六分，五月十分，六七月七分，九十月六七分，十一月十二月五分）

面向上焙背不焙面也，焙后必冷定，绝无火气，方可安弦，无伤折之患也。值天气爽时，取弓出列于架上，使筋角活也。

蚂蝗面弓

用大牛角截成，面阔，曳满则曲如扇圈，受力均匀，不走不肭⁵²⁰。

泥鳅面弓

用小牛角截成，面狭，曳满则曲如折竹，受力不匀，易走易肭。

酒民曰：“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首，然制之甚难。筋角胶漆二物相资，必隔旬日，候其自干，然后再用，是谓年弓月箭。否则弓虽易成，胶亦易脱。弓面阔，则力硬受弦端正，故取象蚂蝗，为其扁阔也。弓面狭，则力软爱走易断，故取象泥鳅，为其圆滑也。皆由择角之初，大角价高故常少，小角价低故常多，因而误事。

大木弓

陈球守零陵，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千步。

神臂弓

宋大观中，吴择仁奏神臂弓，实乃天授以甚利之器。后宗御笔，谓射远攻坚，所向无前，可谓利器，使敌人习而能之，非中国利，令民间不得习制。

⁵²⁰ 肭[na4]: “膂肭” [wa4 na4]: 肥胖。

克敌弓

宋绍兴中，诏有司造克敌弓，弓乃韩世忠所献者。命殿前司阅习，诏能贯甲踰三石弓，施二十矢者进秩⁵²¹一等。帝谓宰执⁵²²曰此弓最为强劲，虽被重甲，亦须洞彻⁵²³，若得万人习熟，何可常也。

酒民曰：“自古弓弩之制，汉称大黄，唐称伏远，宋之神臂、克敌，其最也。其制略见于史，谨录于此，后人因其名而得其遗法，可想象而造之。”

矢

总 论

大抵矢之为矢，不出乎干、羽二者而已。干之强弱，则欲适其中；羽之丰杀⁵²⁴，则欲适其节。前弱则矢行面低，后弱则矢行能旋，中弱则矢行而曲，中强则矢行而起，此强弱之失中也。羽太多则矢重，其行必失于缓；羽太少则矢轻，其行必失于急；此丰杀之失节也。欲视其丰杀之节，宜以指夹矢而摇之，以约其轻重；欲视其鸿（强也）杀之称，宜以指挠其干而曲之，以审其强弱。其制矢既有其量，其视矢又有其法，此其器所以无不良，而用之所以无不宜也。

箭 制

矢不破坚，与无矢同。矢不等弓，与无镞同。谓箭重则缓，轻则扬⁵²⁵也。制箭有四：一曰镞太重，二曰干太粗，三曰胶易解，

⁵²¹ 进秩[jin4 zhi4]：进升官职；增加俸禄。

⁵²² 宰执[zai3 zhi2]：宰相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

⁵²³ 洞彻：彻底地理解。

⁵²⁴ 杀[shai4]：细小。

⁵²⁵ 扬[yan2]：与“扬”通。

迸避百金方

四曰翎易落。古人制箭，欲其去之劲直也，故翎之以羽，曰鹅、曰鹞、曰鸿、曰鹄，不一其名，欲其去之锋利也。故镞之以金，曰石莲、曰凿子、曰乔麦棱、曰破甲锥，不一其式。然验之已往，翎以鹄、鹞、野雉为最捷，镞以寸金、凿、破甲锥为最锐，干以通干为直而易中，箬⁵²⁶以黑漆为省而易成；余皆不堪实用矣。语云箭头重过三钱，箭去不过百步；箭身重过十钱，弓力当用一顾⁵²⁷。大约弓八斗，以弦重三钱半，箭重八钱为准，而火箭、药箭别有法。

毒药傅矢

汉明帝永平中北匈奴攻金浦城，耿恭为戊己校尉，以毒药傅矢。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创者必有异。”虏中矢者，视创皆沸，大惊。匈奴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酒民曰：“元时有唐邓山居者，以毒药渍矢以射兽，应弦而倒，谓之“毛胡卢”。元末。因用其人为兵，立毛胡卢万户府。耿恭所用药，盖此类也。又闻广西猺獠所用弩、矢，皆傅以药中人，濡缕⁵²⁸即死，比唐邓者尤毒，宜取其方，以为毒箭。”

指机⁵²⁹制

近制眼孔皆圆，人指骨扁，孔圆必塞以楮⁵³⁰布，则血杜⁵³¹指黑。弦兜致扫食指，宜将孔

弩式機指



⁵²⁶ 箬[kuo4]：箭的末端，即射时搭在弓弦上的部分。

⁵²⁷ 一顾：一看；喻受人引举称扬或提携知遇；谓顾瞻偏重于某一边。

⁵²⁸ 濡缕[ru2 lu3]：沾湿一缕。形容沾湿范围极小。

⁵²⁹ 扳指、指机、决、鞞[she4]：都是一种东西用来保护勾弦手指。扳指是一种射箭工具，戴于拇指，正下方有一个槽，用来扣住弓弦以便拉箭，作用是防止放箭时，急速回抽的弓弦擦伤手指。因功能类似扳机，故又称为“机”。

⁵³⁰ 楮[chu3]：1. 本义：楮树，叶似桑，皮可以造纸。2. 纸的代称。

⁵³¹ 杜：塞也。

前后稍长，横入指中，转正则骨横血扁，指转而松，不致脱落，而眼中圆活，不磨指节，不逼矢，不扫皮，有三善焉。

弩

总 引

奏野有枉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见之而惊乎。故曰：“王弩发，惊天下。”弩者怒也，言其有怒势也。⁵³²此《武经》所谓弩者，天下之劲兵，四夷所畏服也。其实守城利器，无踰于此。以他器或利仰、或利平，弩利俯故也。然则弩不利于战欤？非弩不便于射战，乃将不善于弩尔。前代名将，如孙子（孙臆）伏万弩射庞涓，耿恭傅药弩惊匈奴，项羽伏弩射中汉王，甘宁持弩而渠师扬舲，李陵发大黄叁连弩射单于，虞诩二十强弩射一人退羌兵，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⁵³³一弩十矢俱登⁵³⁴，司马懿发石连弩射辽东。

吕蒙据濡须坞，置强弩万张以拒曹公。唐李靖、郭子仪，宋刘锜、吴玠、宗泽辈，用弩破敌者，不可胜数。汉且置强弩都尉、积弩将军，南郡有发弩官。唐李元谅筑连弩台，开元十二年，命羽林飞骑习弩，有伏远、臂张、角弓、车弓、静塞等弩。宋有神臂弓、克敌弓之制，其实即弩也。熙宁之神臂弩，始命张若水依式监造之，继命中孝宽着命申明之，又御笔命民间不得私制，诚重之也。善用者，列为五层：攒箭注射，敌不能当，射坚及远，争险守隘，遏冲制突，非弩不克。古有黄连、百竹、八担、双弓之号，绞车、擘张、马弩之差，后世亦有参弓、合

⁵³² 见：《钦定四库全书》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二十六武功部二十一弩矢。

⁵³³ 元戎[yuan2 rong2]：弩的一种。

⁵³⁴ 诸葛亮在汉连弩基础上进行了改革，“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这一改进大大提高了蜀汉连弩的杀伤力。

洴澼百金方

蝉、手射、小黄，皆其遗法。盖射坚及远，争险守隘，怒声劲势，遏冲制突者，亦非弩不克。⁵³⁵

连弩

李陵连弩射单于。

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魏司马懿征公孙渊，军至辽东，为发石连弩射城中。

唐李元谅节度陇西，筑连弩台。

唐卢耽节度四川，为大旛连弩，南诏惮之。

宋真宗幸⁵³⁶澶州，王师成列，李继隆伏劲弩分据要害，周文质部下，以连弩射杀挾览。

酒民曰：“连弩之制不可考。说者，谓古时西蜀弩兵尤多，大者莫踰连弩，十矢谓之“群鸦”，一矢谓之“飞抢”，通呼为“摧山弩”，即孔明所谓“元戎”也。今具其说，俟巧思者得之。”

大黄

李广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为圆陈外向，胡急击，矢下如雨。汉矢且尽，广令持满毋发，而广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

伏远弩

⁵³⁵ 见：《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前集 《制度二·教弩法并图》

⁵³⁶ 幸〈文言〉：指帝王到达某地，后也泛指皇族亲临。

唐元宗择宿卫勇者为番头，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伏远弩，自能弛张，纵矢三百步。

马上用弩

宋太宗至道二年，上部分诸将王超、丁罕等，讨李继迁。是时马上用弩，遇贼万弩齐发，贼不能措手足而遁，凡十六战而抵其巢穴。

马黄弩

宋杨存中，以为克敌弓虽劲，而士病蹶张⁵³⁷之难，乃增损旧制，造“马黄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发三矢矣。

攒射弩

汉虞诩为武都守，令军中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并兵急攻，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胜。

弩以腰开为贵

弩之力，腰开者可十石，蹶张者可二三石，古所云弓之强者不及也。晋马隆平树机能，犹藉“腰开弩”⁵³⁸。至宋而其法不传，故《武经》所载黑漆、黄靴、跳蹬等弩，皆蹶张也。鬪子、床子等弩，虽最强，然费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战也。宋末始有神臂弩，其法亦蹶张而稍胜之。前明刘司马天和始传其法。又有名克敌弩者，即跳蹬也。今苗人皆用弩，然强而不便。宣湖射虎，用竹弩、木弩者，皆藉力于药，未可谓之强也。又有诸葛弩，可置十矢，以次发，东南人喜用之，然力轻而不能伤人。近世程宗猷得古铜机，斟酌竹弩，而为古弩，则胜之矣。宗猷又自以其意，合古人之说，而为腰开弩强者可十石植下者亦可

⁵³⁷ 蹶张[jue3 zhang1]: 勇健有力。

⁵³⁸ 腰开弩: 以坐姿同时利用臂、足、腰之力张弓的弩。

泚澥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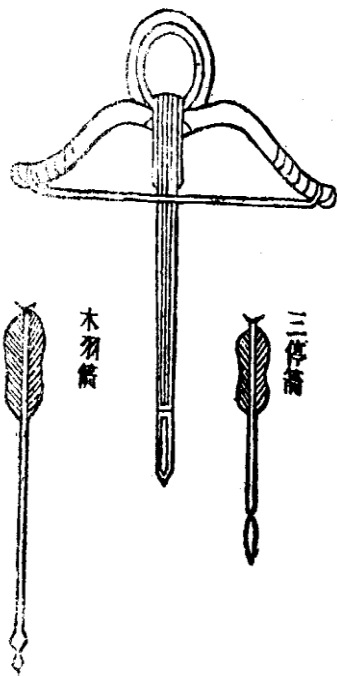
七石，此千载久废之器，复启于斯人，奇已。（此段系湘潭张和仲语）自蹶张弩成，人皆趋便，然致远洞坚，毕竟腰开，有穿石摧壁之势。若用力弱者用蹶张，力雄者仍用腰开，二器兼施，亦觉曲尽⁵³⁹。

阵上用弩法

古人用万弩齐发胜敌。今试以寡论之：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于前，名为发弩；再用百人，弩已上，箭已搭，列于次，名为进发；再又用百人，列于后，方上箭搭箭，名为上弩。先百人发弩者完，退后；以次百人进弩者上前，变为发弩；以后百弩人上弩者上前，变为进弩；以先百人发完者退后，变为上弩。如此轮流发矢，则弩不致竭，而可毙敌于百步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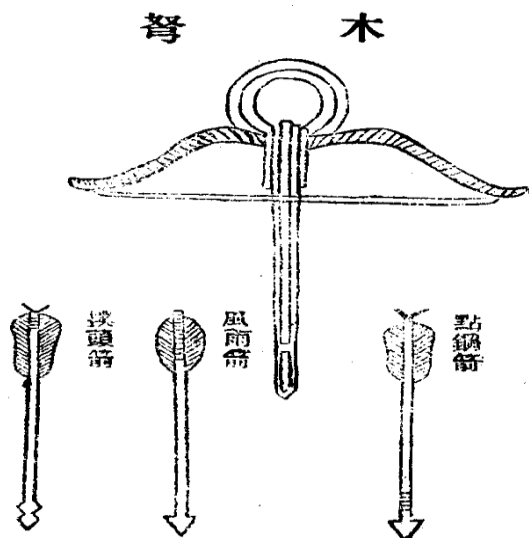
弩 箭

弩箭制与弓箭不同：弓箭嵌弦，安筈颇难；弩箭平头，安筈甚易。弓箭长，择干甚费；弩箭短，择干甚省。镞用石莲头、乔麦稜，则光滑不能入甲，不若用破甲锥、寸金、凿子，则凿上有锋，易入窍隙。翎用禽羽，则得箭者，倘堪再射，不若用竹片裁制，则翎口如刀，易穿肌肉。箭有点钢、木羽、风羽、木扑头、三停。木羽者，以木为干，中人干去而镞留，牢不可拔。风羽者，当安羽处，



⁵³⁹ 曲尽，是委曲而详尽，竭尽。

剔空两边，以容风气，则射时不撼。三停者，箭形至短，羽干鏃三停，中物不能出，以短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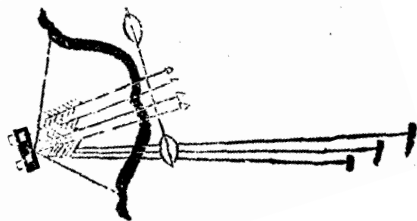


耕 戈

此器，利守城、伏路，防贼偷营。用弩箭染草鸟毒药以引线，系桩于二三十步，横路而下，堆草藏形。触线则机动箭发，然或贼用长竹先打而行，则机发于人足之先。今当多用，如百弩连成数丈，其机只在向我处弩尽头下之，俟彼入弩将尽处，就长竿先发其机，则不能远退出数丈矣。又当分作三四个机，渠能打发一机，不意又有未发之机也。至于我军须先授以暗记。

鬼 箭

用竹弩⁵⁴⁰一张，作架床埋地，弩头斜向上，以马尾系机，拦于当路，以竹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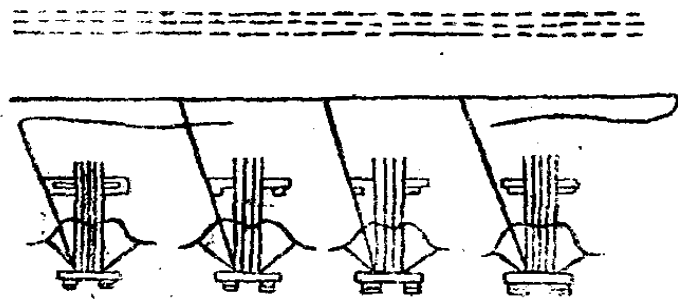
⁵⁴⁰ 竹弩：是一种用机括发箭的竹弓。机括，是弩上发矢的机件。

汧澼百金方

或树枝，钉于隔路，贼马冲马尾线，动机发箭，然系机马尾，须退机后架床转出，乃可拔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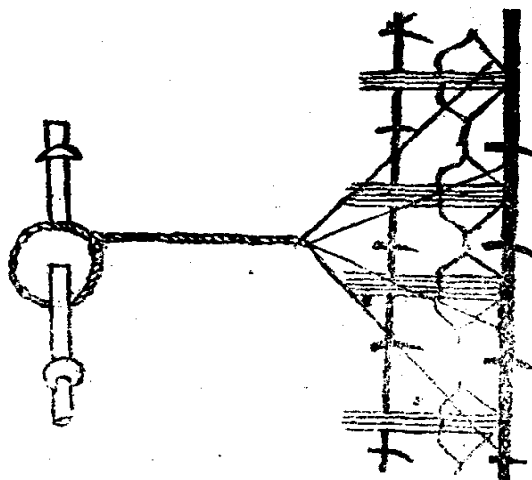
连弩

用木作床，埋九矢、七矢、五矢等弩于道旁，草茵浮盖，撑满搭箭，即以绳结其弦，穿度弩箭，横竹通节，引至排弩末，钉两桩道旁，阑绳当路，马冲弦启，连弩迸发。



隔河伏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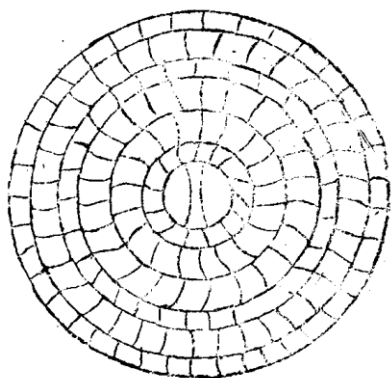
用连矢弩十余张，已岸伏藏，作连架床持之此，以绳系于床，发若转度弩机，则与鬼箭法同。



牌

藤 牌

老粗藤如指，用之为骨，藤篾⁵⁴¹缠联，中心突向外，内空庶箭入不及手腕也。周檐高出，虽矢至不能滑泄及人，内以藤为上下二环，以容手肱执持。此主卫而不主刺，矢、石、枪、刀皆可蔽，所以代甲冑之用。每兵执一牌，腰刀一把，搁刀手腕，一手执标枪，将标掷去，急取刀在手，随牌杀人。一入枪身内，则枪为弃物，我必胜彼矣。牌无标，能御而不能杀。将欲进步，然后起标，勿轻发。岳武穆，用旁牌、麻扎刀，令军士低头，只砍马足，败兀朮拐子马是也。置于行伍之先，必在狼筈⁵⁴²之下。盖恃筈为势，架护于上方能筈下突进。若无筈，则牌刀皆短不能独出、独入，每为长器所制。



藤 牌 式

挨 牌

用白杨木，长五尺阔二尺，下头比上略小四五分，可以补陴⁵⁴³、可以发矢。用绳索、用木橄榄⁵⁴⁴，取其可挂项上。以左手手中指纵中，夹牌下短绳木橄榄，仍以五

挨 牌



⁵⁴¹ 藤篾[ten2 mie2]: 用藤茎剖分的薄层(片)。

⁵⁴² 狼筈[xiǎn]: 古代兵器之一。又名长枪，亦称作狼牙筈。

⁵⁴³ 陴[pi2]: 城上的短墙。

⁵⁴⁴ 木橄榄: 橄榄核。

併避百金方

指挽枪前半节，右手执枪后半节，或伸或缩，左右旋刺，两手俱不持牌。

牌兵拒敌

昔兀朮拐子马，惟岳武穆得以制之，无非砍其马足已耳。请练牌兵以拒敌。浙兵多用团牌，而形短不能蔽体。即西兵用挨牌，而性刚不能当镞。惟粤东之长牌，以沙铜木为之，包以皮革，则其质轻，舞运可以如意，其性柔，箭镞不能破裂。粤兵演牌，左手执牌，右手持刀，可以蔽人体，可以砍马足。与鸟铳夹队列为前锋，真破敌之上策也。粤东先年征黎，黎之弓箭更劲，而长牌胜之，确有明证。

枪

长枪

枪杆，桐木第一，劈开者为佳，锯开者纹斜易折。攒⁵⁴⁵竹腰软，必不可用。北方干燥用木杆，东南竹、木皆可。须用细毛竹，长一丈七八尺，上用利刃，不过四两，或如鸭嘴，或如细刀，或尖分两刃。造法自脊平铲至刃乃利。做枪工匠，类知用枪大意，方做如式，教之十日，便悟肯綮。后手如细，则掌握不壮。要粗可盈把，从根起，渐渐细至头而止。如腰粗，则硬不可拿，腰细，则软而无力。杪⁵⁴⁶粗与腰硬皆不可举，是弃枪也。或云，长则易者，不易



此處為中向後漸漸粗向
前漸漸細不可輒加輒削

此處要一手可握無餘指無剩竹

⁵⁴⁵ 攒[cuan2]竹：聚合细竹而成的竹竿。

⁵⁴⁶ 杪[miao3]：木枪之末。

同转；长则杪细，恐为马闯折。不知有狼筈当锋，藤牌在下前行既有藩卫⁵⁴⁷，去一丈余矣。从筈空戳去，径刺人、马喉、面，彼既不可入我阵，我又能先及彼身，何忧细弱也？若前无筈牌，径用枪以当之，必非全利。夫五兵之法，长以救短，短以救长，长既易迈而势老，短又难及而势危，故相资为用，此自然之势必然之理也⁵⁴⁸。

枪 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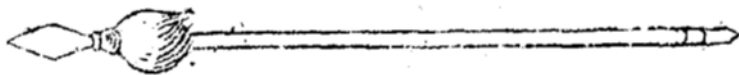
此不可过四两。



线 枪

北边旧有之柄短刃秃，粗恶不堪。新制铁头长二尺，因柄细防敌刀砍断，及用手夺去也。柄长七尺，粗仅一寸。锋用两脊两刃，形稍扁，至锋稍薄。又名“透甲枪”。锋用钢三寸，左右刃用钢一尺，以下皆铁。从脊分铲至刃，左右面平乃利，至锋更扁，渐宽又渐收，收薄则利，宽则刃入以下不滞矣。最利马上直截，用法亦如长枪。

长九尺重三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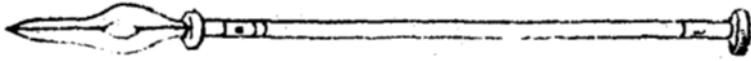
拐突枪

长二丈五尺，上四棱麦穗铁刃，连跨长二丈，后有拐。

⁵⁴⁷ 藩卫[fan1 wei4]：屏障；捍卫；或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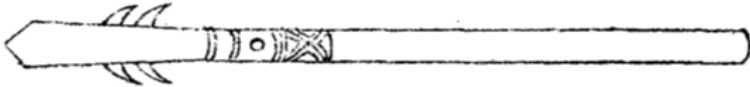
⁵⁴⁸ 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一 储练通论》

洪濬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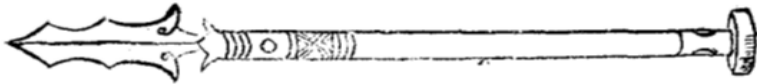
抓

长二丈四尺，上铁刃身一尺，下四逆须连袴长二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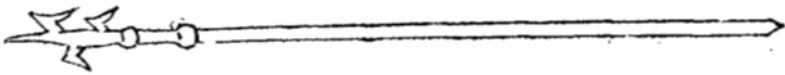
拐刃枪

长二丈五尺，刃连袴长二尺，拐六寸：



钩 枪

枪首施到双钩，或三钩。杆上施环，骑兵用之。步兵则直用素木或鸦项。鸦项者，以锡饰铁嘴，如乌项之白也。



三眼枪



刀

腰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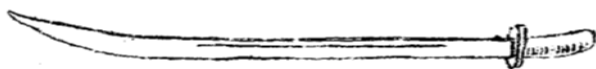
腰刀造法，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自背起用平铲平削，至刀刃芒⁵⁴⁹，平磨无肩乃利，妙尤在尖。近时匠役，将刃打厚，不肯用工平磨，止用侧锉，将刀横出其芒，两下有肩，砍入不深，刃芒一秃，即为顽铁矣。柄要短，形要弯，庶宛转牌下，不为所碍，盖就牌势也。无牌，则刀短不可入阵，惟马上用之。

长三尺二寸重心斤十两：



长 刀

自倭犯中国始有之，跳舞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者身多两断。缘器利而双手使用力重故也。贼远则銃，近身则无他器可攻刺，惟此刀轻而且长，可备临阵弃銃之用。



刃长五尺，后用铜护刃一尺，柄长一尺五寸，共长六尺五寸，重二斤八两。

倭 刀

倭国每生儿，亲朋敛铁相贺，即投于井中，岁取锻炼一度，至长成刀，利不可当。今勋卫⁵⁵⁰之家，世代为业，而家无锐刃，今人亦宜仿此。箕裘⁵⁵¹弓冶，不足为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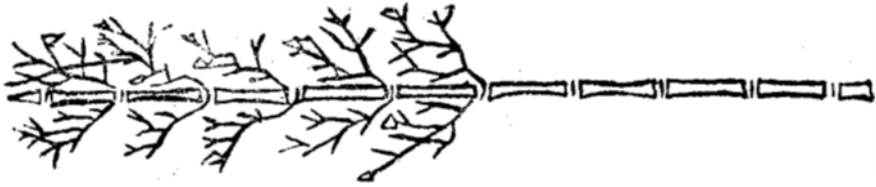
⁵⁴⁹ 芒[mang2]：通“茫”，模糊不清，暗昧。

⁵⁵⁰ 勋卫[xuen1 wei4]：侍卫官名。古时多以功臣子弟担任。

筩

狼 筩

用大毛竹上截，连四旁枝节杈枒，长一丈五六尺。此器乃军队之藩篱，一军之门户，如人居室，未有门户扃键⁵⁵²，盗贼能入者。虽然，得人用之，则可制人，不得人用，则制于人矣。当择力大者，以牌盾佐其下，长枪夹其左右，锐钹大刀，接翼于后。盖筩能御而不能杀，非有诸色利器相资，鲜克有济。兵中用此者，临敌白刃相交，心夺胆怯，惟节枝繁盛，遮蔽一身足以壮胆，方敢站定除近手二层外，余俱用倒钩冠其杪，根后要粗重。手执于中，要前后相称，宁后重，毋前重。附枝软则刀不能断，层深则枪不能入。



浙闽用毛竹，不如两广籐竹。此南方利器，北方风劲，一吹即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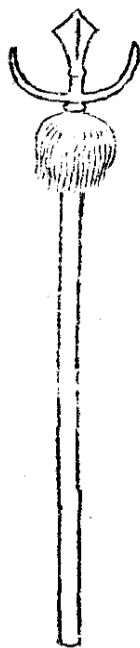
钹

钹

⁵⁵¹ 箕裘[ji1 qiu2]：原指由易而难、有次序的学习方式，后多用来比喻祖先的事业。弓冶[gong1 ye3]：是指父子世代相传的事业。

⁵⁵² 扃键[jiong1 jian4]：门户关锁。指门闩、门环之类。

柄长八尺，粗寸半，上用利刃横以弯股，刃有两锋，中有一脊。造法分脊平磨，如磨刀法。两刃自脊平减至锋，其锋乃利。弯股四棱，以棱为利。须将棱四面直削至尖，庶日久不秃。中锋头下之库，须如核桃大，安于木杪，乃不损析。仍用一钉关之，但横股壮矣。正锋头冠于木杪，细而浅，每击多坠，必正锋与横股合为一柄，杪入铁库既深，横股库又粗，任击不落。此器可击、可御，兼矛盾两用，马上最便。若中锋太长，两横太短，则不能架贼气。若中锋与横股齐，则不能深刺。故中锋必高二寸。两股平，平可架火箭，不用另执箭架。贼远则架箭，然后发之，近则弃箭而用木器，万全、万胜矣。



長七尺重四斤

戣⁵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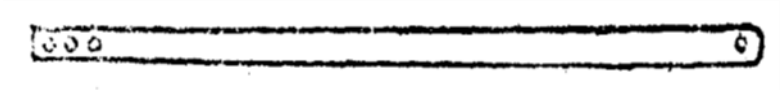
考古之戣，长丈二而无刃，略如今俗所谓木棍者。古人用于车上，故宜长。今用于步军，手执以击马足。宜与人相称，俗所谓“齐眉棍”也。古作八棱，今宜于人手所执处为圆形，而于其半至末为八棱。备此一器，以击敌马之足，盖亦不减宋人用麻札刀也。

大 棒

此器势短步卒用习，然无刃，以何刺？今加一刃，刃长则棒头无力，不能压他棒，只可二寸，形如鸭嘴，打则利于棒，刺则利如刃，两相济矣。

⁵⁵³ 戣[shu1]：戣的本义一般认为是一种兵器，无刃，有棱，主要是撞击用。

洪避百金方



长七尺重三斤八两。

鸭嘴制



刃长二寸，有中锋，一面起脊，一面有血槽，磨精，重四两。

狼牙棍

乃格斗第一利器，八面锋棱，枪刀有时钝折，棍独纵横不坏。凡有膂力者即可使，无他妙巧，必久而后习也。或用铁钉钉四面亦可。

铁箍木棍

长四尺四寸，大头圆七八寸，每人一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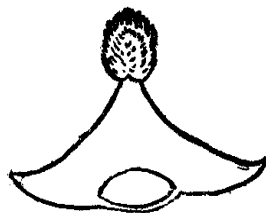


世传棍法有三：曰少林棍，曰俞家大棍，曰蒋家大棍。惟蒋家大棒为最。

盔

兜 牟

以细藤为之，内用绵帽一顶，帽表用布二层，帽里用布一层。内用丝绵茧纸，以丝线缉之。帽后不合口开，高三寸，以便临时量头大小，自缀盔内。盔顶用红缨，一则壮观，一则顺南方之色。



臂 手

每一副，用布内外四层。亦用棉花茧纸，以绢线缉之，与北方铁者同。此则活便轻巧，俱用整袖，上厚下薄，中有薄处，在肱曲间以便屈伸。



以上二项官制给军者如此。若自制，则外用绢缎，内用蚕绵尤妙。

铠 甲

甲 论

甲为用命⁵⁵⁴之本，当锋镝而立于不败之地者此也。周礼有函人之职⁵⁵⁵，司马法有甲士之制，马燧以短长三等，制造铠衣，士皆赖以全肢体、便进趋。古人之甲以皮，后人之甲以金。南方地形险陷，多用步兵，难以负重，天雨地湿，锈烂易生，万不可用矣。此外有藤、有角，而体重难久，铅子易入。今择其利者，惟有缉甲，有绢布不等，须厚一寸。造甲之法，步军欲其短，马军则欲其长；弩手欲其宽，枪手则欲其窄；用有不同，制亦应异。苟拘于定式，昧于从变，肥者束身太紧甲身则可周后背，

⁵⁵⁴ 用命：奋不顾身地工作或战斗。

⁵⁵⁵ 函人：造铠甲的工匠。《周礼·考工记·函人》：“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

泚瀝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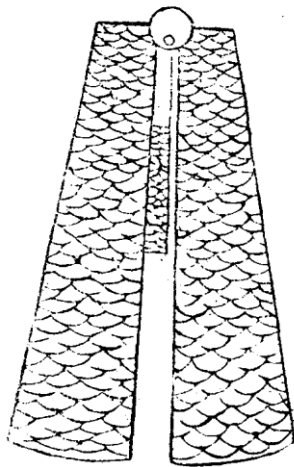
而前胸不交；甲裙则可闭后膺⁵⁵⁶，而前袴不掩。瘦者挂体太宽，挽弓发箭，则甲不贴体，而胸臆⁵⁵⁷拚捧，有断弦脱箬之忧；挥剑刺枪，则甲不傅身，而腰背松虚，有扭手碍足之患。长者不过膝腕，而矢石可及；短者垂及脚面，而泥泞不前。小有不便，则拆去甲叶，而遗弃不收；大有所妨，则割去全段，而抛掷不顾。制作之难，费耗之广，不几于徒费乎？故君子必谨其微于制作之初也。

纸 铠

纸铠起于唐宣宗时，河中节度使徐问，劈纸为之，劲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孙也。

棉 甲

以绵花七斤，用布盛如夹袄，粗线驱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踹实，以便肿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黧⁵⁵⁸不烂，鸟铳不能大伤。



纸 甲

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迭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

皮 甲

⁵⁵⁶ 膺[ying1]: 胸。

⁵⁵⁷ 胸臆[xiong1 yi4]: 胸部。躯干的一部分。

⁵⁵⁸ 霉黧[mei2 zhen3]: 一作“霉黧”。发霉。黧: 1. [zhen3] 黑而亮。2. [yan1] 染黑。

广西造皮法，生牛皮裁成甲片，用刀刮毛，以破碗春碎，筛取米大屑，调生漆傅上，油浸透，则利刃不能入。

田况甲成试射

庆应元年，大常臣田况言：“今贼甲皆冷砧⁵⁵⁹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我兵衣甲皆软，不足当矢兵。岂中国之巧力，不如一小羌乎？彼专而精，我漫而容故也。今请令打造纯铜甲，先用八九斗力弓试射，以观远箭深浅而赏罚之。”⁵⁶⁰

马 甲

周马之身，惟头而胸臆，最为要紧，不可中伤。苻离陈蔡之役，马多被伤，中寿星脑额而死，故制为贴额，用棉布衲作一片，贴在马面子内额脑之间，脱遇矢石可透铁面，尚有铁额可隔此马面，所以合用贴额。大全装，鸡项大而秋钱小；或暑月闷热，雪雨冰结，撤去秋钱，尚有鸡项，可蔽肥肉；此马甲所以合用小全装⁵⁶¹。我军马甲垂下，过尺许，故重滞绾⁵⁶²。贼军马甲只平腹下，用虎斑⁵⁶³布裙，遇箭皆被矫揉，故轻捷俊俏。此马甲身所以合用平腹。鸡项重，则头低项曲，马被控抑；鸡项轻，则头高项直，马臆松宽；此鸡项所以合用棉布衲。赤身带甲，则擦损肌肉，衬以籍袄，则护惜皮毛。此马甲所以未带甲，光用驰滑竦甲圈两件，是为马甲制也。（编者注：马甲各部分名称和部位，请看下面附加的马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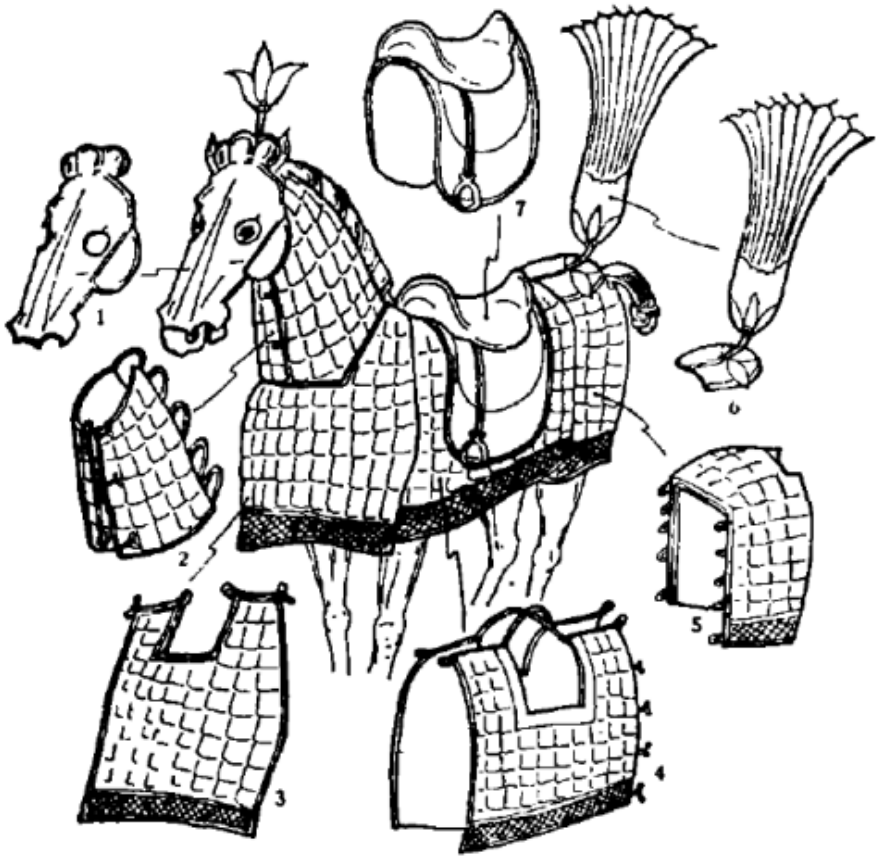
⁵⁵⁹ 砧[zhen1]：1. 捣衣石。2. 切物用的砧板。3. 一种机器部件，用来将金属放在上面进行锻打成形。

⁵⁶⁰ 参考：明代唐顺之纂辑的《武编前集》卷五《甲》

⁵⁶¹ 小全装马甲：马甲名。南宋宁宗时发明，包括甲身搭尾、了项、鸡项、面子、秋钱六部分，比大全装马甲更加合用。

⁵⁶² 绾[wǎn3]：本义指系。绾[ban4]：用绳子把足系住。

⁵⁶³ 虎斑：虎的斑纹。



南北朝时马“具装”铠示意图

- 1.面簾 2.鸡颈 3.当胸 4.马身甲 5.搭后
6.寄生 7.鞍具及镫

估值宽

军中制器，恒浮慕节省之名，不完实际之用，器以节省，愈恣苦窳。将使擐甲⁵⁶⁴登陴，擅厉待战，苟非畀以⁵⁶⁵坚甲锐戈，劲弓强弩，迅猛神奇之火器，技不精，胆不壮，驱使入阵，空杀无

⁵⁶⁴ 擐甲[huan4 jia3]: 穿上甲冑，贯甲。

⁵⁶⁵ 畀以[bi4 yi3]: 给以。

辜，是以图侥幸也。谓宜军需修造，悉遵旧估，不妨稍宽其值，以尽其用。估务充，不务俭，器贵精，不贵多。庶几制一器获一器之用，而不以卒与敌乎！

用法重

昔赫连勃勃⁵⁶⁶之治军器也，以矢射甲，射不贯，即斩矢人；射贯，即斩函人。斯固嫌于过刻，然作奸冒破⁵⁶⁷，法在必惩。用兵之日，一器不精，即戕一卒之命。必须造器之时，即镌官匠姓名送营验。不堪⁵⁶⁸，坐名鞭贯⁵⁶⁹。临敌误事，必斩以徇。治军器，用军法，理或宜然。

⁵⁶⁶ 赫连勃勃（381年～425年），字屈子，朔方郡朔方县（今陕西省靖边县）人。胡夏开国皇帝。匈奴左贤王刘卫辰与桓文皇后苻氏之子。

⁵⁶⁷ 冒破[mao4 po4]：虚报，冒领。

⁵⁶⁸ 不堪：坏到极点。

⁵⁶⁹ 坐名鞭贯：为名施以鞭刑。

清野第五

清五谷
清刍艸
清铅磺铅铁
清屋宇
清地面

清水泉
清竹木
清油蜡
清什物

清野

惠麓酒民 编次
歌雪居士 复位

兵法曰：“军无粮食则亡。”从来贼无辎重，掳掠为资，彼已先犯兵家大忌矣。譬如婴儿断其乳哺，立可饿死。若借兵赍粮无具⁵⁷⁰甚矣。辑清野⁵⁷¹。

清五谷

总 论

凡贼将至，城外各乡镇大户，收米在家，与夫余粟待价者着落里保⁵⁷²。一闻警报，催运入城，任民开粟堆积，止许城中粟卖不许粒米出城。其搬运难尽者，严督粮长，余买上仓。贼见四野无粮，岂能四五十里外，抢别县之饭食，攻我县之城池哉。如不肯预期搬运，致资盗粮者，米入官为守城兵夫用。

酒民曰：“凡清野俱以愚民不从为忧，不知小民所以不从者，皆上官失处置之宜也。必先曲体其不得已之情，而后行吾必不可贷⁵⁷³之法，野旦夕清矣。夫小民虽愚，非不知觉赍盗之为害也。然而屡令不从者，其弊有二：一由城中积贮无所，盖乡民生于乡，长于郡，城内略无立锥之地，其忍输而暴露之乎？一由私疑官府难测，恐不免于假名赍借，不为己有。此所以宁死

⁵⁷⁰ 赍 [ji1]：资助，把东西送给别人。具：才具、才能、才干。

⁵⁷¹ 清野：基本意思是清除战区附近的房屋、树木，转移附近的人口物资等，使入侵的敌人掠夺不到东西。

⁵⁷² 与夫：不如。着落[zhuo2 luo4]：事情有归宿、有结果。里保：旧时在乡里为官府办差的人，俗称“地保”。

⁵⁷³ 必不可贷：绝对不能推迟或拖延。

不从也。必先料理，在城无碍官地，听其告，佃⁵⁷⁴以为仓廩。或官地不足，时势急迫，则将本城僧众、道众，编成什伍，各令居住一二寺观，其余庵院除正殿奉祀神佛外，令乡民各照米数多少，领房囤积。此外再与空屋二间，一居其男，一居其女。既令得避兵火，又令得便典守⁵⁷⁵。守官与凭照⁵⁷⁶，不得诸人争执。候事平之日，仍还本主。如有不肖有司，巧借备贼等名，自取一粒者，定行参劾。亲与指誓天日，剖心示不相欺，民有不乐从者乎！此外如有一二顽梗，悍不从令，登时梟首⁵⁷⁷，以警其余。先体民情，后尽王法，不数日间，米尽人城矣。又本民所积之米，多少官不得问，余梟官不得问。（惟禁出城）仍听与民贸易，以通有无。盖乡民得以米易钱，则乡民便；城民得以钱易米，则城民便。且以在城之米，而余于在城之人，则囊漏贮中⁵⁷⁸之说也。或问附郭坦道，则易清者也，若羊肠鸟道，不便出米，为之奈何？曰：“吾既不便出，贼亦不便入矣。”即应指授方略，俾本处百姓，各据险要，立砦固守。凡事但当因时制宜，若因一二不便疑沮大事，岂丈夫策略耶！

李牧急入收保

李牧，赵北边良将也，尝居代雁门，备匈奴，为约⁵⁷⁹曰：“匈奴即入寇，急入收保⁵⁸⁰。”匈奴终岁无所得。

陈俊绝贼食

⁵⁷⁴ 佃[dian4]<动>：租借，租赁。

⁵⁷⁵ 典守：主管、保管。

⁵⁷⁶ 凭照：是由官方发给的证件或执照。

⁵⁷⁷ 梟首[xiao1 shou3]：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刑罚，梟首，将首级斩下，同时在闹市悬首示众。

⁵⁷⁸ 囊漏贮中：是粮食从小器漏入大器，其实并未漏掉，常比喻实际利益并未外流。

⁵⁷⁹ 约：共同议定要遵守的条文。

⁵⁸⁰ 收保：是指古代边境上设置的兼有储藏物资和防卫作用的小城堡。

东汉光武击诸部，连破之，乘胜轻进，反为所败。陈俊曰：“贼无辎重，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⁵⁸¹也。”光武遣俊将轻骑驰入贼前，视人堡壁坚完者，勅令固守，放散⁵⁸²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

酒民曰：“陈俊真能中贼要害者也。”

秦人芟麦

晋桓温伐秦，指秦麦以为粮，既而秦人悉芟⁵⁸³麦清野以待，温军乏食而还，死亡以万数。

赵犨徙粮入城

黄巢使其饶将孟楷，将万人击蔡州，陈州刺史赵犨⁵⁸⁴谓将佐曰：“巢不死长安，必东走陈，不可不为之备。”乃完城堑，缮甲兵，积刍粟。六十里之内，民家有资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子弟分将之。楷既下蔡州，果移兵攻陈。犨袭击之，斩楷，杀获殆尽。巢闻之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⁵⁸⁵，併骨肉食之，置“舂磨寨”。⁵⁸⁶纵兵四掠，数十州咸被其毒，攻围三百日终以粮乏解去。

寇准瘞谷

⁵⁸¹ 殄[tian3]：断绝，竭尽。

⁵⁸² 放散：分散。

⁵⁸³ 芟[shan1]：割除。

⁵⁸⁴ 赵犨[chou1]（824-889年），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人。唐末名将。

⁵⁸⁵ 碓[dui1 wei4]：是舂米和磨粉用具。

⁵⁸⁶ 《资治通鉴·第二五五卷》：“巢益怒，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时民间无积聚，贼掠人为粮，生投于碓，并骨食之，号给粮之处曰‘舂磨寨’”。

汧澗百金方

澗澗之役，寇准檄令州县坚壁，乡村入保，金币自随，谷不徙者，随在瘞藏⁵⁸⁷。

刘子羽预徙梁洋之积

宋刘子羽守蜀，闻有金兵，预徙梁洋之积。至金人深入，而馈饷不继，乃杀马及两河军士以食，疫疠大作，乃引还。子羽追袭其后，金人堕涧死者，不可胜计，余兵悉降，虽入三郡而得不偿失也。

刘惟辅焚熙河积粟

金人掠熙河，刘惟辅击败之，杀五千余人，已而复至，惟辅顾熙河尚有积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

于谦运通州粮

土木之难，敌乘势长驱而南，于谦曰：“通州仓欲守守之，或不能，委以与敌，则可惜，宜令官军皆给一岁禄奉，听其自运。”仍以赢米为之直⁵⁸⁸，通仓遂空，敌解去。

清水泉

总 引

凡贼将至城外，水泉皆投毒药。

秦人毒泾

春秋晋师伐秦，秦人毒泾运上流，师人多死。

长孙晟毒水

⁵⁸⁷ 瘞[yi4]藏：隐藏；埋藏。

⁵⁸⁸ 赢[ying2]：超出、超过。直：工钱；报酬。

隋达头大集兵，将犯塞。长孙晟曰：“突厥饮泉，易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余级。

刘锜毒颖

金兀朮攻顺昌，宋刘锜遣人毒颖上流，戒军士虽渴死，毋饮于河，饮者灭其族。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饮水辄病。

毒 药

如用毒药欲缓不欲急，欲暗不欲明。前军食而死，后军相戒不食是急，未有不明者也。妙莫妙于慢毒。赵王如意以十四日死，宋江诸人以五日死，皆慢毒也。今诚得五日十四日之毒，何敌之不可毙哉。

毒水方

麻花并尖，苦参对配，或加白芷卅乌，共研末注阴涧井泉。

又 方

雷公藤 巴豆 五月草 常山（为末用）

毒酒方

川乌（毒） 草乌（毒） 五月草 天仙草

陀罗花子 每五分浸酒一

万般毒

桃花砒（红） 砒玛瑙（五色） 铁脚砒（黑） 狼毒（热）
附子（热） 天雄（热） 川黄（利） 巴豆（利）

泚瀝百金方

蛇埋草（一云将毒蛇埋下种荆芥，采而阴干为末入药。一云即马旋草，采时手背犯之辄肿）

金丝肠断草（入腹肠则寸断） 钩吻（断肠） 烂骨草

封喉草（哑） 血肉草（毛窍沾之血涌） 姜粉（迷） 闹羊花（迷） 甘遂（逆） 常山（呕） 半夏（噤） 江子油（毒） 铁脚连（毒） 大小蓼（毒） 巴戟（毒） 巴霜（毒） 黄竹（毒） 黑记草（毒） 蜈蚣（毒） 虺蛇（毒） 蝮蛇（毒） 班毛（毒）

清刍草

太宗勅烧薶秋草

唐薛延陀真珠可汗，发兵二十万击突厥，思摩不能御，遣使告急。太宗勅思摩烧薶秋草，俟其将退，奋击破之。

刘仁恭焚草

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习知契丹情伪⁵⁸⁹，每霜降，辄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马多饿死，常以良马赂仁恭，买牧地。

夏元昊赭地

契丹主帅骑兵十万，长驱入夏境，元昊见契丹兵盛，乃上表谢过，请收叛党以狱。契丹主犹豫未决，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师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将百里，每退必赭⁵⁹⁰其地。契丹马无所食，

⁵⁸⁹ 情伪：犹虚实。

⁵⁹⁰ 赭[zhe3]<动>：烧光。

因许之和。元昊迁延⁵⁹¹以老之，度其马饥士疲，因进兵急攻，契丹主大败，从数骑走还。

斡漓不据牟驼冈

斡漓不⁵⁹²军抵都城西北，据牟驼冈。天驷监获马二万匹，刍豆如山。盖郭药师熟知其地，故导金兵先据之。

于谦

土木之难，敌乘势长驱而南，于谦曰：“敌所急者草，诸厂宜听军称力⁵⁹³取之，不则尽焚之，毋以饱敌马。”

酒民曰：“自古国都于其近郊，必有牧马之所，其间必积刍豆，以为饲秣之具。方无事时，资以牧育，固为近便。然世道不能常泰，而意外之变不可不先为之虑。牟驼冈之已事可鉴。如前明京城东北郑坝村二十四马房，其仓场储积最多，常有大史请即其地筑为一城，以护积聚。及移附近仓场咸积其中，就将腾驤等四卫官署营设于其中，特勅武臣一员，于此守镇，仍司群牧。四卫官军不妨照旧输⁵⁹⁴班，内直、下直⁵⁹⁵，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备之一策也。”

居士曰：“兵恃以为强，马恃草以为命。断草则马失其命，而兵失其强矣。”

清竹木

⁵⁹¹ 迁延：退却，后退，徘徊；停留不前进，拖延。多指时间上的耽误，倘佯；自由自在、毫无拘束的样子。

⁵⁹² 斡漓不[wo4 li2 bu4]：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次子，金朝宗室名将。

⁵⁹³ 称力：尽力、任力。

⁵⁹⁴ 输：转。

⁵⁹⁵ 内直：在宫内值勤。外直：在宫外值勤。

泚瀝百金方

总 引

竹木行，货多负郭，若不移徙，皆贼攻城之具。须令各商，将已登岸者，速进入城开卖；其在水各排，移百里外隐僻小港中暂置，以待贼过复业；如违入官公用。

清硝矿铅铁

总 引

硝、磺、铅、铁，火器之用，关系非轻，不可弃以资敌。客贩冶坊，多在城外，须先查铺行，及冶坊姓名。遇有警报，着该地方保甲，押催硝、磺、铅、铁，搬运入城，听从开卖。违者治以与贼交通之罪，其货没官公用。保甲不报，一体问究。如有公用，照时价将银见买⁵⁹⁶。

清油蜡

总 引

油烛，守城之要务，不可缺之，须查城外一应油行贩铺。仰⁵⁹⁷保甲，于有警之日，押民依期搬运菜油、豆油、桐油、柏油、麻油、白蜡等项入城，应从⁵⁹⁸开卖。如有公用，照时价见银交易，仍督官挨查，不依期搬入者，连总甲枷号⁵⁹⁹，其油入官。

清屋宇

总 引

⁵⁹⁶ 将银见买：用银钱现买。

⁵⁹⁷ 仰：依赖；依靠。

⁵⁹⁸ 应从：应该听从。

⁵⁹⁹ 总甲：元明以来职役名称。枷号[jia1 hao4]：是旧时将犯人上枷标明罪状示众。

城外三丈内，若有房屋，贼潜伏屋下击射守城军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顺风放火，或就本屋运土，帮城起闾而登，皆无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内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令行严禁，一毫不留，违者以通贼论。

刘锜焚城外居民

宋刘锜守顺昌，城外有民居数千家锜悉焚之，在今人便啗指⁶⁰⁰无此胸襟胆力矣。

赵立撤废屋

金挾懒围楚州急，赵立命撤废屋，城下燃火池，壮士持长矛以待。金人登城，钩取投火中；金人选死士突入，又搏杀之；乃稍引退。

种师道诘李邦彦

金人南下，种师道入援。既至，帝命师道于政事堂共议。师道诘李邦彦曰：“闻城外居民，悉为贼杀掠，畜产甚多，亦为贼有。当时既闻贼来，何不悉令城外居民，撤去屋舍，移其所畜尽入城中，乃遽闭门以遗贼资何也？”邦彦曰：“仓卒不暇及此。”师道笑曰：“亦太慌忙耳，左右皆笑。”

酒民曰：“明季贼破光州，非攻而破之也。不过逼勒本地村民数十人，予以酒食，潜伏近城屋内，暗行挖掘城缘，以此陷之。近城房屋半系乡绅之业，坚不听毁，以至于此，恨不得按三尺而问之。”

居士曰：“撤屋一事，难言之也。贼远则居民不服，贼近则撤毁不及。竞綵之道，惟得其宜可也。”

⁶⁰⁰ 啗指[nie4 zhi3]：咬破指头，1. 表示决心。2. 表示思念深切。

清什物

总 引

以上数款，不过略举其大者言之尔。四关百姓一闻警报入避城中，一切私财器具，如木、石、铜、铁、砖、瓦、菱、刍、糒、粮、畜牧等类，尽徙入城；徙不逮者焚之，勿留一件；徒为贼资，且借为具攻城也。

清地面

总 引

壕外里许，皆宜旷野，若有村落，则敌得据而与我相持；有台塔，则敌得登而瞰我虚实；有丰草沟渠，则敌可隐匿；有大树竹木，则敌可资为攻具；且砍树数株，倒倚城下，可以缘登；又横担池中，可以涉水，须禁绝之。

險要第六

據險
失險

設險

险要

惠麓酒民 编次

三素居士 复位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所谓守者，非特守于城也，必按境内山川形胜。何处可扼众令重兵屯守？何处可分据令偏师掎角⁶⁰¹？何处可伏兵挫其先锋？何处可游兵绝其粮道？以战为守则守固，不可遽闭隅自投绝路也。辑险要。

据 险可以为法

王平议据兴势

曹爽发卒十余万人，自骆口入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弃关隘守城不出，以待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今宜先遣刘护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帅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亦至，此计之上也。”诸将皆疑，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遂帅所领据兴势，多张旗帜，弥亘⁶⁰²百余里。爽兵距兴势，不得进。关中及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哭号泣道路。涪军费祎兵继至。太傅懿与夏侯元书曰：“昔武皇帝再入汉中，几至大败，君所知也。今兴势至险，蜀已先据，若进不获战，退见邀绝⁶⁰³，覆军必矣，将何以任其责。”元惧言于爽，引军还。费祎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死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

⁶⁰¹ 偏师[pian1 shi1]：旧时指在主力军翼侧协助作战的部队。掎角[ji3 jiao3]：分兵牵制或夹击敌人。

⁶⁰² 弥亘[mi2 gen4]：绵延。

⁶⁰³ 邀绝：遇到绝路。

泝澱百金方

张仁愿为朔方总管。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界。北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⁶⁰⁴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夺取汉南地，于北河筑三受降城⁶⁰⁵，绝虏南寇路。唐林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河，今筑城虏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谓，中宗从之。六旬而三城就，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⁶⁰⁶也，斥地⁶⁰⁷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堠⁶⁰⁸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减镇兵数万。⁶⁰⁹

郭元振置和戎城白亭军

唐郭元振为凉州都督。初州境轮广，纔四百里，虏来必留城下。元振始于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东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

种世衡城故宽州

宋种世衡为鄜州⁶¹⁰从事，夏戎犯延安，世衡以延安东北二百里，有故宽州，请因废垒而城之，以当寇冲⁶¹¹：右可固延安之势，左可致河东之粟，北可图延绥宁夏之旧。有是三利，朝廷从之。

刘子羽保四川

张浚败于富平，退保兴州，人情大震。官属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刘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斩也。四川全盛，敌欲入寇久矣，直

⁶⁰⁴ 度：程度；限度。

⁶⁰⁵ 受降城：汉唐时期漠南建立的军事重镇。

⁶⁰⁶ 大碛[qi4]：岭北沙漠。

⁶⁰⁷ 斥地[chi4 di4]：开拓疆土。

⁶⁰⁸ 烽堠：烽火台。

⁶⁰⁹ 参考：《旧唐书·张仁愿传》

⁶¹⁰ 鄜州[ful zhou1]：古县名，春秋战国时属魏，在今陕西省延安地区。

⁶¹¹ 冲：穿过。

以川口有铁山栈道之险，未敢遽窥尔。今不坚守，纵使深入，而吾僻处夔峡，遂与关中声援不相闻，进退失计，悔将何及。今幸敌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当留驻兴州，外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属出关，呼召诸将，收集散亡，分布险隘，坚壁固垒，观衅而动，庶几可补前愆。奈何复为此言乎？”浚然子羽言。子羽即单骑至秦州，召诸亡将，时诸亡将不知宣司所在，及闻命大喜，悉以其众来会，凡十余万人，军势复振。子羽命吴玠聚兵扼险于凤翔、大散关东之和尚原，以断敌来路。关师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孙偓、贾世方等聚湿原、凤翔兵于阶、成、凤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备，引去。

吴玠保和尚原

张浚合五路兵，与金战于富平。军遂大溃，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与弟璘保散关东和尚原，积粟缮兵，列棚为死守计。或谓玠宜退屯汉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敌决不敢越我而进，是所以保蜀也。”金将乌鲁折合来攻，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⁶¹²，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遂大败遁去。

杨存中不割和尚原

金人再入关，议割蜀之和尚原以畀⁶¹³之。杨存中入对曰：“和尚原，陇右之藩要也。敌得之则可以睥睨⁶¹⁴汉中，我得之则可以下兵秦雍。曩议予金人，吴璘力争不从。今璘在远不及知，臣若不言，非特负升下，亦有愧于璘，近者王师尽锐而后得，愿毋弃。”

钓鱼山

⁶¹² 更战迭休：让部队轮番交替休息。

⁶¹³ 畀：给与；交给。

⁶¹⁴ 睥睨[pi4 ni4]：窥伺。

泚瀝百金方

余玠师蜀，筑招贤馆。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诣府上谒，玠宾馆之，奉甚厚。居数月，兄弟终日不言，惟对踞以堊⁶¹⁵画地为山川城池之形。旬日，请见。屏人⁶¹⁶曰：“某兄弟辱明公礼遇，有以少补，非敢同众人也。为今日西蜀计，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觉跃起，执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尔。”对曰：“蜀口地形之势，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玠大喜筑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屯，列兵聚粮，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蜀始可守。

设 险可以为法

顺安军

宋太宗时，以陈恕为河北东路招置营田使，大兴河北营田。先是雄州东际于海，多积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顺安军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广无隔阂，每岁胡骑多由此而入。议者谓宜地形高下，因水陆之便，建阡陌，浚沟洫，益树五谷，所以实边廩而限戎马。故遣恕往营之。

沧 洲

沧洲北旧设陷马坑，城下起楼为斥堠，望十里。（李）允则曰：“南北既讲和矣，安用此为？”命撤楼夷坑，为诸军蔬圃，浚井疏洫⁶¹⁷，列畦垄⁶¹⁸，筑短垣，纵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险阻。因治坊巷，徒浮图⁶¹⁹北垣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

⁶¹⁵ 堊[e4]<名>：白色土，可用来粉饰墙壁。

⁶¹⁶ 屏人：除去他人。

⁶¹⁷ 洫[xu4]：指古井田制，城与城之间的水道。田间的水沟。

⁶¹⁸ 垄[long3]：在耕地上培成的一行一行的土埂，在上面种植农作物。畦[qi2]：有土埂围着的一小块排列整齐的田地，一般是长方形的。

⁶¹⁹ 浮图[fu2 tu2]：对佛或佛教徒的称呼，也专指和尚、佛塔。

安抚司，所莅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顾谓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骑战，岂独资屋材邪！”⁶²⁰

马灿引晋兵决汾

唐马燧镇太原，以晋阳王业所起，度都城东西，平易受敌，时边数有警，乃引晋水注城东，潳为池。寇至，计省守阵者万人，又决汾水，环城多为池沼，植树固堤。

孟琪障沮漳之水

宋孟琪镇江陵。初至，登城周览，叹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变为桑田者。今自城以东，古岭先峯，直至三汉，无所限隔，敌一鸣鞭，不即至城外乎？”乃修复内隘十一处，别作十隘以外，有距城数十里者。沮、漳之水，旧自城西入江，因障而东之，俾绕城北入于汉，而三海遂通为一。随其高下，为匱蓄泄，三百里间，渺然巨浸⁶²¹。⁶²²

孟宗政潳水

宋孟宗政知枣阳，以金人迫濠而阵，易于驰骋，乃于西北濠外，潳水为泞以限骑。

余阙三堑

元余阙守安庆，抵官十日而寇至，乃浚隍增陴，隍外环以深堑三重，南引江水注之。时群盗环布四外，阙居其中，左提右挈，屹为江淮一保障。

魏胜筑城环孤山

⁶²⁰ 见：《续资治通鉴》卷第三十四。

⁶²¹ 巨浸[ju4 jin4]：大水。

⁶²² 见：冯梦龙（明）《智囊全集》明智部经务卷八 364，孟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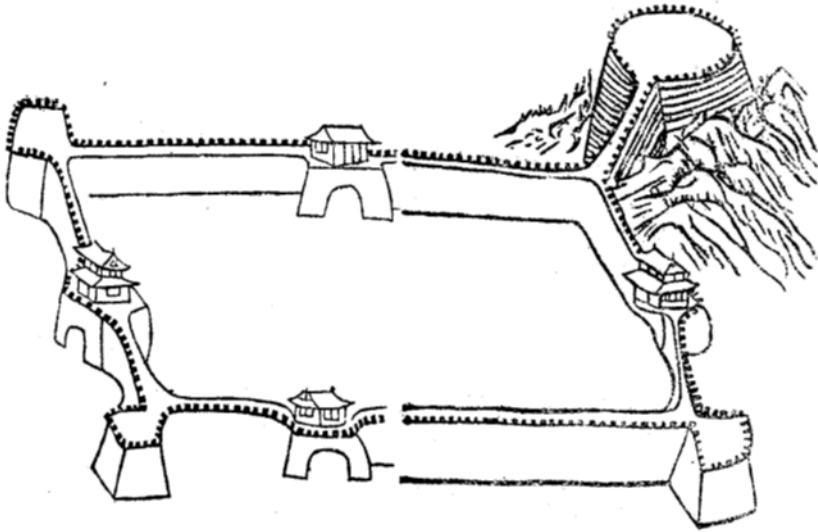
汧澗百金方

魏勝知濟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俯瞰城中虛實，受敵最劇。勝築重城環山于內，寇不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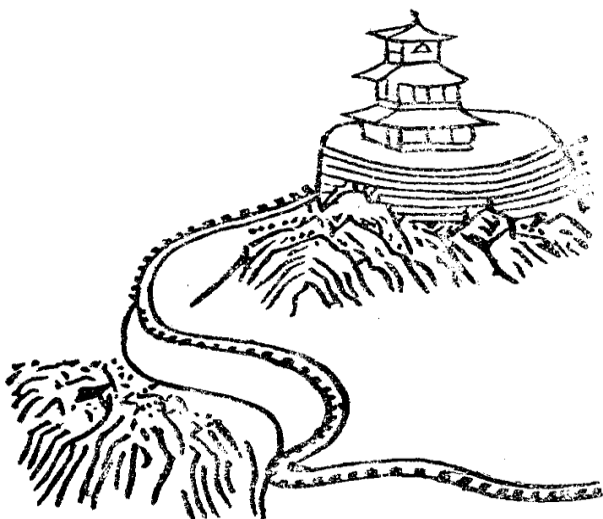
李庭芝築城包平山堂

李庭芝兼知揚州。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城中。庭芝築大城包之。

酒民曰：“城外山險，賊至即以兵堅守，免為賊先據，下窺城中虛實。魏李二公環包于內更妙。圖附后。”



城內據山，作堅城高台，設大炮守之。賊即入城，可保小城或登台遠擊。



失 险可以为戒

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险

汉韩信、张耳以兵击赵，李左车说成安君曰：“汉将韩信，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今井陘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野无所掠卤，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愿君留意臣之计，必不为二子所擒矣。”⁶²³成安君不听。信使间密视，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泚水上。

诸葛瞻不守束马之险

蜀诸葛瞻督诸军拒邓艾，至涪，停住不进。黄崇屡劝瞻宜速行据险，勿令敌得入平地。瞻犹豫未纳。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从。邓艾遂长驱而前，破瞻斩之，成都不守。

⁶²³ 见：《汉书》卷三十四 韩彭英卢吴传。

汧渭百金方

慕容超不守大岷之险

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刘裕抗表⁶²⁴伐之，超引羣臣会议。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岷，使不得入，旷日延时，阻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勅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若纵贼入岷，出城逆战，非胜算矣。”超曰：“今岁星居齐，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不如纵使入岷，以精骑蹂之。”桂林王镇曰：“升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城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岷，自贻窘迫。昔成安不守井陘之险，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岷策之上也。”超不听，裕过大岷，燕兵不出，裕举手指天，喜形于色，遂平广固，送超诣建康斩之，而南燕灭。

梁主不守采石之险

侯景诈称出猎，攻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因说景曰：“国家承平岁久，人不习战，闻大王举兵，内外震骇，宜乘此隙速据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虽有精甲百万不得济矣。”景以铁为道，引兵临江。梁主问策于尚书羊侃，羊侃请以二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阳，使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无渡江之志，遂寝其议。”景闻之喜曰：“吾事办矣。”乃渡江，建康大骇，景军乘胜至阙下。

宋不守关之险

粘没喝分兵趋汴京，平阳府叛卒，导金兵入南北关。粘没喝叹曰：“关险如此，而使我过之，南朝无人矣。”进屯泽州。

⁶²⁴ 抗表：为向皇帝上奏章。

宋不守河之险

金斡漓不陷相、浚二州，时梁方平帅禁旅屯于河北岸。金将古补奄至，方平奔溃。河南守桥者望见金兵旗帜，烧桥而遁。官军在河南者，无一人御敌，金人遂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渡也，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哉。”遂陷滑州。

宋不守独松关

兀朮自广德过独松关，见无戍者，谓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数百守此，吾岂能遽渡哉。”遂犯临安。

周德威不守渝关之险

初幽州北七百里渝关，下有渝水通海，自关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纔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北至进牛口。举置八防御军，募士兵守之，田租供军食，不入于蓟，幽州岁致缯纩⁶²⁵，以供战士衣。每岁早获，清野坚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辄闭壁不战，俟其去，选骁勇据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士兵皆自为田园力战，有功则赐勲加赏，由是契丹不敢轻入寇。及周威为卢龙节度使，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渝关之险，契丹每刍牧于营平之间。

⁶²⁵ 缯纩[zeng1 kuang4]：是指缯帛与丝绵的并称。

方略第七

安插乡民
盘诘奸细
摆塘报
假便宜
编丁壮
早分塚
量军马
游兵策应
屯兵外拒
备犒赏
择贤能
戢清矜
置吊车

安插难民
设墩台
重侦探
分信地
派守具
预演习
选锋弹压
奇兵更番
养人力
和众志
专号令
恤下情
置绳梯

方略

惠麓酒民 编次
雅言居士 复位

荒鸡乱鸣，此非恶声。⁶²⁶盘根错节，利器乃别。⁶²⁷堂上怡哺，床下怖伏。凡今之人，匪歌则哭，运斤成风⁶²⁸，于焉逍遥。目无全牛⁶²⁹，可以奏刀。⁶³⁰辑方略⁶³¹。

安插乡民

城外避兵之民，有亲者依亲，无亲者官为设处。如庙寺之类，僧道预先报名，发令共居一处。其余公馆寺观，俱派乡民栖止⁶³²，大率男子共止⁶³³数处，妇人共止数处，门外贴名，以便认识可也。

⁶²⁶ 《晋书·祖逖传》：“中夜闻荒鸡鸣，（逖）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荒鸡，半夜啼的鸡，古人以为不祥。祖逖和刘琨少有壮怀，立志为国尽力，半夜听鸡叫，便起身操演武艺。后比喻有志报国的人及时奋起。

⁶²⁷ 《后汉书·虞诩列传》：“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译文：“不遭遇盘根错节难砍伐的树，怎么能识别哪个器具是锋利的呢？”比喻不遭遇纷难复杂的事情，就不能识别人处理问题的能力。

⁶²⁸ 运斤成风：本义是指挥动斧头砍下去就是一阵风（运：挥动；斤：古代伐木的工具，类似于斧）。后比喻技术极为熟练高超。

⁶²⁹ 目无全牛：这成语的意思是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牛的筋骨结构；形容人的技艺高超，得心应手，已经到达非常纯熟的地步。比喻道的修养不受外形限制的境界。

⁶³⁰ ChatGPT 译文：荒鸡乱鸣，此非恶声：荒野中的鸡群鸣叫，这并不是令人讨厌的声音。这里表达的是对自然环境中的声音的包容和接受。盘根错节，利器乃别：树木盘根错节，好的工具需要有其独特的设计。这里比喻人才的培养需要针对其特点和能力进行有效的发展。堂上怡哺，床下怖伏：在堂上享受温暖的食物，而在床下却感到恐惧和不安。这表达了人生境遇的反差和不确定性。凡今之人，匪歌则哭，运斤成风，于焉逍遥：现今之人，如果不唱歌就会哭泣，通过运用智慧和技艺可以成为引领时代的风尚，从而过上自在的生活。目无全牛，可以奏刀：眼中不必看到整头牛，也能奏出动人的音乐。这里形容人们在有限的条件下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⁶³¹ 方略：是指方针和策略；方法与谋略。

泚避百金方

羊侃

梁百姓闻侯景至，竞入城，公私混乱，无复次序。羊侃区分防疑，皆以宗室间之。

于谦

己巳之变，于谦泣奏：“凡兵皆出营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徒入内安插，毋令失所而囂。”

照验法

州县官当平居无事时，先就乡居土民，作有柄手牌式一面，宽六寸，长一尺二寸，白粉油面，每家照样做来，上书本家壮丁共几名口，年若干岁，面色红白，有无疤记，妇女老幼，不必细开⁶³⁴，官标仍给各家领去。待声息将近，四面各照四门进入。守门官吏，于门外照牌点验。若有面生之人，牌上无名，或年貌不同，实时擒拿送审，以防奸细夹杂进入，为贼内应。

安插难民

难民带米

凡避贼投城堡墩寨者，男妇各带米三斗，幼小二斗，至于富民，则每口以一石为率。

难民来自他方，恐有奸细混入，且虑耗本城之粟，议者恒欲绝之。但百姓避死而来，一概拒绝，是自我断其生路也，心既不忍。百姓裸身而至，一概收留，是听其耗我有资粮也，

⁶³² 栖止[qī1 zhǐ3]〈动〉：停留、寄居。

⁶³³ 共止：共同居住。

⁶³⁴ 开：书写，开列，填写。

势亦不便。且闻风避地，必其拥赀多而便于迁徙者也，当明着为令，每口庸粟一石，方许放入。则彼无生而得生，我无粟而有粟矣。且十家共递一揭⁶³⁵到官，自相认识保结，否者竟行斥逐，奸细亦何所容乎。

盘诘奸细

壕外立栅

诘奸⁶³⁶者多在门内，且以尪羸⁶³⁷之卒，执朽钝之兵，不堪⁶³⁸太甚。万一有健贼数十，假充难民，一拥而入，先据城门，如之奈何？须立木栅，在壕外百步；委廉能官弁带领精兵百名，全装利器，四十名为前后拒，六十名为左右拒；设立照入牌百面，查验无弊，付牌放行；大约以五十人为一班，其牌周而复始，陆续传送；门内仍设严兵防守。

验牌放进

城门出入纷纷，最难清察。委之门役，徒资诈尔。令于每城门外，各设一公所，乡绅孝廉一人，佐贰官卫官一人，轮管，各带有眼力辨言貌者数人。惟本府本县人，听其出入。各乡镇及别府别县入，虽上司差委⁶³⁹，亦必细询，然后放入。果系城中姻戚往来等人，必得城中亲识保领，然后放入。游食僧道，一概拦阻。

分门出入

⁶³⁵ 揭：标志（官标）。

⁶³⁶ 诘奸[jie2 jian1]：究办奸盗。

⁶³⁷ 尪羸[wang1 lei2]：瘦弱之人。

⁶³⁸ 不堪：不能胜任。

⁶³⁹ 差委：派遣，委派。

泝避百金方

奸之所以难诘者，以人众往来挤塞，得以乘机混入，无由物色尔。以四门言之，当分两门听进，两门听出，违者即以军法处治。进门百姓，一一鱼贯而行，不许喧哗僭越，则法度清肃，而询察官吏，神闲气定，得以安详物色，奸细无所容矣。

设墩台

墩台制

墩⁶⁴⁰台高三四丈，必占山坡高处直起，不用阶级，上下用软梯。每一墩，小房一门，床板二扇，锅灶各一，水缸一，碗碟各五，油、烛、盐、米足一月，种火一盆。五军守之，銃十门，青、红、白、黑四色大旗各一面，红灯五盏，（粗径二尺，长三尺，煨羊角，染红色为之，上用油盖防雨，下加陀石防风）长竿一根，（辘轳车绳全备），墩军职掌瞭视，看贼从何方入犯，昼则放炮扯旗，夜则放炮扯灯，邻灯如式接应，照下口诀行之。如有违犯失误者，定以军法从事。

放炮扯旗口诀

一炮青旗号在东，南方连炮旗色红，白旗三炮贼西至，四炮元旗北路逢。

放炮扯灯口诀

一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

酒民曰：“大约斥堠以远为宜，以高为贵，以简为便。墩法旧举狼烟，但南方狼粪绝少，拱把之草，火燃不久。且遇阴霾，何以瞭望？悬旗悬灯，其法诚便。”

⁶⁴⁰ 墩台：是指房或柱的基础部分。清初，于各省边境扼要处设立墩台营房，有警则守军举烟为号。

居士曰：“余曩见阴赵鸣珂，有各省传烽歌，一日夜可传七千余里，真防守之良法也。将来当另刻一编，以附于后。”

守墩约

- 本墩失误放炮、扯旗、扯灯，贼至邻墩之下，邻墩放炮、扯旗、扯灯，而本墩后接者，军法示众。
- 本墩见贼放炮、扯旗、扯灯，而邻墩接应失误者，邻墩军法示众。
- 墩军不准调用，每月一名运薪水，二名为一班，分为二班，半月一换赴墩。若闻警报，务要尽数在墩。有下墩回家者，无警捆打割耳，有警军法示众，该管官连坐。
- 应备前项什物军器，欠缺一件，虽不欠缺，而不如法者，墩军捆打割耳，勒限置办，该管官连坐。
- 遇警后，但经放过火器、油烛，不许过三日，即要补完，违者以缺少军需法治。

查墩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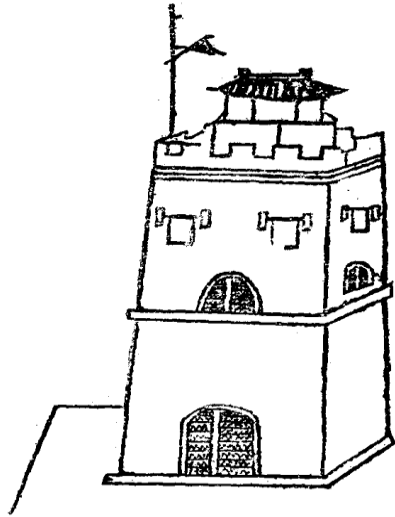
- 每月不拘次数，不定日期，四面分拨人员点查，不到者考绑解治罪。
- 差点人员，敢受分银粒米，与墩军所得之罪，一体均治，虽素亲信，并不轻减。
- 差阅人员，不逐墩亲到，却在总路拘查，或托人代查，及到墩又点查不明者，一体捆打，沿墩示众。
- 差查人员到墩，先数军足五名，即看火种有无，次看火药油烛完欠，次看号铳装收何如，次看旗灯有无损坏，次看旗杆坚实何如，桅绳扯试是否坚壮，次看水缸有无水，次看米菜等物，见存用过数目，次看碗碟睡卧处所，是否在墩宿歇。
- 试铳试旗，扯旗而不放铳，放铳而不扯旗，皆不接应，知是演习也。
- 初立墩，必须照依报警习学。预于十日前，通行邻近居民，及上司知会，否则恐惊地方耳目，后不信矣。

- 官府经过，止击梆锣⁶⁴¹，不许擅扯旗、举灯、放炮，以碍邻墩，违者以妄报声息军法治罪。



圖 臺 墩

圖 墩 心 空



摆塘报

计城外要口，四面共有几处，每十里为一塘，每一塘拨五人。人各领起火六枝，三眼镜一把，灯笼一盏，雨具一副。各照派过信地⁶⁴²出城哨探。如遇贼至，即放三銃三起火，次塘陆续接应，守城军民，照中军号令，上城守御。

摆塘约至邻境交界即止，摆塘人约三日一交代，如出探迟期，及应备随身火药等器不如法，不候交代辄回，并偷藏人家厂园林内者，军法示众。

⁶⁴¹ 梆锣[bang1 luo2]：指梆子和铜锣，报更的响器。

⁶⁴² 信地：军队驻扎和管辖的地区。

重侦探

侦探者，一军之耳目也。人丧耳目，则为废人。军丧侦探，则为废军。乃用兵第一要务。若能近贼营，入贼队，打听得的实消息者破格重赏。盖预知贼人，如何攻器，我便可防；如何诈谋，我便可应。此尤吃紧一着也。

酒民曰：“孙子云：‘自古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然重赏之下，方有勇夫。今人岂肯为一囊之钱，数段之彩，便肯拚性命入死地探的耗⁶⁴³乎？故用兵一事，须大手笔人为之也。”

假便宜

守土官为主，居中调度。城上分为四面四角，守正一人，守副二人，俱以佐贰副倅⁶⁴⁴。或大小乡绅孝廉，若上舍、子衿⁶⁴⁵内，有老成练达，执法严明者，亦可为之。听其处断一面之事，守城悉行军法，欲救一城性命，难做一些人情，主守须假之威权，便宜行事。

分信地

请乡官协守城门，各就其家之便情之合者分配，又将在城举监生员、省发等官，及卫所能干官生，各派分楼舖，分班轮管，昼夜巡视，信地已定，庶事有责成。

居士曰：“李纲守都城，以百步法分兵备御，即此意。陈规所谓分段落则易守也。”

⁶⁴³ 的耗[de hao3]：确实的消息。后多用于坏消息。

⁶⁴⁴ 佐贰：辅助主官的副官。副倅[cui4]：西周时期的预备役兵员。

⁶⁴⁵ 上舍：上等的馆舍。子衿[zi3 jin1]：学子、生员。

编丁壮

守城必派垛夫。编夫难论门户。富家大厦千间，贫家一室悬罄。一门一夫，贫者安肯心服。且非独此也，人情安乐则愿生，穷苦则思死。一旦有警，彼贫老餬口不暇，岂能馁其腹，馁其家，执干戈而扞⁶⁴⁶矢石乎？必也酌量阖城垛共若干口，富户共若干家，各照家计厚薄，公派垛夫多寡。如家丁、义男，不足所派夫数，许出值雇募贫民，代为看守。如此则富家无丁而有丁，贫民无食而有食。彼此相资之术，实彼此相安之道也。

- 每垛多则三四人，少亦两人，庶可更番宿食、拒御。若只一人，不二日，精力已疲极，贼乘攻之，岂不误事。
- 编夫守城，东西南北，要近各人住居。若不分远近乱编者官吏重究，

派守具

通计本城，共有若干垛口，见今通有若干守具，各照信地分派，稀密得宜。各城楼及对城外冲要之处，各置大銃、佛狼机等器，随用惯习官兵，准备装放。垛夫每人备利斧一把，木棍一条，最为得力。

早分垛

城内外居民，年五十以下，十八以上，各以方面，分记姓名于城垛粉壁之上，以备临时各认信地。此事仓促做不得，须预安排。

预演习

⁶⁴⁶ 扞[hàn4]：同“捍”，保卫；抵御。

城上人夫，认号既毕，限于每日饭后已时，照以前号令，一连教演三日。已时集，未时散。庶免临敌仓皇，手足无措，日间演习既熟，夜间亦须演习，风雨之日，又须演习。兵法所谓每变皆习，乃授以兵之意。

量军马

城中军马，各有部数，必料其多寡，酌量分派：守城兵若干，守者不出；出战兵若干，战者不守；中军⁶⁴⁷若干，主于弹压⁶⁴⁸；游兵若干，主于策应；奇兵若干，以备更番；各墩、各塘、各探、各门、各台，各巡视库、狱厂、救火杂项共若干，其余多剩，统于中军，以听调用。

选锋弹压此系中军

遇贼寇临城紧急，主将宜简练骁勇绝伦之士数千，一一皆能力扼虎射命中者，以为腹心，亲自率镇抚城中，恐防他盗乘机窃发。从来一方有急，必借援兵。人止知援兵之益，更不知援兵之害。如唐郭晞援邠州，军士白昼群行，丐颡于市，有不嫌，辄击伤市人，推釜鬲瓮盎于道，甚至撞坏孕妇，邠州守白孝德莫敢谁何，此援兵之害，中于百姓者也。如淖齿将楚兵数万救齐，擢齐愍王之筋悬之梁上，毕受其楚毒而死，竟灭齐国，此兵之害，中于主帅者也。所以然者，客过强，主过弱，故生死利害，反为客所操纵劫制其主耳。强主之道，莫先于选锋。凡智可定国，力足超群者，宜简而别之，礼而重之，联为腹心，张为羽翼，主将亲自统领，内以镇抚地方，外以剿灭盗寇，明以震主帅之威，潜以戢援兵之害，不至客兵胜于主兵。若坚而冑，丐而甲者，譬如獾羊见草而悦，见豺而栗，虽有百万，何济于用哉？

⁶⁴⁷ 中军：主力大部队。

⁶⁴⁸ 弹压：军事管制，严格监控。

游兵策应四枝

守堞举表，百姓未谙武艺，必将本城素练之兵，饶有胆略、善火器弓箭者，分游兵四枝，派守四方，壮其声势。每方之将，各设四表：贼来近，举一表；贼至城，举二表；贼攻城，举三表；贼攀墙，举四表；夜则加烛于表上。虞侯战队，视举表处急援。但一门有警，各门坚壁固守，不得轻动，以防声东击西之患。

奇兵更番二枝

四门城堞，既有民夫，又有游兵，似可保无事矣。但恐贼多攻久，兵力不支，须设援兵二枝，一屯城东北隅，一屯城西南隅。有警，各照信地，急为应援，与游兵更休迭战，以信万全，或城中奸细放火，即用此兵救之。

屯兵外拒

凡遇敌警，须于各城外要害处，只相去十数里屯兵分营，拒守截杀。城中相为掎角，牵缀⁶⁴⁹贼势，使其左右顾虑，不敢并力攻城，而胜算在我矣。故坚守为上策，轻出为下策，畏避不敢出为无策。

养人力

昼 息

战卒不睡，恐贼向夜乘疲窃入，须昼令轮班休息。

备 赏

激 劝

⁶⁴⁹ 牵缀[qian1 zhui4]：牵制。

攻城之日，宜专委廉能官一员，将银包三钱、五钱、一两、二两、至十两、或钱百文、以至千文、万文及花红、果酒之类，遇官兵、垛夫能击伤贼者，即时量大小对众奖赏，庶人心激劝争相防守矣。

和众志

昔吐谷浑阿柴有子二十人，命诸子献箭，取一则折之，取十九不能折，谕之曰：“孤则易折，众则难摧。戮力同心，可以宁家保国。”至敌强寇偪，同舟遇风，谁为局外者乎？凡同城之人，愿相和如弟兄，相喻如臂指。若有暴横奸私、执拗败羣之人，众共罚之。然后申明必行之法，设处必需之财，料理必用之器。言期必行，行贵神速。事苟有益，不必自己出也。言苟可用，不必议自我发也。首事之人公虚敏断尽之矣。

择贤能

有十人之能者统十人，有百人之能者统百人，有千万人之能者统千万人，先要择十人、百人、千万人之所服者而推之。是得一人，即得十、百、千万人；失一人，即失十、百、千万人也。柔懦者不为长，昏愚者不为长，暴横者不为长，执拘者不为长，奸私者不为长，志不奋发，力不强健者，不为长。盖一面稍疏，三面虽严，何救于一面之失？一城数万人之命，付于守城之人，守城数千人之命，付之十余守者，何等关系，可不择人？

专号令

政出多门，军家大忌。一切号令，俱出主守一人。副贰以下，有擅自改易旌旗、军号等类者，重治。即果有未便，合须改易，亦必先申主守，听凭裁夺更移，使人画一可守。

戢清矜⁶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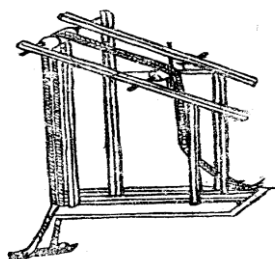
从来城守必派诸生，谓其才能御侮，志切同仇，可督率指挥，用资扞圉⁶⁵¹，乃籍其方略，收御敌之功者甚多。受其把持，成决裂之势者不少，则豪生逞臆横行，主守莫敢问也。今闻倣时，须集教官诸生于明伦堂设誓，有败类者，鸣鼓攻之。倘垛夫足用，不必派诸生登陴，而以本坊辑奸事宜托之，本坊诸生家自为守可也。

恤下情

势在危迫，上下同命，主将必与士卒同甘苦，均劳逸，问病抚伤，如家人父子，民始归心。夏月城上散瓜果，给扇伞，贮冰水，煮香菇余之类，以防暑渴。冬月城上每段加火炉，煮椒汤，各厂加小火炉，以御寒冷。尤可悯者小民生意断绝，餬口无资，而宦家富室，讨息催租，急如星火。独不思城一破，则房且不存，租于何有？本且尽去，息于何收？贪而忍，忍而愚矣。主守合晓谕劝勉，待事平之日，再征催，未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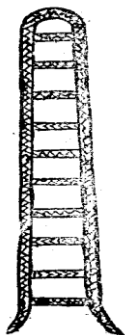
置吊车

四门及敌左右，各置小吊车四五架，以使兵上下及逃难者，然须问明，方许吊入。



置绳梯

巨绳系横，为软梯，凡登高则用之。



⁶⁵⁰ 矜：自尊，自大，自夸。

⁶⁵¹ 扞圉[hàn4 yu3]：扞御、捍御。

号令第八

行军号令
四方号令
守堞号令
游兵号令

中军号令
旗帜灯火
对敌号令

号令

惠麓酒民 编次
 繡佛居士 复位

令者，令民知所遵而易从也。必上无疑令，斯下无二事。⁶⁵²徙木之威，贤于反汗多矣。⁶⁵³故信之一字，与智、仁、勇、严均为将之首务也。辑号令⁶⁵⁴。

行军号令

断 斩

大将既受命，专征伐之柄，犒师于野毕而下令焉。夫闻鼓不进，闻金不止，旗举不走，旗低不伏，此谓悖军，如是者斩之。呼名不应，点之不到，往复愆期⁶⁵⁵，动违师律，此谓慢军，如是者斩之。多出怒言，怨其不赏，主将所用⁶⁵⁶，倔强难治，此谓横军，如是者斩之。扬声叹语，若无其上，禁约不止，此谓轻军，如是者斩之。所学器械、弓弩、绝弦⁶⁵⁷，箭无羽簇，剑戟涩锈，旗纛⁶⁵⁸凋敝，此谓欺军，如是者斩之。妖言诡辞，撰造鬼神，诡凭梦寝，以流邪说，恐惑吏士，此谓妖军，如是者斩之。奸舌利嘴，斗是攢非，构怨吏士，令其不悦，此谓谤军，如是者斩之。

⁶⁵² 译文：如果上级的命令没有疑义，那么下级就不会有任何分歧。

⁶⁵³ 徙木[xi3 mu4]：搬动木头。成语“徙木立信”是通过使人搬动木头而树立威信，指通过某种手段树立典型，而使公众信服的行为。后用为取信于民之典。反汗：翻悔食言或收回成命。

⁶⁵⁴ 号令<名>：是发布的号召或命令；号令<动>：发布命令。在古汉语中号令的动词意思还有将犯人行刑以示众的意思。

⁶⁵⁵ 愆期[qian1 qi1]：失约；误期。

⁶⁵⁶ 所用：使用，任用。

⁶⁵⁷ 绝弦：一种弓类武器。

⁶⁵⁸ 旗纛[qí2 dào4]：饰以鸟羽的大旗。

所到之地，凌侮人民，淫乱妇女，比谓奸军，如是者斩之。窃人财货，以为己利，夺人首级，以为己功，此谓盗军，如是者斩之。将军聚谋，偃帐属垣⁶⁵⁹，窃听其事，此谓探军，如是者斩之。或谓闻谋，及军中号令，扬声于外，使敌闻知，此谓背军，如是者斩之。使用之时，结舌不应，低眉俛首，似有难色，此谓狠军，如是者斩之。出越行伍，争前乱后，行到喧哗，不驯号令，此谓乱军，如是者斩之。托伤诡病，以避艰难，甚或佯死，因而逃遁，此谓诈军，如是者斩之。主掌财帛，给赏之际，阿私所亲，使吏士结怨，此谓党军，如是者斩之。观寇不审，探寇不详，不到而言到，多而言少，少而言多，此谓误军，如是者斩之。营壁之间，既非犒劳，无故饮酒，此谓狂军，如是者斩之。此令既立，吏士有犹之者，当斩断之者，大将以问，诸将曰罪当斩，遂令吏士挟于外斩之。斩断之后，使传令告吏士曰：“某人犯某罪，适与诸将议当斩，已处断讫，公等宜观此以自戒。“是大将以礼行罚，使卒无冤死，众有畏心矣。故军法者，将之大柄也，可不重乎？是以孔明涕泣斩马谡，穰直立表而诛宠臣。此皆先遵法令，后收功名者也。⁶⁶⁰

中军号令

城中高处，可以四面瞭视之地，主守居之。设立中军黄旗一面，黄纸双灯一盏，单灯分青、红、白、黑纸各一盏。如黑纸难明，则代以绿。又备青、红、白、黑小旗各一面，大流星炮百枚，大铜锣一面，巨钟一口，碗口炮六口，手铳亦六口，（用止三口，多三口者备不响也），其随铳应该木马、火药、火绳、送子等件，俱备足。拨好军⁶⁶¹一名，专管火种。日夜瞭城外伏路⁶⁶²，

⁶⁵⁹ 偃帐[bil zhan4]：逼近营帐。属垣[zhu3 yuan2]：窃听人言。

⁶⁶⁰ 见：北宋 许洞 撰《虎铃经》 船战第十。

⁶⁶¹ 好：优点多的；令人满意的（跟“坏”相对）。

⁶⁶² 伏路：暗道，隐秘的通路。号：标号。

掌号火铳炮。吹鼓手八名。凡遇上城时，有小令旗一面，上书“掌号”二字。吹手见此旗方向处，放炮三声，即将黄旗竖起，以便齐人上城。遇下城时，有小旗一面，上书“鸣锣”二字。吹手见此旗鸣锣，即将黄旗落下，以便谕众下城。遇夜以灯代旗。吹手若不见掌号之旗，掌号之灯，切不可掌号；不见鸣锣之旗，鸣锣之灯，切不可鸣锣。每更尽，吹喇叭二声，催人换更。如日间东方有警，放炮三声，则加青小旗，余方仿此，击鼓催兵，落旗鼓止。如夜间东方有警，放炮三声，则加青单灯，余方仿此，击鼓催兵，落灯鼓止。游兵战队，各认方色策应，而诸原派守城者，不得擅离信地，以防声东击西也。如二方、三方、四方交发⁶⁶³，亦各认本色策应，失误者斩。

四方号令

四面城楼，各竖本方旗号，以六丈布为率。而游兵将领、雉⁶⁶⁴城长，各认本方色旗。如本方有警，昼则摇动本方色旗，夜则又起本方色单灯，击鼓催兵，无事则鸣锣止之。至于油烛、火药、选车⁶⁶⁵、种火等项，俱照中军。

旗帜灯火

中军：十二丈黄布大旗一面，桅竿长五丈（晚用黄纸双灯）

四门：六丈青、红、白、黑布大旗四面，桅竿长二丈（晚用各方色单灯，黑纸难明，以绿代之，下仿此）

四角：六丈大旗四面——东南方，上半青下半红；西南方，上半红下半白；西北方，上半白下半黑；东北方，上半

⁶⁶³ 交发：同时发生。

⁶⁶⁴ 雉：城上的短墙。

⁶⁶⁵ 选车：精选出来的兵车。

泚澥百金方

黑下半青。桅竿长二丈（晚用各方色单灯，如东南方上青下红，余者可类推）

每百垛：二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五尺（晚用小单灯）

每二十五垛：一丈各方色布旗一面，竿一丈（晚用小单灯）

每五垛：五丈各方色小布旗一面，竿七尺（晚用小单灯坠城下）

中军坐纛⁶⁶⁶旗：五采为边，照四门四角大小方色旗各一面，以便传警（晚用各方色单灯）

旌旗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也。爰制八卦之旗，以太极为中军，其诡设物象、书符画魅者弗取也，夜则以灯代之。

守垛号令

分 班

守垛夫，必计其多寡，派作二班，或三班。每一垛用灰粉白，内书垛夫姓名，各认定防守，分班更换，以休养精力。如头班一昼一夜，次日即换二班，再次即换三班，各置簿定限，彼此不得推诿。

统 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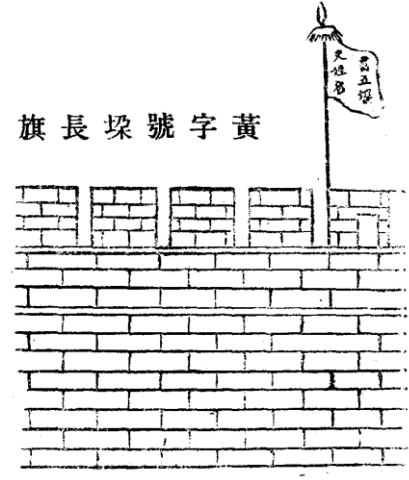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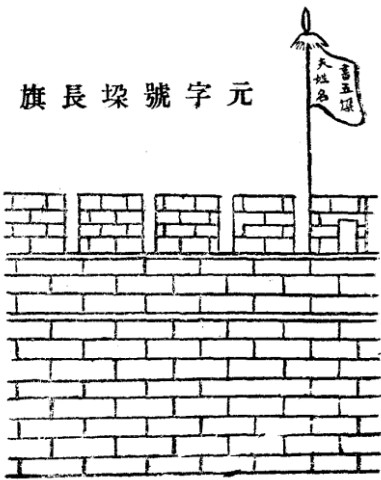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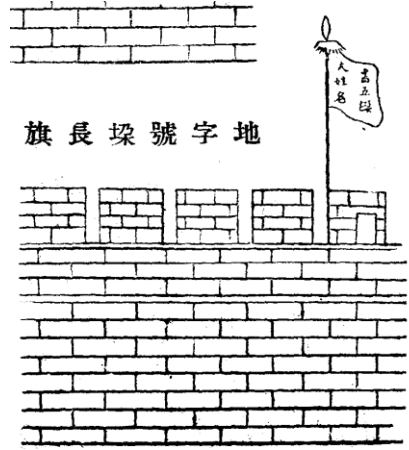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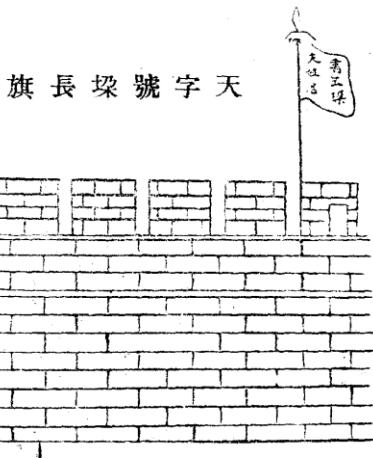
五垛为一伍，立一能干者为伍长。二十五垛有城长。百垛有雉长。伍长、城长、雉长各执旗：伍长与五垛夫姓名在旗内、城长书五伍长姓名在旗内、雉长书四城长姓名在旗内，以便统领查核。东面自南起伍长旗写天、地、元、黄、字号，城长旗写东城一、东城二字号，雉长旗写东雉一、东雉二字号，余可类推。各门各角，又分管各雉长。白日止竖旗号，各长轮守之。非寇至，不用军民上城，以息其力。

⁶⁶⁶ 纛[dao4]：古时军队或仪仗队的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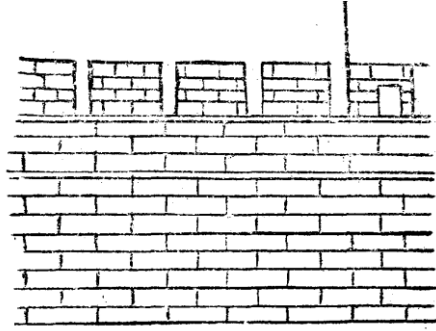
按名责治

塚口上用石灰涂白，排书各户所出正身、雇身，俱要真正姓名；其乡绅所出某人，及有力大户雇人数多，俱上书本名，下书所雇姓名，以便临时查点。既受若值，应代若役，如有违误，替身按法问罪，主人但以失于讯察，轻重抵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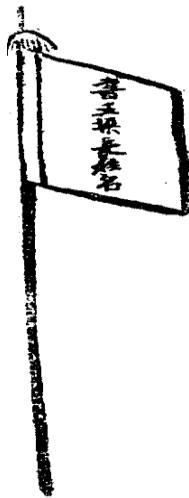
方空内乃用石灰粉白书塚号、塚夫姓名，后各塚仿此。不尽留白空者，恐其混看误为梁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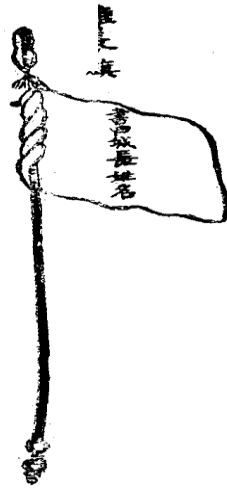
旗長梁號字



后仿此，二十五梁立一城长，四城长立一雉长。



城长旗



雉长旗

雇役⁶⁶⁷ 雇值

⁶⁶⁷雇役[gu4 yi4]: 1. 出钱雇服徭役的人。2. 受雇的仆役。值: 价值。

守垛有雇募者，俱要强壮守分良民，不得以老弱奸棍充数。每日工食，官定价米二升，钱十文。钱十文者，薪资也。杀贼有功犒赏在外。

有警轮守

五垛为一伍。一当有警，每夜一人轮守一更。每垛各置一石堆，大二三尺，高称之。每更，一夫执小旗，登石击柝⁶⁶⁸，站立既高，则可以俯瞰五垛守下，有无奸细，其余四人稳卧。倘遇有警，唤醒同伍四人。则名虽一夜之守，实止一更之劳也。转更轮换，听中军喇叭，各门应之。每伍置一木牌，注定某人某更，不得推诿失误，伍长提督之。该直者，要注定眼力，不得减灭灯火，又戒出头外望，以防飞矢铙弹所伤。轮睡者，亦不得脱衣。如闻中军炮响，悬起双灯，则同伍者，一齐向外，持械站立力拒。候中军灯落止号，方许就睡。

无警轮巡

无警夜巡，以三十垛为一牌，每夜止用一垛之人上城，一名巡上半夜，一名巡下半夜，各带器械灯火，静行视听，不必击梆。有所见闻，鸣锣警众，止在三十垛界内，往来巡视。次早将牌转送下户，每月轮流一遍，周而复始。一年一家不过数夜，就是小本生意，白昼贸易，夜间巡城，亦不耽误。

传 食

城上锅灶不便，城下各照所分人口，五垛属一火头，一日三饭，三更时面食。火头各照所管之人以器盛饭，城上人用索扳取，每盐菜总一盘，有送私食者不禁。

济 渴

⁶⁶⁸ 击柝[ji1 tuo4]：敲梆子巡夜或战事。

泚澼百金方

每五塚置大水缸一口，一以济渴，一以备火。

歇宿法

每塚口五个，立草厂一间，下用⁶⁶⁹板铺，勿使泥湿伤人，上用苫盖，四面皆遮蔽风雨。遇有楼铺者，即听以楼铺充之，不另立。

便利法

五塚共大铁锅一口，砌如灶式，下可溶火，大小便利，悉在其内。贼来攻城，势必仰面，煮令沸热，杓浇箭⁶⁷⁰喷，各听人便。

粪炮罐法⁶⁷¹

先以人清⁶⁷²砖槽内盛炼，择静晒干打碎，用筛罗筛细，盛在瓮内，每人清一秤，用狼毒半觔、草乌头半觔、巴豆半觔、皂角半觔、砒霜半觔、砒黄半觔、班毛四两、石灰一觔、荏油半觔，入镬内煎沸，入薄瓦罐，容一觔半者，以草塞口。炮内放，以击攻城人，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放毒者，仍以乌梅、甘草置口中，以避其毒。

居士曰：“但以诸毒同粪煎，顺风扬浇，贼有触者即痛烂见骨，亦甚便也。此法见唐显悦《广救命书》。”

悬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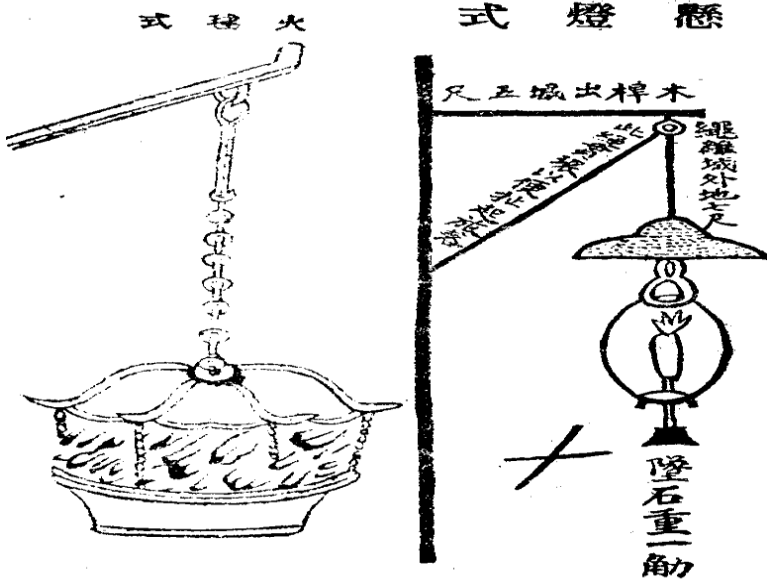
⁶⁶⁹ 楼铺：建筑物的楼层和商铺。

⁶⁷⁰ 箭[tong3]：同“筒”。

⁶⁷¹ 粪炮罐法，是宋代化学战剂制法。临战以抛石机投射，击攻城之敌，可以透铁甲，中则成疮、溃烂。为糜烂性化学毒剂。

⁶⁷² 清：通“圉”，粪槽，厕所。人粪：人粪。秤：量重量轻重的用具。人清一秤：人粪量为一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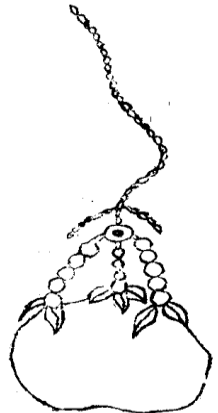
每五垛一灯，用新油纸者方明亮，灯上用一油纸盖以防雨，盖上仍压瓦一片防风，若箴箬⁶⁷³篷盖尤佳。每灯制一挑竿，索悬城下，离地七尺，火光下散，我能见贼，贼不能见我。换烛即轮更之人，不许误事。然悬索宜细，止胜一灯，庶贼不能攀跻。每十垛用火球，所费比油烛减易，灯油垛长派备。



积石

石有三种：一曰擲石，自一觔半至六斤者，每垛一堆，高圆三尺，又五六十斤者五块，措办不及，令入城者人纳一块。一曰大石，每垛一块，或磨盘，或陆轴，或捶衣石，大约一人之力能举者，预布垛头，贼有摧车顶门，下梯肩版，即将此石向头推打，一石不中，又借邻垛一石击之，不中，又借一示，必退而后已。一

石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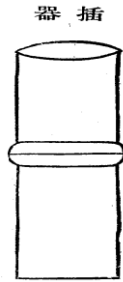
⁶⁷³ 箴箬 [mie4]：劈成条状的薄竹片。箬 [ruo4]：一种竹子，叶大而宽，可编竹笠，又可用来包粽子。

迸避百金方

曰悬石，用上大石，足凿一孔，下系铁绳，上续麻绳，用法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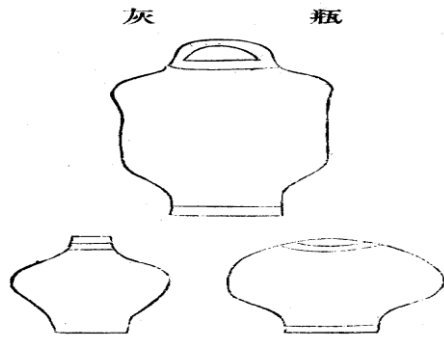
插 器

用有底通节粗竹二尺，每丁埋一个在梁口，各军所执器械、枪刀、铙矢插筒内立之。



灰 瓶

取细石灰入小瓶内，每垛预积一堆，将口塞住，如贼临城，乃从上抛下击打，灰飞损目，不能久立。



泥 水

贼戴木排、门扇、木船、竹圈之类，遮护其身，突来攻城。此时矢石不能击，长枪不能入，何以破之？须用水和泥掷之，泥在木上不坠，泥多则重，又掷巨石于泥上，石亦不坠，泥石相压，戴者不能胜，自然退矣。

垒 台

垛口太高，难以外望，各照信地，泥垒小台，须要梁口齐胸，以便下视，若原有石砌台基更妙。

设栅门

上城处竖立栅门，拨兵看守，不许垛夫私下，亦不许闲杂人潜上。一防搅乱军伍，一防奸细外招。止送饭换班开放。至晚中

军放炮，则封锁不开。如警急，则茶饭挈送城上，止于换班放出。

斩逃亡

守垛夫下城逃走，游兵拿到官，立斩。

备取索

城上每段立一典掌⁶⁷⁴，置小旗数面。凡遇需用物件，写字帖旗上举示城下。城下各段亦有主者，预简备用杂物。各为部分，谨伺举旗，即应送上城，勿令缓急缺乏。又设杂役军人，量为多寡，专司负挈所需物件，又每雉须备桌一张，笔砚一副，小纸条宽一寸者一百，以偏缓急取物，写字传知。

巡逻兵

各垛兵勤惰不一，须常稽察。然使人人点名，更更喧嚷，则守垛者每不能睡卧，精神困疲，非计也。当以城长为限，如东门至南门之类，每门设巡逻兵十名，置小旗一面，中书“巡逻”字。每更兵二名，轮班络绎巡视，止挑灯执旗，往来垛口，不许叫喝打梆摇铃。若有垛夫熟睡，不行瞭望，并垛口灯火断灭者，随挈更旗，次早总巡官处禀究，仍行唤醒点灯，不许擅自喝打，卖法重治。若挈一旗，赏银一方。则垛夫自无力贿免，而可以免卖放之弊矣。

巡逻官

设役巡逻，犹恐疏虞。每门设巡逻官二员，各与马匹，置更牌更箭，如东巡至南门，时值二更，东门官将一更箭交付南门官收验，南门官随付二更牌与东门官收验，轮番送周，次早送总

⁶⁷⁴ 典掌<动>：主管，掌管。典掌<名>：指代管理或主持某种典籍、规章制度的责任人或职位。

泚避百金方

巡官处查考，若各官将牌箭私授，不亲巡警者，查出，以军法重治，其巡警官先察巡逻十人，若见各梁口偶有睡熟失瞭隐灯者，掣其更旗巡旗，次早并送总巡官处究治，亦止许巡视，不得呼喝敲梆，惊扰守堞之人。

加犒劳

夜中或值风雨，正奸人乘机窃发之会，宜倍加严谨，预须蓑笠临时取用，当风雨之夜，无论家人雇人，格外加劳。

对敌号令

诛后至

遇有警报，中军昼则放炮扯旗，夜则放炮扯灯。各军民随即照派信地，各执器械，俱向外立定。如有迟延不到者，堞长指名报告，本犯即以军法处治，容隐者一并治罪。

齐 心

守城要齐心，城上四方防守之人，无分贵贱大小，均以性命为急，各为自己身家守，非为他人效命也。先要齐心一体：勿怀慳心，我饱而人饥；勿怀懒心，人劳而我逸；勿争利而趋；勿惧害而避；勿因小嫌而彼此赌气；勿怀小忿而彼此相争。至于一堞有急，一伍协力，一贼上城五夫下手，敢有观望退缩躲避不前者，一伍之人，俱斩首示众。

刘 锜

刘锜守顺昌，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⁶⁷⁵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于是军士皆勇，男子备守战，妇人

⁶⁷⁵ 脱：假若。

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日人欺我八字军⁶⁷⁶，今日我当为国家破贼立功。”遂大败金人。

李 芾

李芾至潭州，城中守卒，不满三千。芾结峒蛮为援，缮器械，峙刍粮，栅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阵，与诸将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结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义勉将士，死伤相藉，人犹饮血乘城，殊死战，有来招降者，辄杀之以徇。

壮 胆

守城要壮胆，死贼性命，与我一般。彼不皆勇，我不皆怯。彼以舍命成功，我以贪生取死耳。彼在城下仰攻，有十倍之难；我在城上下打，有十倍之易。人见一贼扒城，便尔胆颤，见一贼上城，便欲惊逃。不思一人惊走，千人皆散。一散之间，贼俱入城。父母妻子，个个杀死。若放开胆力，站住不动，与贼敌斗，贼安得上城？是站住者满城得活，走散者大家同死。但有见贼退走一步者，登时斩首示众。

李显忠

金帅孛撒帅步骑十万攻宿州，李显忠竭力悍御。城东北角，敌兵二十余人，已上百余步，显忠取军所执斧砍之，敌即退。

定 气

守城要气定，凡百步以外，则呐喊冲搪⁶⁷⁷，必不可动。切忌妄发矢石火器，既不中贼，又损实用。尝曰：“守里不如守丈，守

⁶⁷⁶ “八字军”是南宋建炎元年至绍兴三年（公元1127—1133年）在南宋军民抗金战争中由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领的一支部队，因面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而得名。

⁶⁷⁷ 搪[tang2]：1. 挡，抵拒。2. 支吾，敷衍。3. 均匀地涂上泥或涂料。4. 同“镗”。“冲搪”可能指的是一种战斗或攻城的战术行为。

泝避百金方

丈不如守尺。”愈远徒劳，愈近得力。若气不先定，便自慌忙，乱放枪炮石矢，器械已尽，气力已乏，心胆已乱，彼贼近城，何以敌之？此守城第一大戒也。必待离城数十步方齐力攻打，此势险节短之意也。记取记取。

杀贼后，各人急须严守自己垛口，静听上人颁赏均分，不许争功争赏，致失守误事，违者以军法重处。

曲义兵先登

袁绍自出拒公孙瓒。瓒兵三万，其锋甚锐。绍令曲义，领精兵八百先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一时同发，讙呼动地，瓒军大败，斩其将严纲，获甲首千余级。

张宏范迈宋于崖山

元张宏范帅舟师逼宋于崖山，豫构战舰，于舟尾以幙障之，命将士负盾而伏。令之曰：“闻金起战，先金而妄动者死。”飞矢集如猬，伏者不动，舟将接鸣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顷刻并破七舟，宋师大溃，陆秀夫抱其主共赴水死。

酒民曰：“敌攻城，每先遣游骑于百步外，驰骤旋绕，诱发火器，只待数放之后，或子药匱乏，或铕热不堪再装，方合力齐攻。坐此失事者不少。慎之。慎之。”

定脚

守城要定脚，各守信地。贼徒攻城，每每声东击西，声南击北，声昼击夜，声晴击雨，总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八个字尔。兵法，擅离信地一步者斩。虽一面十分紧急，自有游兵向紧急之方，齐力防护，三面之人不许移动，若过他人一垛，断首示众。

专 目

守城要专目，目力不精，则缓急失候。守堞之人，远望近视，头不敢回顾，眼不敢转睛。放铙发箭，则端相贼身。下石投木，则端相贼脑。下三眼刺枪，则端相贼心。使锈斧大棒，则端相贼颈，见手则断其手，见头则断其头。手眼万分留心，不可迟延一刻，毫发之间，生死所系。任他千轰万乱，呐喊摇旗，只要眼力观看，不可一毫动心。凡堞长、城长、雉长，巡视困倦者，轮流歇息，但有见班打盹怠惰者，穿耳示众。

静 声

守城要声静，喧哗器乱，此败道也。故城上招呼，各以手势，说话各以低声，夜间尤要安静无声。听贼消息，四城门俱有更鼓，每交点，放炮一声，人高声大叫一声云大家小心，城上众人齐喊一声，余时俱不许动一些声息，使贼不得掩彼形声探我消息也。城上白日屏去铃柝，止竖旗号，不许一人喧嚷。即有攻打伤之人，亦不得大言震撼，高叫惊走。但有隔堞闲语者，割耳示众。

坚 志

守城要志坚。兵贵如山，千摇不动，百震不惊，庶乎⁶⁷⁸贼智自穷，我守可固。昔曹成攻贺州，日久不下，忽有一人登城大呼曰：“贼登城矣。”守城之人，都滚下城，贼遂登城。此曹成之计，一人讹言，万人惊走。以后守城，丁宁此令：但有一人谣言，惑乱人心者，守城之人，寸步休移，抵死莫动，将谣言之人，与先动之人当时斩首，悬高竿示众。

居士曰：“苏老泉所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此二语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⁶⁷⁸ 庶乎：庶几乎；近似，差不多。

泚澼百金方

烛 奸

守城要烛奸⁶⁷⁹。贼在城外屯聚，以逸待我劳，以饱待我饿，以宁耐挫我锐，以优游懈我心，声言解围以安我意，声言增兵以寒我胆，乍动乍静以疲我精神，缓进零冲以耗我气力，忽散忽聚以老我智谋，筑垒增栅以示待持久。我意已定，一切勿动，彻围毋喜，疾攻毋惊，归师毋蹶，示怯毋进，约和毋信，伪陈毋乘，忽退勿懈，久持毋戮⁶⁸⁰。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而能取胜者。今将中军以下号令，合行刊刻。守城之人，各给一本。如某项人某数款要紧，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听识字之人教诵解说。字字依行。

游兵号令

每门每台：各备起火流星，事急则然之。本面游兵，即行接应不许稽迟。

各铺备火种一盆，不许种绝。

各门备快马数匹，以传警信。

⁶⁷⁹ 烛奸：洞烛其奸；对别人的阴谋诡计看得很清楚。

⁶⁸⁰ 戮[yi4 或 du4]。戮[yi4]：厌弃；厌倦。戮[du4]：败坏。

禁约第九

禁奸盗	禁歇家
禁乐户	禁茶坊
禁酒肆	禁混堂
禁浪游	禁风火
禁总薪	禁讹谣
禁喧哗	禁夜行
禁私开禁门	禁虚发矢石
禁妄动	禁吹响器举竿表
禁擅离信地	禁擅入信地
禁近城房屋	禁近城土阜
禁私回贼话	禁私开贼书

禁约

惠麓酒民 编次
幕天居士 复位

禁者，令民知所戒而不犯也。禁而不能止，则将未能令，军必败矣。太公曰：“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⁶⁸¹”是刑止宄⁶⁸²。此将威之所以行也。若欲行罚，必自贵者始。辑禁约⁶⁸³。

禁奸盗

重 法

壮丁上城，家中无人看守，小人乘机为奸为盗，但有拿获者，当时打死示众。其饮食不足之人，开其手本⁶⁸⁴，禀官设法，赈借存恤⁶⁸⁵。

羊 侃

梁侯景初围城，军人争入武库（私取兵器），羊侃命斩数人，方止，此即劫盗之渐⁶⁸⁶也。

李 纲

李纲当金人围城死守时，有自门上掷下人头至六七者，皆云斩获奸细。及验认，则皆汉人首级。纲于是捕获数人，斩以徇军。

⁶⁸¹ 《六韬·将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

⁶⁸² 宄[jiǒu3]：作乱或盗窃的人。

⁶⁸³ 禁约：禁止约束、管束；指禁止某些事物的条规。

⁶⁸⁴ 手本：诉状。

⁶⁸⁵ 存恤[cun2 xu4]：慰抚；救济。

⁶⁸⁶ 渐：在现代汉语中常用来表示程序、数量等慢慢地变化：逐渐、渐变、循序渐进。

汧澼百金方

又有京师不逞之徒，乘机杀伤内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引剑，纳官请功。纲命集守御使司，以次纳讫⁶⁸⁷，凡三十余人，各言名姓，皆斩之，并斩杀伤部队将者二十余人，及盗衲袄⁶⁸⁸一领者，强取妇人绢一疋，妄斫伤平民者，皆即斩以徇。故外有强敌月余日，而城中窃盗无有也。

宗 泽

宋宗泽知⁶⁸⁹开封府。时敌骑留屯河上，金鼓之声，日夕相闻，而哀城楼橹⁶⁹⁰尽废，民兵杂居，盗贼纵横。泽至，首捕诛舍贼者数人，下令曰：“为盗贼者无轻重，并从军法。”由是盗贼屏息，民赖以安。

马知节

宋马知节徙知定远军。时部民入堡，卒有盗妇人首饰者。护军⁶⁹¹止咎⁶⁹²而遣之。知节曰：“民避外虞而来，反为内盗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肃下？”即斩之。又虏众犯塞，民相携入城，知节与之约，有盗一钱者斩。俄有窃儿童钱二百者，即戮之。自是无敢犯者。

禁歇家

⁶⁸⁷ 以次纳讫：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逐一完成或接纳事物，按次序逐一处理或完成。

⁶⁸⁸ 衲袄[na4 ao3]：一种斜襟的夹袄或棉袄。

⁶⁸⁹ 知开封：去开封做知州。知州：中国古代官名；原意为“暂行主持本军本州岛事务”。

⁶⁹⁰ 楼橹[lou2 lu3]：是古代供守兵瞭望敌军动静的无顶盖高台。

⁶⁹¹ 护军：中国古代高级军事长官的官名。

⁶⁹² 咎[chi1]是指中国古代用竹板或荆条拷打犯人脊背或臀腿的刑罚。

歇家⁶⁹³不许居住城内，恐有奸人窟宅⁶⁹⁴。

禁乐户

凡不良之人，挟重资而至，多以家为窟宅，娼家惟利是视，自不必诘所从来。矧⁶⁹⁵有娼即是盗者，宜严行驱逐。

禁茶坊

奸人设谋定计，多在茶坊者，虑酒后之言有漏泄也，须严禁之。违者即将房入官，变价充饷，两邻连坐。

禁酒肆

酒肆亦藪⁶⁹⁶奸之所也，贼信紧急，不许开张，或从民便，止许零沽，不得留人聚饮，违者罚亦同前。

禁混堂

不良之人，每每寝宿混堂⁶⁹⁷，宜併禁。

禁浪游

奸人日间无计藏身，每蒙托闲游，掩人耳目。遇警之日，凡有浪游名胜、庵院者，许人擒住究实，重赏告者。

酒民曰：“歇家、乐户、茶坊、酒肆、混堂及名胜、寺院，果皆藪奸之所也。若有明智之人，正宜留之。以无捕役耳目

⁶⁹³ 歇家[xie1 jia1]：是旧时的一种职业，专营生意经纪、职业介绍、做媒作保、代打官司等业务。

⁶⁹⁴ 窟宅[ku1 zhai2]：住人的洞穴，多指神仙的住所或盗贼藏身的地方。

⁶⁹⁵ 矧[shen3]：此外、而且。

⁶⁹⁶ 藪[sou3]：人或物聚集的地方。

⁶⁹⁷ 混堂：澡堂。

迸避百金方

之径，一概拒绝，尚属下策。但格外之事，恐非所及，故宁取其次者。”

禁风火

兵临城下，城内居民失火者斩。

禁积薪

警报紧急，城中居民近城者，不宜堆积稻草柴苇，恐城外火箭飞入起火。故宜禁谕⁶⁹⁸，少则收藏，多则移置隙地为便。

禁讹谣

警报狎至⁶⁹⁹，讹言易兴。有等造言生事之人，或妄泄军情，或虚张贼势，而轻听好事者，又从而播传之，最为摇乱人心，即时梟斩不宥。凡有晓望气术⁷⁰⁰数之人，悉收隶官府，不得与他人窃语，及禁论说怪异，以惑众。

禁喧哗

凡见贼大言喧哗者，或被伤高叫惊走者，照临阵退缩，军法示众。临敌回头擅动者割耳。夜惊者，治其所由，本官运坐。

禁夜行决当禁

城内栅栏之设，所以备盗也。今夜行者彻夜不止，则栅栏彻夜不关矣，虚设何益？必委风力僚佐，率精兵持锁炼，专缉犯夜⁷⁰¹

⁶⁹⁸ 禁谕：是指皇帝或高级官员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或禁令。

⁶⁹⁹ 狎至[xia2 zhi4]：接连而来。

⁷⁰⁰ 望气术：是中国古代观察吉凶的方法，已经失传。

⁷⁰¹ 犯夜：中国古代法律关于触犯夜禁(宵禁)的罪名。

之人。重惩一二势家之恶子弟，及悍仆豪奴。则小民自不敢犯，而盗贼无由乘机窃发矣。

禁私开禁门加外锁一法别见方略部

城门谓之禁门，以见不宜擅启闭也。太平日久，法纪纵弛，守门官偷安自便，高卧在家，守门军得钱卖行，启闭任意，从此误会，为祸不轻。如有犯者，定以军法从事。

禁虚发矢石

势险节短法

凡遇攻围，俟贼近城，令惯熟弩手善射者，乘便射打，务要奇中，毋得乱发矢石火器，既不中，又损实用。大率守具，皆用于十步之内，着着⁷⁰²见功，方为的当。大略守里不如守丈，守丈不如守尺，愈远徒劳，愈近得力。远攻不中，既费力，又损器，何为哉？

禁妄动恐为贼所乘也

贼内应多在夜间，或于仓库放火，或于空庙及高阜处放火，或放炮为号。即有十余人杂入我军，偷至城上，砍伤守垛军士，呐喊称言“城破矣”、“贼至矣”；我军闻之惊溃，贼因乘之大开城门，延众贼而入，此千古覆辙也。但戒严军士：守城者守城，妄动即斩；守门者守门，妄动即斩。又急传守门之人：但防内贼，勿防外贼。凡城内居民，各执器械，各立门前，至天明。贼计不行，自授首矣。

张辽火起勿动

⁷⁰² 着着：步步。

泚避百金方

魏张辽屯长社。军中有谋反者，夜惊乱火起，一军尽扰。辽谓左右曰：“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⁷⁰³者，欲以动乱人尔。”乃令军中曰：“不反者安坐。”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皆定，即得首谋者斩之。

段秀实不许救火

唐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别将王童之谋作乱，约夜焚蒿积，救火则发。秀实申严警备。夜果火，而下令军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严守要害。童之自请救火，不许。及旦，捕童之其党八人，皆斩以徇。

禁吹响器举竿表恐为贼之应也

兵临城下之时，城中居民，不许妄竖高竿，乱吹响器，并乐器、小炮，概不许作。

禁擅离信地

分派既定，各有职掌矣：守门者守门，守台者守台，守垛者守垛，守方者守方，守库者守库，守狱者守狱，中军居中军营，游兵居游兵营，奇兵居奇兵营，战兵居战兵营。务令如山如林，整齐严肃，以备调遣，敢有擅离信地一步者，斩首示众。

禁擅入信地

头面生可疑之人，假托闲游贯串信地者，必奸人欲潜窥伺者也，即时拿送究治。凡营兵欲买食物，每队自有火兵一名，给牌入市，余皆并禁。万不宜令手艺之人，借名交易，私入营盘⁷⁰⁴，如修脚头、补皮匠、卖点心之类。

⁷⁰³ 造变：是指制造事变。

⁷⁰⁴ 营盘[ying2 pan2]：军营。

鬻鞠者

邛州牙将阡能叛，高仁厚帅兵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鞠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能之谍。

禁近城房屋

城外三丈内，若有房屋，贼或潜伏屋下，击射守城军民；或即用其梁柱，作梯上城，或顺风放火；或就本屋运土临城，起闾而登；皆无可奈何。有近城一丈以内者，城身又低于屋，此不守之城也，令行严禁，一毫不留，违者以通贼论。

禁近城土阜

池外高阜之土，不宜存留。一则恐贼借以填濠，二则恐其碍我炮路。

禁私回贼话

凡贼有讲话者，不许私回。巡逻报与中军，酌量回答一面传令，别面堤防暗算。

禁私开贼书

城外有使至，守门者简实，径导诣主守，内外军民，不得辄相见。如得飞书⁷⁰⁵，持送本营，对众封送⁷⁰⁶主守。如城上城下，有面生可疑者，交相接语，或掷物件，做手势号色，即时拘拿，解主守究问。

⁷⁰⁵ 飞书：是指用箭系书射送。

⁷⁰⁶ 对众封送：当众密封送上。

设防第十

防门	防墙
防堞	防奸细
防穷民	防内应
防诈门	防诡冒
防暴来	防潜袭
防离叛	防风雨晦冥
防佳时令节	防敌退而实进
防敌去而复来	防敌攻东击西
防敌求和挟诈	防隙地
防火变	防火药
防廿场	防狱
防库	防七乘

设防

惠麓酒民 编次
围峰居士 复位

千丈之堤，溃于蚁穴。合抱之栋，摧于蛀壤。瑜百瑕一，理势然也。防之为道难言哉。必也善守如环，使敌无闲可入，斯为贵矣。⁷⁰⁷辑设防⁷⁰⁸。

防 门

火月城

贼若破月城⁷⁰⁹，未破内城，城上人须用火炬掷月城内，以月城为火池，多多添掷竹木，贼不胜烟火，自然退出。

杨智积益薪助火

杨智积，隋文帝侄也。杨元反，攻城，烧城门，智积于内益薪，以助火势，贼不能入。

⁷⁰⁷ ChatGPT 译文：即使千丈高的堤坝也可能因为一个蚂蚁穴而决堤，合抱粗的横梁也可能因为虫蛀而崩塌。珍贵的玉石也可能有一些瑕疵，这是自然的情况。因此，防范之道很难具体规定，但必须善于守护如同保护一圈环，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这样的防守才是宝贵的。

这段文字通过比喻告诉人们，即使是小小的缺陷或弱点，也可能导致重大的损失或灾难。因此，在面对可能的威胁和挑战时，需要善于保护自己，防患于未然，坚决守护自己的领域和利益，不给敌人任何可趁之机。这种坚守和保护才是真正珍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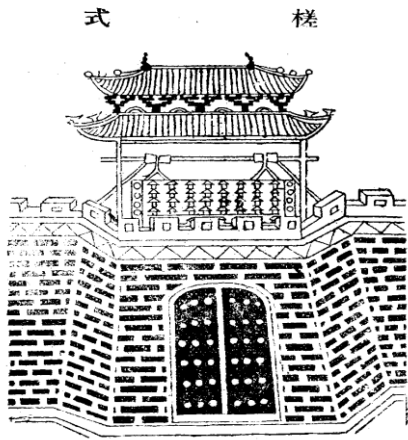
⁷⁰⁸ 设防：设置防卫的武装力量和设施；比喻提高警惕，心存戒备。

⁷⁰⁹ 月城：围绕在城门外的半圆形小城。

汧澠百金方

槎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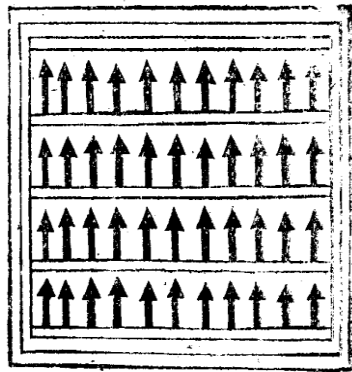
槎⁷¹⁰牌，量其城門高下闊窄，堅木造之，厚四五寸，外用鐵葉⁷¹¹，排釘錠裹，頂上照門空⁷¹²一尺闊長渠，將槎牌預為懸穿城上，兩邊栽壯木二根，橫架圓木一根，中安二滑車，槎牌用粗繩系住，若遇焚門，土壅不及，將槎放下隔阻。



金椎板

月城內，大城外，築城陷馬坑，闊狹與城門相等，不可太過，恐牆腳虛頹也，長可一二丈，深一丈有餘，底闊而上狹，蓋上階⁷¹³于下，賊一墮，勢不能攀躋⁷¹⁴求脫矣。其內置金椎板，城上門口，仍列壯士，用強弓勁弩，火器炮石，利刃長矛，為鉤搭斬截之具。無事用堅木搭上為跳板，使我兵利于出入，有急掣去跳板，用薄芦席虛蓋浮土，賊輒陷。

式 板 椎 金



舊制陷坑內用鹿角、木鐵、菱角、蒺藜，不如用金椎板妙。椎用鋼鐵為鋒，極尖銳，長二尺許，堅木為板，長五尺闊二尺，

⁷¹⁰ 槎[cha2]: 本义 1. 树木的枝丫。 2. 用刀斧砍斫。

⁷¹¹ 铁叶: 铁皮。

⁷¹² 空[wa1]: 同“挖”。

⁷¹³ 阶[qiao4]: 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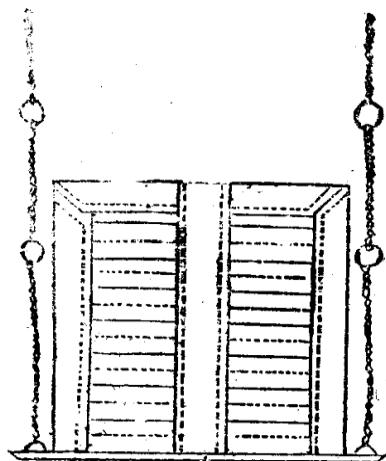
⁷¹⁴ 躋[ji1]: 登，上升。

密钉金锥平铺坑内，锥锋蘸虎药少许，见血封喉立死，贼马一入所值⁷¹⁵蹄立穿。

铁插板

插板用榆、槐坚木为骨，其阔两边各掩过城门一尺，幔以生牛皮，周围用铁叶裹钉完密，下用狼牙钉，极其锋利。两旁施铁环，贯铁索，各立二柱，柱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柱下各立撑柱，以防倾圮。柱上设一辘轳为绞索之用。两柱间设一大横木，中空一窍，插板中亦空一窍，绞至两窍相对处，即以一巨铁钉拴入其中。如欲拦阻贼兵入城，但拔去销钉，其插立下，势重千钧，当之者立为齑粉。插板势重，必以绞车升之。

式板插鐵



铁 铉

靖难兵围济南甚急，铁铉令军民诈降，阴伏勇士，开城门，候燕王入，急下铁板几中之。

酒民曰：“月城设陷坑，坑内置金锥板，贼即破门，敢进一步，便陷死地矣，较火月城策，似稍胜之。又必置铁插板，何也？恐陷者层积，贼践而登，故约过一二百人即便下，此使其前败后绝，任意歼之尔。”

刀 车

⁷¹⁵ 值[zhi2]: 措置，放置，也指遇到，碰上。

并避百金方

以两轮车，自后出枪刀密布之，敌攻坏城门，以车塞之。此车宜设二乘，一向外防贼徒外攻，一向内防奸细内应。

酒民曰：“今人一开微报，将门用石迭砌，用土填塞，甚为可笑。万一贼隙可乘，反阻战兵出入之路，刀车、凿扇，皆妙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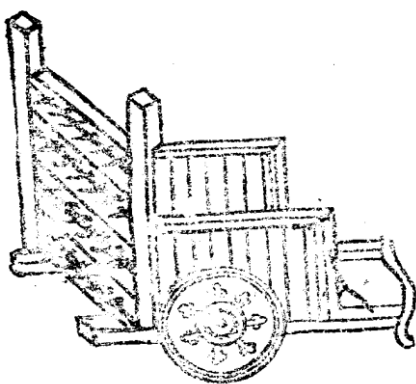
凿扇

侯景以长柯斧斫东掖门，门将开，羊侃凿扇⁷¹⁶为孔，以槊刺杀二人，斫者乃退。今用神器，从孔对击，威力百倍，凿扇甚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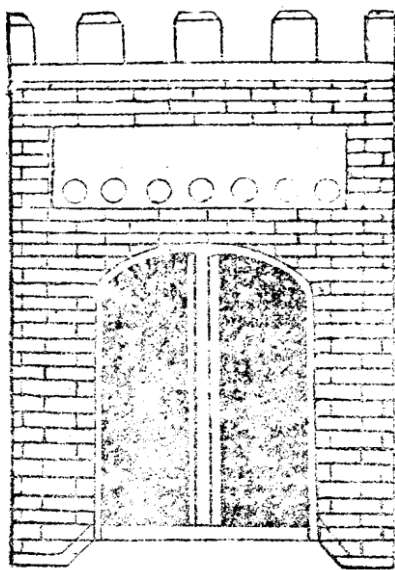
七星池

凡贼攻城，多用火烧门，须用淋水灭之。预于城上紧贴门扇处开一池，横长与门等，阔二尺，池口至底，以渐而杀，如屋檐天沟样。底约阔五寸，凿为七眼，径六七寸，每眼相去，以门之广狭为度，务令均匀；其相连处，横凿寸阔一缝，借之泄水。眼大可下炮石，缝狭水不旁注，如闸河倾泻，火无所施，且人亦难于站立，此万万不可少者。池上无事以厚板

式 車 刀



池 星 七



⁷¹⁶ 扇：门扉，门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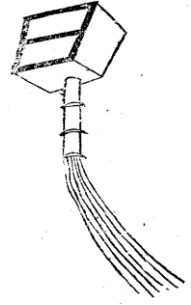
盖之。

按侯景列兵绕台城，既市，百道俱攻鸣鼓吹唇，喧声震地，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沃火，战士踰城门洒水，久之方灭，此即前七星池之意也。但旋凿之，不如预备之矣。

溜筒

贼有以火烧城者，宜用铁溜筒，贮水倾灭之。或曰：“宜下湿沙灭之。”若用水，则油焰愈炽，多致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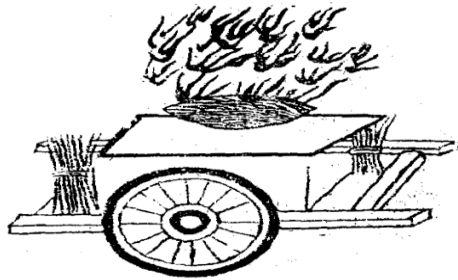
上用竹筒，下用铁管，城上注水于木斗内，倾泻。



火车

以两轮车中为炉，上施镬，满盛以油，炽炭火，爨令沸。仍四面积薪，推至城门楼下，纵火而去。敌必下水沃之。油得水，其焰益高，则楼可焚也。

火 车 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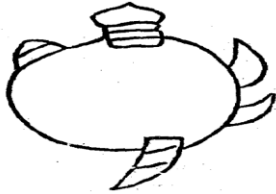


汧澼百金方

式 囊 水 水 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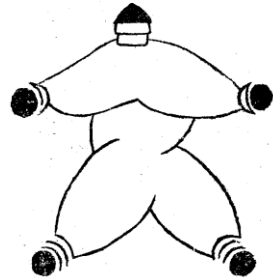
以猪、牛胞盛水，敌若积薪城下，顺风发火，则以囊掷火中。古军法作水囊，亦便。



水 袋

以牛、马、杂畜皮浑脱为袋，贮水三四石，以大竹一支去节，缚于袋口，若火焚楼栅，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向火，蹙水注之，每门置两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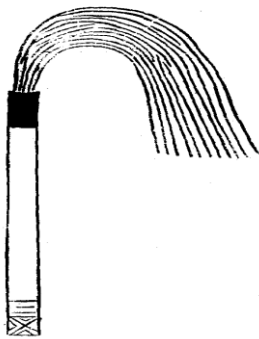
式 袋 水



麻 搭

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醮泥浆水蹙火。

式 搭 麻



唧 筒

式筒唧



用长竹下开窍，以絮裹木杆，自窍唧水。

式 钩 铁



铁 钩

东魏高欢攻玉壁，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焚楼。韦孝宽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

姚仲酒缶

金人攻仙人关，用火焚楼，姚仲以酒缶⁷¹⁷扑灭之。

孟宗政堤火

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薄枣阳城。宋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棚，列瓮潴水以堤火。

酒民曰：“又一法：用晋石化水涂门楼，常令滋润，火不能害。”

水 井

城中宜多浚井泉，须于寺庙空闲之地，添井三五十眼，一以备人众可饮，一以备火攻猝救。

水 缸

凡棚楼、敌台之下，皆当各贮大小缸数口，而五垛亦共贮一缸。如为飞火所然，随然随扑，庶不至取救远水，成燎原之势。

防 墙

突门虚敌台⁷¹⁸

攻城之具，用槐、榆木，厚八寸余，高八尺，如轿形，下有四小轮以人御之。其板俱用活梢⁷¹⁹，是以鉞⁷²⁰弹遇之，车往来番去，

⁷¹⁷ 缶[fou3]：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盛酒瓦器。

⁷¹⁸ 突门：是正式城门以外的秘密出口。虚敌台：是一种城墙中的石筑高台（防御台），其为空心，在背敌之面并未筑墙或只有轻微构筑。世界各地的虚敌台，其筑墙面有方形与圆弧形。

迸澀百金方

鉛彈子折而過，車隨復起，不能傷人。推至城下，以弓矢仰射，而以尖鐵沖挖城，長五六尺，余柄以粗木為之。每去一磚⁷²¹，則以沖入，五六人共坐其柄而撼，則城不能支矣。若有突門、虛台，從旁夾擊，安能害我？其制已詳首卷，茲不復贅。

備修筑

城中每面備磚一二萬，黃土數十車，石灰千斤水一百瓮。每十垛，用鐵掀⁷²²二張，鋼刀二口，門六扇，丈五長杆四根，以備攻破城垣，當時修補。

木 柵

東魏高歡攻玉壁，四面穿地作二十道，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陷。孝寬隨其崩處，堅木柵以杆之，敵終不得入。

偃月城

金完顏訛可攻棗陽，募鑛銀礦石工，晝夜陷城，城頽。孟宗政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沖，距城頽所數丈，筑偃月城，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

防 垛

懸 帘

⁷¹⁹ 梢[shao1]：小木柴。

⁷²⁰ 鉛[qian1]：古同“鉛”。

⁷²¹ 磚[zhuān1]：同“磚頭”。

⁷²² 鐵掀[tiē3 xiān1]：鏟土用的鐵器。

垛口第一切要之物，每垛口作木架一个，两足在内，栽城上，紧贴两垛边，上安横木，向外可搭毡毯，或用被褥，俱以水湿，直遮垛口，箭不能入。但防贼钩竿，须用两带系垛内，外用两活柱撑。如欲下视，将两柱斜撑两垛边旁，远视高撑，近视低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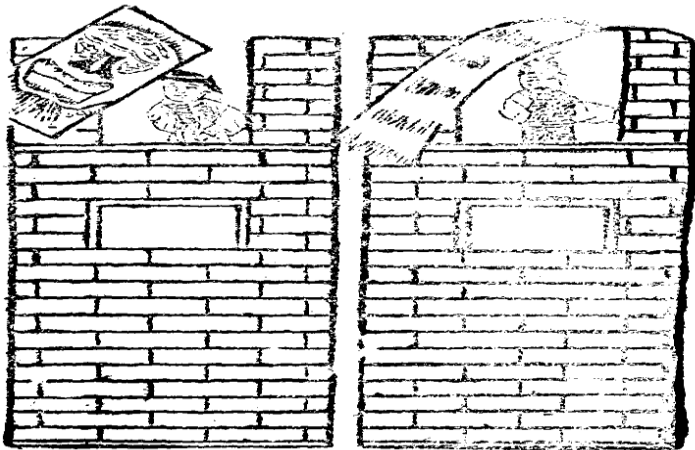
悬 户

悬户，则以转轴，作为小门一扇，厚一寸，外画虎头，两眼穿透，如鹅卵大，可以远窥，亦以活柱撑之。

悬户、悬帘，撑不可太高，须防流矢。

式 户 悬

式 帘 悬



絮 被

悬帘费重，不如以民间絮被代之。随被大小长短，造成木框，被上密缀小带为耳，以两竿揭出城外五六尺，用水浸透。被既

泝避百金方

虚悬复藉水湿，矢不能贯，火不能燃，守城百姓，有恃无恐。又保护女墙⁷²³，一被遮二垛，以代悬帘，法简功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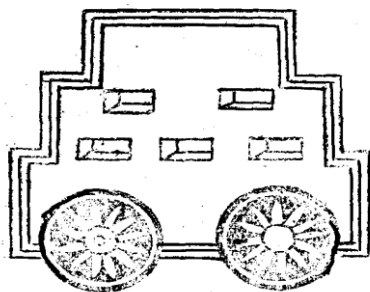
傍牌

又防铅铙，须要旁牌遮蔽。一垛一牌更妙，力不能及，数垛一牌亦可。人家锅盖垛夫执之，亦能却矢，况牌乎。

木女墙

以版为之，高六尺，阔五尺，下施两轮，轴施拐木二条。凡敌人攻城，摧坏女墙，则以此代之。

式墙女木



刘琦

宋刘琦守顺昌，时守备一无可恃。琦于城上躬自督励，取伪齐所造痴车，以轮辕埋城上，又撤民户扉，周市蔽之，即代以女墙之意也。

连锁大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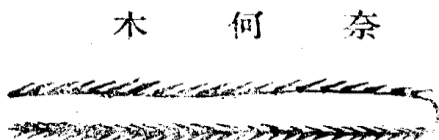
尹子奇围睢阳，以钓车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张巡以大木，置连锁大环，拔其钩而载之。

酒民曰：“其法未详载此，以待巧思者意会，垛身甚薄，贼每攻城，先用大钩钩倒，使守城军民，无所隐蔽，最为误事。连锁大环之制，宜考也。”

⁷²³ “女墙”是指建在城墙顶部内外沿上的薄型挡墙。建在城顶内沿的女墙也称“宇墙”，建在城顶外沿的女墙也称“垛墙”。女墙用于城顶防护和御敌屏障，是古代城墙必备的传统防御建筑。

奈何木

贼若攻城，不惧日攻，而惧夜袭。且或守城兵夫，偶而困倦不支，则置奈何木，以防一时之懈。先谕各兵，每夜一鼓之后，各城楼喇叭一通，即将奈何木通城顿置垛墙上，木上倒缀虎怕莉，每莉一束，用小指大绳三尺长，以一头系莉束，一头缚十余斤重石块，将石连绳，缠于木莉，垂墙头之外边。贼来袭攻，既不能攀援而上，又不能飞越而入。一经移动，砖石下坠，莉木随落，贼自取伤。而守垛兵夫，且又警觉，即抛打砖石，伤贼必多。因其无可奈何，故谓之曰“奈何木”也。其木宜取足近城木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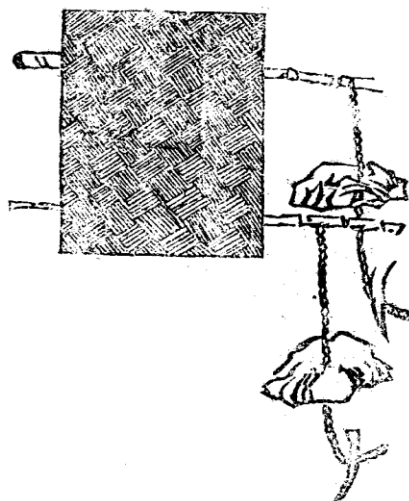
莉石繫木何奈



浮 篱

奈何木下，垛口之外，益以浮篱，每扇约阔三四尺长六七尺不拘，环越接连。驾设之法，或用小木或竹二根比篱阔三四尺，以一半伸出垛外，一半放入垛内。其外阔浮篱，篱上压以砖石，天晴加置石灰数包于上，其内用绳缚坠石虚悬，用木钉钉于地下，松缓其绳。若贼加梯篱上，篱软不能胜梯，砖石下击，两竿翻入墙内。守垛者且自惊觉，即倦睡亦醒。

式籬浮架竿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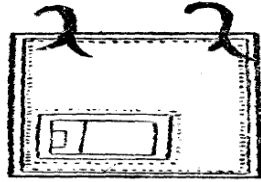
泝澦百金方

若賊置梯籬下，而攀附上登，則頭觸浮筲，亂石墜矣。

垂鐘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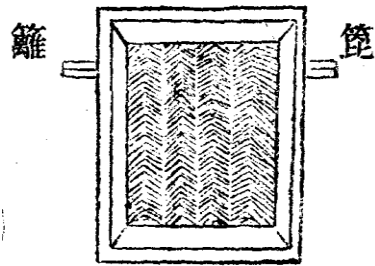
長六尺，闊一尺，厚三寸，用生牛皮裹，開箭窗，施于戰柵⁷²⁴，前後有伏兔拐子木⁷²⁵。

板 鐘 垂



籬籬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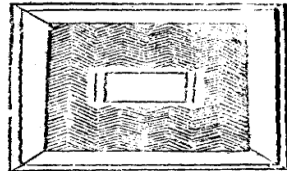
荊柳編成，長五尺，闊四尺，縵生牛皮，背施橫竿長七尺，戰柵上木馬倚之，女牆外狗脚木挂之。



皮竹筲

生牛皮條編江竹為之，高八尺，闊六尺，施于白露屋兩邊，以木馬倚定，開箭窗，可以射外。

筲 竹 皮



木馬子

一橫木下置三足，高三尺，長六尺。

子 馬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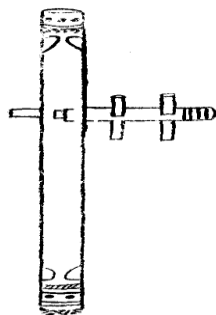
⁷²⁴ 战柵[zhan4 shan1]: 战时设置用以防御的栅栏。

⁷²⁵ 拐子: 一种简单的木制工具，形状略像“工”字，两头横木短，中间直木长。

狗脚木

植二柱女墙内，相去五尺，准墙为高下，柱上施横钩挂。

木脚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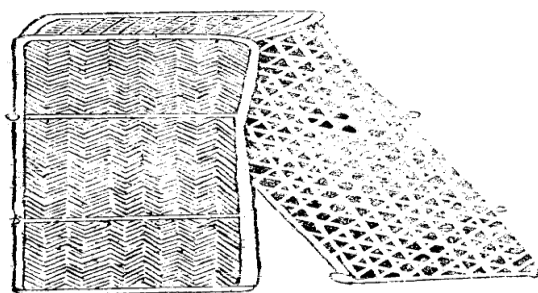


洞子

用木制，长一丈，阔三尺，外直里邪，外密里稀，密处以大麻绳编如竹筐样，城楼阙即遮蔽之。

子 洞

外直 裏邪



防奸细

严搜逐

从来贼欲攻城，必有内贼为应。或一年半，妆为客人、僧道、算卦、佣工、皮匠、裁缝、卖菜、贩果、修脚、篦头。在本城晒探道路，采访虚实，窥伺贫富，交结守门、牢伴为腹心，买嘱⁷²⁶在官人役为耳目。甚者包揽皂快⁷²⁷、营干⁷²⁸、守门，一动一静，无不皆知，一计一策，无不传报。及围城时，或举火内应，或预支城钥开门，或扬言贼已入城，惑乱众心。有司须预先谨

⁷²⁶ 买嘱[mai3 zhu4]：给人钱财，请托办事。

⁷²⁷ 皂快[zao4 kuai4]：旧时州县衙役有皂、快、壮三班：皂班掌站堂行刑；快班又分步快、马快，原为传递公文，后掌缉捕罪犯；壮班掌管囚徒。其成员通称差役，亦称皂快。

⁷²⁸ 营干：钻营；打关节的人。

泚避百金方

防，临时搜逐。但有房主、歇家，不行觉察，一概混留者，查实，奸细与房主、歇家一同梟示。贼无内应，虽门开不敢径入。此守城第一要务。

清保甲

凡欲防奸，须严保甲。预就每方之中，编定五家一牌，令其相为觉察，不许容留面生可疑之人，容隐不举，事发连坐，即原系居民。若兵临城下，如有踪迹诡秘，举动可疑者，亦许诸色人等稽察报官。若捉获真正奸细一名，登时赏银十两，以示奖励。每家给一腰牌，开写年龄籍贯，凡有牌出入，城门方准放行。

查流寓

流寓之家，有五年三年以上者与比屋一体编户。若僦居一二年者，除可疑人定行驱逐外，余查其眷属多寡，亲戚保结何人，生理何事，如无眷属，及有眷属而无亲戚保结生理者，一概驱逐出境。

查雇工

染坊、面坊、糟坊、磨坊、丝作、毡作、铜作、锡作、铁作、木作等店，类多各处雇工人，必取邻里保结，果系久雇，方准容留。如系新来，及无保结者，竟行驱逐。如店主容留，鸣官凭坐。

查远归

奸细不尽属远人，土著者亦往往有之。即贵家大族，宁保无不肖子弟，及亡奴悍仆，窜入贼中者，里人恐其挟怨中伤，即明属可疑，莫敢轻举。然与其网疎而愤事，曷若过防为万全。凡在外游食经商一旦来归者，不论贤愚贵贱，该地方一一报官，

另作一册，责其族主邻佑，具不致疎虞甘结⁷²⁹。庶便时为觉察，仍明示过防⁷³⁰之意，不必避嫌。待至事平，销毁原册。此在良民，原不患其稽核，而怀奸辈始不得逞矣。

查寺庙

奸人潜迹，多住寺院之中，尤宜防者。无名庵观，见一客至，便视为奇货，安问从来。宜责成僧纲司⁷³¹，及本寺住持，先将各寺东、西、南、北造册四篇，某庵有牒僧几众，无喋行者几众，名山偶到客僧几众。此外流僧，一概驱逐。其行脚往来，惟准禅堂施饭，即遣他往，不准留宿。别有沿街结党，坐募斋供，说帐谈因者，俗名懊僧，与盗无异，严示地方驱逐之。至于过客，一概不许寄寓。如容留异言、异服之人，查出，即以容留奸细论，僧纲司与住持，一体治罪。其道纪司⁷³²亦单造一册，法如前行之。

查客店

凡城外关厢⁷³³，与在城不同。一店中有客数人，先令房主具结，保开店之人，次令店主具结，保客人。尤须暗行物色，以防不虞。

立内栅

城中最虑潜伏，须于各街巷口，设置栅栏，每夜悬灯，拨夫执器械严守，晨昏启闭，即官府夜行，亦须审察，以防奸细。

⁷²⁹ 甘结：旧时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表示愿意承当某种义务或责任，如果不能履行诺言，甘愿接受处罚。

⁷³⁰ 过防：防范严密。

⁷³¹ 僧纲司：官署名。佛教事务之机构。

⁷³² 道纪司：是明、清时地方府一级掌管道教事宜的机构。

⁷³³ 关厢：城市建筑沿道路扩张形成的新城区。

泚城百金方

外加锁

瓮城⁷³⁴内一层门向外者，晚用外锁，拨谨慎有身家者十余壮丁守之，以防城内奸细砍门而出。

防穷民

总论

贼之所至，甘心从逆者，皆穷民也。贼一入城，引贼焚抢富室者，皆穷民也。贼尚未来，额首祝天，而日望其来者，又皆穷民也。先事而诛之，则冤甚，且不可胜诛。临事而防之，则无及，亦不可胜防。然则奈何？要知穷民之情，所以不顾而走险者，非有大志图富贵也，不过因其生计尽绝，且图救一刻之饥寒，赎一刻之死亡尔。所谓做一饱鬼，死亦瞑目之说也。但令安抚得宜衣食不乏，则皆我荷戈登陴相与戮力扞贼之赤子也。反侧⁷³⁵之罪，岂独在民乎？故许洞云：“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及其外。”即此意也。古人如汉虞诩、唐王式辈皆能识此机者，今载于下。

虞诩三科募士

东汉朝歌贼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虞诩为朝歌长。及到官设三科以募壮士。椽吏以下，各举所知，攻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贯⁷³⁶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杀数百人。

⁷³⁴ 瓮城[weng4 cheng2]：为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可加强城堡或关隘的防守，而在城门外（亦有在城门内侧的特例）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属于中国古代城市城墙的一部分。

⁷³⁵ 反侧：反叛。

⁷³⁶ 贯[shi4]：宽纵、赦免。

酒民曰：“攻劫者大盗也。偷盗者窃盗也。伤人者，即今所谓天罡打行⁷³⁷也。不事家业者，即今所谓游手、游食、无籍光棍也。之数等者，法所必诛，谓能急取，用意深矣。”

王式开仓赈贫

唐裘甫乱浙东，诏王式讨之。式入越州，命诸县开仓廩以赈贫乏。或曰：“军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及平贼，械甫送京师斩之，置酒大会，诸将请曰：“某等生长军中，久更行陈，今幸得从公破贼，然有所不喻者，敢问公之始至，军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贼聚谷以诱饥人，吾给之食，则民不为盗矣。且诸县无守兵，贼至，则仓谷实足资之尔。”皆拜曰：“非所及也。”

防内应

敌人奸细为内应

《（左氏）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及卫人伐邢，二人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遂灭邢。”

唐维州据高山绝顶，三面临江，在戎虏平川之中，是汉地入兵之路，初河陇尽没，惟此独存。吐蕃潜以妇人嫁此州门者，二十年后，两男长成窃开垒门，引兵夜入，遂为所陷，号曰“无忧城”。

唐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境，刺史韦光裔懦弱，以李元平代之。既至，募工徒葺理郭郭⁷³⁸，希烈乃使勇士应募，执役版

⁷³⁷ 天罡[tian1 gang1]：大小起义头领。打行：明清之际一种替人充当保镖、打手的行帮。

⁷³⁸ 郭郭[fu2 guo1]：外城。

泚瀝百金方

筑⁷³⁹，凡数百人。元平不之觉，希烈遣将以数百骑突至其城，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縛元平驰去。

本城反侧为内应

春秋，齐伐莒，莒子奔纪鄆，又从而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己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鄆，纺焉以度而去⁷⁴⁰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⁷⁴¹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齐师入纪。

唐吴少诚遣兵掠临颖，兵马使安国宁，与节度使上官泚不善，谋翻城应少诚。营田副使刘昌裔以计斩之，召其麾下，人给二缣⁷⁴²，伏兵要巷，见持缣者悉斩之，无得脱者。⁷⁴³

唐蛮军抵成都城下，成都守将李自孝阴与蛮通，欲焚城东仓为内应，城中执而杀之。后数日，蛮果攻城。久之，城中无应而止。

酒民曰：“惜乎城中人，技止此耳。若能因机设伏，诱令入城，从而歼旃⁷⁴⁴，不更快乎。”

防诈门

幽州挟诈

⁷³⁹ 版筑：指筑土墙，即在夹版中填入泥土，用杵夯实。

⁷⁴⁰ 去：藏。

⁷⁴¹ 缒[zhuì4]〈动〉：本义指系在绳子上放下去。缒〈名〉：绳索。

⁷⁴² 缣[jiān1]，是双经双纬的粗厚织物之古称。

⁷⁴³ 参考：《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一·列传第一百一》刘昌裔。

⁷⁴⁴ 旃[zhan1]〈文言助词〉：相当于“之”或“之焉”。

唐幽州叛，弓高守备甚严。有中使夜至，守将不内，旦乃得入，中使大诟怒。贼谍知之。他日，伪遣人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将遽纳之。贼众随入，遂陷弓高。

乜先⁷⁴⁵挟诈

英宗北狩，当是时，大同堡坞萧条，城门昼闭，人心危疑。是年八月，虏奉上皇至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归驾，郭(登)闭门不纳，遣人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竟不出。刘安、孙祥、霍瑄出见，献上皇金帛，及纳贿往，虏笑不应，竟拥驾去。⁷⁴⁶

防诡冒

诡冒败卒

唐(南诏)蛮军进寇隼州，窦滂遣兖海戍卒五百人拒战，举军覆没。蛮衣兖海士卒之衣，诈称官兵，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

诡冒援兵

后五代汉赵晖，围王景崇于凤翔，数挑战，不出。晖潜遣千余人环甲执矢，效蜀旗帜，循南山而下。令诸军声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数千出迎之，晖设伏掩击殲之。

诡冒妇人

⁷⁴⁵ 乜先[mie1 xian1]：明代有蒙古酋长。

⁷⁴⁶ 参考：《明史纪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也先拥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币，约赂至即归上。都督郭登闭门不纳。上传旨曰：‘朕与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传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启闭。’随侍校尉袁彬以头触门大呼，于是广宁伯刘安、给事中孙祥、知府霍宣同出见，献蟒龙袍。”

泝澠百金方

春秋，晋将嫁女于吴，齐侯使析归父⁷⁴⁷媵⁷⁴⁸之，以藩载栾盈及其士纳诸曲沃，（车有障者曰藩，盖诈为妇女也）栾盈帅曲沃之甲，以昼入绛。⁷⁴⁹

李密欲据桃林县，县官不从，乃托言奉旨入洛阳，暂送家眷入县衙一寄，却以强兵戴妇女幕罗⁷⁵⁰乘车而入，遂夺桃林。

防暴来

八日兵至新城

孟达据新城，司马懿讨之。达与孔明书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城陷，达伏诛。

窦泰奄至秀容

魏尔朱兆在秀容，高欢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泰奄至⁷⁵¹兆庭，军人惊走，兆自缢死。

李显忠

有酋豪号青面夜叉者，久为夏国患，乃令李显忠图之。请骑三千，昼夜疾驰，奄至其帐，擒之以归。

王 德

宋王德，从十六骑，径入隆德府治，执伪守姚太师，左右惊扰。德手杀数十百人，众愕眙，莫敢前。械姚献于朝，钦宗问状，姚曰：“臣就缚时，止见一夜叉尔。”

⁷⁴⁷ 析[xi1]归父：姬姓，中国春秋时期鲁国政治人物，字子家。

⁷⁴⁸ 媵[ying1]：送也。

⁷⁴⁹ 参考：《史记襄·公二十三年》

⁷⁵⁰ 幕罗：幕帷。

⁷⁵¹ 奄至：突然到达。

防潜袭

韩轨宵济入华州

西魏王罝为华州刺史，尝修城，未毕。梯在城外时，高欢遣将韩轨，从河东宵济，罝不知觉。此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罝尚卧未起，闻阁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退，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遁。

李师道潜内兵以图东都

唐李师道置留后院于东都，潜纳兵数百人，谋焚宫阙，纵兵杀掠。其小卒诣留守吕元膺告变，元膺发兵围之，贼众突出，望山而遁。东都西南皆高山深林，都城震骇。

防离叛

韬英子曰：“守者降敌，敌若抚而用之，则未降者皆二心矣。必施反间之计，使吾间传于敌间，则敌必杀降者。杀一降者，则众心固而不敢降矣。”

田单计剿齐卒

齐田单守即墨，宣言曰：“吾惟惧燕军剿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残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诸降者尽剿，皆怒坚守，惟恐见得⁷⁵²。

刘鄩计杀彦温

梁葛从周急攻兖州，人心颇散，副使王彦温踰城而奔，守陴者多逸。刘鄩乃遣人阳语彦温曰：“军士非吾素遣者⁷⁵³，勿多与之

⁷⁵² 见得：指看得出来；可以确定。

泝澌百金方

俱⁷⁵⁴。”又下令城中曰：“军士非素遣从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城中惑，奔者乃止。已而梁兵闻之，果疑彦温非实降者，斩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坚。⁷⁵⁵

防风雨晦冥⁷⁵⁶

李愬乘雪擒元济

唐李愬谋袭蔡州，夜起师，会大雨雪，天晦，凜风偃旗，马皆缩栗，士抱戈冻死者众。始发，吏请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士尽失色。夜半，至悬瓠城，雪甚，蔡人不为备，四鼓，愬至城下，无一人知者。李佑等砍墉先登，众从之，杀门者，开关，留持柝⁷⁵⁷，传夜⁷⁵⁸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驻元济外宅，元济始惊，率左右登牙城，田进诚进兵薄之，火南门，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

李全乘冰袭泗州

宋李全谋袭金泗州，时大雨雪，淮冰合，全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以长枪三千人，从夜半渡淮，潜向泗之东城，将踏壕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备。俄城上获炬数百齐举，遥谓全曰：“贼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烛之。全知有备，乃引兵还。⁷⁵⁹

⁷⁵³ 素遣者：平素管辖的部队。

⁷⁵⁴ 俱：全、都。

⁷⁵⁵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四 唐纪八十。

⁷⁵⁶ 晦冥[hui4 ming2]：昏暗；阴沉。

⁷⁵⁷ 留持柝：使持柝(打更)如故。

⁷⁵⁸ 传夜：巡夜。

⁷⁵⁹ 参考：《宋史》卷四百七十六 列传第二百三十五 叛臣中 李全上。

酒民曰：“无备而有患者如此，有备而无患者如此，为将者不可不知也。”

防佳时令节

高欢元旦破秀容

魏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险隘，出入寇抄⁷⁶⁰。高欢扬声讨之，师出复止者数四，兆意怠。欢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欢以大军继之。泰奄至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众并降散，兆自缢死。

狄青上元夺昆仑

宋广源川蛮侬智高反，还守邕州。狄青惧昆仑关险阨为所据，乃按兵不动，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宴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鼓二时，青忽称病，暂起如厕。久之，使人谕孙沔，令暂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使劝劳坐客。至晓，客未散退，忽有驰报者云：“夜时三鼓元帅已夺昆仑矣。”是夜大风雨，青率兵度昆仑，既度，喜曰：“贼不知此，无能为也。”

成祖中秋破雄县

靖难兵起，杨松帅骁勇者九千人，进据雄县。燕王渡白沟河，谓诸将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备，饮酒为乐，此可破也。”亟行，夜半至雄县。黎明，破其城而入。松与麾下九千人皆战死。

防敌退而实进

满宠料孙权

⁷⁶⁰ 寇抄：劫掠。

汧渭百金方

吴孙权扬声欲向合肥，魏满宠表召兖豫诸军皆集，权寻退，诏罢兵。宠以为今贼大举而还，非本意，此必欲伪退以罢吾兵，而倒还乘虚，掩不备也，表不罢兵。后十余日，权果再到合肥城上，不克而还。

徐温破虔州

吴遣刘信将兵攻虔州，谭全播拒守，其城险固，久之不下，乃还。徐温复以兵三千，授信子英彦，使朱景瑜与之俱，曰：“全播守卒皆农夫，妻子在外，重围既解，相贺而去，全播所守者空城尔，大兵再往，必然克之。”信引兵还击虔州，全播奔雩都，追执之。

防敌去而复来

吕好问请备金

宋金师北去，京师解严，御史中丞吕好问进言曰：“金人得志，益轻中国，秋冬必倾国复来，御敌之计，当速请求。”不听。

种师道请备金

金师北去，种师道请合关河卒，屯沧、卫、孟、滑，备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敌甫退，不宜劳师示弱。二帝果有北辕之祸。

防敌攻东击西

周亚夫备西北

汉周亚夫拒吴，吴奔壁东南陬⁷⁶¹，亚夫使备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郭淮备阳遂

⁷⁶¹ 陬[zhoul]：角落。

魏郭淮屯北原以拒亮。后数日，亮盛兵西行。淮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尔。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李光弼严警逻

唐史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乃选骁锐为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则汝潜趋其南，有隙则乘之。”李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警逻不少懈，贼不得入。

韩游环备东北

朱泚围奉天，盛兵鼓噪攻南城。韩游环曰：“此欲分吾力也。”乃引兵严备东北。

毕再遇

毕再遇进兵薄泗州，泗有东西城。再遇令陈戈旗舟楫于石屯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从陡山，径趋东城南角。先登，杀敌数百，金人大溃，守城者开门遁。

防贼求和挟诈

侯景伪和

台城被围既久，侯景众亦饥，抄掠无所获。东城有米，可支一年，援军断其路，景甚患之。王伟请伪求和，以缓其势，运米入石头，然后休士息马，缮修器械，伺其懈怠击之。景拜表求和，梁主许之，勅止援兵。景既运东府米入石头，复进攻城，昼夜不息城遂陷。

防隙地

泲澥百金方

兖州水窞⁷⁶²

唐昭宗幸凤翔，朱温率师迎于歧下。王师范欲乘虚据兖州，刘鄩先遣人诈为鬻油者入城，伺其虚实，及兵所从入，视罗城下一水窞，可引众而入，遂志之。鄩乃告师范，请步兵五百，自水窞而入，一夕而定。

下邳深堑

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邳，城中西隅有堑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止，昂兵以为声援，飞乃退。

防火变

火 备

贼人内应，多以举火为号。城中人防变，又必多积柴薪。一旦火起，居民仓皇狼突⁷⁶³，奸徒因得乘机窃发⁷⁶⁴。今预立救火夫四十名，各家贮一水缸，各坊备长火钩十把，旧絮破或絮袋十条，大小水桶五付，辘轳十付，浇桶十付，长梯五付，长枪五把，以防一时火变。则持钩者十人，将起火屋，并下风屋钩倒，以水湿絮袋扑之。汲司十人，汲水入桶。担水五人，登梯十人，运浇。持长枪五人，巡守要路，以防乘机抢掳者。城中居民，止许本坊赴救，他坊百姓，不许奔看混救。即系守城垛夫，巡官守领之家，亦不许下城救应。奸人见我镇静如此，无能为变矣。若本坊保甲救护不力，致有延烧，及不保本坊居民，乘机抢火者，查出以军法重治。

⁷⁶² 窞 [dou4]：孔穴、縫隙。

⁷⁶³ 狼突：象狼一样奔突。

⁷⁶⁴ 窃发[qie4 fa1]：暗中发动；不知不觉产生。

又

凡委积及楼棚、门扇、门棧，但火攻可及之处，悉皆毡覆泥涂，准备水具。

防火药

砖 库

李之藻奏略云：“守城最吃紧者，提炼精细之火药。旧皆贮于盔中厂一处，（指京师言）不惟地远难于取用，抑且聚积或有可虞，不如每门各造砖库一所，中设地窗，外筑墙垣，每库细药、粗药各万斤，方保无虞。”

药用坛盛，上加泥护。禁断灯火，预备水具。各派专役，严司典守。稍有不谨，定从军法。凡一应面生可疑之人，但至火库，即系奸细，登时拿送究治。

防草场

城堡中堆垛草场，必须拨人防护，万分谨慎。贼至之日，有面生可疑之人，但至草场，即系奸细，拿送究治。

防 狱

狱囚自分必死，每幸贼来，再图生计。所以怠缓失守者多致内为外应，防之不可不密也。轻系者宜放即放，重辟者宜除即除。仍宜严谕狱官，不得克减狱食，不得受贿纵死囚自便，不得私放亲识出入，昼则查点，夜则巡逻。仍时委心腹，伺察非常，亦预防之一端也。

流贼攻庐州

泝澦百金方

明汉贼屡攻庐州，志在必取。太守吴君，专以辑内应为主，自帅家丁，沿门搜索，果获奸民为贼应者，当时斩首掷城外。贼以谋泄，遂退。一日复来攻，吴君窃计民间奸细已尽，近见送狱食者，视平时有加，事属可疑，随案各犯，果得重辟某者，原系衙蠹，潜通外寇为内应，于是梟首示贼。听躁詈⁷⁶⁵解去，自此绝意庐州。

防 库

库者，聚财之所，有警之日，垂涎者多，宜统重兵弹压，默消奸谋。

防七乘

贼之攻城也，有七乘：乘我之倦，如日夜劳苦，神疲力竭之类；乘我之怡，如日久心安，官不戒训，民不恐惧之类；乘我之忽，如风雨雪夜，地远人稀，思想不到之类；乘我之无备，如兵刃不利，矢石不足，火炮缺乏之类；乘我之疎，如城有单薄，地有平陵，外有攻冲之资，内有不备不具之类；乘我之缓，如往日迟心怠意，一时招架不及，手忙脚乱之类。此七乘者，城之安危所系不可不慎也，

⁷⁶⁵ 躁詈[zao4 li4]：急躁责骂。

拒御第十一

拒土山
拒填濠
拒冲车
拒矢石
拒火
拒水
拒板城
拒钩竿

拒磴道
拒云梯
拒地道
拒炮
拒烟
拒蚁附攻城
拒撞木
拒马

拒御

惠麓酒民 编次
香坪居士 复位

攻常不足，守常有余，所以墨子能困公输。彼昏不识，一鼓下之，或从天降，或从地出，或从近冲，或从远击，审思四法，相师相克⁷⁶⁶。辑拒御⁷⁶⁷。

拒土山

明制其上

侯景于城东西起土山，驱迫士民，不限贵贱，乱加毆捶，疲羸者因杀⁷⁶⁸以填山，号哭动地，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万数。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亲负土，执畚鍤，于山上起芙蓉层楼⁷⁶⁹，高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铠，谓之“僧腾客”，分配二山，昼夜交战不息，贼不能进。

高欢倾山东之众西入，先攻玉壁，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韦孝宽更缚木按之，令当高于土山以御之。

阴制其下

侯景又起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羊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

⁷⁶⁶ 相师[xiang1 shi1]: 互相学习、仿效。相克[xiang1 ke4]: 互相克制、互相制约。

⁷⁶⁷ 拒御: 抵御。

⁷⁶⁸ 胜[shai4]: 衰弱、细小。

⁷⁶⁹ 层楼: 高楼。

泚澥百金方

史思明寇太原，为土山以攻城。李光弼为地道以迎之，近城辄陷。

拒磴道

松明干蒿

尹子奇围睢阳，以土囊积柴为磴道⁷⁷⁰，欲登城。张巡不与争利，每夜潜以松明干蒿投之中，积十余日，贼不之觉。因出军大战，使人顺风持火焚之，贼不能救。巡之所为，皆应机立办，贼服其智，不敢复攻。

拒填濠

铁珠子

前五代宋台军围寿阳，刘勗用草包包土，掷以塞堑，掷者如云，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后土续至，一二日，堑便欲满。赵法进献计，以铁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缘流隙得入草，于是火燃，二日间草尽，堑中土不过二三寸。

水 灯

金粘没渴攻太原，诸县皆破，独城中以张孝纯、王禀固守不下。其填濠之法，先用洞子⁷⁷¹，下置车转轮，上安居木，状如屋形，以生牛皮缚上，又以铁叶裹之，人在其内，推而行之，节次相续，凡五十余辆，人运土木柴薪于中，先用大板薪，次以荐覆，然后置土在上增覆如初。王禀先穿壁为窍，置火鞬⁷⁷²在内，俟其

⁷⁷⁰ 磴道[deng4 dao4]：登山的石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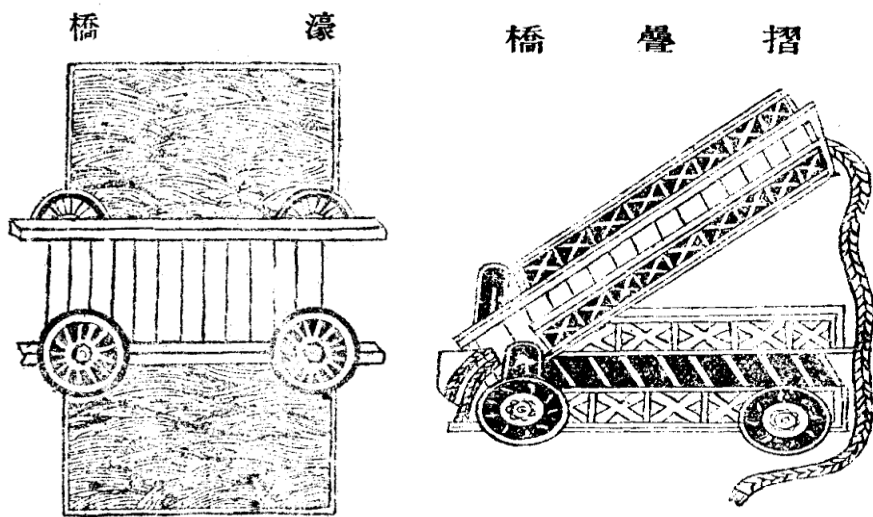
⁷⁷¹ 语出《宋史·李汉琼传》：“攻城者以牛革冒木上，士卒蒙之而进，谓之洞子。”

⁷⁷² 鞬[gou4]：风箱。

薪多，即便放灯于水中，其灯下水寻木，能燃湿薪，火既渐盛，令人鼓鞮，其焰亘天，终不能填。

濠 桥

长短以濠为准，下施两巨轮，首贯两小轮，推进入濠，轮陷则桥平可渡。若濠阔则用折迭桥，其制以两濠桥相接，中施转轴，用法亦如之。知此法，则知所以御之矣。



拒云梯附鹅车

火 箭

蜀诸葛亮围陈仓，起云梯以临城。郝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烧死。

三 穴

唐张巡守睢阳，贼为云梯，势如半虹，置精卒二百于其上，推之临城，欲令腾入。巡预于城潜凿三穴，候梯将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大钩，钩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大木，柱之使不得

泚澁百金方

进；一穴中出大木，木末置铁笼盛火焚之。其梯中折，梯上卒尽烧死。

地道燃火

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坚造云梯，高广各数丈，裹以兕⁷⁷³革，下施巨轮，上容壮士五百人。城中望之凶惧，上以问羣臣，浑瑊⁷⁷⁴、侯仲庄对曰：“臣观云梯势甚重，重则易陷，臣请迎其所来，凿地道，积薪蓄火以待之。”神武军使韩澄曰：“梯小伎，不足上劳圣虑，臣请御之。”乃度梯之所在，约距城东北隅三十步，多储膏油、松脂、薪苇于其上。泚推云梯，上施湿毡悬水囊，载壮士攻城，翼以輶辘，置人其下，拖薪负土，填堑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伤。贼并兵攻城东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伤者，不可胜数，贼已有登城者，上与浑瑊对泣，羣臣惟仰首祝天。上以空名告身⁷⁷⁵，自御史大夫实食五百户以下千余通授瑊，使募敢死士御之，仍赐御笔，使视其功之大小，书名给之。告身不足，则书其身。且曰今便与卿别，瑊俯伏流涕，上歔歔⁷⁷⁶不自胜，拊其背遣之。前一日，瑊揣云梯来路，先凿地道，下深丈余，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日，即令燃火。次日，复下柴薪夜烧之。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梯，以薄城下。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时城上士卒冻馁，又乏甲冑，瑊抚谕，激以忠义，皆鼓噪力战。瑊中流矢，进战不辍，初不言痛，会云梯辗地道，一轮偏陷，不能前却，火从地中出，风势亦回。城上人投苇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讙呼震地。须臾，云梯及梯上人皆为灰炉，臭闻数里，贼乃引退。

⁷⁷³ 兕[si4]：古书上所说的雌犀牛。

⁷⁷⁴ 浑瑊[jian1]（736年—800年1月1日），本名日进，铁勒族浑部皋兰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南）人。唐朝中期名将，朔方节度留后浑瑊之子。

⁷⁷⁵ 空名：虚名。告身：古代授官的文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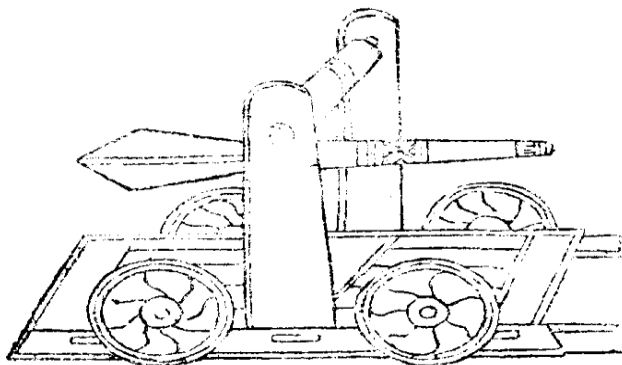
⁷⁷⁶ 歔歔[xu1 xi1]：哀叹抽泣声。

撞竿

吴玠守杀金卒，金人以云梯攻迭壁，杨政以撞竿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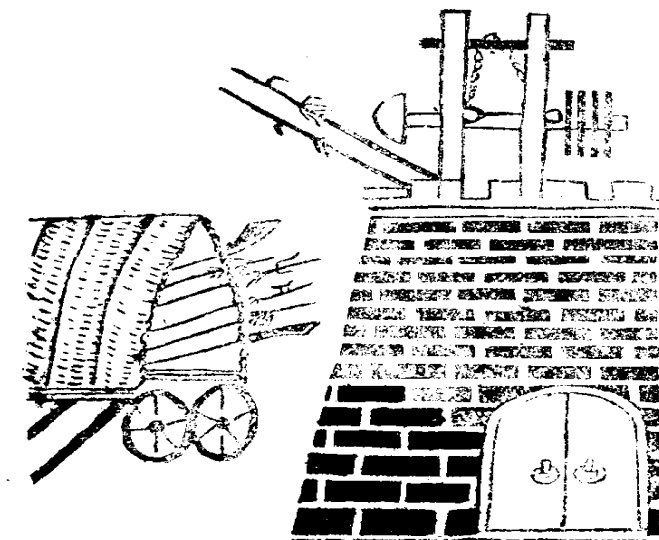
撞车

以铁叶裹撞竿首，逐便移徙伺飞梯，临城撞之，较降魔杵为活动。



降魔杵

攻车临城，设杵⁷⁷⁷撞住，又用挠钩钩之，然后投以火炬，击以铙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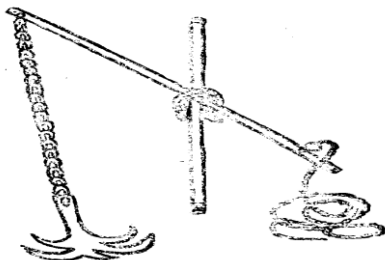


⁷⁷⁷ 杵[chu3]<名>: 1. 舂米或捶衣的木棒。2. 古代的一种棒形兵器。

泝澗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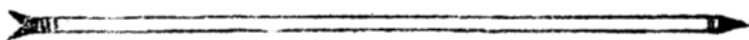
吊 搗

状类桔槔⁷⁷⁸，用大杉木二条，一横一竖系以大索，前用铁索贯石或铁锚儿，出城二三丈后用大绳丈余，数人扛拒攻车。



拒 篙

长竖木为之可御云梯：



叉 竿

长二丈，两歧用叉以叉飞梯及登城者：



跳 楼

金粘没喝攻太原，其鹅车如鹅形，下用车轮，冠以皮铁，使数十百人推行，欲上城楼。王稟于城中，亦设跳楼，亦如鹅形，使人在内迎敌。鹅车至，令人在下以搭钩及绳曳之，其车前倒，又不能前。

酒民曰：“此外复有行天桥、折垒桥、翻空踏云搭天吕公巢车等车。总之欲自上而攻我者，皆云梯类也。凡读书用兵，最

⁷⁷⁸ 桔槔[jie2 gao1]：俗称“吊杆”“称杆”，古代汉族农用工具。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商代在农业灌溉方面，开始采用桔槔。

忌头绪错乱，但识得把柄，自可一例制之矣。姑附图说数则于后，以备观览。”

云梯

大木为床，下施六轮，上立二梯，各长二丈余，中施转轴，车四面障以生牛皮，推进及城，则起飞梯于云梯上，以窥城中。

飞梯

长二三丈，首贯双轮，欲蚁附，则以轮着城推进。

竹飞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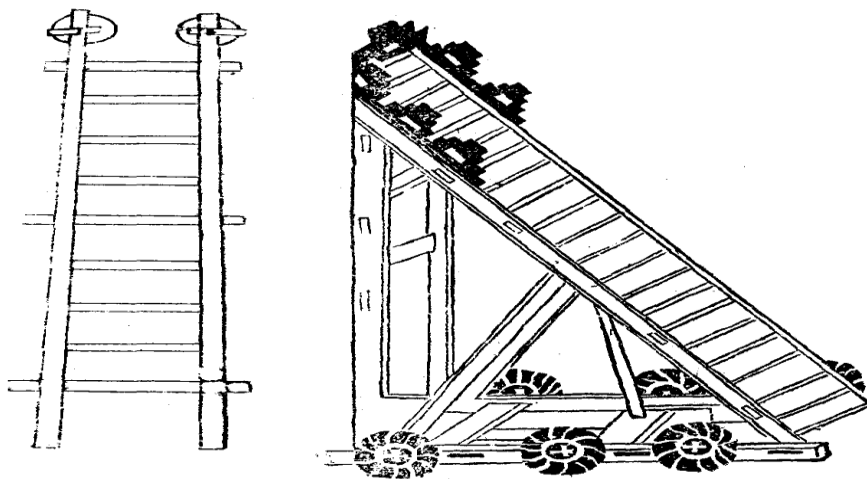
用独竿大竹，两旁施脚涩⁷⁷⁹以登。

蹶头飞

如飞梯制为两层，上层用独竿竹，中施转轴，以起梯竿，首贯双轮，取其附城易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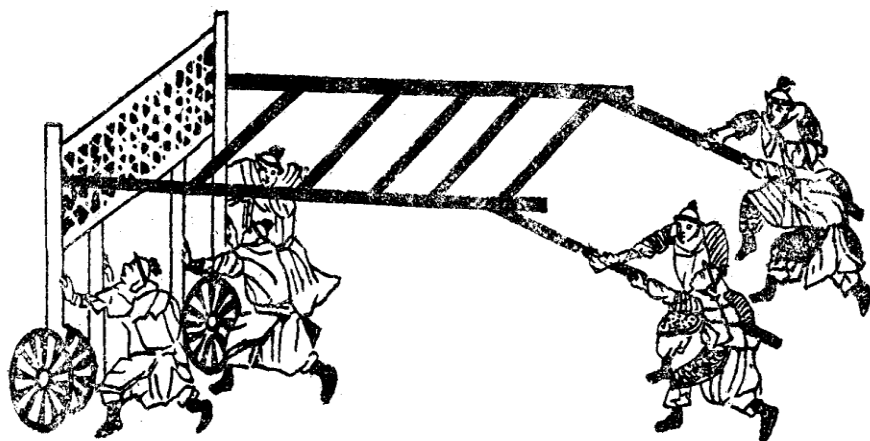
飞梯

橋天行



⁷⁷⁹ 脚涩：是马掌，马蹄铁。

此翻梯踏雲車未至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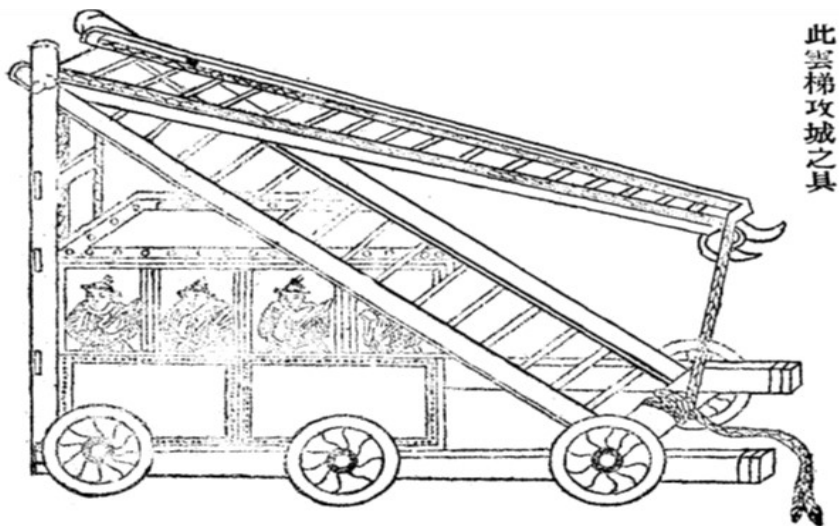


此翻梯踏雲車已至城者



此呂公車攻城之具





拒冲车

燕尾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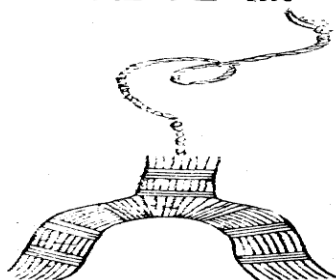
东苇草，下分两岐，如燕之尾，以脂油灌之，火发，自城上缒下，骑其木驴板屋烧之。

木 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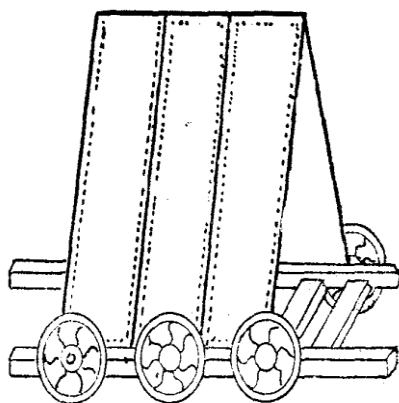
侯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头木驴，石不能破。羊侃使作燕尾炬，灌以膏腊，从掷焚之，俄尽。

形如輶辘车，惟增二轮上横大木为脊，长一丈五尺，上锐下方，高八尺，以生牛革裹之，内蔽十人，推逼城下以攻城作地道。

燕尾炬



尖头木驴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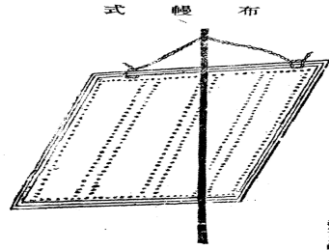
汧澱百金方

攻 车

韦孝宽守玉壁，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令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悬空中，车不能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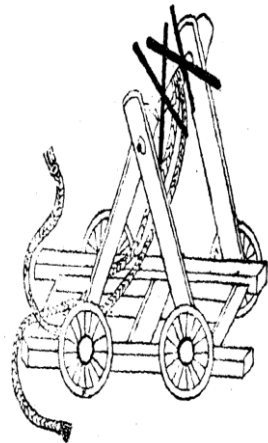
布 幔

以布复为幕，度矢石来处，以竿弱竿张挂，去城七八尺，居女墙之外，以拆石势。一说结粗绳为网，如布幔张挂，亦可护女墙、楼橹。



绞 车

合大木为床，前二义手，上为绞车，下施四轮，可挽二千斤。凡飞梯、木幔逼城，遥抛钩索，挽令近前，即以长竿大索，钩及面绞之入城。如绞木驴，待其逼城，且掷木石，使惊惧不敢出，则使二壮士坐皮屋中，缒至驴上，引绞车钩索，挂搭木驴，复曳上，挽取入城。



绞车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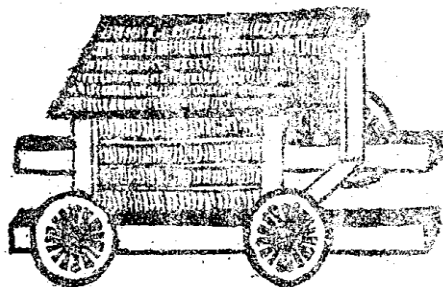
半截船攻城之具



此厚竹圈篷攻城之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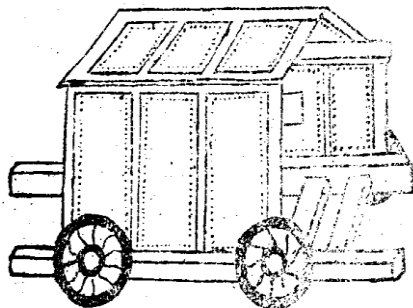
此木牛車攻城之具

以堅木厚板爲平屋，裹以生牛革，下施四輪，自內推進，以蔽人。



此車攻城之具

下處上蓋如斧刃，其中勿拖糝板，可容人着地推車。載以四輪，其蓋以獨繩爲脊，生牛皮蒙之，直抵城下。



鐵汁

唐楊慶復守成都。蠻寇取民簷重沓⁷⁸⁰，濕而屈之，以爲篷，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劘⁷⁸¹之，矢石不聽入，火不能燃。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死，乃退。

此外有洞屋、旱船、鉤、撞車等器，名色甚多，附數圖于上。總之欲從中而頽城者，皆沖車類也。惟欲自下攻城者，止有地道一法。

諸器攻城，極爲利害，一不能制，城立頽矣。敵台、突門之制，絕妙千古。

⁷⁸⁰ 重沓[chong1 ta4]: 重疊、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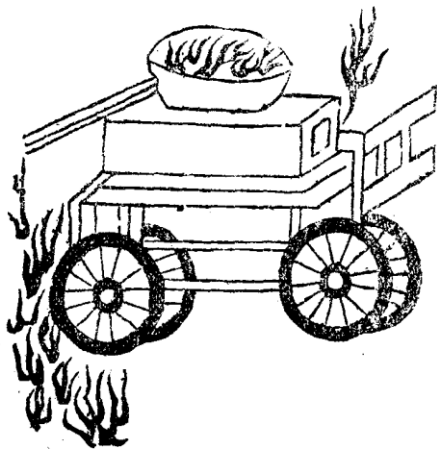
⁷⁸¹ 劘[zhu3]: 砍。

泚澼百金方

铁汁神车

攻城之具，莫如云梯。尚可以虎蹲炮、单稍炮击而碎之。至于洞屋、木驴，上用铁叶、生牛革幔成，遮蔽身体，上御矢石，下伏贼兵，推至城下，凿城穴地，滚木撞石，俱不能伤。法用坚木造车，下设四轮，以便推转，载以台炉，镕以铁汁，夹铁为筛汁之槽。槽用夹层，其中贮水，以防铁汁漫漏。槽上又加竹槽一层，竹槽内涂泥，晒至干极。铜铁常灸火上，令热易化。如贼用洞屋、木驴，随推神车，以铁汁注于城下，万道火星，四散迸击，虽厚木层革，遇之立穿，真无敌利器也。

式車神汁鐵



涂泥，晒至干极。铜铁常灸火上，令热易化。如贼用洞屋、木驴，随推神车，以铁汁注于城下，万道火星，四散迸击，虽厚木层革，遇之立穿，真无敌利器也。

拒地道

穿地横截

汉诸葛亮攻陈仓，为地穴，欲踊出于城里，郝昭于城内穿地横截之。

掘长堑

东魏高欢攻玉壁，于城南凿地道，韦孝宽掘长堑邀其地道，简战士屯堑，入者辄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者，更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

深坑

金人攻枣阳，孟宗政掘深坑防地道。

郝廷玉由地道入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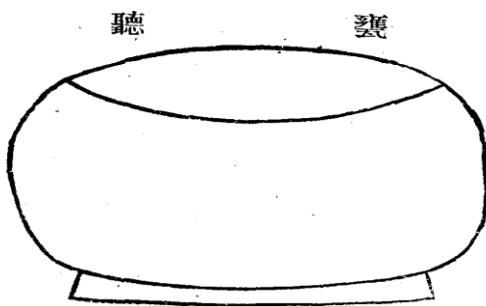
安太清据怀州，李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遂取怀州，擒安太清送京师。

刘仁恭穴地入城

唐卢龙兵攻易州，刘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

瓮听

用大瓮绕城多置坑，令人持入坑内，择耳聪人坐瓮中，听之极远，以防凿地道，急用火器，或毒烟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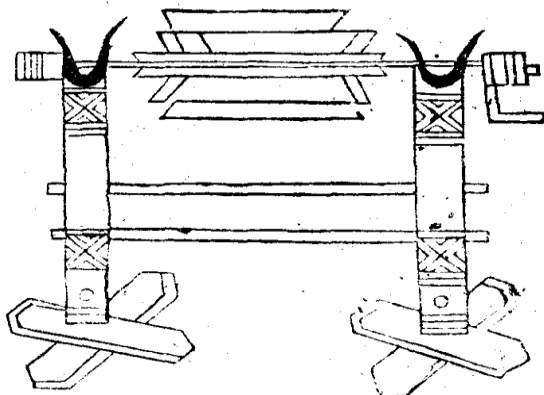


完颜昂实塹

宋岳飞以兵十万围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余，守将惧，遣人求救，金完颜昂曰：“为我语守将，我尝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余，可速实之。”守将如其教填之。飞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备，遂退。

风扇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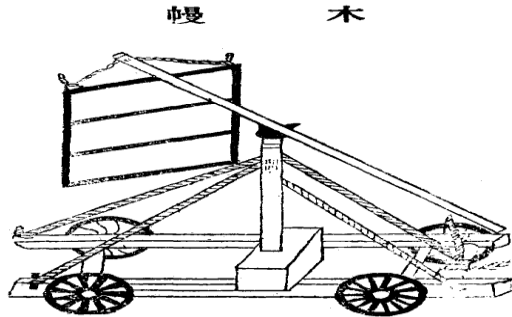
二柱二栲，高阔约地道能容，上施转轴，轴四面施方扇。凡地道中遇敌人，用扇扬石灰，簸火球烟以御之。



拒矢石

木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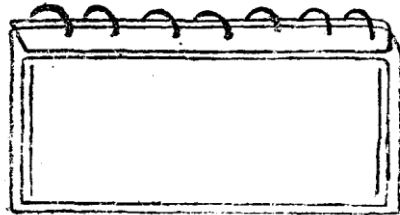
薄板为柜如屏，以生牛皮，施桔槔⁷⁸²，载以四轮，以绳挽之，凡有攻城蚁附者，则以幔御矢石。



皮帘

以牛皮为之，阔一丈，长八尺，横缀皮耳七个。凡城上木有阙，则张挂之，皮不绷紧，盖柔能制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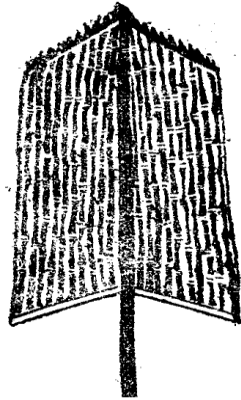
簾皮



竹立牌

取厚竹条，阔五分，长五尺，用生牛皮编成，上锐下方。一法，用全生牛皮穿以厚竹编之，尤坚，如无竹，以木为之，五尺，阔三尺，背施横樞⁷⁸³，连关拐子，三尺，谓之竹立牌。

牌立竹



条空，高长

拒炮

⁷⁸² 桔槔[jie2 gao1]，俗称“吊杆”“称杆”，是一种原始的汲水工具。商代在农业灌溉方面，开始采用桔槔。

⁷⁸³ 樞[bi1]：是拴在牛角上防止牛顶人的横木。

虚棚糠布袋

金人每攻城，先列克敌炮三座。凡举一炮，听鼓声齐发，炮石入城者，大于斗，楼橹中炮，无不坏者。王禀先设虚棚，下又置糠布袋，在楼橹上，虽为所坏，即时复成。

攒竹炮

蒙古兵并力进攻，金龙德宫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璧假山为之，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之状。蒙古兵用炮则不然，破大碓或碌碡⁷⁸⁴为二三，皆用之，攒竹炮⁷⁸⁵，有至十三梢⁷⁸⁶者，余炮称是。每城一角，置炮百余枚，更迭上下，昼夜不息，数日，石几与里城平。而城上楼橹，皆故宫及芳华、玉溪所拆大木为之，合抱之木，随击而碎，以马粪、麦秸布其上，网索、毡褥固护之，其悬风板之外，皆以牛皮为障。蒙古兵以火炮击之，随即延熨，不可扑救。⁷⁸⁷

襄阳炮

亦思马因，西域人，善造炮。从攻襄阳，未下。亦思马因相地势，置炮⁷⁸⁸于城东南隅，重一百五十斤，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吕文焕遂以城降。元人渡江，宋兵陈于南岸，拥舟师迎战，元人于北岸陈炮以击之，舟悉沉没。后每战用之，皆有功。

⁷⁸⁴ 大碓[da4 wei4]: 大石磨。碌碡[liu4 zhou]: 石制的圆柱形农具用来轧谷物,平场地。

⁷⁸⁵ 攒竹[cuan2 zhu2]: 削竹而胶合之。蒙古军使用的炮弹,是把大的石磨或是石滚子劈成两块。还有用十三根竹子捆扎起来发射的攒竹炮。

⁷⁸⁶ 梢[shao1]: 本义: 树枝或条状物的末端。

⁷⁸⁷ 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蒙古取汴 25。

⁷⁸⁸ 炮: 回回炮。

迸避百金方

或问如此神器，何以御之？曰：“若明以虚制实，以柔制刚，以峭⁷⁸⁹制压之法，（如尖头木驴式）庶几可矣。”

拒 火 详具设防部

城内凡高埠门楼，火攻可及之处，皆宜预备人夫，并救火器械，随时扑灭，免致惊扰居民，以致失事。

拒 烟

贼纵放毒烟，则列瓮缶之类，以醋浆水，各实五分，人覆其面于上，则毒烟不能犯鼻目。

拒 水

决 堤

我城若居卑下之地，敌人拥水灌城，速筑墙壁，壅诸门，及低陷之处。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募解舟楫者，载以弓弩锹镬，每舟三十人，自开暗穴，衔枚而出，决其堤堰。

晋 阳

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乃走晋阳。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骞乘⁷⁹⁰，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宣子肘康子，康子践宣子之足，以汾水可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乃阴与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

⁷⁸⁹ 峭[qiao4]：高也。

⁷⁹⁰ 骞乘[can1 chen2]：陪乘或陪乘的人。

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其众，遂杀智伯。⁷⁹¹

合 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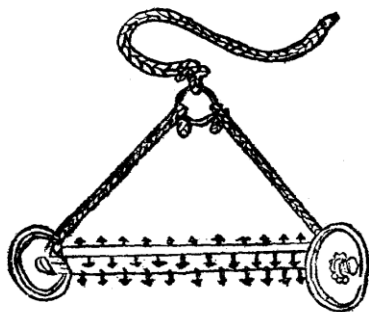
梁韦叡进讨合肥，案行⁷⁹²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淝水，堰成水通，而魏援兵大至，初战不利。诸将议通巢湖又请走保三义。叡怒曰：“将军死绥⁷⁹³，有前无却。”妄动者斩。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叡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叡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⁷⁹⁴，高与合淝城等。四面临之，城溃。⁷⁹⁵

酒民曰：“晋阳获全，襄子能决堤之效也；合淝竟溃，魏人不能决堤之验也。”

拒蚁附攻城

夜叉播⁷⁹⁶

一名“留客住”，用湿榆木长一丈许，径一尺，周回施逆鬃，出木五寸，两端安轮脚，轮径二尺，以铁索绞车，放下，复收，击攻城蚁附⁷⁹⁷者。



夜
叉
播

⁷⁹¹ 见：《资治通鉴·周纪·三家分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

⁷⁹² 案行：巡行。

⁷⁹³ 死绥：效死沙场。

⁷⁹⁴ 斗舰：古代一种装备较好的战船，自三国时期一直使用到唐代。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船下开擎棹孔。

⁷⁹⁵ 见：《南史·卷五八·韦叡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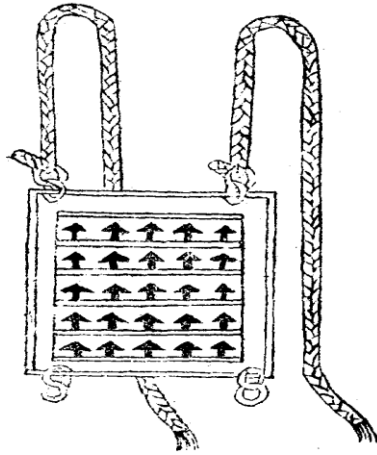
⁷⁹⁶ 夜叉播：是古代一种城防用的碾刺兵器。

⁷⁹⁷ 蚁附：像蚂蚁一样趋集缘附。

汧澠百金方

狼牙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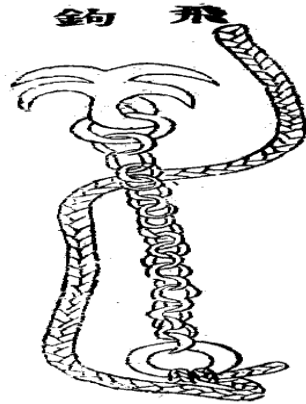
合榆木为箕，长五尺，阔四尺五寸，厚三寸，以狼牙铁钉二千二百个，皆长五寸，重六两，布钉于拍上，出木三寸，四面施一刃刀，刀入木寸半，前后各施二铁环，贯以麻绳，钩于城上，敌人蚁附，登城则使人掣起，下而拍之。



狼
牙
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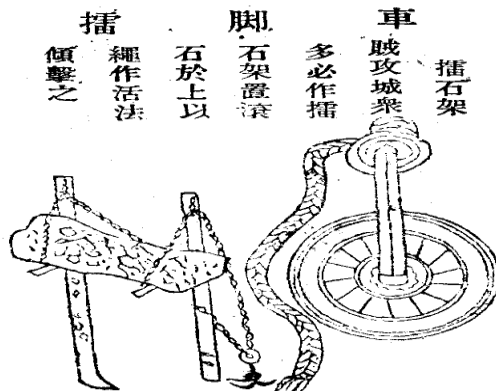
飞钩

一名“铁鸱脚”。钩锋长利四出，以铁素贯之，麻绳续之。敌人攻城，畏矢石，不得仰视，俟其聚处，则掷钩稠人中，急牵挽之，每钩取三两人。



车脚播

以绳系独轮以绞车放下复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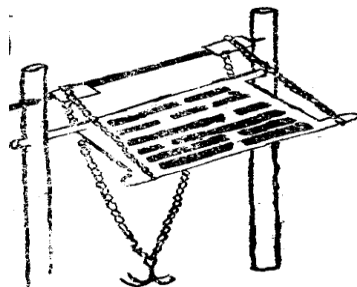


播石架

贼攻城众多，多必作播脚石架，置滚石于上，以绳作活法，倾击之。

播木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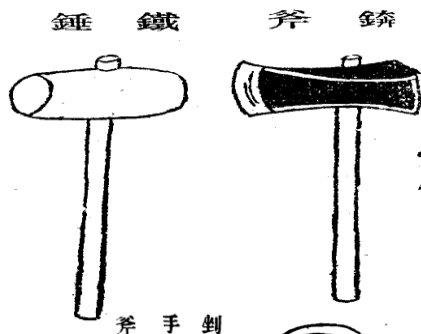
贼众作播木架，置滚木于上溜击之。



拒攀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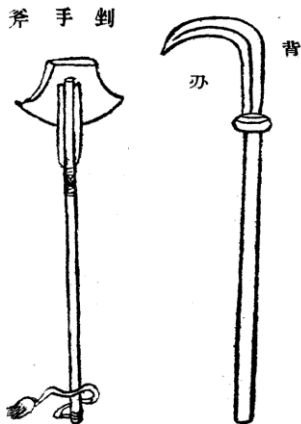
斨 斧

头重三斤，柄长二尺，每垛一件。贼至垛口，或暗约奸细上城，用斧尽力砍之，后锤亦同。



剗手斧

直柄横刀，刃长四寸，厚四寸五分，阔七寸，柄长三尺五寸，柄施四刃，长四寸，用于敌楼战棚，蹈空版下，钩刺攻城人，及所攀城人手。



拒撞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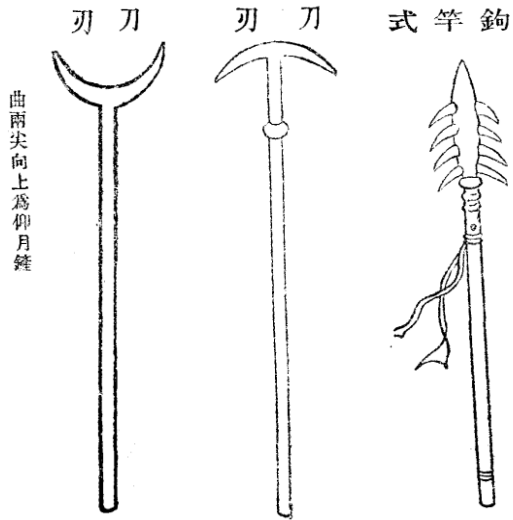
钩 镰

贼用车攻城，车与城齐，用绳拴系大坚木，五六人悬撞女墙，顷刻墙倒。此时须用三四钩镰钩挽，割断其绳，木自坠下。又名提钩。昔年倭攻桐乡，用此破之。但要纯钢锋利，一钩即断。

拒鈞竿

推刀

形如新月，長一尺餘，曲刃向外，須極鋒利，安長木柄。如賊用鈞竿上城，待扒至半城時，順竿從上向刀下，著實一推，賊手即斷（每五垛置一件）



鈞竿

如槍，兩旁如曲刀，竿首三尺，裹以鐵葉，施鐵刺如雞趾。

拒馬

余見營陣部

地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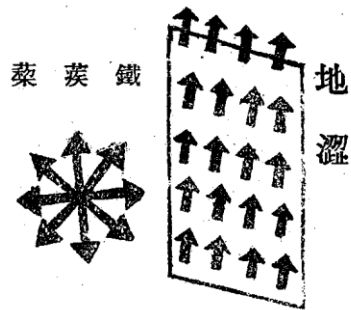
逆須釘布版上，厚三寸，長闊二三尺。

鐵蒺藜

置賊來要路，古所謂渠答也。

鹿角木

擇堅木如鹿角形者，斷以長數尺，埋入地深尺餘，以閔馬足，須偏布城外。



木角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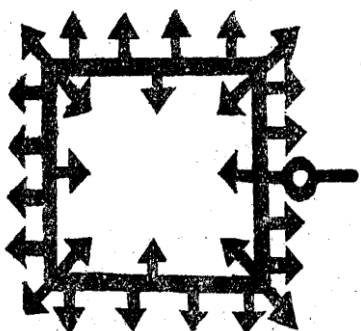
擗 蹄

四木门方，径七寸，
横施铁逆须钉拦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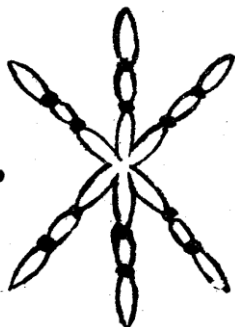
铁鹿角

用木三条交叉撑架，
两头木尖贯铁枪，
可收可放。

蹄 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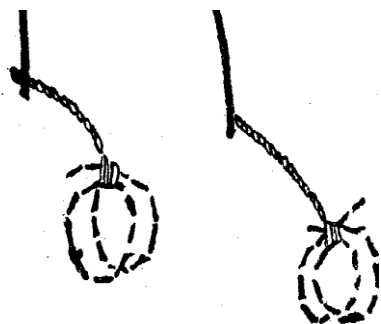


角 鹿 鐵



踢 圈

以竹为圈，插于马道，以索结系
竹圈，以钉钉草盖处，或浮土埋
之，马至套圈辄倒。又有用活结
绳圈，再加竹圈上，马至圈套，
纵出竹圈，而此活结绳圈，一动
辄紧，马足曳住。



马 拖

用竹削成筴⁷⁹⁸，大长数倍于筴，
其锥头锐，用以钻地，尾用热
汤煮过，槌碎，和麻皮成索，
索尾安和头⁷⁹⁹，扣转于竹片之
上，仍将枪杆曳索于竹片之首，
若马被套而走，则索尾之枪，
自戳马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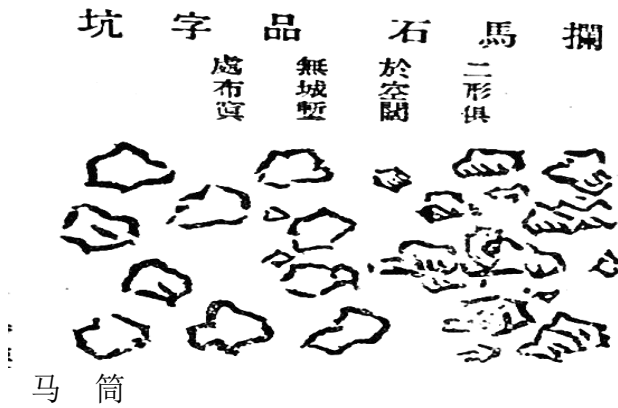


⁷⁹⁸ 筴[zhu4]: 同“箸”、筷子。

⁷⁹⁹ 和头: 前端部分。

阱避百金方

拦马石品字坑



或砖砌，或木桶，或无底瓦瓶，或通节毛竹，伏埋隐地内。筒底插铁锥，铁刺马足，且陷且刺，不能前进。阱深一尺，每隔尺许，设一筒。遇旷阔无城塹处，必当布置，以限贼骑长驱。

种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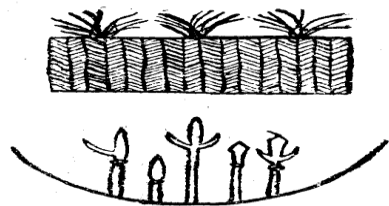
凡贼来遇严冬之时，相度坡塘城岸高低处，令军士灌水，乘寒结冰，使其滑溜，令贼不得趋，马不得骋。又可灌水冻沙为营塹，曹操尝用之。

断木

度林木贼所必由处，伐断其木，横亘塞路，又须留根一半相连，使抬移不便。结合野草，亦可以绊马足。

青阱

麻、麦、草芥生处掘阱，下插凶器，上阁竹竿，铺以芦席，移一样麻、麦、草芥铺之。



白阱

于泥沙白地⁸⁰⁰处掘阱，照前铺置，亦就彼处沙土覆之。

献 白

贼马入境，必乏水饮，宜于陂池溪涧中，设实锥刺，使马奔饮受伤。

献 青

马见青草，必奔食之，宜于草地中插枪刺。

酒民曰：“如刍诱饵诱，不如置毒之妙也。”

⁸⁰⁰ 白地：为无庄稼的田地。

營陣第十二

陣
車

營

营阵

惠麓酒民 编次
读庄居士 复位

孙子云：“我欲战，敌虽深沟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惟能如是，然后可以审利而动，不利而止。无纪律者则不然：遇贼即战，非敢战也，自守无具，不得不战也；一战即败，非偶败也，自胜无策，不得不败也；一败即走，非乐走也，自固无法，不得不走也；一走则土崩瓦解，兵将相离，而全军覆没者；何也？弊在阵法不明，营规不立，阵战法亡尔。若能明阵法，立营规，用车战则不动如山，而战与不战之权，可以操之自我矣。辑营阵⁸⁰¹。

阵

阵 论

营阵之法，自轩辕黄帝始，神农世衰，诸侯递相侵伐。黄帝习用干戈，肆征弗率⁸⁰²。乃观星象布阵，厥名握奇⁸⁰³。嗣后则太公有五行三才阵、周公有农兵阵、楚武王有荆尸阵、郑庄公有鱼丽阵、齐管子有内政阵、晋荀吴有崇卒阵、吴姬光有鸡阵、孙武子有乘之阵、韩淮阴有垓下阵、诸葛公有八阵图、李药师有六花阵。下此如太乙、常山、车轮、罟置、冲方、雁行、天覆、地载、风扬、云垂、龙飞、虎翼、鸟翔、蛇蟠、飞鸢、长虹，

⁸⁰¹ 营阵[ying2 zhen4]：军队的结营布阵。

⁸⁰² 译文：黄帝使用战争手段，广泛征讨敌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战争方式变得不够有效。

⁸⁰³ 译文：于是黄帝开始观察星象，并将其应用于布置战阵，这一策略乃被称为“握奇”，旨在利用天象来制定战术。

泝澁百金方

重霞、八卦。去古益远，愈诡愈支，失其旨矣⁸⁰⁴。是将以将弁⁸⁰⁵眩惑无所适从，非败于废法，即败于泥法，岂不故哉⁸⁰⁶。易曰：“天垂象，……圣人则之⁸⁰⁷。”仰观积卒⁸⁰⁸，见于天文，则阵法不始于人而始于天。虽神圣如黄帝诸人，无非因此推演，总不出其范围，何况下焉者乎！

按旧说云积卒星在房度⁸⁰⁹西南，其星十有二点，布为内外二重；外围以八，八营也；内握以四，中垒也；合内外而为九，九军也；各三星品连⁸¹⁰，以为前后左右四兽之局；向于前者为前拒，鸟阵也（一）；向于后者为后拒，蛇阵也（二）；向于左者为左角，龙阵也（三）；向于右者为右角，虎阵也（四）；又外体圆，天阵也（五）；内体方，地阵也（六）；外四隅各一，风云起四维也（七）；东西各二，天冲⁸¹¹居左右也（八）；内二纵相对，天衡居前后也（九）；二横相对，地轴贯中央也（十）；又外四位之相间，各离二星之广（十一）；内四星之相去，各离一星之广（十二）；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前参连如后参连（十三），左参连如右参连（十四）；以前为后，

⁸⁰⁴ 译文：追求过于古老的战术和策略，而忽视了时代的变化和新的挑战。同时，愈诡愈支表示越是追求巧诡和迷惑敌人，越是陷入困境，无法找到适合的行动方向。

⁸⁰⁵ 将弁[jiang1 bian4]：是武官的通称。

⁸⁰⁶ 译文：将弁眩惑无所适从，说明将领在追求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不知道如何行动。而败于废法或败于泥法则是指将领的失败不是因为放弃了原本的法则，而是因为执着于一种过时或不适合的战术。

⁸⁰⁷ 《易经》全文是：“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译文：圣人通过观察自然界中的变化。来领悟天命的启示，从而预测未来的趋势和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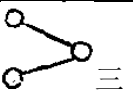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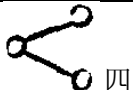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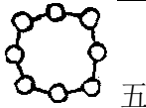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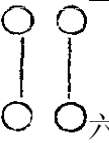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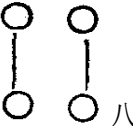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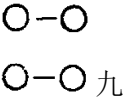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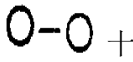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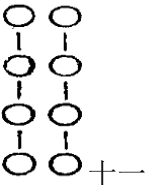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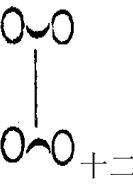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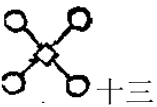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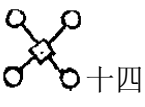
⁸⁰⁸ 积卒：是中国古代星官名，意为军队。积卒属于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位于现代星座的豺狼座。积卒含有两颗恒星，清代的星表《仪象考成》，积卒新增了两颗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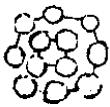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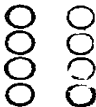
⁸⁰⁹ 房度：名叫“房”的星宿。

⁸¹⁰ 天冲：天文天冲星。

⁸¹¹ 天衡：星象名，云气形状如物之形也。

以后为前，四面如一，触处为首也；合有五营（十五）；散有八阵（十六）；数起于五而终于八也。由此观之，则昭昭之上，天之所以显示于人者，其阵至简而尽，至整而固，虽有圣智何以加此。

积卒星在房度西南，其星十有二点，布为内外二重，外围以八，八营也；内握以四，中垒也；合内外而为九，九军也；			
阵名	星象	阵名	星象
鸟阵：各三星品连，向前者为前拒	 一	蛇阵：各三星品连，向于后者为后拒	 二
龙阵：各三星品连，向于左者为左角	 三	虎阵：各三星品连，向于右者为右角	 四
天阵：外体圆	 五	地阵：各三星品连，内体方	 六
各三星品连，外四隅各一，风云起四维	 七	各三星品连，外四隅各一，东西各二，天冲居左右	 八
天衡居前后，二横相对	 九	地轴贯中央	 十
外四位之相间，各离二星之广	 十一	内四星之相去，各离一星之广	 十二
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前参连如后参连；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面如一，触处为首	 十三	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也：左参连如右参连；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面如一，触处为首	 十四

也		也	
合有五营：	 十五	散有八阵：	 十六

无奈后人不知实理，务求奇元⁸¹²，沿至于今，更于五弊。

一曰失奇正之宜：盖制阵之法，有动有静，体用乃立⁸¹³；有体有用，奇正乃生；正多而无奇，则重而无功；奇多而无正，则轻而不固。故氤氲⁸¹⁴变化之时，四方交互而出，游弈更迭而至，而中军四隅之阵，未尝敢动也；四隅兵动，则四方转而为正，四方之阵，未尝敢动也。近见诸将新阵法，举阵皆动，心窃疑之。盖变多则烦，动则乱，兵之至危，固莫甚有此也。试观孔明为一代国师，其名内阵，则曰地、曰轴、曰衡者，何也？盖敢静之义也；静则主守，其兵为正。其名外阵，则曰天、曰冲、曰风云者，何也？盖取动之义也。动则主战，其兵为奇。岂有举阵尽动之理耶？其将固可袭而虏矣，此一弊也。

二曰昧分合之势：盖军有前后左右，古制也。其法不方则圆，大要中军居中，前后左右四军，环遶拱卫，意固取于分为犄角，便乎救援也。今则不然，虽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之名，却无前后左右中五军之实。每一阅视，不论数百数千，皆相与团聚一隙之地，于古斗方立表之法，茫然不知。何一乎一遇交锋，便受贼围？一处稍却，全阵皆却哉？谓宜各分部曲，各分奇正；形势相离，声援相接；一阵有失，诸阵尚全；一营被围，诸营皆救；指臂一成，攻守皆利。当分不分，谓之么军，此二弊也。

⁸¹² 奇元：奇特的元素。

⁸¹³ 译文：建立阵势的重要原则，需要结合动态和静态元素，并且必须考虑到阵势的结构和实际应用的需求。

⁸¹⁴ 氤氲[yin1 yun1]：烟气、烟云弥漫的样子；气或光混合动荡的样子。

三曰谙疏密之法：盖布阵之方，阵间容阵，队间容队，人间容人，此定式也。尝观宋史，兀朮最号梟勇善战，然顺昌之役，大为刘锜所败者，止因朮军甚众，捱立无缝，一遇交锋，皆偪仄⁸¹⁵掣肘，不得运动；而锜军疏疏落落，欲前则前，欲后则后，欲左则左，欲右则右，长枪、大剑盘刺自如，是以胜尔。今人遇贼，不鸟惊兽散，辄绳聚蜂攒⁸¹⁶，情形如此，所以不待接战，便致奔逃，皆由布阵将官，疏密无法故也。可仿古式，每军前后左右，俾各占地二步，以示人间容人之意；至一阵一队，又各相容；庶几往来攻守，道路井然，可免壅塞之患矣，此三弊也。

四曰不识行阵合一之机：兵法云：“行则成行，止则成阵，非有二理也。”唐史思明极善野战，游兵及于石桥。李光弼治军严整，当桥而进，敌不敢犯。岂非部勒⁸¹⁷有方，隐于成行之中，寓成阵之法耶。近日以阵为阵，以行为行，军行就途，或先或后，或行或止，不认队伍，不分次序，将士相离，远者数里。若路逢暴寇，风飘雨骤，突来格斗，不识何以御之。古人吉行⁸¹⁸日五十里，师行日三十里，岂其故为迟钝哉？由其行必为战备，而大半精神，用之于整饬部伍，今特着为式。三军起行自中，军及四正、四隅、八阵，各有先后伦次，不许稍紊。即遇暴来之斗，其阵立脚便成，已先为不可胜而待敌之可胜矣。斯法简而易操，慎不可忽。倘冥行妄蹈，谓之乱军引胜，此四弊也。

五曰不谙旗鼓关系之重：夫一军之中，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则金鼓旌旗者，固一军之耳目也。

⁸¹⁵ 偪仄[bì zè]：1. 亦作“逼侧”。2. 迫近；相迫。3. 密集；拥挤。4. 狭窄。5. 匆迫；短暂。6. 窘迫。

⁸¹⁶ 蜂攒[fēng cuān]：如蜂之聚集。形容人多而乱。

⁸¹⁷ 部勒：部署；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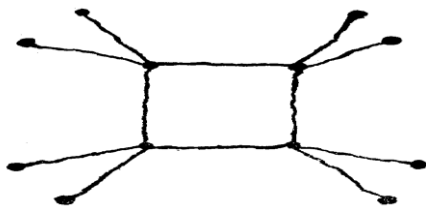
⁸¹⁸ 吉行：1. 谓行必获吉。2. 为吉事而行。

泚澥百金方

今则少有知其旨者矣。尝见操熟诸军，竟有不待金鼓而自我行阵者。此不过由于习惯一定阵势，却非从自己耳听金鼓，目视旌旗，心知方向而成者。倘遇两敌交锋，地方非旧日教场，敌人非旧日装样，此时随机应变，全由将官旗鼓指使：欲令进则进，退则退，西则西，东则东，方可望胜。若平日止靠成套，搬演故事，不曾教他专心致志，去看将官旌旗，去听将官金鼓，一到危急之时，纵是金之鼓之，耳如不闻，旌之旗之，目如不见，岂不殆哉？今特申明此义，专教旗鼓。凡我三军，眼不可乱视，惟将官旗帜是瞻；耳不可乱闻，惟将官金鼓是听。试想一军之中，斩人者刀，刺人者枪，殪人于百步外者弓弩，摧锋于数里外者铙炮，岂不利害。然古人只云祭旗，只云衅鼓，可见旗鼓乃三军耳目，关系固甚重也。昔吴起临阵，左右进剑，起却之曰：“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可不慎欤。今日操演愈熟，三军耳目愈昏，今日阵法如此，明日阵法如此，毫不知变，以悚动⁸¹⁹其耳目心思故尔，此五弊也。

夫苟一阵之中，奇正得宜，分合得势，疏密得法；行即成行，止即成阵；所麾从移，所指从死；金之则退，鼓之则进；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事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三军；以战则胜，以守则固；生灵幸甚，社稷幸甚。

积卒五营



⁸¹⁹ 悚动[song3 dong4]: 犹震动。

孔明

孔明八阵之变，历代之说虽不同，然其要机，全在二十四队游兵，如岁时之闰，补偏救弊，皆赖于此，故变化不可穷尽。假令至于八八六十四阵，阵亦易穷矣。

李靖六花阵

李靖六花阵等法，以方四直锐之形，为分合变化之节。在阵法特为花步耳，至于临敌，无所用之。临敌之时，相视地形，或丘陵、林壑、平陆、斥泽之不同，或高下、险易、广狭、死生、支挂之不一，而因以制夫步、骑多寡，疏密轻重，分合奇正之所宜而已。非真有方圆曲直锐之地形，真有方圆曲直锐之阵势也。

吴璘垒阵

宋吴璘垒阵法：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之。遇更代，则以鼓为节，骑两翼以蔽于前，阵成而骑退，为之垒阵。诸将始犹窃议曰：“吾军其歼乎？”璘曰：“此古束伍令⁸²⁰也，得车战余意，战士心定，则能持满，敌虽锐，不能当也。”及与金酋不祝、胡盖遇，二酋老于兵，胡盖善战，璘挑与战，用迭阵法更休迭出，轻裘驻马而挥，士殊死斗，金人大败，降者万余。

张威撒星阵

⁸²⁰ 束伍令：中国古代军队关于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官惩罚权限的法令。载于战国时期的《尉繚子》。伍是部队的最基层组织，束伍即约束部队之意。《束伍令》规定的连坐制度强化了军队内部同荣辱、共生死的关系，强化了军队的凝聚力，在中国古代军队内部长期实行。

泚澼百金方

宋张威自行伍充偏裨，其军行必若衔枚，寂不开声，每战必克，金人惮之。荆鄂多平野，利骑不利步。威曰：“彼铁骑一冲，则吾技穷矣。”乃以意创撒星阵，分合不常，闻鼓则聚，闻金则散，每骑兵至，则声金，一军辄分数十簇，金人随分兵，则又趋而聚之，倏忽间，分合数变，金人失措然后纵击之，以此辄胜。

王夔圆阵

宋利州司都统王夔，素残悍，号王夜叉。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至嘉定，夔帅所部兵迎谒，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闻都统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称所望。”夔对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见者，恐惊从人尔。”顷之，班声⁸²¹如雷，江水如沸，声止，圆阵即合，旗帜精明，器械奔然，沙上之人，弥望与若林立，无一人敢乱行者，舟中皆战棹⁸²²失色。

戚继光鸳鸯阵

戚继光每以鸳鸯阵取胜。其法，二牌平列，狼筈⁸²³各跟一牌，每牌用长枪二枝夹之，短兵居后。遇战，伍长、伍头执挨牌⁸²⁴前进，如已闻鼓声，而迟留不进，即以军法斩首，其余系随牌进交锋，筈以救牌，长枪救筈，短兵救长枪，牌手阵亡，伍下兵通斩。

辽人阵法

⁸²¹ 班声[ban1 sheng1]：班马之鸣声，亦泛指马嘶。

⁸²² 棹[zhao4]：长的船桨。

⁸²³ 狼筈[lang2 xian3]，古代兵器之一。又名长枪，亦称做狼牙筈，狼筈原是明朝矿工起义军发明，后为戚继光抵抗倭寇时所操练“鸳鸯阵”的武器配置之一。

⁸²⁴ 挨牌：是明代步兵装备的盾牌之一。

辽人兵制，每遇对敌，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⁸²⁵，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退者息马饮水⁸²⁶，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二三日，待其困退，然后乘之；此兵之所以强也。

孙武子常山蛇阵辨

新令常山蛇阵图一首，唐裴绪之所演也。孙子九地篇有云：“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裴绪演而为蛇阵，一军六千人，四千为步兵，布为前后左右中，二千为骑兵，布为扬奇备伏，形如蛇蟠曲⁸²⁷。何辨之？盖有前后左右中，自古之制也。其法不方则圆，中军居中，前后左右，环而远之，此奇正之所由出。裴绪以前后左右中布为直阵，已失其制矣。况孙子所谓率然者，谓士卒深入死地，其情不得不相救，在法而不在形。其形如蛇，一攻可贯，欲首尾相救，其可得乎？鱼复江中，孔明以石纵横，布为六十四垒，其形正方。桓温见而叹曰：“此常山蛇势也。”盖孔明八阵法，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阵，两头皆救。桓温知孔明之法，故云然也。裴绪附会之说，何足以为法耶？

孔明瞿塘方阵辨

黄帝握奇阵，圆也，圆者分表里。孔明八阵方也，方者定八向。圆阵以里为正，表为奇，故名内阵曰地、曰轴、曰衡，取静之义也；名外阵曰天、曰冲、曰风云，取动之义也。方阵以四隅为正，四方为奇；名四正为天、地、风、云者，干、坤、巽、

⁸²⁵ 噪：叫嚷；喧闹。

⁸²⁶ 粃[chao3]：干粮。

⁸²⁷ 蟠曲：曲折环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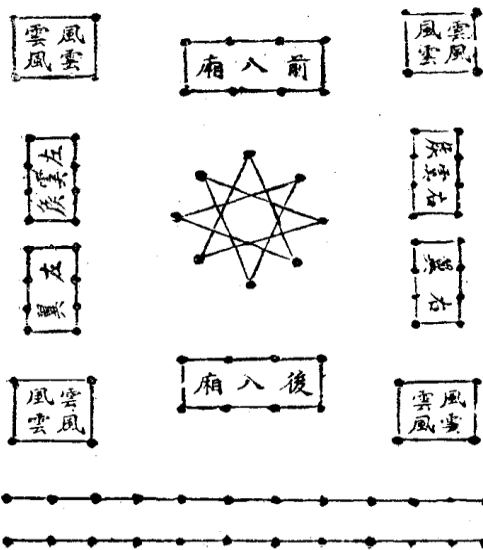
洪瀝百金方

艮之位也；名四奇为龙、虎、鸟、蛇者，震、兑、离、坎之位也。是则孔明之天、地、风、云，非轩辕之天、地、风、云；轩辕之衡、轴、冲，非孔明之龙、虎、鸟、蛇。亦犹伏羲、文王之易先天、后天，各随所取尔。欲论握奇，只求其法于内外，勿杂以龙、虎、鸟、蛇之称；欲论八阵，只求其法于八向，勿泥以衡、轴、冲之号；斯两得之。后人不知其说，各以己意，牵合握奇经文，强比而同，其谬甚矣。吁！孔明八阵之义，唐太宗以问李靖，则太宗未之了了可知。靖以旛名号为答，则李靖之粗略可见。况于方士俗儒，而可怪之耶？

孔明八翼阵辨

陣 翼 八

太乙统宗宝鉴八翼阵图一首，张燁之所演也。孔明阵无有八翼之名者。燁以步卒一十六阵，为前后二厢；以骑兵三十二阵，为左右翼候；正兵之后无奇，奇兵之后无正，何辨之？盖孔明六十四阵，皆古之车制，无非正兵，别以廿四阵为游兵，则孔明参用骑兵之法也。瞿塘石阵，



八八成列，游兵环遶于后，非特为殿后尔。接战之时，或以居先，或居左右，为翼，为侯，为冲，为突，为扬，为伏，无定名也。张燁推演阵图，动以六十四阵居中，二十四阵居外，实不知孔明游兵之用也。大率制兵，当知伍法：中军如身，前军右军如两手，左军后军如两足，皆为正兵；四奇迭出于前后左右之间者，则如爪、如牙、如嘴、如角、如羽、如翼、无正形，

无定伍。以此而识轻重之权，以此而求动静之理，然后可与追议孔明之兵法。

九军阵法驳议（出《补笔谈》）

熙宁中，使六宅使郭固，讨论“九军阵法”，著之为书，颁下诸帅府，副藏秘阁。固之法，九军共为一营阵，以驻队绕之。若依古法，二人占地二步，马四步，军中容军，队中容队，则十万之阵，占地方十里余。天下岂有方十里之地、无丘阜、沟涧、林木之碍者？兼九军兵以一驻队为篱落，则兵不复可分，如九人共一皮，分之则死，此正孙武所谓縻军⁸²⁸也。予再加详定，谓九军当使别自为阵，虽分列左右前后，而各占地利，以驻队外向自绕，纵越沟涧林薄，不妨各自成营，金鼓一作，则卷舒⁸²⁹合散，浑浑沦沦⁸³⁰而不可乱。九军合为一大阵，则中分四衢，如“井田”法。九军皆背背相承，面面相向，四头八尾，触处为首。”上以为然，亲举手曰：“譬如此五指，若共为一皮包之，则何以施用？”遂着为令。⁸³¹

四方平定阵驳议

今之营阵，名曰“四方平定”阵，大都以车外环，遇贼冲突，间队出矢炮，自车隙中射打，贼退，出马兵追杀，复来，仍收入车阵中，三冲三敌，即此了局。⁸³²闻之副将王鸣鹤曰：“此即

⁸²⁸ 《孙子兵法》：“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指受牵制而不能灵活机动的军队。

⁸²⁹ 舒卷[shu1 juan3]：1. 舒展和卷缩。2. 指人事的进退、出处。舒谓伸展其志，卷谓其志不伸而退藏。

⁸³⁰ 浑沦[hun4 lun2]：宇宙形成前万物形质混合不分明的状态。

⁸³¹ 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七四八《郭固传》

⁸³² “八面受敌”：贼四面攻之不入，必侵四角，以角尖而势单也。则我变圆阵以应之，所谓“触处为首是也”。“三迭进战”：贼欲破圆，必并力结阵从一方冲击。我则奇正兵变为三迭，更番迭出以应之，必胜后已。少数民族善于骑射，入侵内地，我军变换阵法，使敌陷入阵中，无法施展骑射的本领。

泝澌百金方

宋之平戎万全阵之遗炬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阵之无法，俟敌来攻，仅为应兵，绝无先发制人，及设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专好野战，不学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横行匈奴中。明朝惟宋制之仍，而京师又四方观望，故天下阵法，大致都相仿佛，每当大敌，多怯弱而不前，欲求敌忤，似宜通之。⁸³³

营

总论

凡兵所以逃阵者，以营寨不固。如行人⁸³⁴无家，战一不利，无所归命，不逃得乎？故宜先定营，或凭高山大川，或联战车、火车，或结木栅、坑塹以为营。选用轻骑若干，更番出哨，时伏时见，时近时远，以为爪牙。胜则率然盘踞之势也，即不胜而有营可归。较之亡命野窜者，遇贼杀，遇获亦杀，虽驱之走必不肯矣。则练营实为练胆之本也。

凡大小军营，拟于城郭宫室，必须牢固，不可得而犯乱也。其古法多依九宫、六甲、太乙、天门、地户之法，皆为疑惑，不便于事。今则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草，随其险易为之御。平地则方列，临水则圆围，山路则盘回，川流则屈曲。务于适时使用尔。⁸³⁵

法戒

宋狄青受命讨侬智高，野宿皆成营栅，四面陈兵壳弓、弩者数重，精锐列布左右，守卫甚具。方青之未至也，张忠、蒋偕先

⁸³³ 见：《御定渊鉴类函》卷二百十四至卷二百十五 阵五。

⁸³⁴ 行人：古释为出征的人。

⁸³⁵ 见：明 刘基着 《兵法概述》偃月营篇 裴绪营法。

往，一日见贼，则疾驰便战，又不知为营卫，败则皆望风走，尽合近日败局。特表出之，以为法戒⁸³⁶。

营地所宜

下营之法，择地为先。地之善者，左有草泽，右有流泉，背山险向平易，通达樵牧，谓之四备。

营地所忌

- 不居天灶：天灶者，大谷之口。兵法曰：“川谷之口，乏水无草，谓之天灶。”
- 不居龙头：龙头者，大山之端。
- 不居地柱：谓形如覆釜，若安营其上，八面招风，周市受敌。兵法曰：“山中之高，谓之天柱；泽之高，谓之地柱。”
- 不居地狱：谓形如仰盆，若安营其中，被贼四面乘高攻我，必败其中也。兵法曰：“高中之下，谓之天狱；下中之下，谓之地狱。”
- 不居障塞：谓四通八达，受敌益多。
- 不居无出路：谓四面地险，恐被围难解，及粮运阻绝。
- 不居山林、草木蒙密之地：春夏枝叶茂盛，恐有潜袭之虞，秋冬草木枯败，恐遭风火之患。
- 不居江河、沟涧、污下之地：恐有涨溢，或被决壅。兵法曰：“春夏宜居高，以防暴雨。”
- 不居无水及死水之地：恐士卒渴乏，昔张郃拒亮将马谡于街亭，谡依阻南山，不下据城，郃绝其汲道，大破之。
- 不居无草之地：恐马刍失牧。兵法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谓之飞锋。”
- 不居死地：旧云：“谓安营不临冢墓之地”，人马多夜惊，久居，士卒必生疾病。
- 不居恶名：如云“窞入牛口”⁸³⁷之类是也。

⁸³⁶ 法戒：法规戒律。

泝避百金方

- 不居废军故城：久无人居者。兵法曰：“故村虚落，荒城古砦，谓之虚耗。”

酒民曰：“凡过此地，城去无留；常令我远之，敌近之；我迎之，敌背之；则此利而彼害矣。”

营之垒

旧制筑城为营，其城身高五尺，阔八尺，女墙高四尺，阔二尺，愈高愈妙。

木栅附

若因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势险，多石少土，不任板筑，乃建木为栅，皆泥涂，以防火攻。

营之沟

凡营盘挑⁸³⁸濠两道，内一道宽一丈五，深亦一丈五，外一道宽一丈，深亦一丈。土散平坦，内高外低，勿碍火炮行路。其守城军士，日间无有烽信，即下城挑濠。先将旧濠修浚宽深，而后挑外濠。但使城濠多得几道，俱极宽深，岂不安稳。进则能奋勇杀贼，退亦不免于死。营盘不凿濠立堑，此弃物也。

濠外掘陷马坑一重，阔二十五步。

营之门

⁸³⁷ “豆入牛口，势不得久”是隋末唐初时流传于中原地带的一首童谣，收录于《全唐诗》卷 878-1，被称为《牛口谣》。在出征虎牢关，与李世民对垒前，窦建德行至牛口渚，果然惨败于唐军，不幸被李世民俘虏。

⁸³⁸ 挑：挖取。

汉匈奴大入边，以刘礼为将军，军霸上；以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⁸³⁹，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⁸⁴⁰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尔，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⁸⁴¹

营之道

《尉繚子·分塞令》：“中军、左、右、前、后军，皆有分地⁸⁴²，方之以行垣⁸⁴³，而无通其交往。将有分地，师有分地，伯有分地，皆营其沟域，而明其塞令⁸⁴⁴，使非百人⁸⁴⁵无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诛之，伯不诛与之同罪。军中纵横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与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将吏之符节，不得通行。采薪刍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属无

⁸³⁹ 彀[gou4]弓弩：使劲张开弓弩。

⁸⁴⁰ 介胄[jie4 zhou4]之士：即“甲冑之士”。武士；披甲戴盔的武士。

⁸⁴¹ 见：司马迁着《史记》周亚夫军细柳。

⁸⁴² 分地：分防之地。

⁸⁴³ 行垣[xing2 yuan2]：古代防御战具，用以布阵阻塞。

⁸⁴⁴ 塞令：为营寨区内的禁令。

⁸⁴⁵ 百人：是满百人的概数。

泝避百金方

节，士无伍者，横门诛之。逾分干⁸⁴⁶地者，诛之。故内无干令犯禁，则外无不获之奸。”

营之官

- 兵马每下营讫⁸⁴⁷，营主即须干当⁸⁴⁸、四司官、典兵官及左右，令分头巡队，问兵士到否。如有未至，即差本队催促。如有逃走，即牒所在捕捉。
- 军下营讫，司骑及佐，分行巡视马骡，有疾者医，有疮者剪剔傅药，有伤者申送，量事决罚。
- 下营讫，司胄及佐，即巡队简较兵甲、器仗等，如有破绽损污，即须修葺磨砺，如其弃失，申上所由，便为记案，准法科决。
- 在营，司仓及佐，监管兵士粮食，封贮点验，勿令靡费。

营之算

立营必先计人数，配地多少。宁使人浮于地，不可地浮于人。此《孙子》所谓“地生称，称生胜”之说也。

酒民曰：“今聚三人于室内，而不先量其卧处，饮食起居之地，则嚣然纷矣。故营不可以无算，算者豫道也。”

营之器余见拒御部

器用之设，非瞬息可成，制作之艰，非顷刻可办。乃若仓卒相逢，不期而遇，前不得以撓其锋，后不得以避其锐。当是之时，不费寸土尺木，而贼马自抵于损伤，不劳匹马只轮，而贼骑自至于颠覆，其法亦有六：一曰刺球，四方有锋，中间有薨，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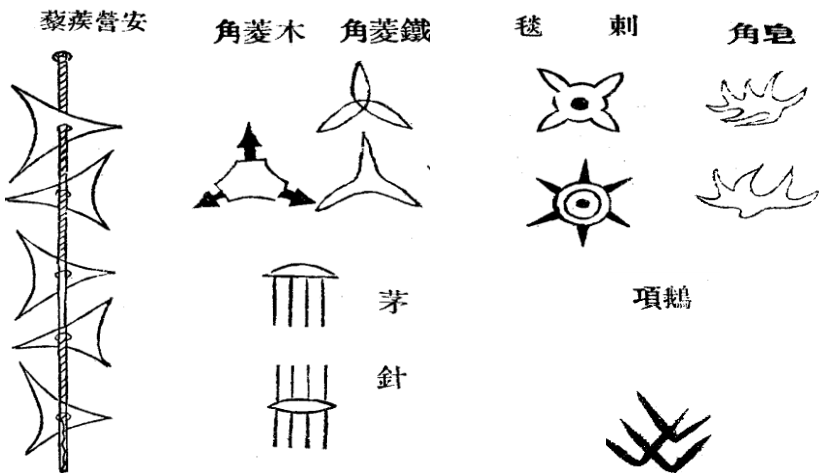
⁸⁴⁶ 干地：求取分地。干令：触犯命令。

⁸⁴⁷ 下营讫：表示军队解散并结束在营地中的训练或活动。这可能发生在军队进行一段时间的营训之后，或者是完成了特定任务后。“下”：指解散或结束。“营”：指军队在特定地点搭建的营地。“讫”：指完成或结束。

⁸⁴⁸ 干当：主管；经办。

铁为之。二曰蒺藜，砺之以锋，淬之以毒，以铁为之。三曰茅针：其形如针而稍大，以铁为之。四曰鹅项，其形两曲，而上下皆锐，以铁为之。五曰菱角，以铁为菱角。六曰皂角，以铁为皂角。以上六法，皆预先打造遇欲用，则令筌⁸⁴⁹插掷撒在地者也。

如用蒺藜等器，试于白日不效，试于黑夜必效。迎贼之来路不效，断贼之归路必效。硬地不效，无沙地不效，无草地不效，须置于沙草相间之地。蒺藜即染土色草色，贼见土见草，不见蒺藜，而后蒺藜得妙其用。径寸之锋，蹶千里之马足，未有奇于此者。



蒺藜绳连，利于收起。每一小尺一个，每一步五个，用绳串入蒺藜心中而出。每一小队，前面闲花五层，每队共计五根，附带枪牌之上以行。

鬼箭

铁蒺藜之小者，粪汁毒药制之，戳脚肉烂，故曰鬼箭。装竹筒

式筒



⁸⁴⁹ 筌[quan2]: 通“铨”。序次。

迸避百金方

内，筒用茅竹去皮盖，使不裂也。长一尺上用木盖，下用原节为底。用时手提撒之，下地均匀，且连而不结，以为阻马守险之用，行则悬之腰间。

狼牙版

用版钉狼牙钉于上，行则载于粮车之上，用则埋于砂砾之中，皆能陷贼骑于道狭险要者也。

拒马

设拒马以制冲突，敌势险而节短，五步之内，长兵技竭，后短兵不备，被冲即窘。拒马者，携垒以行，而兼车之用。

软壁

硬木作架，高七尺，阔六尺，取军中绵絮被，用水浸透，挂于架上，张之阵前，以堵铅弹。

刚柔牌

其架用木为长椽，中用一挡。牌身与木牌等，先用生牛皮二层钉之。皮里用好绵三斤，用布衲为一袋，贴牛皮之间。用分水薄绵纸，每二张，松松团为一球，挨行排之。又用蚕绵五斤，衲布袋一幅盖之。四边竹钉钉固。通用灰漆四周。里面布处，用油厚涂使不入水。重可十五斤，计费五两。只苦于价重，而官司不能辨尔。此外或用铁为锋，或用鹅毛人发，或用密纸，或用皮漆，或用竹木而尖其脊，其遮御铅子，俱未有胜此者也。最忌入水，坐卧结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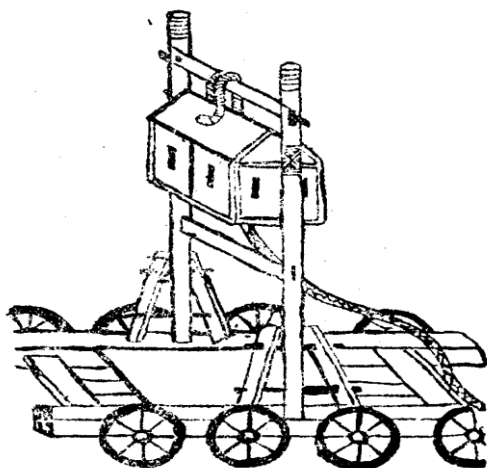
空胡鹿

凡军中至夜，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二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向，闻其中，每营置一二所。

望 楼 式 楼 望

凡军营中必为望楼，选明目能视三四十里者，以为望子。

大约，望楼用一柱者，楼防倾仄颠仆，夹柱者为佳，三柱者尤佳，其楼须可升可降方妙。



望远镜

望达镜，出自大西洋国，今中国谓之千里镜。用筒数节，安玻璃两端，置架上视远如近，视小为大。远望敌人营帐人马器械辎重，毫发不爽。或可预备战守，安放銃炮，必不可少者。

鏡 遠 望



泝澦百金方

营之防

夜则难防矣，其要在于远探候，明更筹，辨奸伪，略次于下：

兵 候

凡军营警备之外，每军必别设兵候一军，量抽战士三五十人，于当军四面三五里外，要害之要，夜设外铺，每铺给鼓自随。如夜中有贼犯大营，即鸣鼓大叫，以击贼后，乘得机便，必获克捷。

外 探

凡军营下定⁸⁵⁰，夜则别置外探。每营令夜不收，迭作番次，于营四面十里外游弈，以备非常。如有紧急，驰报军中。

拓 队

凡军营虑有突犯，即于营外常置拓队防护。量抽战士，充其队，去幕⁸⁵¹五十步均布。若贼来，拓队不敌，然后营中出兵相助，不得令贼辄犯大营。

夜 号

大将军每营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题云某营、某年、某月、某日号簿。每日戌时，各营掌夜号官，持簿于大将军幕前取号。大将军随意注两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领回。各营稗将开拆，即密示坐喝者上一字，巡紧者下一字，使各暗记，不可漏泄。

夜 巡

⁸⁵⁰ 下定：安定下来。

⁸⁵¹ 幕：即“营幕”。营账。

及夜巡时，经遇更舍，坐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两无言放过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属别营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细，随时拏缚，报本营主将，审查虚实，传大将军处分。如坐者不喝，巡紧人即喝下字，坐者仍不答即系睡熟，或往他处偷安，巡紧人记其铺分，报主将查究。巡紧人不到者，值更人报主将查究。

营之制

昔司马懿与孔明对于渭南。孔明病，卒军退。懿按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政⁸⁵²服其部分有方敌不得而犯耳。又按晋罗尚，遣人夜袭李特营，特知之戒严以待，及至其营，特坚卧不动，伺其众半入，发伏击之，大败。若立营无制，则数贼窃入一军皆惊矣。今次其说于下：

备夜战

按兵法有云：“凡夜战者，多为敌来袭我军垒，不得已而与战。其法在于立营，立营之法，与阵法同。故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盖大阵之中，必包小阵，大营之内，必包小营。前、后、左、右之军，各自有营。大将营居中央，诸营环之。隅落钩连，曲折相去，远不过百步，近不过五十步。道经通达，足以出入部队。壁垒相望，足以弓弩相救。……贼夜入营门，四顾屹然，皆有小营，各自坚守，未知所攻。……当按兵勿动。敌贼尽入然后击鼓，诸营皆应，众堡齐起燃火，内照诸营。兵士悉闭门登垒，下瞰敌人。劲弩强弓，四面俱发。若奸人潜入一营，斫营杀士，即诸营举火，出兵四面绕之，号令营中不得辄动，须臾之际，善恶自分。若或出走，皆有罗网矣。今之立营，通洞豁达，杂以居之，若有贼夜来斫营，万人一时惊扰，

⁸⁵² 政<副>：通“正”。只，就。

泝澼百金方

虽多致斥候，严为备守，晦黑之后，彼我不分，虽有众力，亦不能用。”⁸⁵³

营之禁

- 下营讫，军士欲进城贸易者，每队着火兵二名，给牌入城，余有擅离信地者，军法示众。
- 营垒既定，其自外屠沽⁸⁵⁴、贩卖人，一切禁断，营内自交易即不禁。

割驴耳

司马楚之别将督军粮，封沓亡降柔然，说柔然令击楚之，以绝军食。俄而军中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此必贼遣奸人入营规伺，割以为信耳。贼至不久，宜急为备。”乃伐柳为城，以水灌乏，城立而柔然至，冰坚滑不可攻乃敢走。⁸⁵⁵

鬻面者

印州⁸⁵⁶牙将阡能叛，高仁厚帅兵五百人，往伐讨之。未发前一日，有鬻面者，到营中，逻者疑执而讯之，果阡能之谍也。

行师留营

善行师者，行必结阵，见可而进，知难而止。每行一次，必立一营，贮收粮草，兼作退步。各路兵深入百数十里，必留营数所，拨兵防守。如前路迎敌，猝有不虞，就近凭营，庶几人心有所系属，不至如鸟兽散，徒资寇兵也。

车

⁸⁵³ 见：明 刘基《兵法心要》

⁸⁵⁴ 屠沽[tu2 gu1]：宰牲和卖酒。亦泛指职业微贱的人。

⁸⁵⁵ 见：《魏书·司马楚之传》

⁸⁵⁶ 印州[ang2 zhou1]：古地名。

总 论

李刚请造战车，曰：“虏以铁骑胜中国，其说有三，而非车不足以制之。步兵不足以当其驰突⁸⁵⁷，一也，用车则驰突可御。骑兵、马弗如之，二也，用车则骑兵在后，度便乃出。战卒多怯，见敌辄溃，虽有长技，不得而施，三也，用车则人有所依，可施其力，部伍有束，不得而逃。则车可制胜明矣。”

靖康间，献车制者甚众，独总制官张行中者可取。其造车之法：用两竿双轮，推竿则轮转；两竿之间，以横木箠之，设架以载巨弩；其上施皮箠以捍矢石，绘神兽之象，弩矢发于口中，而窈其目以望敌；其下施甲裙，以卫人足；其前施枪刃两重，重各四枚，上长而下短，长者，以御人也，短者，以御马也；其两旁以铁为钩索，止则联属以为营。……而将佐卫兵及輜重之属，皆处其中，方圆曲直，随地之便，行则鳞次以为阵。止则钩联以为营，不必开沟堑、筑营垒，最为简便而完固。”

先臣余子俊曰：“大同宣府地方，地多旷衍，车战为宜。器械干粮，不烦马驮⁸⁵⁸，运有用之城，策不饲之马。”因献图本，及兵部造试，所费不貲，而迟重难行，率归于废。故有“鹪鹩⁸⁵⁹车”之号，谓“行不得”也。夫古人战皆用车，何便于昔而不便于今？殆考之未精，制之未善，而当事者遂以一试弃之尔。且如秦筑长城，万世为利；而今之筑堡筑垣者，皆云沙浮易圯。赵充国屯田，亦万世为利；而今之开屯者，亦多筑舍无成。是皆无实心任事之人，合群策以求万全故也！法曷故哉？呜呼！苟

⁸⁵⁷ 驰突[chi2 tu1]：快跑猛冲。

⁸⁵⁸ 马驮[ma3 tuo2]：马驮子。放在马背上驮运的东西。

⁸⁵⁹ 鹪鹩[zhe4 gu1]：一种鸟名。

泝澦百金方

无实心任事之人，即尽圣祖神宗之法制，皆题之曰“鸛鵠”可矣！⁸⁶⁰

又 论

金人战法，死兵在前，锐兵在后。死兵披重甲，骑双马冲前，前虽死后仍复前，莫敢退，退即锐兵后从杀之，待其冲动我阵，而后锐兵始乘其胜。与西北虏精卒居前老弱居后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决骤能抵敌也。惟火器战车一法可以御之。……造双轮战车，约三四千辆为率，每车议载大炮二位，翼以步军十人，各持火枪，轮打夹运，行则冲阵，止以立营，方为稳便。

861

车营制敌

今人一讲车战，则氓以为迂，似以迟顿之车，而欲与马足较，断无胜理。殊不知车者，原取其整齐部伍，镇静人心，进无速命，退无递走，并非与马较迟疾也。古称北边良将，莫过李牧。夫李牧之用兵，虏人⁸⁶²则收保，而无亡失。守边之策，当于要路之冲，下一车营，一切骑步，皆收入营内。如贼骑来逼，则将车上火器，次第制之。贼遁，则放开马门，发骑兵以追之。若系诱我，或众寡不敌，则仍收入营中。贼再至，则车上攻打，复如初。贼自东来，则东路要冲⁸⁶³，如此应之。贼自西来，则西路要冲，如此应之。兵法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

车材以坚为贵

⁸⁶⁰ 此节见：明 冯梦龙《智囊》兵智部·战车。

⁸⁶¹ 见：《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五百九十。

⁸⁶² 虏人：指北方外族，蛮族。

⁸⁶³ 要冲：处在交通要道的形胜之地。

车战之法，必不可无。而造车之材，未得其妙，以北方产无良木，彼督造之人，贪婪减克，又以朽腐为之，操练日久，栲风沐雨，比至乘车而战，非衡轴折，则轮毂裂，为误甚大。平日费财造车，临时无一车之用，甚可惜也。惟粤东所产紫荆木，质实而性坚，暴露风雨，十年不朽，其价值亦与檀、榆相等。请派定一车之式，锯为条方，探运前来。不过度岭一日，略费夫役。此外便可乘舟渡江及河，径至通州。造为战车，则坚固温厚，保无决裂。以四年一采，五年一修，所节省公费，亦甚不少。真愈于一年一造，而无实用者也。

车 士

古者车战之法，每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战，左右挟辕，相为更番。后有二十五人为一队，去车二十五步，所谓炊家、子守、衣装、厮养、礁汲者。

车制以轻为贵

双轮大车，每辆二十余人挽之，其行甚迟，少遇沟涧险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适于用。惟只轮小车，每车二人推之，二人挽之，两车相连，可蔽四十人，战则随地形环布为阵，军马居中。敌骑围绕，则火器弓弩，四面各发，势如火城，敌不敢逼，所向无前，敌不敢遮。其火器安于车上点放，安稳不摇，审定其苗头高下，所中非人即马，较之手中点放战摇，百不一中者，大不侔矣。马步兼用，长短并使，战守皆宜。止则环列为营，旁施鹿角，连以铁绳，再制随车小账，以免军士露宿。虽不能追奔逐北，星驰电掣，然列墙以遇敌人，阨险以断敌归，据水头以困敝马，诚可化弱为强，以寡敌众。或遇屯田，亦可用以防卫。而车制轻便，前有险阻陷沙，可以扛抬而过，视之挑濠掘堑，自保不暇者，万万不侔矣。且每辆所费无多，每车千辆，仅当马军人千名一月之费也。

泝澦百金方

小 车

今世有独轮车，民间用以搬运，一人前挽，一人后推，其制轻便。因其制可为战车甚便，可以拒，可以营，可以载，其费廉，其利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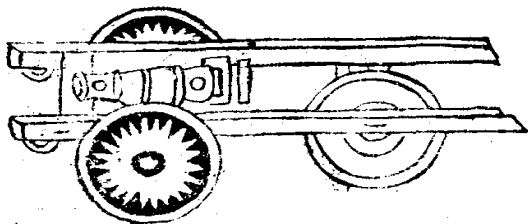
酒民曰：“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三者兵之至要也。今日行军、衣甲、器械，既各自赍，若复责以裹粟米，挟辎重，力必不胜。若轻身而行，又犯三者之忌，欲不败得乎？南方地即阻险，倘用此车，每伍车一乘，每乘夫二名，如古厮徒、炊子之用，公用辎粮，悉在其上。卒然遇敌，立地成营，一便。兵有所依，不思逃窜，二便。施放火器，心定持坚，三便。利则进攻，不利退守，操纵由我，四便。辎重粮食，委积尽在军中，即被困围，足以自全，五便也。”

火 车

用车为阵，以御敌冲，诚为有足之城，不秣之马矣。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废，车何能御？如火箭车、大将车之类，不可不预办也。

式 車 銃 神 公 葉

推類此餘式一此存



历代车效考

卫青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

李陵至浚稽山，卒与虏遇，众寡不敌，乃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为阵，千弩俱发，虏乃引去。

此车之用于西都者也

光武造楼橹车，置塞上，以拒匈奴。

汉灵帝时，苍梧、桂阳贼攻郡县，零陵太守杨璇，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于车上，系布索于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及战。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后车弓弩乱发，巨鼓鸣震，郡盗破散。

此车之用于东都者也

魏鄢陵侯彰征代郡，以田豫为相，军次易北，虏伏骑击之，军人扰乱，莫知所为。豫因地形，回车结圆，弓弩持满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进，散去，追击大破之。

马隆西渡温水，虏树机能等众万计，乘险遏隆，或设伏以截隆后。隆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凉州逐平。

此车之用于魏晋者也

刘裕伐南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⁸⁶⁴徐进，与燕兵战于临朐南，裕因纵兵奋击，大败之。

突厥达头可汗犯塞，诸军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以戎车步骑相参，罾⁸⁶⁵鹿角为方阵，兵在内。杨素曰：“此外自固之道也。”

此车之用于南北朝者也

⁸⁶⁴ 方轨：车辆并行。

⁸⁶⁵ 罾[yu2]：古同“舆”。泛指车。

洴澼百金方

李靖与太宗谕兵法曰：“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⁸⁶⁶。”

突厥阿史德温传反，裴行俭诈为粮车三百乘，伏壮士五辈⁸⁶⁷，虏果掠车，车中士突出，杀获几尽。

马燧为战车，冒以狻猊⁸⁶⁸象，行则以载，止则为阵。讨田悦，燧乃推大车，焚悦将杨朝光栅，破之。

此车之用于唐者也

宋真宗咸平中，吴淑上疏请复古车战之法，谓：“夫人平居，犹复谨藩篱，固关键，以备不虞，何况当强敌之战阵，御突骑之轻剽⁸⁶⁹，而无所蔽护哉？夫人之被甲铠，所以蔽护其身也，而战之用车，亦一阵之铠甲也。夫鳞介之虫，肌肉在内，鳞介在外，所以自蔽，岂可使肌肉居外而鳞介反在内乎？夫用车以战，亦一阵之鳞介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阵，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用奇掩袭，见可而进。故出则藉此为所归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据，不惧敌骑之陵突也。”⁸⁷⁰

魏胜自创“如意”战车数百辆，车上置兽面木牌，垂毡幕软帘，以御箭镞，每车用二人推毂，可蔽五十人。行则载辘重器甲，止则为营，挂搭如城垒，前列大枪数十，人马不能近。列阵，则“如意”在外，以旗蔽障。弓车当阵门，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矢能射数十人，发三矢，可数百步。炮车在阵中，施

⁸⁶⁶ 信可重也：是可以信赖的。

⁸⁶⁷ 辈：车阵。若军发车，百辆为辈。

⁸⁶⁸ 狻猊 [suan1 ni2]：狮子。

⁸⁶⁹ 轻剽 [qing1 piaol]：轻捷强悍的人。

⁸⁷⁰ 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四年十一月，吴淑上疏。

火石，炮亦二百步。交阵，则出骑兵两向掩击。得捷，则拔阵追袭；少却，则入阵间稍憩，士卒不疲。虑有拒遏，预为解脱计，便习⁸⁷¹不使人见。以其制上于朝，诏诸军遵其式造焉。⁸⁷²

此车之用于宋者也

车之时宜

阴湿则停，阳燥则起。

车之地宜

平易则利，险阻则害。

用车说

或曰：“平原旷野，利于用车。若连山峻岭，浮河积石，车不可用。”答曰：“大车不可用，轻车独不可用乎？双轮者不可用，单轮者独不可用乎？昔马隆偏箱，未闻其以地险路狭之故，遂废此长技也。”

或曰：“敌以万人之众，穿地以为长沟，沟之上，积以起土，则吾之轮有所扼，马有所制，可奈何？”答曰：“彼之力，能掘地为沟。我之力，独不能平沟为地乎？且用车之力，即当思济车之穷，奈何为束手恃器之说也？而又不闻《六韬·虎韬·军用》之说耶？‘渡沟堑，飞桥一间，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着转关辘轳（欲易动也）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张以环利通索欲坚固也）渡大水，飞江广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以环利通索张之。’虽长河大江，可以立济，咫尺之沟，何足为疑？”

⁸⁷¹ 便习：熟悉；熟习。

⁸⁷² 参考：《宋史·卷三百六十八·列传第一百二十七》魏胜。

泝澦百金方

或曰：“责军以运车，是未见敌，而先竭其力于推挽矣。又或军士不谙推挽，恐有破辕拆轴之患。奈何？”答曰：“约计一军，当身器甲粮糗⁸⁷³，不下四五十觔，负四五十觔而趋，不一舍⁸⁷⁴疲矣，再舍三舍疲极矣，卒然遇敌，岂能战乎？有车以代之载，正息其力也，岂竭其力哉？且古人行军，自战士之外，必另设厮徒、养负之卒若干人，应于每队约给火夫二名，行则专主车务，止则专司樵汲，此兵法所谓以治胜者也。”

牌 制

夫平原广野，结营御冲，卫蔽矢石，此车之所宜也。若乃仰扳⁸⁷⁵越险，卑下泥溜，短兵相接，矢石交击，非牌何以蔽翼。此亦阵中之要具，不可少也。水陆舟车，皆可为用，即古橧盾之属，以其能冲蔽也。明初之制，以木加革，重而不利步。近福建以藤为之，虽轻便，而不能避矢石。或以生牛革二层，缝成内实，以木棉桑皮纸，轻便坚利，能御矢石火弹，可以代甲冑之用。然牌但主于卫，须以长短器械，为之应援，其法具后。

用 牌

用牌之法，须择胆力轻捷健壮者，授之以法，置于行伍之先，为众人之藩卫；次用枪手四人，傍牌后遮身；次用斧手二人，再次用铳手四人，长短相间，迭为应援；此用牌之大法也。牌兵有失，通队俱斩。

居士曰：“用车利于北，而不利南。利于陆，而不利水。若用牌，则南北皆宜，水陆俱便。而再能以戚少保鸳鸯阵之法，为损益之便，所当无敌矣。是在为将者临时制宜，不必拘以用车、用牌之说可也。”

⁸⁷³ 粮糗[liang2 qiu3]：粮食。

⁸⁷⁴ 舍：古称军队住宿一夜。

⁸⁷⁵ 仰扳[yang3 ban1]：高攀。

水戰第十三

大江要道

舟制

水戰之器

兵夫列船式

舟戰

水戰之師

水戰附火

水 战

惠麓酒民 编次
六漱居士 复位

东南之地，守江重于守城，水战急于陆战，谓天堑不足恃欤？则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困于瓜州，苻坚困于淝水矣。谓徒险果足恃欤？则杜预尝袭乐乡，胡奋尝入夏口，贺若弼尝涉广陵，曹彬尝渡采石矣。信乎扼险者胜，恃险者亡也⁸⁷⁶。故当以防江为战守之要策。

大江要道

窃见大江之南，上自荆、岳，下至常、润，不过十郡。十郡之间，其要不过十渡。上流最紧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之最紧者二：建康之浦口，镇江之瓜州是也。若江上无虞，则城内居民，皆可安堵如故。倘轻弃天险，听其投鞭，坐守孤城，譬如鼠入穴中，立受偃仄。而东南数郡，皆有燎原、漂木之变矣。

尝“以《历代史》考之，舟师可以进战之处：东南之师，趋三齐者，自淮入泗而止，刘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趋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温伐燕，至枋头是也，舍舟登陆，尚得半利；趋关中者，自河而入，径至长安，王镇恶以蒙冲小舰，至渭桥是也，水陆并进，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师进者也。若夫舟师可以守之处，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峡者不得下，此王浚伐吴、杨素伐陈之路也。据武昌之要，使自汉水者不得进，此何尚之所谓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险，使自合肥者不得渡，盖韩擒

⁸⁷⁶ “扼险者胜，恃险者亡”：主张“扼险[e4 xian3]”，即把握住险要地形，而反对“恃险[shi4 xian3]”，即片面依靠有利地形。防御不能专恃城池，而要积极扼守城外险要地形，并抓住攻城之敌暴露出的种种弱点，以各种手段主动攻击。

虎尝因以灭陈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盖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扼其要害，使不得进。此皆以舟师守者也。”

877

舟 战

大胜小

戚继光云：“福船广大如城，非人力可驱，全仗风势。倭船自来矮小，如我之小舱船。故幅船乘风下压，如车碾蟑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是以每每取胜。”⁸⁷⁸

金兀朮入寇，韩世忠与相持于黄天荡。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兀朮大败。

宋虞允文及金主亮战于江中，部分甫毕，敌已大呼，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之间，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军。士殊死战，官军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大败。⁸⁷⁹

明陈友谅围南昌，太祖亲督舟师三十万往援之。友谅解围，东出鄱阳湖逆战。友谅悉以巨舟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我军舟小，怯于仰攻，往往退缩。太祖不怵⁸⁸⁰，亲执旗四麾。右师小郤，太祖命斩队长而下十余人，犹不能止。郭兴趋进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敌，非人不用命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上然之。即令常遇春诸将，分调网船，载苇荻，置火药其中。至晡时东北风起，乘风纵火，焚其战舰数百艘，烟焰涨天，十

⁸⁷⁷ 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七四九卷 战阵之法。

⁸⁷⁸ 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九十七卷 水利。

⁸⁷⁹ 见：《宋史纪事本末》 卷七十四 金亮南侵。

⁸⁸⁰ 怵[yi4]：悦也。

里之间，湖水尽赤。友谅弟伪王陈友仁、陈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

坚胜脆

广船视福船尤大，其坚致⁸⁸¹亦远过之。盖广船乃铁力木所造，福船不过松杉之类而已。二船在海若相冲击，福船即碎，不能当铁力之坚也。倭夸造船，亦用松杉之类，不敢与广船相冲。

顺风胜逆风

吴越王鏐，遣其子傅鑑击吴，吴遣彭彦章拒之。战于狼山，吴船乘风而进，傅鑑引兵避之，既过，自后随之。吴回船与战，傅鑑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傅鑑使散沙于己船，而散豆于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⁸⁸²

金亮遣苏保衡，统水兵由海道将趋二浙。李宝舟师至东海县，时虏围海州，宝麾兵登岸，虏惊引去。宝引子公佐，引舟师至密之胶西石臼岛。而虏舟已出海口，泊唐岛，相距止一山，候风即南，不知宋师之猝至也。宝祷于石臼，祈风助顺。丙寅，风雨南来，众喜争奋，引帆，俄顷过山薄虏，虏惊失措。虏帆以锦纈为之，弥亘数里，忽为波涛卷聚一隅，穷促⁸⁸³、摇兀⁸⁸⁴，无复行次⁸⁸⁵。宝以火箭射之，烟焰随发，延烧数百艘。火不及者，

⁸⁸¹ 坚致[jian1 zhi4]: 即“坚致”。坚实细密。

⁸⁸² 见:《武经总要后集》《故事十四》

⁸⁸³ 穷促[qiong2 cu4]: 窘迫; 困厄。

⁸⁸⁴ 摇兀[yao2 wu4]: 摇荡; 飘荡。

⁸⁸⁵ 无复行次: 不再按次序行动、不再行程顺序。

泝澗百金方

犹欲前拒，宝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击刺殪之，降者三千人，获完颜郑家奴六人，斩之。⁸⁸⁶

顺流胜逆流

吴李神福，自鄂州东下。田顛遣其将王坛、汪建将水军逆战。神福谓诸将曰：“彼众我寡，当以奇取胜。”及暮，合战。神福佯败，引舟泝流⁸⁸⁷而上，坛、建追之。神福复还，顺流击之，因风纵火，焚其舰，坛建大败，士卒焚溺死者甚众。

防 浅

吴权⁸⁸⁸众兵，攻皎公羨于交州。汉主命其子宏操，将兵救公羨。权引兵逆战，先于海口多植大杙，锐其首，冒之以铁。遣轻舟乘潮挑战而伪遁。须臾潮落，汉舰皆碍铁杙，不得返，汉兵大败，士卒覆溺者大半，宏操死，汉主恸哭，收余众而还。

明太祖讨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屡濒于危。所乘舟偶胶浅沙，贼乘势攻之急，欲犯太祖舟，一时诸将计无所出，帐前亲兵将韩成进曰：“古人有杀身以成仁者，臣不敢爱其死，遂服上袍冕，对贼众投水中。”贼信之，攻稍弛，会诸将兵至救之，贼始退。

太祖败陈友谅于鄱阳湖，友谅欲退保鞋山，明师先至罍子口，横截湖面，邀其归路，友谅不得出。是夕，明舟渡浅泊于左蠡，与友谅相持者三日。俞通海与众议曰：“湖水有浅处，舟难回旋，不利于战，莫若入江，据敌上流，彼舟若入，即成擒矣。”刘基亦密言于太祖，移军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决胜。太祖从

⁸⁸⁶ 参考：《大金国志》卷十五 海陵炆王下。

⁸⁸⁷ 泝[suo]：同“溯”。逆流而上。

⁸⁸⁸ 吴权，五代十国时期安南地区军事独裁者，越南称其所建政权为吴朝，称其人为前吴王。

之。敌见明水陆结寨，不敢出，粮尽，益窘，绕下流欲遁，通海追败之。

防 炮

鄱阳之战，太祖亦屡濒于危而后安。一日，与友谅鏖战，刘基在御舟，忽跃起大呼，太祖亦惊起回顾，但见基双手挥之，连声呼曰：“难星过，可更舟。”太祖悟，如其言更之，坐未牢向，旧舟已为敌炮击碎矣。

防 火

元张宏范袭崖山，张世杰结大舶千余，作一字阵，碇海中，中牖外面，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奉帝居其间，为死守计。宏范薄之，世杰舟坚不能动。宏范乃舟载茅茨，沃以膏脂，乘风纵火焚之。世杰战舰，皆涂泥缚长木以拒火，舟不热，宏范无如之何。

防 风

张世杰与张宏范战于崖山，世杰兵溃。陆秀夫负帝赴海，死之。世杰复收兵，至海陵山，散溃稍集，谋入广。扬风大作，将士劝世杰登岸。世杰曰：“无以为也。”登舵楼，露香祝曰：“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⁸⁸⁹风涛愈甚，世杰堕水死，诸将函其骨葬潮居里。

酒民曰：“兵法云：‘凡战背风军势，就顺风之于战，乃极明浅极切要者也。’今之借口习天官者多矣。及问某日有风，某日无风，某日风起何角，皆懵莫辨。嗟乎！以区区有声有气之物，尚不能知，反欲妄言祸福，孰令听之哉？”

⁸⁸⁹ 见：《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至元十六年。

泝避百金方

按《大学衍义补》有两头船之说，盖以海运为船巨，遇风惧难旋转，两头制舵，遇东风则西驰，遇南风则北驰，遇东风则西驰，海道诸船，无逾其利。盖武备不嫌于多，虑患不妨于远，莫为之前，犹将求之，而况设之前者有未泝乎？以此冲敌，则贼舟虽整可乱也。⁸⁹⁰

防 覆

海鹞⁸⁹¹者，船形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鹞之形，舷上左右置浮板，形如鹞翅，助其船，虽风涛怒涨而无侧倾，覆背左右，以生牛皮为城，牙旗⁸⁹²、金鼓如常法。

防 凿

舟用尖底，庶可无虞。舟底有用密钉者，则奸细从水底凿船，可无虑矣。

舟 制

八卦六花船

此船江海之中，攻守皆用，不惧风涛。欲攻则敌不能当，欲守则敌不能近。故水战首制此船，以保全胜。用厚楠木板，作五槽底；槽前平头，槽后为尾，有八卦六花之义，故名焉。上有三桅，中有八轮，后有舵楼。顺风用篷，逆风转轮，其快如风。……底中一槽，高七尺，阔六尺；旁二槽，高六尺，阔五尺；尽边二槽，高五尺，阔四尺。每槽相离，置轮一尺五寸，其阔三丈六尺；两头接铺平，中间上作舱，长三丈六尺。槽前

⁸⁹⁰ 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经济汇编戎政典 第九十七卷 水战部汇考一 两头船图说。

⁸⁹¹ 海鹞[hai3 hu2]：古代战船名。

⁸⁹² 牙旗：旗竿上饰有象牙的大旗。多为主将主帅所建，亦用作仪仗。

三丈六尺，槽亦三丈六尺。尾起舵楼，底空内定八轮；居中作官舱，长三丈六尺，阔一丈八尺。两舷各阔九尺，前后中共三桅，篷索用药水刷过，遇雨不湿重。彼若有火来，到篷节灭。周围立挨牌，舱上用生牛皮包裹，以防矢石。底用狼牙钉品字密钉，以防奸细水怪。此统军大将取胜也。⁸⁹³

门 舰

船舷上设女墙，可蔽半身。墙下开掣掉空，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上无覆蔽。前后左右，竖牙旗、金鼓。

晋谋伐吴，詔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舟。连舫⁸⁹⁴一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上皆得驰马，画恠⁸⁹⁵兽于鹳首以惧江神水恠。



⁸⁹³ 见：《武编前集·卷六·舟》

⁸⁹⁴ 连舫：并数船而成的大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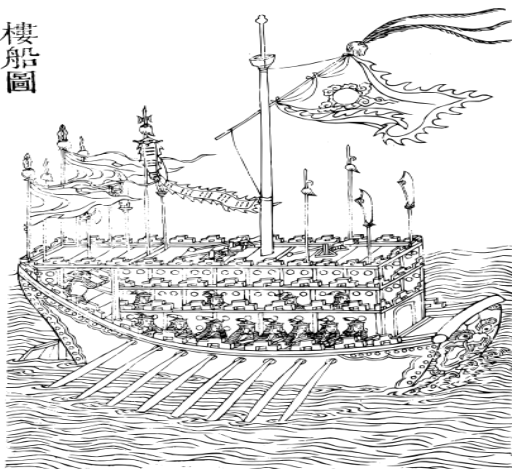
⁸⁹⁵ 恠[guai4]：怪。

泝避百金方

楼 船

案汉有楼船将军。其法，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⁸⁹⁶，树幡帜，开弩牕矛穴，外施毡草御火，置炮车、撞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可以奔车驰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似不便于用。

楼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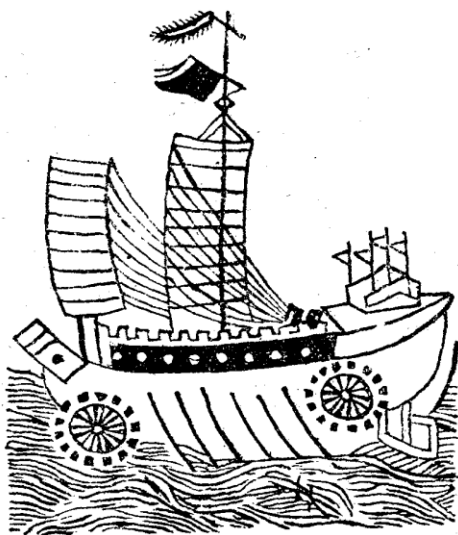
以上诸船，皆用以壮威者也。

轮 舟

岳飞破杨么于洞庭，么时与刘豫通，负固不服⁸⁹⁷，方浮舟潮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辙碎。

金主亮既至江北，掠民船，指麾欲济。虞允文伏舟于七宝山后，令曰：“旗举则出，伺其半渡。”卓旗于山，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但见船行，而不见人，遂压虏舟，人马皆溺，此亦致胜之由也。

舟 輪



⁸⁹⁶ 战格：战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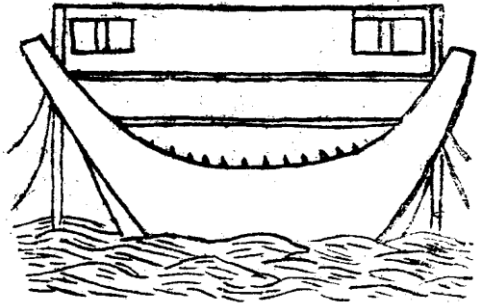
⁸⁹⁷ 负固不服：凭恃险阻，而不臣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

酒民曰：“邱琼山有曰：‘舟之大者，非风不行，而行风必以帆。若火箭射之，无不焚者。’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杨么之舟，以轮激水，虽无风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师其意仿而制之，亦一法也。”

神飞火轮舟

神 飞 火 轮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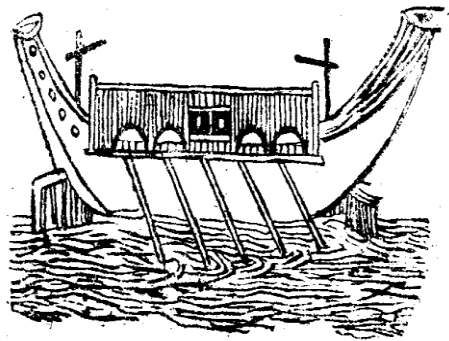
陆战用车骑，水战用舟船，一定之制也。此船之式，状类海船，周围以生牛革为障，或剖竹为笆，以挡矢石。上留铕眼、箭眼，看以击贼。上中下分为三层，首尾设暗仓，以通上下，中层铺用刀板钉板，两旁设飞桨，或轮，乘浪排风，往来如飞。遇贼诈败，弃而与之，精兵暗伏舱下，待贼登船，机关一转，贼皆翻，入中层刀板钉上，可以就而戮之矣。若冲入贼船队内，两旁暗伏火器，左冲右突，势不可当。用此船一号，足抵常用战船十号。顾用之者，在得其人耳。



鹰 船

鹰 船

崇明沙船，可以接战，但上无壅蔽，火器矢石，何以御之？不如鹰船，两头俱尖，不辨首尾，进退如飞；其旁矛竹板密钉，如福船旁板之状；竹间设窗，可出铕箭，窗内隐人荡桨。鹰船、沙船，乃相须之器也。



泝避百金方

沙 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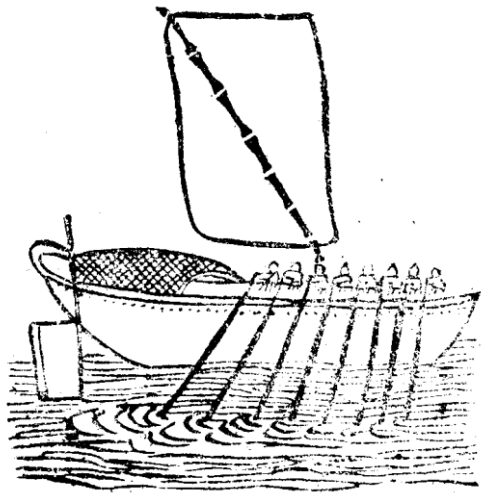
沙船能调创使斗风。明旧制，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承平既久，法度寢弛，不但双桅习以为常，甚有五桅者。长江大帆，一日千里，若从权取而用之，但于两舷增设战棚，以为蔽卫，亦利水战。

以上诸船，用以战敌者也。

喇叭唬船

喇叭唬船，浙中多用之，福建之烽火门，亦有其制。底尖面广，首尾一样，底用龙骨，直透前后，约一丈，长约四丈。末有小官舱，舰面两旁，各用长板一条，其兵夫坐向后，而棹桨每边用桨十枝，或八枝，其疾如飞。有风竖桅，用布帆，亦能破浪，甚便追逐哨探。倭奴号曰“软帆”。贼亦畏惮。

船 唬 叭 喇



酒民曰：“按福建船有六号。一号二号俱名福船，三号哨船，四号冬船，五号鸟船，六号快船。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哨船、冬船，便于攻战追击。鸟船、快船能狎风涛，便于哨探，或捞首级。大小兼用，俱不可废，船制至福建备矣。”

开浪船

以其头尖，故名。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其行如飞，内可容三五十人，不拘风潮顺逆，皆可用也。

八桨船

此船不能击贼，但可供探哨之用，今闽、广、浙、直皆有之。

宋赵善湘知镇江，制多桨船五百艘，无论风势逆顺，捷疾如飞。

游艇

无女墙，舷上桨床左右，随艇子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⁸⁹⁸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

渔船

渔船于诸船中，制至小，材至简，工至约，而其用为至重。何也？以之出海，每载三人，一人执布帆，一人执桨，一人执鸟嘴铙。布帆轻捷，无垫没之虞，易进易退，随波上下，敌舟瞭望所不及，是以海上赖之，取胜擒贼者，多其力焉。

以上诸船，皆用以哨探者也。

走舸

走舸者，用十四桨，船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所不及。

蒙冲

蒙冲者，以生牛革蒙战船背，左右开掣棹空，矢石不能败。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近则施放。此不用大船，务在捷速，乘人之不备。



⁸⁹⁸ 计会[ji4 hui4]: 会计; 计算。

泝避百金方

宋武帝北伐，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沂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以为神。

无底船

襄城之围，张贵为无底船百余艘，中竖旗帜，各立军士于两船以诱之，敌皆竞跃以入，溺死者万余。亦昔人未有之奇也，夜战误敌，未有过于此者。

酒民曰：“又法以三舟联为一舫，中一舟装载，左右舟则其面掩覆之。”

鸳鸯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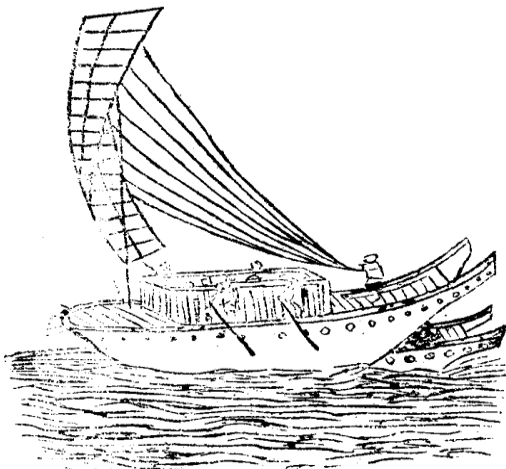
二舟并一处，不用篷桅，各长三丈五尺，阔九尺，生牛皮张裹，棹桨人并桨靶，俱在舱内，桨尾自内入水，每边八把，舱上留箭眼，赴敌，则两边飞棹相迎，近则放神器，分两边夹攻，令彼左右难救。

以上诸船，皆用以掩袭者也。

子母舟

子母舟长三丈五尺，前二丈，如舰船样，后一丈五尺，只有两边帮板，腹内空虚，后藏一小舟。通连一处，亦有盖板掩人。两边四棹。前母船使风棹桨，舱内装芽薪，置火药，船头两腋，俱用狼牙钉锭，钢尖快利，一抵彼船，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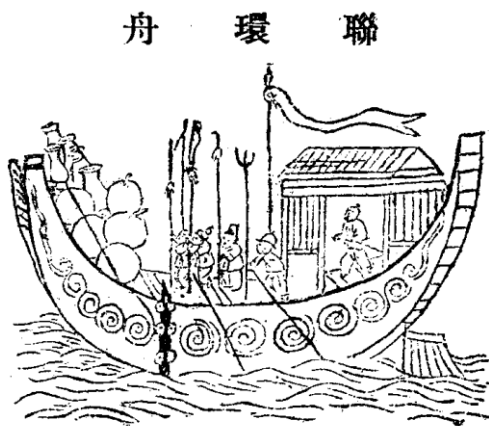
舟 母 子



将母船发火，与彼并焚，我军后开子船而归。

联环舟

其舟约四丈许，外视之若一舟，分则为二舟，中联以环。前截载大炮、神烟、神沙、毒火等器，舟首锭大倒须钉数枚。后截两旁拖数桨，载兵士。遇贼或乘顺风，或自上流，相机径趋贼营，以舟首钉撞于贼舟之上，前环自解，后截则回，乘贼心惊惶，用器击之，乃水战之奇策也。环者，大铁圈两个，锭前截后截，用铁钩两个钩住，撞于贼船，则放其钩，而后截即回本寨。



以上诸船，皆用以焚烧者也。

木筏

焚敌之船莫如火，碎敌之船莫如炮。但大炮用于船上，恐未损人，反先损己。自碗口大之上，不敢放也。今宜造木筏，不拘若干座，式用整木纵横平底，风不可翻，水不可沉。上安木架，极其坚固，量其高过于敌船。于扼险之处，平排如堵⁸⁹⁹，下安桩木识之。用神器照贼来路打去，计步数若干远，将打到之地，亦用桩木识之。其战船居于木筏之后，五十步之外，以防其坐。筏上以絮被遮蔽于前，将二三十具，一字排列，贼船远望，不啻城墙，莫测其中之虚实。伺看贼船，将入吾原识桩木浮板步数之内，将絮被用活机疾速放落，而走舸之人将筏扶正，用诸

⁸⁹⁹ 堵：墙壁。

泚澼百金方

火器，照贼打去，次第制之。以二三十座之筏，一齐击发，贼船未有不损者，可以御，可以守，乃水战之必须者也。

破船舸⁹⁰⁰

用大木五根，各长三丈余，将木居中凿空，仍铺平厚以麻粘之，前后横拴，串钉一处如筏。两边六轮上作船舱，轮轴在内。前平头长一丈，舱长一丈五尺，尾长七尺，安舵楼。前平头上，安破舟铳，其铳如神枪样，枪头如乔麦样，用钝钢极快利，头长三寸，后杆长四寸，如枪，安置铳内。凡一舟用三具，约木头与水头帘平，约船相近，舱内点放火线，枪径打入船内。

此用以守者也。

酒民曰：“一水汪洋，了无边岸，以此为守，宛如限带封域矣。兵法所云：‘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者’，此也。”

水战之师

束 伍

船号最忌名色杂沓⁹⁰¹不一，不一则号令繁，杂沓则士难辨。混淆无有纲领，何以坐筹制胜？只一至六号而止，每一寨系一将领，不拘船之大小多寡，均匀分派。不拘参游、都守、把总，一例曰“主将”。亲船为中中司，择第一坚大者，中军领之⁹⁰²。余分为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前司、后司，又各分二哨；

⁹⁰⁰ 舸[ge3]：大船。

⁹⁰¹ 杂沓[za2 ta4]：纷杂繁多貌。

⁹⁰² 译文：亲船被指定为中中司，即中军指挥船，应该是选择最坚固的船担任此职。

共十哨。大约十船以下，五船以上，为一哨官领之。两哨为一司，分总领之，三司二司为一部，“主将”领之。⁹⁰³

旗 色

每船大旗，俱用黑布，一则便于远瞭，一则合于水性也。仍用白布取寨名一字，大书加于旗心，各照方色⁹⁰⁴，制以号带。每队长小旗一面，各照本船号带方色。

每船大旗一面

前司红带 左司蓝带

右司白带 后司黑带

中司黄带

中中司双黄带

每船小旗五面

前司红边

右司白边

中司黄边

中中加黄边

责 成⁹⁰⁵

⁹⁰³ 参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上）。

⁹⁰⁴ 方色：五行家将东、南、西、北、中与青、赤、白、黑、黄相配，一方一色，简称“方色”。

⁹⁰⁵ 责成：指定某人或某机构办成某件事。

泝瀝百金方

捕盜專管一船之務，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⁹⁰⁶，俾有專力⁹⁰⁷，無掣肘可也。舵工專管舵兼防舵門下攻守。舵手專管舵正頭前攻守。繚手專管帆檣繩索，主持調戙⁹⁰⁸。斗手遇賊即上斗⁹⁰⁹，用黎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炮。掌號手專管應司哨號⁹¹⁰，及對敵進止號令。守艙門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杠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筒，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

舵 工

一船之命，盡系舵工一人，必擇練達長年，善知風頭，熟識水勢者充之。再置副貳以防疏虞，糧賜俱宜從優，有功先賞。

酒民曰：“昔有善捕盜者，嘗言每遇寇，必親以手拊舵工兩髀，若其股戰髀栗⁹¹¹，必別擇有膽氣者代之。蓋以懼奪其神，則東西易向，必至誤事，真歷練後之語也。”

水 兵

沿海鹽徒，盡可選用以充水兵。其次如浙之七里泆，又金山寺下漁人，俱能朝入水，暮方出，白晝水底鑽船，致敵舟之沉溺，黑夜抽幫起舵，致賊師之失隊。其次則淮南北販賣私鹽者，人船輕便，且習風濤，黑夜潛行，駕棹如飛，用以出奇，偷營偵探，俱可用也。

泗人⁹¹²言文達

⁹⁰⁶ 事權：軍事上的權宜處理。

⁹⁰⁷ 專力：把力量或精神集中於某事。

⁹⁰⁸ 調戙[giang1]：調整船頭方向，把當頭逆風轉變成側斜風，這樣它就也能推動船只呈之字形前進。

⁹⁰⁹ 斗：船頭或桅斗。

⁹¹⁰ 司應[sil ying4]：相互應和。哨號[hao4 shao4]：表達信號的口哨。

⁹¹¹ 股戰髀慄[gu3 zhan4 bi4 li4]：大腿發抖。形容恐懼之甚。

魏中山王英，与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梁主敕曹景宗救之。景宗虑城中危惧，募军士言文达等，潜行水底，齎敕⁹¹³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气百倍。

泗人司马福

淮南兵围苏州，吴越王鏐遣钱鏐等救之，苏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军张网缀铃水中，鱼鳖过皆知之，吴越司马福因潜行入城，故以竿触网，敌闻铃声，举网，福因得过入城，由是城中号令，与援兵相应，敌以为神。

张永德用泗人系舟

周师攻吴寿州，吴人大发楼船，蔽川而下，泊于濠泗，周师颇不利。永德使习水者没其船，下系以铁锁，急引轻舫击之，吴人船不得进退，溺者甚众，夺巨舰数十。永德解金带赏习水者。

刘锜用泗人凿舟

宋刘锜以兵驻清河口，扼金师，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锜使善没者凿沉其舟。

张贵用泗人赴郢

宋张贵入襄阳，吕文焕固留共守。贵恃其骁勇，欲还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数日不食，使持腊书，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连锁数十里，列撒星桩，虽鱼虾不得度。二人遇桩，即锯断之，竟达郢还报。

浮水军

⁹¹² 泗人[si4 ren2]：吴越人。

⁹¹³ 齎敕[ji1 chi4]：携持诏书。

泝避百金方

宋赵善湘知镇江，教浮水军五百人，常以黄金沉之江，使探得者辄予之，于是水艺极精练，能潜行水底数里。又制多浆船五百艘，无问风势逆顺，捷疾如飞。赤鸟、白鹄二大舟，每舟可载二千人。依八阵为法，每一搜阅⁹¹⁴，舟舰参错，杂以浮水诸军，履波涛为部伍，角伎奏乐，如涉康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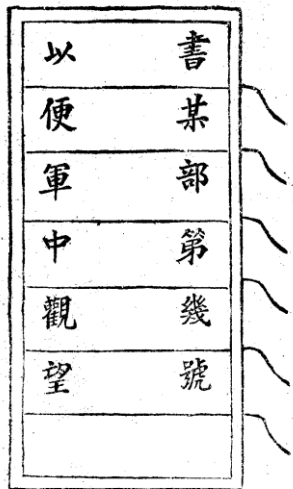
水战之法：与其死战贼于舟上，不如阴制贼于舟下。盖以角力尚互有胜负，运奇则操术万全也。与其破贼之卒，不如破贼之舟。盖以破卒尚斩获有限，破舟则死亡无算也。然收功全在没人⁹¹⁵，为将者宜预为简别⁹¹⁶，厚加抚养，勤为练试，以备不时之用。中流一壶，千金市之矣⁹¹⁷。

水战之器

拦火飞篷

式篷飛火攔

水战之制，莫要于篷帆⁹¹⁸。何也？陆战皆实地，设有不虞，再谋生路。江河湖海之间，四面波涛，篷帆一沾火药，则三军之命休矣。必用晋石蜂脂，熬溃为水，将竹箴、箬叶、麻索、藤绳，或布浸之，晒干再浸，务令极透。编造篷帆，大书“飞龙天兵”为号，则火箭、火球、



⁹¹⁴ 搜阅[sou1 yue4]: 搜集查阅。

⁹¹⁵ 没人[mo4 ren2]: 潜水的人，

⁹¹⁶ 简别: 甄别，鉴别。

⁹¹⁷ “一壶千金”: 语出《金鸱冠子·学问》: “贱生于无所用，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虽贱无常，时使物然。”是说，不要以为贱的东西就没有用处，假设在河的中心有人从船上掉落水中，此时若有一只能够救命的匏瓜飘过来，它的价值就有千金了。

⁹¹⁸ 篷帆[peng2 fan1]: 船帆。

火牡丹等件沾染不着，吾兵可保无虞，而进可克敌矣。此水战之要具也。

应用法药

晋石（出山西透明者佳）脂蜜（出闽地者佳）

制法：

即石十斤，蜂脂三斤，水五斤，再浸再晒，以不染火为度。

又制篷索药方：

每白矾十斤，皮哨五斤，梔子四斤，为末，入水五斗，熬三五沸刷在篷索上，以防雨火也。

飞波甲

水战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为要。用紬绢为里，瓠⁹¹⁹板为甲，砌如鱼鳞，先用矾水浸透，晒干用，或以鹅雁翎编垒为甲。浮行水面，驾浪乘风，顷刻数十里，水不沉溺，而长江大河之险，不足虑也。《武经》有羊皮、水袋、浮罌等制，不如此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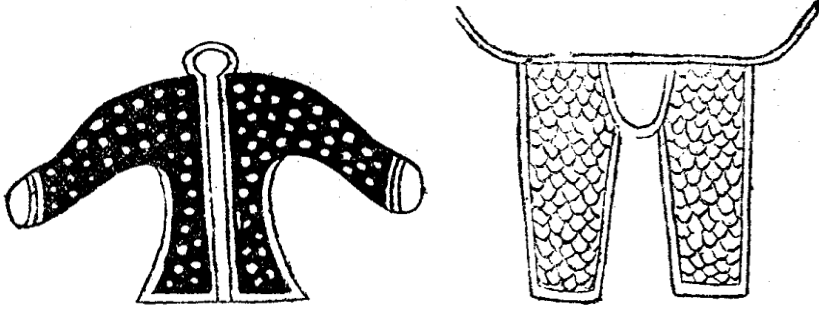
用椰瓢漆黑，以护肾囊，用帛带系于腰内，漆绢裹脚底。盖肾囊与脚底，涌泉穴入水，其红如火，恶鱼水兽，望光而来，斯

⁹¹⁹ 瓠[hu4]：瓠瓜。

泝避百金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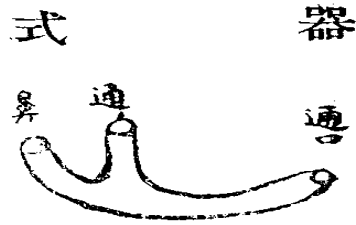
伤其命，护之则光不现而害可免。亦水战之必备者。

甲 波 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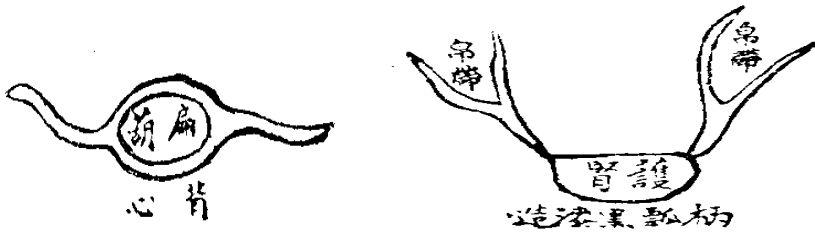


橐 钥⁹²⁰

潜伏水底，用银打造法物，约长一尺，上分两窍管塞于鼻，下合一管，噙于口中。盖人之被溺，以水随呼吸而入故也。能使口鼻之气，上下往来，可保无虞。



水 带护肾护脚



水 马

⁹²⁰ 橐钥[tuo2 yue4]: 亦作“橐爚”，指的是古代冶炼时用以鼓风吹火的装置。

水马之法，用黄藤造一水马，腰似斗粗，下用四足横出水上。其马头高一尺，遮前浪。马尾高一尺，遮后浪。各虚其中，外用布裹坚漆，拴一辮锯，人骑其中，以便攀扯马头。另外安插中空一段，可藏干粮，足备三日之用。有此一物，则人人胆壮。其体不重，船中易载。再用绵裹上用匏片为甲，叶匏取其浮，绵取其水湿，可御矢石。旁跨坚木短橈一件，橈首用铁为刃，可为战具，而橈杆之中，可藏小刀一口，以备急用。虽船损落水，犹可以战。每见江海舟人，有婴儿各系一整匏于其背，以防一时之溺。今将水带亦用黄藤编辑，至于两掖，惟一扁层，或以皮联之，取其不碍战斗；至于负之背上者，少加大焉；而胸前次之。各用布漆，不惟便于水，且利于战。若腰系此带，而更骑水马则沉溺之患，可保无虞矣。

火 箭

火箭之用，其势猛，其力大，敌见生畏，过于弓弩。善造者，可得六七百步之远，然造之不易，一枝约打二万锤，方能济。头上须用回火，约十分之二。因火箭力大，而帆席之薄，一射径过，无益于焚故耳。如尚虑透过，当离火门之下，一二寸远，用竹扎十字交叉，以阻留之。水战焚帆，陆战焚寨，其竹铁交接处，须用舫缠坚固，用漆漆过。其翎花⁹²¹亦用漆下，方耐风雨湿气。此火箭之制也。但恐用之无法，见敌惟图高远放去，敌望而避之甚易，是以有用之物，而施于无用之地，甚可惜也。南方之制，多聚百枝，或三五十枝，装入一笼内，名曰“一窝蜂”，又曰“火笼”。少者九枝曰“九龙筒”，或其状差小者，名曰“涌箭”。马上亦可施放，各立名色甚多，其实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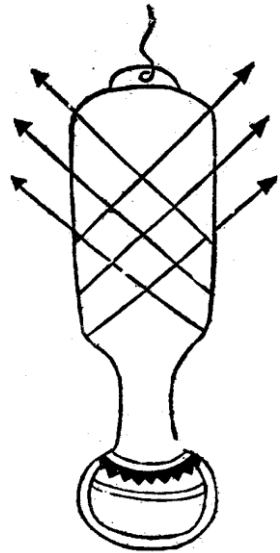
⁹²¹ 翎花[ling2 hua1]: 箭羽。

洪瀝百金方

火飛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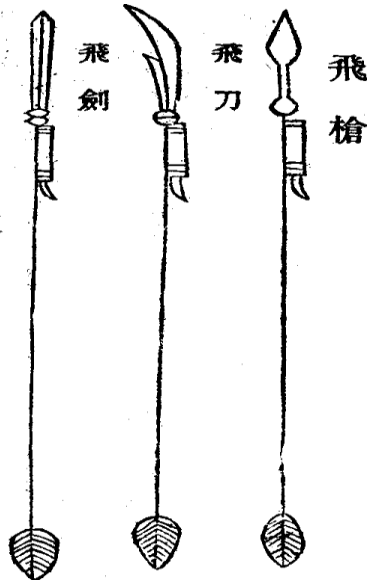
抓 飛 火

賊破船若在百步外，用火箭射之矣。如近數十步之內，或焚其帆，或焚其灶棚，非火飛抓不可。其制，用可車之木，車作棒槌形，自頂上八刀，將內中車空，入明火藥裝滿，周圍共掏七八孔以出火，又周圍用倒須釘釘之，外以油紙糊之，以避雨濕。臨敵用手擲去，或高釘帆上，可以焚帆，或釘入人身，可焚而走，釘入灶棚，可以延燒，此外似無奇策矣。然火飛抓之妙，不獨水路可用，如陸戰，令持諸器者各帶一具，臨戰之時，前面用長兵相抵，後面短器手點火，擲中敵人，無不奪氣而走者。惟知機之將，臨時變通之而已，此亦亂而取之之意也。



三 飛

三飛不過一法，即一大火箭也。造法：用徑六七分荊木為柄，長可六七尺；後杪用大翎三棱，與柄相稱；藥頭用紙筒，實以火藥，如火箭頭同，長可七寸，粗可二寸，再大再加；鏃長五寸，橫闊八分，或如劍形，或如刀形，或三棱如火箭頭，光瑩芒利；通計連身重二斤有餘。燃火發之，可去三百步，但命中不能，惟擊聚隊，擊大舟燒棚帆，極妙。



火桶

用木桶可容一斗者，每桶先入药五斤，平平铺定；上用薄沙土一层履之；将粗碗一只，内用灰埋火二三块，平平搁在桶内沙上；装完，双手平举，轻轻落下彼舟，火激药发，全舟尽焚。此器无药线长短之失，遇激便燃，不及返掷我舟。必临用时，方装火碗，装入火碗，就要掷去不可留在我舟，恐碗热药燃，又恐忙中忘之，或为物件手足所触动，反害本船。用时必付平日习熟试过者，临阵方得从容，不致错乱，误事。

火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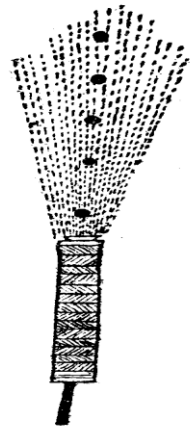


喷筒

用圆细猫竹，径粗二寸，深长二尺余，以麻绳缠密，下用竹木柄，长五尺。先下慢（喷）药一层，次下送药一层，次下饼一枚，饼照⁹²²原制，务要合口，用力筑之，筑过力，饼碎无用也，此处要妙，如此五次完。送药多，则爆其腹，送药少，则出饼子不远。此有定法，以竹筒粗细，饼子大小，为送药加减尔。饼发去可数十丈远，径粘帆上，其帆立燃。药方详制器部内。

喷筒

噴筒製
藥子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噴餅送



⁹²² 在新北这一带有吃绵菜饼的风俗，绵菜饼望文生义是绵菜做的饼，也有人称为清明饼，绵菜是清明饼照新北话翻译过去的，本来它的学名叫曲鼠草，在清明时节才会有。

泚泚百金方

合饼子方

硝磺、樟脑、松脂、雄黄、砒霜，种匀分两，法制打成饼，修合筒口，饼两边取渠一道，用药线拴之。

饼式  此渠深一分。

朝脑水秀才

隔河放炮击贼，药内须加朝脑水秀才。无此二样，铅子不能过水。船上用炮，亦必当用此二样，以防水气。

石油

四川有石油者，和药，可入水不灭。若以石油造成药团，藏火器中，借火器一发之力，而石油之火，崩散于船篷、船舱之中，掩敌不备，骇目惊心。纵以水救之，而石油不畏水，愈救愈炽，其焚必矣。若以兵袭之，无不胜者。

江豚油

江豚在水中，能逆风、逆浪而上，其油当风不灭，可合石油共为药。

逆风火药

风逆意劲，烟焰蔽天。歌曰：“狼粪多收并艾朮，须教加入江豚骨，骨煨为灰肉炼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焙须常用极干，逆风愈劲真绝，还当二八配分明，火攻阵里神仙诀。”

狼粪 艾朮 江豚骨 江豚油 硝火

硫火 箬灰 桦灰 衫灰 斑猫

火种方

不灰木一斤 铁衣三两 炭末三两 麸皮三两

红枣肉六两 略拌米泔为饼每两管一月。

水老鸦

流贼刘七等舟泊狼山下，苏人有应募献计，用火攻，其名“水老鸦”。藏药及火于炮，水中发之。又为制，形如鸟啄，持之入水，以啄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可沉。试用之，已破一船。贼骇，谓江南兵能水中破船，是神兵也，乃舍舟登山，遂为守兵所蹙。

钩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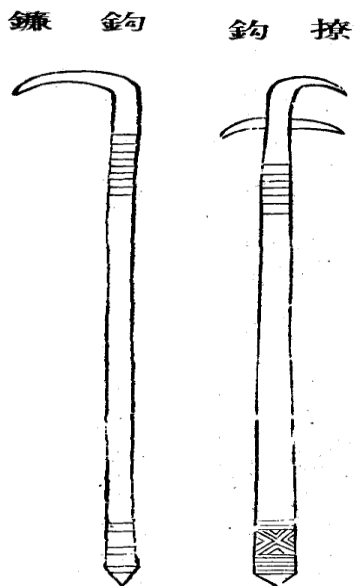
舟中或割其缭，或勾其船，或割其棚间绳索，必不可少，须竹长而轻，刃弯而利，乃得实用。

撩钩

两船犁沉贼舟，用此撩级，或勾搭贼船使不得去，或勾缭索以牵其棚，舟中必不可少者。但须勾粗稍固，十数人扯拽，勾万钩而不曲，乃可。勾柄长，手执难以看准，须用三勾，一搭即得粘挂也。

拍竿

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舰作五层楼，高百尺，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⁹²³



⁹²³ 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高悬巨石，在接舷战中用来拍击敌船。

泝澗百金方

隋高祖命杨素伐陈，自信州下峡，造大舰名“五牙”舰，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于上，次曰“黄龙”，置兵五百人，又乘舩⁹²⁴舰等各有差，军下至荆门，陈将以舰拒素，素令乘“五牙”四艘逆战，船近以拍竿碎陈十余舰，逐夺江路。

杨么与刘豫通，负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轮激水，其行如飞，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辄碎。

铁 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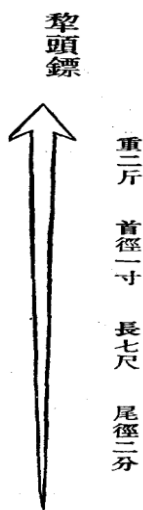
兀朮饮北渡，韩世忠与之相持于黄一荡。世忠豫以铁纆⁹²⁵贯大钩，授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纆一纆，则曳一舟沉之，兀朮穷蹙。

钩 距

杨锐守备九江安庆诸郡，闻宁濠变作，先引军设钩距于江侧，禁勿泄。比寇至，船二百余艘抵岸，为钩距所破。

犁头镖

此器，船斗、船尾可用，下掷贼舟，中舟必洞，中人必碎。斗上止容一二人，多亦难携，发不过三五次，全在铁重柄粗尾细，太长则携上难，太短则不直下，锋但利即可，不必加工，用其体重利下之势而已。平时要习熟，先择能上桅斗人，于高山峭壁，比桅斗尤高处，山下立小圆牌把，如一人粗，自山上掷镖，每发必中把，方为精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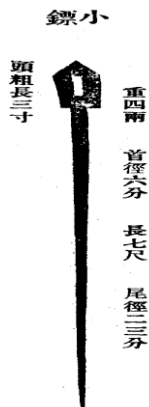


⁹²⁴ 舩[ze2]: 小船。

⁹²⁵ 铁纆[tie3 geng3]: 铁索；铁链。

小 鏢

舟相近一二十丈内，若贼舟低小，我舟高大，用此最利。擲之如雨，无不中贼。但习之不熟，或翻筋斗，或中而无力，皆为徒费。锋须有钢，头重尾轻，用竹尤妙。竹体和软，头粗尾细相宜也。无竹处用木杆，须使头粗尾细，取其发之有力而准也。用银钱悬十步习之，能矢命中，又远五步习之，至二三十步止，则力尽矣。



罟 网⁹²⁶（即坏鱼网也，以绝粗者为贵）

此器，凡楼船无女墙板木者用之，悬于船外左右，防贼跳入，十数层厚，方可备枪箭，惟不能避铙子耳。先将网张无女墙船上，用矢射之，或枪戳铙击，加一层不效，再加至十，以不穿为准。

以上皆水战利器也。然胜在于敌人之不及知，事败于吾军之不能秘。事机之无穷，一或不密，则我之所以制敌者，敌反得以制我矣。公孙述拒岑彭，述为浮桥攒钩以拒彭之船缆，其术似矣。未几，彭乃预知，纵火焚桥钩，而述兵以败。韦昭达征岭南，贼为竹笼盛沙石，以拒昭达之舟楫，其智非不巧也。不知昭达得以预知，使士卒持刀砍笼，而贼兵以溃。吴人之御晋，可谓得策，然铁锁截船之术，一泄而不能免王浚卷大筏火炬之烧，是皆败于轻泄，而贵于善秘也。

水战附火

周瑜焚曹操

⁹²⁶ 罟网[gu3 wang3]: 泛指鱼网。

汧瀝百金方

曹操伐吳，周瑜與劉備攻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沖斗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模，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系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余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余，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煙焰漫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搥鼓大進，操軍敗退。

俞通海焚陳友諒

陳友諒圍南昌，明太祖率通海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戰。通海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友仁、友貴。賊稍退時，通海舟深入敵寨鏖戰，久之不復見，意通海戰沒，少頃飄飄遶出舟傍，明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友諒。

兀朮火箭焚海舟

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纜，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纜纜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見海舟乘風使篷，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⁹²⁷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且以火箭射其竅，則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馬以祭天，及天霽⁹²⁸風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兀朮令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焰蔽天，師遂大潰，焚溺死者不可勝數，世忠僅以身免，奔還鎮江，兀朮遂濟江，屯于六合。

以上水戰而專用火攻者也。

⁹²⁷ 擢[zhou2]：聳出。

⁹²⁸ 天霽[tian1 ji4]：天放晴朗。

刘裕分步骑于西岸破卢循

晋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方⁹²⁹舰而下，莫见舳舻⁹³⁰之际，裕悉出轻利斗舰，亲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于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⁹³¹之。于是众军并踊跃争先。军中多万钩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西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翳天，贼众大败。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

杜惠庆步兵夹岸破卢循

循既败，遂收余众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庆悉散家财，以赏军士，与循合战，掷雉尾炬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俱燃，兵众大溃。循知不免，先鸩妻子，自投于水。惠庆取其尸斩之，并其父子，函⁹³²匕首送都下，卢循灭而广州平。

以上水战而兼用陆兵者也。

侯瑱就顺风

后梁王琳攻陈，文帝命侯瑱督诸军，出屯芜湖。琳帅舟师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击柝⁹³³闻于陈军。侯瑱令军中晨炊蓐食⁹³⁴以待之。时西南风起，琳自谓得天助，引兵直趋建康。瑱等徐出芜湖蹙其后，西南风反为瑱用，琳掷火炬以烧陈船，皆反烧其船。瑱发拍以击琳舰，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并镕铁洒之，琳军大败，军士溺死者什二三，余皆弃船登岸走，为陈军所杀殆尽。

⁹²⁹ 方：并船也。

⁹³⁰ 舳舻[zhu2 lu2]：船头和船尾的并称。多泛指前后首尾相接的船。

⁹³¹ 徇[xun4]：“徇”的俗字，示众也。

⁹³² 函：包含。

⁹³³ 击柝[ji1 tuo4]：敲梆子巡夜或战事。

⁹³⁴ 蓐食[ru4 shi2]：是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谓早餐时间很早。

泝避百金方

章昭达据上流

陈闽中守陈宝应举兵反，据建安、晋安二郡，界水陆为栅。陈将章昭达讨之，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夹两岸。宝应挑战，昭达乃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涨，昭达放筏冲突，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

居士曰：“大凡水战，以上流为势，顺风为势。然顺风抄⁹³⁵转，可为逆风，逆风抄转，可为顺风。上流下流亦如之。总在主将随机应变，看风驶船可耳。”

吴为铁锁截江，王浚破之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骑马往来。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无有。吴为铁锁横截江险，又作铁椎暗置江中。浚知状，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艸为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过铁椎，辄着筏而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断，于是顺风鼓棹，径造三山。⁹³⁶

酒民曰：“按王浚造巨舟，沿长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今长江故在，舟行往来者，虽百斛之舟，倘有胶于浅者。晋舟如许之大，转动为难，要非良法也。”

魏为桥栅跨淮，冯道根破之

魏中山王英，与将军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梁钟离城，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

⁹³⁵ 抄[chao1]：从侧面绕过去、走简捷的路。

⁹³⁶ 见：《晋书·王浚传》

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梁高祖令曹景宗、韦叡将兵救钟离，命豫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令景宗与叡攻二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会淮水暴涨六七尺，叡使冯道根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卅，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军大败。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大眼亦烧营去，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

梁以竹竿联滕艫断河，李建及破之

梁贺环攻晋德胜南城，百道俱进，以竹竿联滕艫十余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如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便不得渡。晋王自引兵驰往救之，陈于北岸，不能进。遣善游者入南城，见守将氏延赏，延赏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积金帛于军门，募能破滕艫者，众莫知为计。亲将李建及曰：“贺环悉众而来，冀此一举，若我军不渡，则彼为得计。今日之事，建及请以死决之。”乃选劲节敢死之士三百余人，被铠操斧，乘舟而进，将至滕艫，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滕艫间，斧其竹竿，又以木罌载薪，沃油燃火，于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噪攻之，滕艫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晋兵乃得渡，环解围走。

欧阳纥以竹笼盛沙石置水遏船，昭达放之

欧阳纥据岭南反，陈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纥闻昭达奄至，出顿⁹³⁷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水栅之外，用遏船舰。昭达

⁹³⁷ 顿：放置；安放。

泝澗百金方

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以砍竹笼，笼箴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而禽⁹³⁸纥。

魏以铁锁断河

宋垣护之为钟离太守，随王玄谟攻滑台。护之以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及魏救将至，驰书劝玄谟急攻之，不见从，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魏军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近，唯失一舸，余舸并在。

崔延伯以车轮断淮

梁赵祖悦，率水军偷据峡石后，魏崔延伯率兵讨之。延伯夹淮为营，遂取车轮，去轳削锐其幅，辆辆接对揉竹縲，连贯相属，并十余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断。既以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兵不能赴救，祖悦被虏，军大溃。

王僧辨以大舰断江

梁湘东王命王僧辨等东击侯景，侯子鉴屯姑熟，以拒西师，景遣兵助之。及战，僧辨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子鉴大败。

王轨以铁锁贯车轮断清水

陈将吴明彻军至吕梁，周徐州总管梁士彦频战不利，婴城自守。明撤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舰于城下，以图攻取。诏以王轨为行军总管，率诸军赴救。轨引兵轻行据淮口，令达奚长儒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系以大石，沉之清水，横断陈船归路。

⁹³⁸ 禽：古通“擒”。

明彻乃破堰遽退，冀乘大水，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阔，水势亦衰，船并碍于车轮，不得复过。轨因率奇兵水陆并发，围而蹙之。唯有骑将萧摩诃，以二十骑先走得免。明彻及将士二万余人，并器械辎重，并就俘获。

以上皆谋断水者也。

浮梁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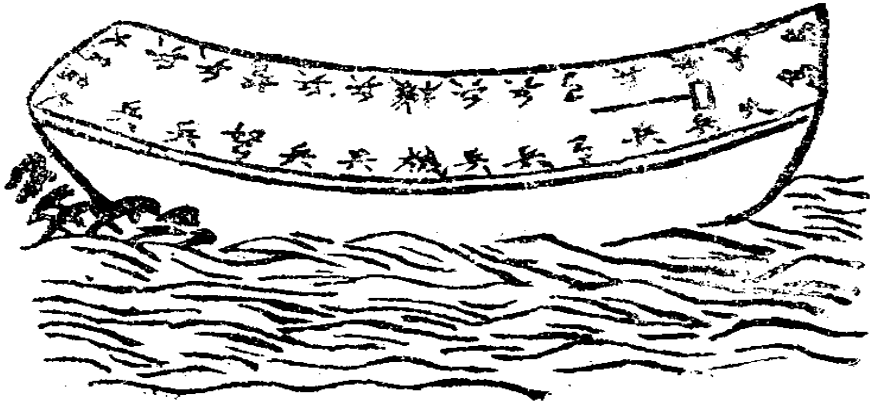
初唐池州人樊若永累举进士不第，遂谋归宋。乃渔钓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载丝绳维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广狭，寻诣汴上书，言江南可取状，请造浮梁以济师。宋主然之。遣内侍往荆湖，造黄黑龙船数千艘，以大舰载大竹，自荆渚而下。命丁匠营之，三日桥成。议者以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听。师南下，以若永为向导，既克池州，即用为知州。若永请试舟于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师因以渡江，若履平地。

以上助谋济水者也。

兵夫列船式

平时在船四面，各兵各器长短相间，外向而立。如遇贼，即随贼所在之面并力动手。

圖視閱船立時平



每船器械

大佛郎机六座	喷筒六十个
鸟嘴铳一十门	鸟铳火药一百斤
粗火药四百斤	火砖一百块
大小铅弹三百斤	火箭三百枝
药弩一十张	弩箭五百枝
宁波弓、镇江弓	点刚箭
(弓箭各兵官自带，不开数目)	
钩镰一百把	标鎗一百枝
絮被二十床	藤牌二十面
大旗一面并号带	五方旗五面
大鼓一面	铜锣一面
火绳六十根	喇叭二枚
灯笼十盏 (每灯备烛十夜， 每夜备烛十枝，每枝一两)	梃十枝
边舵二门	大篷一扇
小篷一扇	大槽二张
舵二门	水匮二个
大纜五条	头纜四条

大小缭手二条	大小缭丝二副
大小悝搭二副	通关前秤札尾四条
减篷索二条	大小橦纜二条
顺舵索一条	绞舵索一条
舵牙索一条	缆八条
艇拖索一条	艇槽六枝
水桶二个	车水索一条
大小望斗二个	斗心索二条
斗衣二副	锅三口
指南针一盘	铁锹四把
铁锯四把	铁钻五把
铁凿十把	

捕盗自备

钉四十斤	油五十斤
麻六十斤	灰三担
黄藤一百斤	桐油一百斤

各兵自备

盔一顶	甲一领
腰斧二口	蓑衣箬笠一副

上每船兵夫器械等件，俱如前式，随船大小增减。

制胜第十四

固结民心	激扬士气
诛除反仄	镇定危疑
逆折盛势	邀截归路
诱攻城	诱入城
诱战	佚能劳之
饱能饥之	安能动之
敌则能战之	少则能守之
内外夹攻	不意奋击
伐交	分势
形	乘
认贼首	取贼箭
焚贼攻具	焚贼粮
静	暇
佚	饱
治	密
选将安边	用财欲泰

制胜

惠麓酒民 编次
朝春居士 复位

以主客言之，则攻者为客，守者为主，则胜在守。以生死言之，则攻者居生路，守者陷死地，则胜又在攻。全视制胜之着何如尔。辑制胜⁹³⁹。

固结民心

总 论

黄石公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⁹⁴⁰”又曰：“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孙子曰：“道者，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吴子曰：“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则守已固矣。”许洞曰：“夫被围者当先安其内，而后反其外可也。”此固结民心之说也。晁错曰：“人情莫不欲寿，三王⁹⁴¹生之而不伤；⁹⁴²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节其力而无尽。”此皆固结民心之政也。孟子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制服之策，以固结民心为首。

沉灶产蛙

⁹³⁹ 制胜：以制服对方来取得胜利。

⁹⁴⁰ 译文：累积恩德不厌倦，以小小的一个行动可以获得无限的回报或成就。

⁹⁴¹ 三王：夏、商、周三朝的第一位帝王禹、汤、周文王（姬昌）以及周朝第二位帝王周武王（姬发）的合称。

⁹⁴² 译文：人们希望拥有健康和长寿的生活。然而，如果只有个别人长寿而其他人却受到伤害，那就无法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三王”就是在保证人们的长寿福祉的同时，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

泝澣百金方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⁹⁴³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减损户数，则赋税轻，民力舒也）。简子戒无恤⁹⁴⁴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⁹⁴⁵及智伯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而弗与，智伯帅韩、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王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三家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李光弼抚常山

李光弼⁹⁴⁶以朔方兵五千，东救常山。常山团结子弟，执贼将安思义降。常山自颜杲卿死后，郡为战区，露髻蔽埜⁹⁴⁷，光弼酌⁹⁴⁸而哭之，为贼幽闭⁹⁴⁹者出之，而厚恤其家，民大悦。

睢阳宁死不叛

尹子奇久围睢阳，城中食尽，将士人廩米日一合，杂以茶、纸、树皮为食。茶、纸既尽，遂食马。马尽，罗雀掘鼠。雀鼠又尽，张巡出爱妾，杀以食士。许远亦杀其奴，然后括城中妇人食之。继以男子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⁹⁴³ 译文：你是让我去搜刮民脂民膏，还是让我把晋阳治理成为大后方？

⁹⁴⁴ 赵襄子，名无恤（亦作毋恤），赵简子的儿子。春秋末叶晋国卿，赵氏家族首领，战国时期的赵国的奠基人。

⁹⁴⁵ 译文：晋国一旦发生了祸乱，请你不要认为尹铎年少无知，也不要嫌晋阳距这里太远，一定要投奔那里。

⁹⁴⁶ 李光弼：唐朝中期名将，在任朔方节度使是，指挥河阳之战，挫败史思明南下的企图。

⁹⁴⁷ 髻[zi4]：带腐肉的尸骨；也指腐烂的肉；又指整个尸体。埜：同“野”；

⁹⁴⁸ 酌[lei4]：将酒倒在地上，表示祭奠或立誓。

⁹⁴⁹ 幽闭：宫刑。

王 唼

燕子之⁹⁵⁰为王三年，国内大乱。齐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齐人取子之醢⁹⁵¹之，遂杀(燕)王唼。

激扬士气

刘锜积薪焚家

刘锜充东京副留守。金人败盟南侵，已陷东京。锜与将佐舍舟陆行，先趋至顺昌。知府事陈规，见锜问计，锜曰：“城中有粮，则能与君共守。”规曰：“有米数万斛。”锜曰：“可矣。”诸将皆曰：“金兵不可敌也，请以精锐为殿，步骑遮老小，顺流还江南。”锜曰：“吾本赴官留司，今东京虽失，幸全军至此，有城可守，奈何弃之？吾意已决，敢乱言去者斩。”凿舟沈之，示无去意。置家寺中，积薪于门。戒守者曰：“脱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敌手也。”分命诸将守诸门，明斥堠，募土人为间探。于是军士皆奋，男子备守战，妇人砺刀剑，争呼跃曰：“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及战，大破金人。⁹⁵²

吴玠忠义勉士

始金人之入也，玠与璘以散卒数千，驻原上，朝问隔绝，人无固志，有谋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诸将歃血盟誓，勉以忠义，将士皆感泣，愿尽死力。大破金人，兀朮中流矢，仅以身免，急剃其须髯而遁。

张巡誓死

⁹⁵⁰ 子之，战国时曾任燕王唼[wang2 kuai4]的宰相，后获禅让成为燕王。在位第三年时国内动荡，齐国军队趁虚而入发兵攻燕。

⁹⁵¹ 醢[hai3]：剁成肉酱。

⁹⁵² 见：《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 顺昌柘皋之捷。

泚避百金方

庆绪遣其将，尹子奇趣睢阳，巡与许远拒郤之，贼复来攻。巡谓将士曰：“吾受国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诸君捐躯命，膏草野，而赏不酬勋，以此痛心耳！”将士皆激励请奋。巡乃椎牛飨士，尽军出战。巡执旗帅，诸将直冲贼阵，贼乃大溃。

李光弼内刀于鞞

韩史思明复攻河阳，李光弼将战，内刀于鞞⁹⁵³曰：“战，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军感动。

德宗引咎

朱泚攻奉天。上召公卿将吏谓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辈无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顿首流涕，期尽死力，故将士虽困急而锐气不衰。⁹⁵⁴

张仝鬻爱女

田悦攻临沼，累月不拔，城中食且尽，府库竭，士卒多死伤。张仝⁹⁵⁵饰其爱女，使出拜将士曰：“诸君战守甚苦，仝家无他物，请鬻此女，为将士一日之费。”众皆哭，曰：“愿尽死力，不敢言赏。”

杨庆复厚给粮赐

西川之民，开蛮寇将至，争走入成都。杨庆复募士厚给粮赐，乃谕之曰：“汝曹皆军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无自进，今蛮寇凭陵，乃汝曹取富贵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欢呼踊跃，得

⁹⁵³ 内刀于鞞[wei3]：事先在靴内藏刀。

⁹⁵⁴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九 唐纪四十五。

⁹⁵⁵ 张仝[pi1]：唐朝泗州刺史、右金吾卫大将军，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时，唐德宗曾追赠其为尚书右仆射。

选兵二千人，号曰“突将”。蛮合梯冲四面攻成都，庆复帅“突将”出战，杀伤蛮二千余人。蜀人素怯，其“突将”新为庆复所奖拔，且利于厚赏，勇气百倍。其不得出者，皆愤郁求奋。庆复与蛮战，蜀民数千人，争操芟刀白刃，以助官军，呼声震野，蛮军大败，死者五千余人。

杨烈妇重赏

杨烈妇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谋袭陈州。侃为项城令，希烈分兵数千，略定诸县，侃以城小贼锐，欲逃去，妇曰：“寇至当守，力不足，则死焉。君而逃，尚谁守？”侃曰：“兵少财乏，若何？”妇曰：“县不守，则地贼地也，仓廩府库皆其积也，百姓皆其战士也，于国家何有？请重赏，募死士，尚可济。”侃乃召吏民入廷中曰：“令诚若主也，然满岁则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坟墓存焉，宜相与死守，忍失身北面奉贼乎？”众泣，许诺。乃徇⁹⁵⁶曰：“以瓦石击贼者，赏千钱；以刀矢杀贼者，万钱。”得数百人。侃率以乘城，妇身自爨⁹⁵⁷以享众。报贼曰：“项城父老义不下贼，得吾城不足为威，宜亟去；徒失利，无益也。”贼大笑。侃中流矢还家。妇责曰：“君不在，人谁肯固？死于外，犹愈于床也。”侃遽登城。会贼将中矢死，遂引去。⁹⁵⁸

李政财散

宋冀州将官李政，备守有方，纪律严明，金屡攻城，皆击退之。尝夜劫金寨，所得尽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门楼，政以重赏，募死士扑之。俄有数千人，皆以湿毡裹身

⁹⁵⁶ 徇[xun4]：宣示、夺取、谋求、巡视、曲从等。

⁹⁵⁷ 爨[cuan4]：烧饭。

⁹⁵⁸ 见：《新谈书》卷二百一十八 列传第一百三十一 列女。

迸避百金方

跃火而进，大呼力战。金人惊骇，有失仗⁹⁵⁹者，遂败走，城赖以全。后政死而城失守。

诛除反仄

张巡诛六将

令狐潮围张巡于雍邱，相守四十余日。朝廷声问不通。潮闻上皇已幸蜀，复以书招巡，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白巡以兵势不敌，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贼，巡阳许诺。明日，堂上设天子画像，帅将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将于前，责以大义，斩之。士心益。

边居谊

元兵薄新城，总制黄顺，副将任宁，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缒城出者，边居谊悉驱入，当门斩之。遂坚守不下。

酒民曰：“既有贰心矣，则后日开门延贼，卖主求荣者必此辈也。岂可留以自祸乎？斩之可也。”

鎮定危疑

朱桓喻士

朱桓为濡须督，魏曹仁以步骑数万奄至，时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诸将业业，各有惧心。桓喻之曰：“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尔。今仁千里步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也。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耶？”乃偃旗鼓，示弱以诱之，魏师不克还。

⁹⁵⁹ 仗：兵器。

酒民曰：“夫攻之与守，彼下而我上，彼仰而我俯，彼劳而我逸，彼动而我静，彼客而我主，不待卜筮，而数者之胜，已操之自我矣。但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正宜有以晓之。”

羊侃安众

侯景军乘胜至阙下，城中汹惧，羊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少安。

庾域封题空仓

魏围南郑数十日，城中汹惧，庾域封题⁹⁶⁰空仓数十，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一年，但努力固守。”众心乃安。

晋侯围曹，曹人汹惧，因其汹也而攻之，遂入曹。张鲁既降操，蜀中一日数十惊，虽斩之，不能禁也。故兵法曰：“心怖可击。”人心惧，则掩气，最为误事。然《军势》曰：“将无勇则士卒恐。”第视专城者为何如人尔。

王罴开诚示众

王罴守华州，时西魏师与东魏师战于河桥，不利。前后所虏魏士卒，散在民间，闻魏兵败，谋作乱，于是董青雀等遂反，据长安子城。罴闻之，大开州门，召军人谓之曰：“顷闻大军失利，青雀作乱，诸人莫有固志。罴受委于此，以死报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众感其言，皆无异志。

逆折盛势

张辽折吴⁹⁶¹

⁹⁶⁰ 封题：是物品封装妥善后，在封口处题签。

泝避百金方

曹操之征张鲁也，为教与护军薛悌，而署其函边曰：“贼至乃发。”及是，孙权率众十万围合肥，乃共发函教⁹⁶²曰：“若孙权至者，张（辽）、李（典）将军出战，乐（进）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以众寡不敌疑之。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进等莫对。辽怒曰：“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若疑，辽将独决之。”李典素与辽不睦，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尔，吾可以私憾而忘公义乎？请从君而出。”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平旦，辽与典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直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皆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

张巡折贼

令狐潮等，四万余众，奄至雍邱城下。众惧，张巡曰：“贼兵精锐，且知城中虚实，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之，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少折，然后城可守也。”乃分千人乘城，以数队开门突出。巡身先士卒，直冲贼阵，人马辟易⁹⁶³，贼逐退。

浑瑊折贼

⁹⁶¹ 函边：信函边。

⁹⁶² 教曰：告谕曰。

⁹⁶³ 辟易[bi4 yi4]：退避；避开。

吐蕃十万众至奉天，京城震恐。浑瑊戍奉天，虜始列营。瑊帅骁骑二百冲之，身先士卒，虜众披靡。瑊挟虜将一人，跃马而还，从骑无中锋镝⁹⁶⁴者，城上士卒望之，勇气始振。

王文郁折夏

夏人数十万围兰州，已据西关，李浩闭城距守。钤辖王文郁请击之。浩曰：“城中骑兵，不满数百，安可轻战？”文郁曰：“贼众我寡，正当折其锋，以安众心，然后可守。此张辽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士七百余人，缒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贼众惊溃。时以文郁方⁹⁶⁵尉迟敬德，擢知州事。

邀截归路

费祗据三岭

魏曹爽入汉中，蜀据兴势，兵不得进，引军还。费祗进据三岭以截爽，爽争险苦战，仅乃得过，失亡甚众，关中为之虚耗。

陈泰断姜维

蜀姜维围狄道，陈泰引兵救之，扬言欲向其还路，维惧遁走。

朱桓断夹石挂车

吴周鲂遣亲人赍笺⁹⁶⁶以诱曹休，言被谴惧诛，欲以郡降北，求兵应接。时频有郎官，诣鲂诘问军事。鲂因诣郡门下，下发⁹⁶⁷谢。休闻之，率步骑十万向皖以应鲂。朱桓言于吴王曰：“休本以亲戚见仕，非智勇名将也。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

⁹⁶⁴ 锋镝[fēngl di2]: 锋,刀口; 镝,箭头。泛指兵器。

⁹⁶⁵ 方: 併也。

⁹⁶⁶ 赍[jī]: 持也, 付也, 装也, 遗也, 送也。笺[jiān1]: 书信、信札。

⁹⁶⁷ 下发: 向下发送。

泝澼百金方

挂车，此两道皆险扼，若以万兵砮路，则彼众可尽，休可生虏。臣请将所部以断之。”休与陆逊战于石亭，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驴骡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

王轨锁清水

陈吴明彻围周彭城，环列舟舰，攻之甚急。周王轨引兵轻行据淮口，结长围，以铁锁贯车轮数百，沉之清水。（清河之水）以遏陈船归路，军中汹惧。萧摩诃言于明彻曰：“闻王轨始锁下流，其两端筑城未立，请往击之。不然，吾属皆为虏矣。”明彻奋髯曰：“塞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水路遂断，周兵益至，明彻决堰退军，至清口。（清河之口）水势渐激，舟碍车轮不得过。王轨引兵蹙之，众溃明彻被执，将士辎重，皆没于周。独萧摩诃与将军任忠、周罗喉全军退还。

吴玠伏神垆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常胜。及与吴玠战，辄败。愤甚。谋必取玠。复攻和尚原。玠令诸将选劲弩，命诸将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垆⁹⁶⁸以持之，遂复大败。兀朮中流矢，仅以身免，急剃其须髯而遁。⁹⁶⁹

吴玠伏河池

金人攻杀金平，战败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自是不敢妄动。

种师道议扼河

⁹⁶⁸ 神垆[ben4]：地名。

⁹⁶⁹ 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吴玠兄弟保蜀。

金人南下，种师道入援。帝问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对曰：“臣以为议和非也。女真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其归乎？”请缓给金币，俟彼惰归，扼而歼诸河。执政不可。

种师道请乘半济击金

鞞漓不退，师北去，京师解严。种师道请乘其半济击之。帝不许。李邦彦立大旗于河东北河，有擅出兵者并依军法。种师道曰：“异日必为国患。”

居士曰：“来既不能御，去又不能追，何以立国，何以保民？呜呼！殆已！”

宗泽欲据金人归路

宗泽闻金人逼二帝北行，即提军趋滑，走黎阳，至大名，欲径渡河，据金人归路，邀还二帝，而勤王之兵，无一至者。

韩世忠截江大破兀朮

兀朮破临安，帝如浙东。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中军驻江湾，后军驻海口，大治舟舰，欲俟敌归邀击之。及兀朮由秀州趋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师镇江以待之。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朮欲济江，乃遣使通问⁹⁷⁰，且约战期。世忠许之，因谓诸将曰：“是间形势，无如金山龙王庙者，敌必登之，以觐⁹⁷¹我虚实。”乃遣苏德将百人伏庙中，百人伏庙下岸侧，戒之曰：“闻江中鼓声，则岸兵先入，庙兵继出，以合击之。”及敌至，果有五骑趋庙，庙兵先鼓而出，获两骑，其三骑，则振策以驰，驰者一人，红袍玉带，既坠复跳而免。诘诸获者，则朮兀也。既而

⁹⁷⁰ 通问：互相往来访问，互通音讯。

⁹⁷¹ 觐[chan1]：侦察。

汧汭百金方

接战江中，凡数十合。世忠妻梁氏亲执桴鼓，敌终不得济，俘获甚众，擒兀朮之婿龙虎大王。兀朮惧，请尽归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许。复益以名马，又不许。逐自镇江沂流西上，世忠循北岸，且战且行。世忠滕艚大舰，出金师前后数里，击柝之声达旦。将至黄天荡，兀朮窘甚。或曰：“老鹳河故道，今虽湮塞，若凿之，可通秦淮。”兀朮从之，一夕渠成，凡五十里，途趋建康。岳飞以骑三百，步兵三千，邀击于新城大破之。兀朮乃复自龙湾出江中，趋西淮，会挾懒又自潍州遣孛堇太一，引兵来援，兀朮乃复引还。欲北渡，世忠与之相持于黄天荡。太一孛堇军江北，兀朮军江南，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豫以铁细贯大钩，授骁健者。明旦，敌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细一细，则曳一舟沉之，兀朮穷蹙，求会语，祈请甚哀。世忠曰：“还我两宫，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兀朮语塞。又数日求再会，言不逊，世忠引弓欲射之，兀朮亟驰去。见海舟乘风使篷，往来如飞，谓其下曰：“南军使船欲如使马奈何？”乃募人献破海舟之策。于是闽人王姓者，教其舟中载土，平板铺之，穴船板以棹桨，候风息则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且以火箭射其气篷，则不攻自破矣。兀朮然之。刑白马以祭天。及天霁风止，兀朮以小舟出江，世忠绝流击之。海舟无风不能动，兀朮令善射者，乘轻舟以火箭射之，烟能涨天，师遂大溃，焚溺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仅以身免，奔还镇江。兀朮遂济江屯于六合县。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万之众，凡四十八日而败。然金人自是亦不敢复渡江矣。⁹⁷²

酒民曰：“截归之战，未有如此之痛快者。兀朮绝望南渡，江左得以偏安，皆此一战之力也。”

诱攻城

⁹⁷² 见：《宋史·韩世忠传》

虞诩诱羌

汉虞诩为武都太守，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而潜发小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于是以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

刘基诱陈友谅

陈友谅倾国入寇，压金陵，军势张甚，欲发兵御之。而众惧怯不决，有请背城借一⁹⁷³者，有以钟山王气请奔据者，有劝纳款者。刘基后至，独张目不言。上为起入内，趣召基。基言先斩主纳款，及奔钟山者。上固问计安出？基曰：“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尔。取威定伯⁹⁷⁴，在此一举。而言纳款及奔何也？”于是决策诱之，破友谅，尽覆其众。⁹⁷⁵

诱入城

陈宫诱曹操

曹操、吕布濮阳相持，陈宫谓布曰：“可令富民田氏，诈献密书，愿为内应，诱操入城。”操信之。刘晔谓操曰：“陈宫多谋，或是反间，不可不防。当分军三队，一队入城，两队伏城外接应。”田氏又使人献书，约初更时，城上鸣螺壳为号，纵兵入城。至期，操引兵至，城内州衙中炮声响，四门火起，伏兵齐出，操大败，往东门逃。城有崩木击操马倒，操陷火内，手臂须发，尽皆烧毁，得典韦救之而出。

安邑人诱崔干佑

⁹⁷³ 借一：与敌人作最后的决战。

⁹⁷⁴ 伯：霸。

⁹⁷⁵ 见：《钦定续通典》卷九十四 兵三 料敌制胜 明。

泚澼百金方

崔干佑至安邑，安邑人开门纳之，半入，闭门击之，尽殪。

李雄诱罗尚

晋益州牧罗尚，遣隗伯攻蜀城，李雄与战，互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之，从泰击雄。雄将李骧于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而争缘梯，泰以绳系上，尚军百余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

铁铉诱靖难兵

靖难兵围济南甚急，铁铉合军民诈降，阴伏勇士，开城门，候燕王入，急下铁板，几中之。

诱 战

刘锜诱兀朮

兀朮至顺昌，刘锜遣耿训约战。兀朮怒曰：“刘锜何敢与我战？以吾力破尔城，直用靴尖趯倒⁹⁷⁶耳。”训曰：“太尉非但请与太子战，且谓太子必不敢济河，愿献浮桥五所，济而大战。”迟明⁹⁷⁷，锜果为五浮桥于颖河上，敌由之以济。锜遣人毒颖上流及卅中，戒军士虽渴死，毋得饮于河，饮者夷其族。时天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人马饥渴，食水、卅者辄病，往往困乏。

于谦诱虏

也先挟英宗皇帝破紫荆，直窥京师。诸门皆有兵，总二十万。虏见明兵盛而严，不敢轻犯，以数骑来尝。于谦设伏于空室，使数骑诱虏，虏遂以万骑来薄，遂发伏败之。

⁹⁷⁶ 趯倒[ti4 dao3]：踢倒。

⁹⁷⁷ 迟明：黎明。

佚能劳之

夜 扰

特选精壮勇敢士五百名，照依敌妆、敌哨，约为暗号。每遇晦夜雨雪，贼忽略倦怠时，则从暗门纵出，乱砍其营，聚散倏忽，人自为战。遇有顺风，以火器、火炮，烧其积聚。惊则佯与同惊，睡则佯与同睡。但以无声为妙机，暗伤为妙手，明砍明攻，是为下着。五鼓钟鸣，仍以暗号，认是吾兵，方许放进。此之谓“鬼兵”，密如鹭探，速若鸮击，非敢死士，熟练人不可。或只用大炮，齐放轰营亦可。

张巡鸣鼓严队

尹子奇复攻睢阳，张巡于城中夜鸣鼓严队⁹⁷⁸，若将出击者。贼闻之，遂达旦戒备。既明，巡乃寝兵绝鼓。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解甲休息。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贼营，斩将甚众。

史思明掠抄官军

唐郭子仪等九节度围邺城，穿堑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人以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邺，使诸将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胁之。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于城下掠抄，官军出，辄散归各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樵采甚难，昼备之则夜至，夜备之则昼至。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刻日决战，官军大溃。

刘锜夜斫金营

⁹⁷⁸ 严队：束装、整饬部队。

洴澼百金方

宋顺昌受围已四日，金兵盈盛，乃移砦东村，距城二十里。锜遣骁将阎充，募壮士五百人，夜斫其营。是夕天欲雨，电光四起，见辮发者辄斫之，金兵后退十五里。锜复募百人以往，或请衔枚。锜笑曰：“无以枚也。”命折竹为器，如市井儿以为戏者，人持一以为号。直犯金营电所烛则皆奋击，电止则匿不动，敌众大乱。百人者闻吹声而聚，金人益不能测，终夜自战，积尸盈野。

毕再遇疲金人

金人以十万进攻六合，环城四面，营帐亘三十里。毕再遇⁹⁷⁹出奇兵击之，敌昼夜不得休，乃引退。

姚广孝罢王师

明师围北平，姚广孝夜缒死士，下城劫南兵，或遣数十人，远伏廿莽间，夜举火鸣炮，罢⁹⁸⁰南兵不得休息，辄出精兵奋击败之，尽焚九门诸棚寨。

饱能饥之

祖逖邀击赵粮

晋祖逖将韩潜，与后赵将桃豹，分据东川故城，相守四旬，后赵运粮馈豹，逖潜使邀击获之，豹宵遁。

史思明焚九节度之粮

唐郭子仪九节度围邺城，穿堑三重，引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人以为克在旦夕，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不得出。史思明引兵救之。时天下饥馑，转饷者南自江淮，西自并

⁹⁷⁹ 闲出：随意的出动。

⁹⁸⁰ 罢[pi2]：疲劳；衰弱。

汾，舟车相继。思明多遣壮士，窃官军装号，督趣运者，责其稽缓，妄杀戮人，运者骇惧，舟车所聚，则密纵火焚之。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不能察也。由是诸军乏食，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刻日大战。思明直前奋击，杀伤相半，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辨，官军大溃。

张巡取贼盐米

令狐潮围张巡于雍邱，会粮乏，潮饷贼盐米数百艘。且至，巡夜壁城南，潮悉军来拒，巡遣勇士衔枚滨河，取盐米千斛，焚其余而还。

刘锜凿金粮船

刘锜兵驻河口，扼金师，金人以毡裹船载粮而来，锜使善没者凿沉其舟。

毕再遇焚金粮

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阴粮，又载粮三千舰，泊大清河。毕再遇谍知之，曰：“敌众十倍，难以力胜，可计破也。”乃遣统领许俊，间道趋淮阴，夜二鼓，衔枚至营，各携火潜伏粮车间，五十余所。闻哨声举火，敌惊扰奔窜，粮草遂空，楚围解。

安能动之

孙子疾走魏都以解赵围

泝澗百金方

魏伐赵，围邯鄲，齐威王谋救赵，乃使田忌为将，孙子⁹⁸¹为军师。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纍者不控掌，救斗者不搏撻，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之轻兵锐卒竭于外，而老弱疲于内，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师还，与齐战于桂陵，魏师大败。

孙子直走魏都以解韩围

魏伐韩，韩请求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将孙子为军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孙子度其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涓果夜至，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涓乃自刎，曰：“遂成竖子⁹⁸²之名。”

刘琨清啸奏胡笳

晋刘琨为并州刺史，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⁹⁸³。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悲声寥亮。贼又流涕歔歔⁹⁸⁴，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酒民曰：“刘琨清啸胡笳，此亦兵法攻心之术也。”

敌则能战之

⁹⁸¹ (齐) 孙子：孙臧也。批亢捣虚：是打击对方要害及防备不周的地方。兴格势禁：是指受形势的阻碍或限制，事情难于进行。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⁹⁸² 竖子[shu4 zi3]：指的是童仆；小子，对人的蔑称。

⁹⁸³ 清啸[qing1 xiao4]：清越悠长的啸鸣或鸣叫。

⁹⁸⁴ 歔歔[xu1 xi1]：哀叹抽泣声。

能战而后能守，未有不能战而可以守者也。若区区填门守堞，使贼敢易视我兵气先怯，乃庸愚之将。一举不展，以贼不攻为幸，攻即破焉者也，乌足以寄专城之责哉？

汉光武昆阳之捷

汉军进围宛城，刘秀别⁹⁸⁵与诸将徇昆阳，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马财物，谷数十万斛，转以馈宛下。莽大惧，遣王寻、王邑，将兵百万，甲士四十二万，复与严尤、陈茂合，尽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诸将见寻、邑兵盛，反驰入昆阳，皆惶怖，欲散走。刘秀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两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耶？”诸将咸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秀笑而起，会候骑还，言大兵且至城北，军陈数百里，不见其后。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秀复为图画成败。诸将曰：“诺”。时城中仅有八千余人，秀乃使王常留守，乘夜与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于外收兵。时莽军到城下者且十万，秀等几不得出。

寻、邑纵兵围昆阳，严尤说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⁹⁸⁶者在宛，不如击宛；宛败，昆阳自服。”不听。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钲鼓之声，闻数十里，或为地道冲棚，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⁹⁸⁷。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功在刻漏⁹⁸⁸，不以军事为忧。严尤曰：“《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听。

⁹⁸⁵ 别<副>：分别。

⁹⁸⁶ 假号：是指古时称起事者自立的名号。亦用以称起事者。

⁹⁸⁷ 负户以汲[ji2]：以背载门板吸取。

⁹⁸⁸ 攻在漏刻：在极短的时间，就可以获得成功。漏：古代计时用的器具；漏刻：顷刻之间。

汧水百金方

秀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而诸将贪财物，欲分留守之。秀曰：“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乃悉发之。秀遂与营部俱进，自将步骑千余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寻、邑亦遣兵数千合成，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怯敌，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秀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秀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寻、邑易之，自将万余人行陈，勅诸营者按部，无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寻、邑陈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奔殪百里间。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战⁹⁸⁹，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车甲珍寶，不可胜算。关中震恐，于是海内豪杰，翕然响应。⁹⁹⁰

张巡睢阳之捷

贼引精兵攻雍邱，积六十余日，巡与之大小三百余战，带甲而食，裹疮复战，贼遂败走。巡乘胜追之，获胡兵二千人而还，军声大振。

令狐潮围张巡于雍邱，城中薪水竭，巡给潮曰：“君须此城，归马三十匹，我得马，且出奔，请君取城以借口。”潮归马，巡悉以给骁将。约日，贼至人取一将。明日潮责巡，答曰：“吾欲去，将士不从奈何？”潮怒，欲战，阵未成，三十骑突出，擒将十四，斩首百余级，收其器械牛马，潮遁还陈留。

⁹⁸⁹ 股战：即股栗。意思是大腿发抖，形容恐惧之甚。

⁹⁹⁰ 见：《后汉书·纪·光武帝纪上》

尹子奇复引兵攻睢阳，巡出战，昼夜数十合，屡摧其锋，而贼攻围益急。巡于城中鸣鼓严队，若将出击者。贼闻之，达旦戒备。既明，巡乃寝兵绝。贼以飞楼瞰城中，无所见，遂休息。巡与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将，各将五十骑，开门突出，直冲敌营，至子奇麾下，营中大乱，斩贼将五十余人，杀士卒五千余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识，剡蒿为矢⁹⁹¹，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⁹⁹²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⁹⁹³射之，中其左目，几获之。子奇乃收军，退还。

刘锜顺昌之捷

金人攻顺昌，刘锜破其铁骑数千。兀朮在汴闻之，即索靴上马，帅十万众来援。锜遣耿训请战。敌用“长胜军”，严阵以待。方晨气尽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统制官赵樽、韩直，身中数矢，战不肯已⁹⁹⁴，士殊死斗，入其阵，刀斧乱下，敌大败。兀朮遂拔营北去，锜遣兵追之，死者数万。方大战时，兀朮被白袍，乘甲马，以牙兵三千督战，兵皆重铠甲，号“铁浮图”，戴铁兜牟⁹⁹⁵，周匝缀长檐，三人为伍，贯以韦索。每进一步，即用拒马拥之，退不可郤。官军以枪标去其兜牟，大斧断其臂，碎其首。敌又以铁骑分左右翼，贯以韦索，三人为联，号“拐子马”，皆女真为之，号“长胜军”，专以攻坚，战酣，然后用之。自用兵以来，所向无前，至是亦为锜军所杀。弃尸毙马，血肉枕籍，车旗器甲，积如山

⁹⁹¹ 剡蒿为矢：削秸秆做箭用。剡，削、刮；蒿，谷类植物的茎秆。

⁹⁹² 白：禀告。

⁹⁹³ 霁云：南霁云，唐天宝末年抵抗安禄山叛军的名将。

⁹⁹⁴ 已：止，罢了。

⁹⁹⁵ 兜牟[pou1 mo2]：即“兜鍪”。是一种古时战士戴的头盔，形如釜，用以防御兵刃。

汧渭百金方

阜。兀朮平日所恃以为强者，十损七八，至陈州，数诸将之罪，韩常以下鞭之，遂还汧。⁹⁹⁶

吴玠吴玠和尚原仙人关之捷

宋吴玠保和尚原，金将乌鲁、折合来攻，索战⁹⁹⁷。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遂大败遁去。

金人自起海角，狃于长胜，及与玠战，辄败，愤甚，谋必取玠。复攻和尚原。玠命诸将选劲弓强弩，分番迭射，号“驻队矢”连发不绝，繁如雨注。敌稍却，则以奇兵旁击，绝其粮道。度其困且走，设伏于神垵以待之，遂复大败。兀朮中二流矢，仅以身免，亟剃须髯而遁。兀朮、撒离喝、刘夔帅步骑十万，破和尚原，进攻仙人关，自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玠以万人守杀金平，以当其冲。璘自武阶路入援，先以书抵玠，谓杀金净之地阔远，前阵散漫，后阵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死战，然后可以必胜。玠从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围转战七昼夜，始得与玠合。敌首攻玠营，玠击走之。又以云梯攻垒壁，杨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长矛刺之。诸将有请别择地以守者，玠拔刀画地，谓诸将曰：“死则死此，退者斩。”金分军为二，兀朮阵于东，韩常阵于西。璘率锐卒介其间，左萦右。随机而发。战久，璘军少惫，急屯第二隘。金追兵踵至，人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璘以“驻队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层积。敌践而登。撒离喝驻马四视，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楼，姚仲登楼酣战。楼倾，以帛为绳，挽之复正。金人用火攻楼，仲以酒缶扑灭之。玠急遣兵以长刀大斧左右击。统领王喜、王武率锐士分紫、白旗入全营，金阵乱，奋击，射韩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先遣兵伏河池，扼其归路，又败之。

⁹⁹⁶ 见：《古今图书集成》卷七百五十四。

⁹⁹⁷ 索战：讨战，挑战。

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携拿来，刘夔豫之腹心，本谓蜀可图，既不得逞，度玠终不可犯，乃还据凤翔，授甲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妄动矣。⁹⁹⁸

扈再兴襄阳之捷

金人犯襄阳，势如风雨，再兴同孟宗政、陈祥分三阵，设伏以待。既至，再兴中出一阵，复郟，金人逐之。宗政与祥合，左右两翼掩击之，金人三面受敌，大败，血肉枕籍谷山间。既而益兵数万，复围城，相持九十日。再兴夜以铁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驰中蒺藜者，十踏⁹⁹⁹七八。金帅完颜讹可，拥步骑数万薄城，再兴与宗政纵之涉濠，半渡击之；又令守坝者佯走。金人争坝，急击之，多堕水中。金人创对楼、鹅车、革洞，决濠水，运土石填城下。再与募死士着铁面具披毡，列陈以待之。金人计无所施，弃旗甲辎重满野，遁去，追败之。¹⁰⁰⁰

石亨京师之捷

亨以土木之变系狱，虜酋也先犯京城。有言亨勇者，于谦荐亨出狱，令立功赎罪。“亨统兵出安定门即与虜遇，挺刃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十人，彪又持斧率亲兵从之，诸军欢呼踊跃，声振天地。虜却而西，亨等追战城西，虜复却而南，亨令（石）彪率精兵千人诱虜南至彰义门。虜见彪兵少逼之，亨率众乘之蹂虜，大溃南奔。亨日夜追虜三日至清风店北，虜将出紫荆倒马关，惧我蹑后。亨遣谍者诒虜亨且未至阵中，将者假亨名耳。虜信之，来攻，亨率彪与精锐数十骑奋击大呼，直贯虜阵，刀斧齐下，杀虜数百人，虜始知亨在。器乱相蹂践，亨悉众乘之，

⁹⁹⁸ 见：《宋史纪事本末》卷69 吴玠兄弟保蜀。

⁹⁹⁹ 踏[bo2]：1. 跌倒：屡踏屡起。2. 倒毙，僵死，破灭。

¹⁰⁰⁰ 见：《宋史》卷四百〇三 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扈再兴。

泝澌百金方

大捷，所掠羊马财物尽弃，饵我兵，虏得遁去。亨既败虏威名益震，虏自是不敢复踰塞深入。”¹⁰⁰¹

酒民曰：“古名将力战解围者多矣，然以少击众、以弱击强、以智遇智、以勇遇勇、酣战格斗，未有如此数事之快者。读之真令人有击鼓其镗，踊跃用兵¹⁰⁰²之意。特为表出，以振积弱之气也。”

少则能守之

耿 恭

匈奴围关宠于柳中城，车师与匈奴共攻恭。恭率属士众御之。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卒推诚同死生，故皆无二心。而稍稍死亡，余数十人。单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使招恭曰：“若降者，当封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诱其使上城，手击杀之，炙诸上城。单于大怒，更益兵围恭，不能下。关宠上书求救，帝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余人以救之。会关宠已歿。谒者王蒙等，欲引兵还。耿恭军吏范羌，时在军中，固请迎恭。诸将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与羌从山迎恭。遇大雪丈余，军仅能至。城中夜闻兵马声，以为虏来，大惊。羌遥呼曰：“我范羌也，汉遣军迎校尉矣。”城中皆称万岁，开城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随俱归，虏兵追之，且战且行。吏士素饥困，发疏勒¹⁰⁰³时，尚有二十六人，随路死没，三月至玉门，惟余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中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单兵守孤城，当匈奴数万之众，连月踰年，心力困尽，凿山为井，煮弩为粮，

¹⁰⁰¹ 见：《国朝献征录》卷之十 武靖伯石亨。

¹⁰⁰²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出自《诗经·邶风·击鼓》。意谓鼓播起来冬冬响，练习跳跃和刀枪。形容练兵的热闹场面。

¹⁰⁰³ 疏勒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喀什地区西北部。

前后杀伤丑虏数百千计，卒全忠勇，不为大汉耻，宜蒙显爵以励将帅。”恭至洛阳，拜骑都尉。

毛德祖守虎牢

魏奚斤、公孙表等，共攻虎牢，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而魏增兵转多。魏人毁其城，毛德祖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惟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疮，德祖抚之以恩，终无离心。

陈宪守悬瓠

陈宪守悬瓠，城中战士不满千人。魏主围之三月，昼夜攻悬瓠。夜作高楼临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负尸以汲。施大钩于冲车之端，以牵楼堞¹⁰⁰⁴，坏其南城。陈宪内设女墙，外立木栅以拒之。魏人填堑肉薄登城，宪督厉将士苦战，积尸与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宪锐气愈发，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不克而还。

沈璞、臧质守盱眙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谟犹在滑台，江淮无警。璞以郡当冲要，乃缮城浚隍，积财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僚属皆非之，朝廷亦以为过。及魏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劝璞宜还建康，璞曰：“虏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薄来攻，此乃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尝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事之明验也。”众心稍定。璞收集二千精兵，曰：“足矣。”遂与臧质共守。¹⁰⁰⁵

¹⁰⁰⁴ 楼堞：城楼与城堞。泛指城墙。

¹⁰⁰⁵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庚寅，公元四五零年）

汧水百金方

魏人之南寇也，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及过淮，民多窜匿，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因攻盱眙。

魏主就臧质求酒，质封漉便与之；魏主怒，筑长围，一夕而合；运东山土石以填堑，作浮桥于君山，绝水陆道。魏主遗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灭常山、赵郡贼；胡死，灭并州贼，氐、羌死，灭关中贼。卿若杀之，无所不利。”质复书曰：“省示，具悉奸怀。尔自恃四足，屡犯边境。王玄谟退于东，申坦散于西，尔知其所以然邪？尔独不闻童谣之言乎？盖卯年未至，故以二军开饮江之路尔；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生全，飧有桑干哉？尔有幸，得为乱兵所杀，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直送都市尔。我本图全，若天地无灵，力屈于尔，齑之、粉之，屠亡、裂之，犹未足以谢本朝。尔智识及众力，岂能胜苻坚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尔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粮食乏者，可见语，当出稟相贻。得所送剑刀，欲令我挥之尔身耶？”魏主大怒，作铁床，于其上施铁镜，曰：“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众书曰：“尔虏中诸士庶：佛狸所与书，相待如此。尔等正朔之民，何为自取糜灭，岂可不知转祸为福耶！”并写台格以与之云：“斩佛狸首，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

魏人以钩车钩城楼，城内系以羸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既夜，缒桶悬卒出，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城土坚密，每至，类落部过数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会魏军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军，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断其归路；二月，魏王烧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

“今兵不多，虽可固守，不可出战；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计，不须实行也。”

臧质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¹⁰⁰⁶，璞固辞，归功于质。上闻，益嘉之。¹⁰⁰⁷

羊侃吴景守台城

侯景济江，建康大骇，景军乘胜至阙下。城中汹惧，羊侃诈称得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众乃少安。

景列兵绕台城，既市，百道俱攻，鸣鼓吹蜃，喧声震地，纵火烧大司马、东、西华诸门。羊侃使凿门上为窍，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银鞍，往赏战士；战士踰城，出外洒水，久之方灭。贼又以长柯斧斫东掖门，门将开，羊侃凿扇为孔，以槊刺杀二人，斫者乃退。景作木驴数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头木驴，石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蜡，丛掷焚之，俄尽。景又作登楼，高十余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塹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

景攻既不克，士卒死伤多，乃筑长围以绝内外。朱异、张绾议出兵击之，上问羊侃，侃曰：“不可。今出人若少，不足破贼，徒挫锐气；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从，使千余人出战。锋未及交，退走，争桥赴水死者大半。

侃子鸞，为景所获，执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计一子，幸早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矣，犹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义，亦不之杀。

¹⁰⁰⁶ 露板：奏章。

¹⁰⁰⁷ 次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公元四五一年）

泝澦百金方

景于城东、西起土山，驱迫士民，不限贵贱，乱加毆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号哭动地。民不敢窜匿，并出从之，旬日间，众至数万。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亲负土，执畚鍤，于山上起芙蓉层楼，高四丈，饰以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铠，谓之“僧腾客”，分配二山，昼夜交战不息。会大雨，城内土山崩；贼乘之，垂入，苦战不能禁。羊侃令多掷火，为火城以断其路，徐于内筑域，贼不能进。景募人奴降者，悉免为良；得朱异奴，以为仪同三司，异家赀产悉与之。奴乘良马，衣锦袍，于城下仰诟异曰：“汝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矣！”于是三日之中，群奴出就景者以千数，景皆厚抚以配军，人人感恩，为之致死。

朱异遗景书，为陈祸福。景报书，并告城中士民，以为：“梁自近岁以来，权幸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千人，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仆所以趋赴阙庭，指诛权佞，非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观王侯、诸将，志在全身，谁能竭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长江天险，二曹所叹，吾一苇杭之，日明气净。自非天人允协，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羊侃卒，城中益惧。景以火车焚台城东南楼。材官吴景有巧思，于城内构地为楼，火纔灭，新楼即立，贼以为神。景因火起，潜遣人于其下穿城。城将崩，乃觉之；吴景于城内更筑迂城，状如却月以拟之，兼掷火，焚其攻具，贼乃退走。¹⁰⁰⁸

韦孝宽守玉壁

¹⁰⁰⁸ 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高祖武皇帝十七太清二年（戊辰，公元五四八年）

齐神武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连营数十里，直至城下。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两楼，直对土山。孝宽更缚木接之，命极高峻。齐神武使谓城中曰：“纵尔缚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土山，攻具，昼夜不息。孝宽掘长堑，简战士屯堑。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伏地道者，便下柴火，以皮鞞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布悬空中，车不能坏。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作长钩利刃，火竿一来，以钩刃遥割之。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随其崩处，立木栅以捍之，敌终不得入。

神武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参军祖孝征谓曰：“未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离有余，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有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反之危。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征复谓城中人曰：“韦城主受彼荣禄，或复可尔，自外军士，何事相随入汤火中耶。”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外城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士卒感动，人有死难之心。

神武苦战六旬，伤及死病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其夜遁去。忿恚，遂殂。¹⁰⁰⁹

昌义之守钟离

¹⁰⁰⁹ 此节见：《周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三 韦孝宽。

汧水百金方

魏中山王英，与杨大眼等众数十万攻钟离。钟离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阳洲两岸为桥，树栅数百步，跨海通道。英据南岸攻城，大眼据北岸立城，以通粮运。城中众纔三千人，昌义之督率将士，随方抗御。魏人以车载土填堑，使其众负土随之，严骑蹙其后。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连之。俄而堑满，冲车所撞，城土辄颓。义之用泥补之，冲车虽入，而不能坏。魏人昼夜苦攻，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

韦叡将兵救钟离。旬日至邵阳。豫装高舰，为火攻之计。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叡使冯道根等，乘斗舰竞发，击魏洲上军尽殪。别以小船载卮，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烟尘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俱尽，魏军大溃。英见桥绝，脱身弃城走，斩首十余万。叡遣使报昌义之。义之悲喜，不暇答语，但叫曰：“更生！更生！”¹⁰¹⁰

酒民曰：“古名将死守全城者多矣，又若张巡之守睢阳、浑瑊之守奉天、赵犨之守陈州、杜慆之守泗州、李嗣昭之守潞州、周德威之守幽州、王禀之守太原、孟宗政之守枣阳、铁铉之守济南。率皆兵极寡，粮极乏，敌极强，攻极苦，困极久。真兵家所谓以寡击众，以弱击强之法也。如此数役者，读之真有天地为之震怒，鬼神为之饮泣之意。特表出之，以愧失守封疆者，固知守圉自有方也。”

内外夹攻

陈 宫

三国吕布，被操围于下邳。陈宫曰：“操远来，不能久。公以步骑出屯于外，宫以众余守于内；若向公，宫攻其背；若攻城，

¹⁰¹⁰ 此节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六 梁纪二 高祖武皇帝二天监六年（丁亥，公元五零七年）

公救于外。不过旬日，操军食尽，击之可破也。”布不用，围久降遂。¹⁰¹¹

慕容翰

晋平州刺史崔毖，阴说高句丽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进攻棘城。廆闭门自守，使召其子翰于徒河，翰曰：“彼兵强盛，难以力胜，请为奇兵于外，伺其闲而击之。若并兵为一，彼得专意攻城，非策之得也。”廆从之。宇文大入悉独官闻之曰：“翰不入城，或若为患，当先取之。”分遣数千骑袭翰，翰设伏以待，奋击尽获之，乘胜径进，遣闲使¹⁰¹²语廆出兵大战。前锋始交，翰将千骑从旁直入其营，纵火焚之，众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

傅 永

陈伯之再引兵攻寿阳，魏傅永将兵三千救之。彭城王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来，欲以却敌，若如教旨¹⁰¹³，乃是与殿下同受攻围，岂救援之意？”遂军于城外。勰部分将士，与永并势，击伯之于肥口，大破之。

柳元景

宋柳元景为随郡太守，羣蛮大为寇暴，欲来攻城。郡内力少，粮杖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遣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

¹⁰¹¹ 见：明 罗贯中着《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四》第三十八章 白门曹操斩吕布。

¹⁰¹² 闲使：密使。暗中派往敌方进行反间或侦察等活动的使者。亦作“间使”。

¹⁰¹³ 教旨：上对下的告谕。

洴澼百金方

兵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鄆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无复寇抄。¹⁰¹⁴

兵法有云¹⁰¹⁵：“凡守者，进不郭（围），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廩，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然而世将弗能知。”观吕布以婴城而败，慕容翰、傅永、柳元景，以内外掎角而胜，则法戒犁然备矣。

¹⁰¹⁶

不意奋击

毛德祖穴地出围

魏奚斤、公孙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邺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内穴地八七丈，分为六道，出魏围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参军范道基等帅之，从穴中出，掩袭其后。魏军惊扰，斩首数百级，焚其攻具而还。¹⁰¹⁷

薛万均、薛万彻从地道掩袭

窦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贼已攀堞，万均、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直掩贼背击之，建德兵溃走。

李光弼

¹⁰¹⁴ 见：《宋书》卷 77 柳元景。

¹⁰¹⁵ 《尉缭子》卷 6 守权。译文：凡是守城的军队，不在外城迎击敌人，不固守城郊险要据点，这样来进行防御战斗，不是好的办法。因为，把英雄豪杰，精锐部队，优良兵器，都集中在城内，并且收集城外的存粮，拆毁城外的房后，使民众统统退保城垣，这样就会使攻者气焰嚣张，而守者士气低落，一旦遭敌进攻，守军就会受到很大损伤。但是一般庸将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¹⁰¹⁶ 婴城：环城而守。法戒：法规戒律。犁然：释然、明辨貌。

¹⁰¹⁷ 见：《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宋纪一 高祖武皇帝 景平元年（癸亥，公元四二三年）

史思明等引兵十万，寇太原，围守益固。光弼遣人诈与贼约，刻日出降。而使潜穿地道周贼营中，搆之以木。至期，光弼勒兵在城上，遣裨将数千人出，如降状，贼皆属目。俄而营中地陷，死者千余人，贼众惊乱，官军鼓噪乘之，俘斩万计。¹⁰¹⁸

夜缒人

令狐潮围雍邱，城中矢尽，（张）巡缚藁为人千余，被以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射之，得矢数十万。其后复夜缒人，贼笑不设备，乃以死士五百斫潮营，潮军大乱，焚垒而遁。

猛火发于庐舍，蜂窠出于怀袖，虽有勇夫，莫不错愕失措，仓皇变色者，不意故也。专城者，能为迅雷之势，出其不意则善矣。¹⁰¹⁹

伐 交

烛之武说秦伯

晋侯秦伯围郑，晋军函陵，秦军汜南。郑使烛之武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¹⁰²⁰。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倍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¹⁰²¹，朝济而夕设版¹⁰²²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

¹⁰¹⁸ 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九 唐纪三十五 肃宗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中之上至德二年（丁酉，公元七五七年）

¹⁰¹⁹ 窠[dun3]：聚集。这段文字强调了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出其不意的行动和反应是很重要的。

¹⁰²⁰ 执事：管事的人。不直接称对方，而称执事，表示尊敬对方。

¹⁰²¹ 焦、瑕：晋河外列城二邑。

¹⁰²² 设版：建筑工事。

泝澦百金方

¹⁰²³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杨存戍之，乃还。晋亦去之。

慕容廆

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镇辽东，而士民多归慕容廆，心不平，乃阴说高句丽、段民、宇文氏，使共攻之，约灭廆分其地，三国合兵伐廆。诸将请击之，廆曰：“彼为崔毖所诱，欲邀一切之利。军势初合，其锋甚锐，不可与战，当固守以挫之。彼乌合而来，既无统一，莫相归服，久必携贰，一则疑吾与毖诈而覆之，二则三国自相猜忌。待其人情离贰，然后击之，破之必矣。”¹⁰²⁴三国进攻棘城，廆闭门自守，遣使独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国疑宇文氏与廆有谋，各引兵归。宇文氏遂败。

酒民曰：“交绝则势孤，势孤则必走，离间之谋，不可少也。”

分 势

吴玠

金将没立自凤翔，别将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散关，约日会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至，阵北山，索战。玠命诸将坚阵待之，更战迭休，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人舍马步战，遂大败，遁去。没立方攻箭箐关，玠复遣将击退之，两军终不得合。¹⁰²⁵

康茂才

¹⁰²³ 见：《左传》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

¹⁰²⁴ 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中宗元皇帝中太兴二年（己卯，公元三一九年）

¹⁰²⁵ 参考：《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吴玠兄弟保蜀。

陈友谅率兵六十万，顺流攻建康，又遣使约张士诚同入寇。时有议降及奔钟山者，太祖斥之，虑二虏相合，势难支。康茂才与友谅旧知，乃遣为间，给伪降，约为内应，招之速来，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势。遂令阍者至友谅军，友谅得书甚喜，问曰：“康君何在？”阍者曰：“见守江东木桥。”乃遣还谓曰：“吾至，呼老康为验。”阍者还，以告。善长亟彻江东桥，易以铁石。友谅率舟师至，太祖命冯胜、常遇春，伏石灰山侧，徐达伏南门外，杨璟伏大胜港，张德胜、朱虎将蒙冲出龙江关外，自总大军于塞拉利昂。友谅以舟不能进，径冲江东桥，见铁石大惊，呼老康无应者，伏兵起大破之。¹⁰²⁶

酒民曰：“势分则力弱，力弱则易破，给诈之计，亦不可少也。”

形

廉范缚炬爇火

廉范守云中，匈奴入寨，范兵不敌。会日暮，分众各交缚两炬，三头爇火¹⁰²⁷，营中星列。虏望火多，谓汉兵救至，待旦将退。范分军蓐食¹⁰²⁸，晨往赴之，斩首数百，虏不敢复向云中。

虞诩贸易衣服

虞诩为武都太守，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余，攻围赤亭数十日。诩悉陈其兵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贸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僭遣

¹⁰²⁶ 参考：《续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 顺帝至正二十年（庚子，一三六零年）

¹⁰²⁷ 爇[ruo4]火：烧火。

¹⁰²⁸ 蓐[ru4]食：早晨未起身，在床席上进餐；谓早餐时间很早。

泚瀝百金方

五百余人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击，大破之。

¹⁰²⁹

霍王元軌开门偃旗

突厥寇定州，刺使霍王元軌，命开门偃旗，虜疑有伏，惧而宵遁。

张守珪置酒作乐

吐蕃陷瓜州，王君焕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使，领余众，方复筑州城。板干¹⁰³⁰裁立，贼又暴至。略无守御之具，城中相顾失色，莫有斗志。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不敢攻而退。¹⁰³¹

张齐贤列帜燃刍

契丹薄代州城，副部署卢汉赞畏懦，保壁自固。张齐贤选厢军¹⁰³²二千出御之，誓众¹⁰³³感慨，无不一当百，契丹少却。先是齐贤遣使，期潘美以并师来会战。使为契丹所执。俄而美使至，云师出至柏井，得密诏云：“东路王师败衄，并之全军，不许出战，已还州矣。”齐贤曰：“敌知美来而不知美退。”乃闭美使室中，夜发兵二百，人持一帜，负一束刍，距州西南三十

¹⁰²⁹ 参考：《东夷列传·虞傅盖臧列传》

¹⁰³⁰ 板干[ban3 gan4]：古代筑城或筑墙的用具。

¹⁰³¹ 参考：《唐纪二十九》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五年。

¹⁰³² 厢军：宋代驻州之镇兵。名为常备军，实是各州府和某些中央机构的杂兵。

¹⁰³³ 誓众：誓师，告戒众人。

里，列帜燃刍。契丹遥见火光中有旗帜，意谓并师至，骇而北走。齐贤先伏卒二千于士灯砦，掩击，大破之。¹⁰³⁴

酒民曰：“主势弱则形之，然形则贵早。若情见势屈，则无济矣。”

乘

燕君臣有隙，田单乘而谗之

燕昭王薨，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田单乃纵反间于燕，曰：“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惟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惠王闻之，即使骑劫代将，毅遂奔赵，将士由是愤惋不和。田单夜纵火牛烧苇端，壮士五千人随之。牛羸，怒奔燕军，所触尽死伤。燕军大惊，而城中鼓噪从之，燕军败走。齐人杀骑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余城，皆复为齐。¹⁰³⁵

秦将相不和，苏代乘而间之

秦应侯¹⁰³⁶之为人妒，白起¹⁰³⁷将而伐赵，杀赵将赵括，降其卒四十万人，挟诈而尽坑杀之。赵王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¹⁰³⁸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

¹⁰³⁴ 参考：《宋史演义》第十八回 张齐贤用谋却敌。

¹⁰³⁵ 参考：《史记·田单列传》

¹⁰³⁶ 秦昭襄王拜范雎为相，应城封给范雎，封号称“应侯”。

¹⁰³⁷ 白起，半姓白氏，因楚国公族出身，故又作公孙起，郿县人，中国战国时代军事家、秦国名将，兵家代表人物。白起担任秦国将领 30 多年，攻城 70 余座，歼灭近百万敌军，未尝一败，被封为武安君。白起一生有伊阙之战、鄢郢之战、华阳之战、陉城之战和长平之战等辉煌胜利。

¹⁰³⁸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 279 年）至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 278 年）大举伐楚，攻克楚都郢城，占领楚国大片土地，白起因功受封武安君。

泝澦百金方

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武安君由是与应侯有隙。¹⁰³⁹

黄巾依草结营，皇甫嵩乘而火之

汉皇甫嵩、朱雋，共讨颍州黄巾。雋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¹⁰⁴⁰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嵩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风，嵩乃约勅军士，皆束炬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陈，贼惊乱奔走。¹⁰⁴¹

突厥弧矢俱敝，太宗乘而蹙之

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会天久雨，秦王谓诸将曰：“虜控弦¹⁰⁴²鸣镝，弓马是凭。今雨连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铍羽。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之劳，此而不胜，将复何待？”乃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乃请和亲，与盟而去。¹⁰⁴³

宸濠力惫鼾睡，杨锐乘而袭之

¹⁰³⁹ 参考：《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¹⁰⁴⁰ 进保：退守。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

¹⁰⁴¹ 参考：《孙子十家注》

¹⁰⁴² 控弦：拉弓，持弓，弯弓。

¹⁰⁴³ 参考：《通典·兵典》

宸濠攻安庆，溽暑力惫，夜鼾睡去。杨锐分募善没者数人，于船中闻鼾声，即斩首绝其缆，放之中流。又遣一二强卒，突上岸入营，举火炮，城上应之，乘胜捕杀，声震数里，濠浩叹出涕，举帆顺风而返。

酒民曰：“敌有隙则乘之，然乘之贵速。若持疑不决，则失机矣。”

认贼首

南霁云射尹子奇

张巡欲射尹子奇，莫能辨。因刻蒿矢，中者喜，谓巡矢尽。走白子奇乃得其状，使霁云射之，一发中左目，几获之。子奇乃走。

取贼箭

藁人得射

令狐潮围雍邱，城中矢尽。巡缚藁为人，披黑衣夜缒城下，潮兵争出射之，得箭数十万。

青盖获矢

金人以十万进攻六合，城中矢尽。毕再遇令人张青盖，往来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争射之。须臾矢集墙如猬，获矢二十余万。

焚贼攻具

李纲烧金云梯

金人薄都城，李刚募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烧其云梯数十座。

泚瀝百金方

孟珙烧元船材

孟珙谍知元兵将入犯，乃潜遣兵至顺阳，烧其所积船材。

张玉火元（军）资粮器械焚船场

刘整既叛，献计欲自青居进筑马骏、虎头二山，扼三江口以图合州，遣合刺帅兵筑之。知合州张玉，闻合刺至，潜师渡平阳滩，火其资粮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场，由是马骏城筑卒不就。

焚贼粮卅

张巡焚贼盐米

令狐潮围雍邱，贼饷盐米数百艘且至，巡遣勇士衔枚滨河，取盐米千斛，焚其余而还。

毕再遇焚金粮卅

金兵七万，在楚州城下，载粮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谍知之，曰：“敌众十倍，难以力胜，可计破也。”乃遣统领许俊，间道趋淮阴，夜二鼓衔枚至敌营，各携火潜入，伏粮车间五十余所，闻哨声举火，敌惊扰奔窜。

祖珽下城静坐

齐祖珽为北徐州刺史，至州，会有陈寇百姓多反。珽不关城门，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断行人，鸡犬不乱鸣吠。贼无所见闻，不测所以，或疑人走空城，不设戒备。珽忽然令大叫，鼓噪聒天¹⁰⁴⁴，贼大惊，登时走散。

刘锜城中肃然

¹⁰⁴⁴ 聒天[guo1 tian1]：声音震天。

顺昌之役，镗兵不盈二万，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营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声震山谷，营中喧哗，终夜有声，而我城中肃然，不闻鸡犬声。唯能以静待哗，是以大胜。

酒民曰：“以静待哗，兵法也。虽然，静岂易言哉？惟胆识定于内，而后肃清布于外也。”

暇¹⁰⁴⁵

诸葛亮扫地却洒

诸葛亮屯阳平，遣魏延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懿率众二十万拒亮，而与延军错道。亮亦知懿垂至，已与相逼，欲前赴延军，相去又远。乃意气自若，令军中偃旗息鼓，大开城门，扫地却洒。懿尝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引军趋北山。亮抚手笑曰：“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候进还，白如亮所言。懿后知，深以为恨。¹⁰⁴⁶

按《三国志》司马懿此时，有众二十万，即遇伏兵，未必能败。使懿敦整于外，先舍兵三五千人入城角之，则虚实立见，岂不殆哉。或曰：“若至此际，诸葛君必别有一番作略矣，乃知所谓暇者，固非矫情镇物，亦非徼幸一掷也。”

萧道成解衣高卧

宋桂阳王休范反，朝廷惶骇，萧道成至新亭，治城垒未毕，休范前军，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

寇准饮博欢呼

¹⁰⁴⁵ 暇[xia2]：从容，不慌不忙。

¹⁰⁴⁶ 参考：《武经总要》后集 卷十。

泚澌百金方

宋澶渊之役，帝悉以军事付寇准。准承制专决¹⁰⁴⁷，号令明肃，士卒畏悦。帝还行宫，留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知制诰杨亿饮博，歌謔欢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复何忧？”

毕再过临门作乐

金人以十万攻六合，环城四面，营帐亘三十里。毕再遇令临门作乐，以示闲暇。

酒民曰：“以暇待乱，兵法也。然暇岂易言哉？惟拮据¹⁰⁴⁸在平时，而后从容于临事也。”

佚

刘锜军皆番休

兀朮攻顺昌，时大暑，敌远来，昼夜不解甲。锜士气闲暇，军皆番休。方晨气清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¹⁰⁴⁹闲，敌力疲气索，忽遣数百人出西门接战，俄以数千人出南门，戒令勿喊，但以锐斧犯之。入其阵，刀斧乱下，自辰至申，敌败退。既以拒马木为障，少休歇。食已，撤拒马木，复深入砍敌，又大破之。弃尸毙马，血肉枕籍，车旗器甲，积如山阜。是役也，锜兵出战仅五千人，金兵数十万，唯能以逸待劳，是以大胜。

张翥¹⁰⁵⁰兵分数替

¹⁰⁴⁷ 承制：秉承皇帝旨意而便宜行事。专决：片面地判断。

¹⁰⁴⁸ 拮据，原指鸟衔草筑巢，肢体劳累。现指生活贫困，手头不宽裕，钱不够用，经济窘迫。

¹⁰⁴⁹ 未申：午后。未时（13时至15时），申时（15时至17时），辰时（07时至09时）。

¹⁰⁵⁰ 张翥[hu4]，字柔直，怀安人，北宋政和年进士。为考功郎，升迁龙图阁，后为处州知州，又因荡平贼寇，加官秘阁修撰。

张翥守南剑，范汝为来寇，翥起乡兵与之战，分兵为数替¹⁰⁵¹，使更迭出战，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

朱晦庵先生曰：“大要临阵在番休迭上，分一军为数替，将战则食，第一替人既饱，遣之入阵，便食第二替人。觉第一替人力将困，即调发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则士常饱健，而不至困乏。……”又刘信叔顺昌之胜，大概亦是如此。时极暑，探报人至，云虏骑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顷问：“甲热乎？”曰：“热矣。”“可着手乎？”曰：“热甚，不可着手矣。”时城中军五千人，信叔为五队。于是下令军中，依次饮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故能大败虏人。盖方¹⁰⁵²我甲士甲热，不堪着手，则虏骑被甲来者，其热可知。又免有困馁之患，于此击之，是以胜也。”¹⁰⁵³

以佚待劳，兵法也。此更无他道，番休以战，则士有余力矣。所以吴子云：“无绝人马之力，更迭法也。”

饱

刘锜坐饷战士

兀朮攻顺昌，时大暑，敌远来，人马饥渴，饮食水卮者辄病。方晨气凉，锜按兵不动。逮未申间，敌力疲气索，忽遣人接战。自辰至申，敌败退。以拒马木为障，少休歇，乃出羹饭，坐饷战士，如平时。又多合暑药，往者、归者皆饮之。饮食已，撒拒马木，复深入斫敌，又大破之。唯能以饱待饥，是以大胜。

张翥更迭食士

¹⁰⁵¹ 替〈量〉：次、批、起。

¹⁰⁵² 方：比较。

¹⁰⁵³ 见：（宋）黎靖德 着 《朱子语类·历代三》

泝澦百金方

张翥守南剑，范汝为来寇。翥起乡兵与之战，令城中杀羊、牛、豕作肉，串仍作饭，分兵为数替，以入陈之，先后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余，遂胜汝为。

以饱待饥，兵法也。此亦无他道，惟饮食以时，则士有余饱矣。所以吴子云：“无失饮食之节，调理得也。”

治

李纲以百步法守都城

金兵渡河，道君皇帝东幸，以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万二千余人，而保甲、居民、厢军之属不与焉；修楼橹、挂毡幕、安炮坐、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櫺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毕备。

以治待乱，兵法也。然任得其人则治，任非其人则乱。故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也。

密

李光弼

史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乃选骁锐为游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则汝潜趋其南，有隙则乘之。”而李光弼军令严整，虽寇所不至，傲遯亦不少懈，贼不得入。

以密持疏，兵法也。然神忧于事则密，事丛于神则疏。故曰：“为将之道，当先治心也。”

选将安边

唐太宗

并州长史李世绩，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怀服。上曰：“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惟置李世绩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¹⁰⁵⁴

宋太祖

帝常注意于谋帅，命赵赞屯延州，姚全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以备西夏，李汉超屯关南，马仁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州，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以拒北敌。又以郭进控西山，武守琪戍晋州，李谦溥守隰州，李继勋镇昭义，以御太原。其家族在京师者，抚之甚厚，所部州县榷筦¹⁰⁵⁵之利悉与之，恣图回贸易，免所过征税。令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中事悉听便宜处置。年来朝，必召对¹⁰⁵⁶。命坐，赐以饮食，赐赆¹⁰⁵⁷殊异。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番夷情状。时有寇钞，必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之世，无西北之忧，得以尽力东南，取荆、湖、川、广、吴、楚之地。

晁家令¹⁰⁵⁸有言：“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¹⁰⁵⁹唐太宗、宋太祖，岂非千古帝王之师哉。

王 琮¹⁰⁶⁰

¹⁰⁵⁴ 见：《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¹⁰⁵⁵ 榷筦：主管专卖。

¹⁰⁵⁶ 召对：君主召见臣下令其回答有关政事、经义等方面的问题。

¹⁰⁵⁷ 赆[lai4]：本义是赐予，引申为赠送。

¹⁰⁵⁸ 晁错（前 200 年—前 154 年），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汉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¹⁰⁵⁹ 见：《资治通鉴》第 86 集。

¹⁰⁶⁰ 王琮（1459 年—1532 年），字德华，号晋溪，别署双溪老人，山西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刘家堡）人。明朝中期名臣。

泝澦百金方

昔者王琮之在本兵也，宸濠之乱，谈笑自如。人或讶之，琮曰：“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赣州，正为今日，贼旦夕擒耳。”¹⁰⁶¹未几而全捷闻，人咸称服。

用财由泰

总论

能成天下之大功者，在于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而已。然赏为里，罚为表，必也先能挥金如土，而后可以杀人如廿。若无千金之赏诱之于前，徒以猛虎之威迫之于后，将懦则哗，将武则逃耳。故泥沙之汰虽可惜，而出纳之吝，则明君贤将之所深愧而不屑者也。《黄石公·军谶》不云乎：“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

汉高祖

楚围汉王于荥阳，陈平谓汉王曰：“项王骨鯁¹⁰⁶²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¹⁰⁶³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筋，予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金以纵反间于楚，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听。亚父闻项王疑之，大怒，乞骸骨¹⁰⁶⁴归。用平计策，卒灭楚。

宋太祖

¹⁰⁶¹ 见：《明史》卷一百九十八 列传第八十六 王琮。

¹⁰⁶² 骨鯁：比喻刚直或刚直的人。

¹⁰⁶³ 见：《资治通鉴》卷第十 汉纪二。

¹⁰⁶⁴ 乞骸骨：是古代大臣上书请求提前退休。

按田况言于仁宗曰：“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李牧备匈奴，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赵充国御羌戎，亦日享军士。太祖用姚全斌、董遵诲抗西戎，何继筠、李汉超当北敌，人各得环庆、齐棣一州征租农赋，市牛酒犒军中，不问其出入，故得我寇屏息，不敢窥也。”¹⁰⁶⁵兵法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用财欲泰，若琐琐稽核金钱，纵有良将，可得尽其技耶？”又按苏辙曰：“太祖李汉超等五人，使备契丹；郭进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矜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谋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之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绝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尝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尝患于不足，由此故也。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¹⁰⁶⁶

¹⁰⁶⁵ 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三十一 将帅之任（下）。

¹⁰⁶⁶ 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九 将帅之任（上之下）。

美国世界兵学社

出版丛书

- | | |
|----------------------|-----------------------------|
| 孙子兵法新研究 2018 新版 | 李浴日原著 李仁雄主编 |
| 政略政术 | 李浴日著 |
| 柯远芬将军文选 第一卷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抗日国军将领及学者军事文选
第一卷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抗日国军将领及学者军事文选
第二卷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民国孙子兵法研究文选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民国中国兵学研究文选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反攻复国政治文选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反攻复国军事文选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 |
| 孙子音注
重排修正版 | 明何守法校音点注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翻印 |
| 竞争的模式
中文翻译 | John R. Boyd 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译 |
| 沪战中的日狱
再版 | 李浴日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 |
| 沪战中的日狱
英文翻译 | 李浴日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译 |
| 战略博弈
中文翻译 | John R. Boyd 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译 |
| 概念螺旋
中文翻译 | John R. Boyd 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译 |
| 指挥和控制的有机设计
中文翻译 | John R. Boyd 著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译 |
| 约翰·博伊德战略理论文选
中文翻译 |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辑译 |
| 迸瀝百金方
重排修正版 | 清惠麓酒民编
世界兵学社编写组翻印 |
- 以上电子书可从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网页免费下载。

内容简介

《洴澼百金方》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军事著作，由惠麓酒民（或袁宫桂）编撰。该书结合了明代的《金汤借箸》和《金汤十二筹》两部书籍的内容而成。书中引用了《左传》、《周礼》、《七书》及二十一史等多篇史书中的事例，是一部汇辑评论中国历代战略防御的兵书。

全书分为十四卷，包括预备、积贮、选练、制器、清野、险要、方略、号令、禁约、设防、拒御、营阵、水战、制胜等部分，总计约有十四万字。此外，书中还收录了冷兵器、火器、攻防器械、守备工事、营阵战船等方面的插图，共计一百九十七幅。

书名中的“洴澼”一词取自《庄子·逍遥游》，原意为防止皮肤龟裂的药物，而在这本书中则寓意为国家防御之策。

World Military Society Publisher

Website:

www.worldmilitarysociety.blogspot.com

